李于鱗唐詩廣選七卷

〔明〕李攀龍　凌宏憲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朱墨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廣選七卷》提要

唐詩廣選序

唐詩廣選者何李于鱗先生所為唐詩刪也刪而曰廣選者因于鱗之刪較今所稱選者稍廣也夫于鱗之自序具刪曰茲集以盡唐詩而唐

詩盡于此王元美先生序之曰謂于鱗而輕退古之作者則有之謂于鱗蓋寧失出無失入不業以一丸泥為有唐詩家固封函谷哉安所復從而廣之粵自歷下刪成元美攜其本歸

吳中館客集者潛錄之類有軼
落他日客復館先君子所出其
本相示家仲尉欣然校諸梓
而選姬傳後元美觀察吾郡
見而語先君子曰此當有編其
完者子與行且校之先君子更

序二

從子與而請得其原抄本則子
與時句有丹鉛評隲之草犁
然秘之書簏已而古今詩刪出
刪止於子與名不存其筆此選與
刪各行之始末也嗣後晉陵蔣仲
舒取所為選而箋釋之詮載既

詳揚搉𢧐備博雅欣賞海內
家傳戶習之以為李選是正
矣而不知刪之所載皆溢如即
知刪之溢者以為刪從可而不
知選之自漏也猶子埜以家簏
之本付剞劂且編緝諸名家所揚

序三

搉者具載之而請于余曰欲仍
刪名恐人疑其本從于選欲仍
選名恐人疑其包同于刪題以
廣選以明選之自漏可于鮮不
再采也余為首肯之因嘅今世
稍知學韻語者便思剽罟七子

見艸原無象而不攢眉者以爲
外道不足與談矣前輩刻意
摳剔蕭萋崇尚ゝ寫華巍
嶪之極間出浮夸標持之過
及涉習態不無少議若其格
律聲調自是鼓吹休明一種色

象堂對李泉飒飒音所得而
入之者今必欲其信手拈來隨
口唱出乃爲天地自然之音不過
爲張打油胡釘鉸開一方便門詩
道至此如世運何哉長慶以還
欲使老嫗讀之皆解詩非不淺

名體非不垂世而致之雅音終
以不推而唐之爲唐自如也今
以此刻爲兩先生當日存一以案
爲詞壇今日備一典刑儻以余
言似袒有所左而并罟及
余余則幸矣

吳興凌濛初撰并書

王世貞古今詩刪序

李攀龍于鱗所爲古今詩刪成凡數年而歿歿而新都汪時元謀梓之丞數千里以序屬世貞曰是惟二君子之有味乎詩也不有存者誰與任歿者世貞謝不敏已喟然而嘆曰嗟嗟否歟然哉盖孔子嘗稱刪詩書云至筆削春秋取獨斷其於詩也未嘗不退而與游夏商之也當三代盛時國中之樂奏而暢天地之和歌詠盛德

大業合而名之曰雅頌野之人人遘其觸發而名之若青蘋之末而動於地曰風顧其循性蓄旨雍如穆如則亦雅頌類也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鮮稱述故詩在下而不在上盖風之用廣而雅頌微矣夫子寔傷之故稱刪刪者刪其不正以歸乎正也乃說者謂一二逸詩豈無可當於德音而鄭衛生麗淫佚誦而使君子嚬之小夫壬人以其說津津於其口懲者一而滇者十烏能無疑刪哉夫豈亦秦火厄聱辟訛毛萇轅固生之徒不能親受游夏之旨而湧爲説也乃于鱗之爲刪則異是彼其所上下者雖號稱數千年其所近者僅風而已其所近而云雅頌者百固不能一二也而于鱗之所取則亦以能工於辭不悖其體而已非必盡合于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興觀羣怨之用備而後謂之詩也是故存詩而曰刪曰刪者刪之餘也爲若不

得已而存也夫以孔子之於詩猶不能廢游夏而于鱗取其獨見而裁之而遽命之曰刪彼其見刪於于鱗而不自甘者寧無反脣也雖然令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以于鱗之毋輕進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後之操觚者亦庶乎可矣盖于鱗之所最善爲世貞其屬存于鱗刪者不少然自戊午而前及它倡和之什耳其

人雅自信落落寡與家僻處濟上則于鱗之于今賢士大夫多所與而少所見可知也問爲繼于鱗志者如之何曰代益之不失所以精之意而已矣

李攀龍選唐詩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横有之太白縱横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

卽子美篇什雖衆積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評詩名家姓字

殷　璠　　高　仲武
釋皎然　清晝　歐陽修　永叔
王安石　介甫　蘇　軾　東坡
蘇　轍　潁濱　晁無咎　補之
韓　駒　子蒼　黃庭堅　山谷

趙彥材　次公　楊萬里　誠齋
江　天多　蔡　元度
嚴　羽　滄浪　劉辰翁　會孟
洪　邁　景盧（容齋隨筆）　唐　庚　子西
趙　汸　子常　葉夢得　少蘊（石林詩話）
陳師道　無已　劉克莊　後村

范　元度　朱　熹　晦庵
方　回　虛谷　許　彥周
蕭士贇　粹可　謝枋得　君直
楊　載　仲弘　范　梈　德機
虞　集　伯生　高　棅　廷禮
敖　英　子發　皇甫汸　子循

李　耆卿　計　有功
李東陽　賓之　方　萬里
劉　履　徐　充　子擴
徐　伯臣　胡　元任
何良俊　元朗　胡應麟　元瑞
顧　與新　楊　慎　用修

王世貞 元美　王世懋 敬美
蔣一梅 春甫　蔣一葵 仲舒
顧璘 華玉　田藝蘅 子秇
謝榛 茂秦　曾 吉甫
胡 濟鼎　郭正域 明龍
李 商老　梅鼎祚 禹金

兪允文 仲蔚　焦竑 弱侯

余輩旣謀刻子與先生所評唐詩選矣已而思寥寥數語恐未足以盡詩之變因廣採唐宋以及國朝諸名家議論裒益之亦爛焉成帙第耳目睹記或臨不無掛漏之虞聊以精力所及者備一班云爾卽諸家名氏世次亦有未獲詳考者姑闕疑以竢

吳興 淩瑞森 淩南榮 識

唐詩廣選卷一目錄

蔣春甫曰用韻先四仄次四平後復五仄結響玲瓏

蔣仲舒曰部伍紀律堂〻正〻唐初大雅如此

蔣春甫曰起語參差勝人幾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一

五言古

太宗皇帝

飲馬長城窟行

塞外悲風切。交河氷已結。瀚海百重波。陰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層巒引高節。悠悠卷旆旌。飲馬出長城。寒沙連騎迹。朔吹斷邊聲。胡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鉦。絕漠干戈戢。車徒振原隰。都尉反龍堆。將軍旋馬邑。揚麾氛霧靜。紀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雲臺凱歌入。

魏徵

述懷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

憚艱難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宋之問

初到陸渾山莊

授衣感窮節策馬凌伊關歸齊逸人趣日覺秋
琴閒寒露衰北阜夕陽破東山浩歌步岑樾樓
鳥隨我還

張九齡

高廷禮曰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前論沈宋後稱燕許又如曾少保及張曲江感遇等作雅正沖澹体合風騷駸駸乎盛唐矣

感遇二首

近選

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以爲
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見悅草木有本心何
求美人折

感慨深

其二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
珠樹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
明逼神惡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陳子昂

蔣春甫曰六詩悠蒼宜收徐伯成曰拾遺洗濯浮華斲新琱樸挺然自樹興寄頗遠七言諸体乃非所長

薊丘覽古六首

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應龍已不見牧馬生
黃埃尚想廣成子遺跡白雲隈

右軒轅臺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
在哉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右燕昭王

王道已淪昧戰國競貪兵樂生何感激仗義下
齊城雄圖竟中夭遺歎寄阿衡

右樂生　毅

秦王日無道太子怨亦深一聞田光義匕首贈
千金其事雖不立千載爲傷心

右燕太子　丹

近選

自古皆有死殉義良獨希奈何燕太子尚使田
公疑伏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右田光先生

大運淪三代。天人罕有窺。鄒子何遼廓。謾説九瀛垂。與亡已千載。今也則無誰。

右鄒子 衍

訓暉上人夏日林泉

蔣春甫曰亦非選語

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巖泉萬丈流。樹石千年古。杯臥對軒窻。山陰滿庭戶。方釋塵事勞。從君襲蘭杜。

李白

子夜呉歌 臞仙詩譜以此篇爲張季鷹作

蔣仲舒曰前四語便足最妙絶句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妾薄命

爲末就其口詞意淒斷令人感慨

劉會孟曰似婦人語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廻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劉會孟曰與盡語盡

贈盧司戶

劉會孟曰起語極寫秋不復爲悽慘者

極○遠○極○遠○人不能道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遥相識。待我蒼梧間。借問盧躭鶴。西飛幾處還。

送張舍人之江東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清一雁遠。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呉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蔣仲舒曰夾語易而有致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送楊山人歸嵩山

劉會孟曰超然天地間可以不死豈獨不戀人道哉

奇○思○高○潤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掛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艸。菖蒲花紫茸。歲晩或相訪。青

蔣仲舒曰曾不數言而其情愴然

蔣仲舒曰爲英雄生色

天驕白龍。

懷蘇武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鴈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冰。饑飡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

浪沙。報韓雖未成。天地皆振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眼○界○闊○是○太白本色

望鸚鵡洲懷禰衡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

劉會孟曰如說屈甘苦極征行之意人所不能自道詩必如此序情悶勞之際其庶幾乎

劉會孟曰又緩而急

劉辰翁曰人謂子美古詩學建安是矣然未免有時亦雜去如此篇水赤二語已微露痕迹而未甚相遠讀者詳之

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杜甫

前出塞九首 章法由淺入深一步高一步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其二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

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其三

磨刀嗚咽水。水赤刀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我○輩○忘○胸 戰骨當速朽。

其四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

劉會孟曰從前語意中事通透自別亦悱亦怨之体所以可傳

又曰用議論說[illegible]作詩語皆可

此其自負經濟者軍中當有此人

又曰作者發憤白合

又曰千載不死陀汶未乾

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其五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其六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其七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其八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

又曰乃併于軍中妬忌之意得之必不可少者

又曰此詩之妙可以招視復起許彥周曰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蔣仲舒曰不熟便有生氣須要走這條路

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其九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鬭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蘚淨蕭摵寒籜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巳復出朱甍半光烱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巳亭午冥冥

劉會孟曰使合悅耳。

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萬丈潭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烟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瀩。黑知灣澴底。清見光炯碎。（造語奇絕）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水曁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

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游最。閉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雲會。

曰造意語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艸花。江間饒奇石。石櫃層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鷗。暝色帶遠客。（宋謝千孤以爲不可及雖然）羈栖負幽意。感嘆向絕跡。（景句）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劉會孟曰哀思苦語轉慘自有長篇餘韻未更自傷

又曰起語凄然讀者殆難爲情

玉華宮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爲黃土。況廼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艸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李賓之曰子美古詩多用仄韻如玉華宮等作音調起伏頓挫獨爲矯健）

劉會孟曰使其死即當不復哭矣而不能忘者生別故也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

楊用修曰落月二句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即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太深反晦矣

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劉會孟曰落月屋梁偶然實景不可再遇）

劉會孟曰起語千古萬恨

蔣仲舒曰二詩情意親切千載而後見李杜石交之誼

其二

浮雲終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

劉會孟曰語出情痛自別
又曰粘極慘淡
禍至語驚

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王元美曰余每讀劉越石豈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二語未嘗不欷歔罷酒至少陵此詩結語輒黯然低回久之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梨復恣意。免値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眞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歡。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修。

又曰寫得[illegible][illegible]

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尊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芽既青出。蜂聲亦煖游。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氏。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爲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

雨

峽雲行淸曉。烟霧相徘徊。風吹滄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孟浩然

謝茂秦曰詩有韵有格二韵似梅花[illegible]似[illegible]寒欲韵勝者易欲格高者難二者孟浩然兼之

晚泊潯陽望香爐峰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岸。始見香

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踪。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鐘。下空字見題中望字

王維

蔣仲舒曰點情如畫
劉會孟曰語有諷味似淡似深

西施詠

艶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王姬。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狀山肉眼如畫 邀人傳脂粉。不自着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蔣仲舒曰第五句一撥便轉不知有外多少委婉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蔣仲舒曰如此起句最老而不易工

劉會孟曰只是眼前道不盡者

齊州送祖三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題結要斷令人不能已已

奉寄韋太守陟

荒城自蕭索，萬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嘹唳聞歸鴻。寒塘映衰草，高館落疎桐。臨此歲方晏，顧景問悲翁。故人不可見，寂寞平林東。

王元美曰由工入微不犯痕迹

過李揖宅

閑門秋艸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籬下。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貧者。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劉會孟曰又別又別有道之言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閑。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千里橫黛色，數峯出雲間。嵯峨對秦國，合沓藏荆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尚爾，歎息此頹顏。

藍田石門精舍

劉会孟曰此景亦常有之其詩亦若無意敍足佳趣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遥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遥蔭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瑶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塵外好事語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覿。

王昌齡

塞上曲三首

蟬鳴桑樹間，八月蕭關道。出塞入塞寒，處處黄蘆草。從來幽并客，皆共沙塵老。莫學游俠兒，矜

誇紫騮好

其二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其三

秋風夜渡河。吹角鴈門桑。遙見胡地獵。鞴馬宿嚴霜。五道分兵去。孤軍百戰場。功多翻下獄。士

卒但心傷。

江上聞笛

橫笛怨江月。扁舟何處尋。聲長楚山外。曲繞胡關深。相去萬餘里。遙傳此夜心。寥寥浦激寒。響盡唯空林。不知誰家子。復奏邯鄲音。水客皆擁棹。空霜遂盈襟。羸馬望北走。遷人悲越吟。何當邊艸白。旌節隴城陰。

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本家藍田中。非為漁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永路。幽居與君近。出谷同所騖。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子為黃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驅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晤。馮公尚戢翼。元子仍跼步。拂衣易為高。論迹難有趣。張范善始

終。吾等豈不慕。罷酒當涼風。屈伸備宜數。

蔣春甫曰安貧知命之言只如此說

儲光羲

述華清宮

上林神君宮。此地即明庭。山開鴻濛色。天轉招搖星。三軍報大有。孰謂非我靈。

田家雜興六首

劉會孟曰六首首首皆妙有此田家

春至鶬鶊鳴。薄言向田墅。不敢自力作。黽勉取鄰女。既念生子孫。方思廣田圃。閒時相顧笑。喜

又曰真隱者遺俗之致

恍好禾黍。夜夜登嘯臺。南望洞庭渚。百艸被霜露。秋山響砧杵。却羨故年時。中情無所取。

其二

又曰淵明之趣

衆人耻貧賤。相與尚膏腴。我情既浩蕩。所樂在畋漁。山澤時晦暝。歸家暫閒居。滿園種葵藿。繞屋樹桑榆。禽雀知我閒。翔集依我廬。所願在優游。州縣莫相呼。日與南山老。兀然傾一壺。

其三

又曰似是息嬀矯矯不肯出此

又曰別是一種意態言外悄然

劉須曰末四句含蓄意味可玩

逍遙阡陌上。遠近無相識。落日照秋山。千巖同一色。網罟繞深莽。鷹鶻始輕翼。獵馬既如風。奔獸莫敢息。駐旗滄海上。犒士吳宮側。楚國有夫人。性情本貞直。鮮食徒自美。終歲竟不食。

其四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同田復同道。糗糒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鶗鴂傷秋草。日夕寒風

來。衣裳苦不早。

其五

貧士養情性。不復知憂樂。去家行賣畚。留滯南陽郭。秋至黍苗黃。無人可刈穫。孺子朝未飯。把竿逐鳥雀。忽見梁將軍。乘車出宛洛。意氣軼道路。光輝滿墟落。安知負薪者。咥咥笑輕薄。嘫一笑便是一重障非不知憂樂者

其六

劉會孟曰此閒差從而勝然各自好

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賓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閑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

李頎

光上座廊下衆山

名嶽在廡下。吾師居一牀。每聞楞伽經。只對清翠光。百谷聚雲色。苺苔侵屋梁。氣盤古壁轉。勢

蔣春甫曰只如此結不犯難手

又曰令人企慕考槃

引幽皆長順游薛蘿下日見金爐香

裴尹東溪別業

公才廊廟器官亞河南守別墅臨都門驚湍激前後舊交與羣從十日一携手幅巾望寒山長嘯對高柳清歡信可尚散吏亦何有岸雪青城陰水光遠林首閑觀野人役或飲川上酒幽雪淡徘徊白鷺飛左右庭竹垂臥內村墟隔南阜始知物外情簪紱同芻狗

贈張旭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隷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狠似狂語）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艸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但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甌貯香粳微祿心不泄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送綦毋三謁房給事

夫子大名下家無鍾石儲惜哉湖海上曾校蓬萊書外物非本意此生空淡如所思但乘興遠適維單車高道時坎坷故文願吹噓徒言青瑣闥不愛承明廬百里人戶滿片言評訟踈手持蓮花經目送飛鳥餘晚景南路別炎雲中伏初此行倘不遂歸食廬洲魚

常建

蔣仲舒曰傷哉片語足當萬淚 立馬句又自法具

昭君墓

漢宮豈不死異域傷獨沒萬里馱黃金蛾眉為枯骨迴車夜出塞立馬背不發共恨丹青人墳上哭明月（劉會孟曰千古詞人之恨寫作當時事斷腸軟語不落脂粉故他作不及）

劉會孟曰情景沉冥不類有色

宿王昌齡隱居

清溪深不測隱處惟孤雲松際露微月（字同意別）清光猶為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

劉會孟曰筆間楚楚

江上琴興

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黃金。

劉會孟曰語類高素

送李十一尉臨溪

泠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以言神仙尉。因致瑤華音。回軫撫商調。越溪澄碧林。

蔣春有司卻未 詠懷清新到底

晦日馬鐙曲稍次中流作

夜寒宿蘆葦。曉色明西林。初日在川上。便澄遊子心。晴天無纖翳。郊野浮春陰。(選語)波靜隨釣魚。舟小綠水深。出浦見千里。曠然諧遠尋。扣舷應漁父。因唱滄浪吟。

西山

一身爲輕舟。落日西山際。常隨去帆影。遠接長天勢。物象歸餘清。林巒分夕麗。亭亭碧流暗。日

入孤霞。繼洲渚遠陰。映湖雲尚明。霽林昏楚色來。岸遠荊門閉。至夜轉清迥。蕭蕭北風厲。沙邊鴈鷺泊。宿處蒹葭蔽。圓月逗前浦。孤琴又搖曳。泠然夜遂深。白露沾人袂。

蔣仲舒曰平鋪直叙自是出世語

高適

宋中五首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迹唯高臺。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

其二

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時清更何有。禾黍徧空山。(言外有欷歔)

王元美曰起伏遒上自是正宗

其三

景公德何廣。臨變莫能欺。三請皆不忍。妖星終自移。君心本如此。天道豈無知。

其四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脩竹令

蔣春甫曰此涼在言外

人悲九月桑葉盡寒風鳴樹枝

其五

登高臨舊國懷古對窮秋落日鴻鴈度寒城砧杵愁昔賢不復有行矣莫淹留

同韓四薛三東亭翫月

遠遊悵不樂茲賞吾道存款曲故人意辛勤清夜言東亭何寥寥佳境無朝昏堦墀近洲渚戶牖當郊原矧廼窮周旋况復怡討論樹陰蕩瑤

琴月氣延清尊明月帶飛鴈野火連荒村對此更愁予悠哉懷故園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香界泯羣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忻大壯言是羽翼生迥出空虛上頓疑身世別廼覺形神王宮闕皆戶前山河盡簷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盛時慙阮步末宦知周防輸效獨無因斯言可游放

殷璠曰山風二語宜稱幽致

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

南山鬱初霽曲江湛不流若臨瑤池間想望崑崙丘迴首見黛色渺然波上秋深沉俯崢嶸清淺延阻修連潭萬木影插岸千岩幽杳藹信難測淵淪無暗投片雲對漁父獨鳥隨虛舟我心寄青霞世事慚白鷗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良辰自多暇忻與數子游

岑參

暮秋山行

疲馬臥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蒼旻霽涼雨石路無飛塵千念集暮節萬籟悲蕭辰鶗鴂昨夜鳴蕙草色已陳况在遠行客自然多苦辛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

高廷禮曰登慈恩塔詩岑參與高適杜甫作皆雄渾悲壯可以淩跨百代

曾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奏似朝東。青松夾馳道。宮觀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

東歸發犍爲至泥溪舟中作

前日解侯印。泛舟歸山東。平旦發犍爲。逍遙信回風。七月江水大。滄波漲秋空。復有峨眉僧。誦經在舟中。夜泊防虎豹。朝行逼魚龍。一（音陰）道鳴迅湍。兩邊走連峯。猿拂岸花落。鳥啼岩樹重。煙靄吳楚連。泝沿湖海通。憶昨在西掖。復曾入南宮。日出朝聖人。端笏陪羣公。不意今棄置。何由豁心胸。吾當海上去。且學乘槎翁。

蔣仲舒曰鋪張轉折絕處逢生是成奇貨

秋夜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

皤皤岷山老。抱琴鬢蒼然。衫袖拂玉徽。爲彈三峽泉。此曲彈未半。高堂如空山。石林何颼颼。忽

在窻戶間。繞指弄嗚咽。青絲激潺湲。演漾怨楚雲。虛徐韻秋煙。疑兼陽臺雨。似雜巫山猿。幽引鬼神聽。淨令耳目便。楚客腸欲斷。湘妃淚斑斑。誰裁青銅枝。緪以朱絲絃。能含古人曲。遞與今人傳。知音難再逢。惜君方老年。曲終月已落。惆悵東齋眠。

北亭贈宗學士道別

萬事不可料。歎君在軍中。讀書破萬卷。何事來從戎。曾逐李輕車。征西出太蒙。荷戈月窟外。擐甲崑崙東。兩度皆破胡。朝廷輕戰功。十年抵一命。萬里如飄蓬。容鬢老胡塵。衣裘脆邊風。忽來輪臺下。相見披心胸。飲酒對春草。彈棊聞夜鐘。今日還龜茲。臂上懸角弓。平沙向旅館。匹馬隨飛鴻。孤城倚大磧。海氣迎邊空。四月猶自寒。天山雪濛濛。君有賢主將。何謂泣途窮。時來整六翮。一舉淩蒼穹。

劉長卿

浮石瀨

秋月照瀟湘。月明聞盪槳。石橫晩瀨急。水落寒沙廣。衆嶺猿嘯重。空江人語響。清暉朝復暮。如待扁舟賞。

陪元侍御游支硎寺

支公去已久。寂寞龍華會。古木閉空山。蒼然暮相對。林巒非一狀。水石有餘態。密竹藏晦明。羣峯爭向背。峯峯帶落日。步步入青靄。香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留連南臺客。想像西方內。因逐溪水還。觀心兩無礙。

錢起

杪秋南山西峯題準上人蘭若

向山看霽色。步步豁幽性。反照亂流明。寒空千嶂靜。石門有餘好。霞殘月欲映。上詣遠公廬。孤峯懸一徑。雲裏隔窗火。松間下山磬。客到兩忘言。猿心與禪定。

蔣仲舒曰有好[illegible]有別材也

李祭酒別業俯視川林前帶雷岫

南山轉羣木。昏曉擁山翠。小澤近龍居。青蒼常雨氣。君家北原上。千金買勝事。丹闕退朝廻。白雲迎賞至。新晴村落外。處處煙景異。片水明斷蜺。餘霞入古寺。東皐指歸翼。月盡有餘意。

韋應物

效陶彭澤

劉會孟曰物性二語似想似遠甚好

霜落悴百艸。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劉會孟曰蘇州詩去陶自近至效陶體則又取王麥所諳用之故知賢人無不有風致可愛也

幽居

劉會孟曰古調本色微削一點似亦以痴得之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

劉會孟曰其詩自是山林意及[illegible]如此者少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煑白石。欲持一尊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容齋隨筆云高妙超詣而結句非思索可得

[illegible]

淮上即事寄廣陵諸故

前舟已渺渺。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illegible]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岧嶢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山遽已淨。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南國陪王卿游矚

形迹雖拘檢。世事澹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幽禽。几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綠

劉會孟曰自以為得

池暮色深。君子有高躅。相携在幽尋。一酌何爲貴。可以寫冲襟。

京郊

吏舍跼終年。出郊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依叢適自憩。緣澗還復去。微雨靄芳原。春鳩鳴何處。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眞可庶。

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曾吉甫曰田家加雞鳴[illegible]巷白[illegible]里耳夜色[illegible]歸暮[illegible]句絕有淵明風

柳宗元

田家三首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

一戰驊馬黃金勒彤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含悲無限）

早過臨淮

夜來三渚風晨過臨淮島潮中海氣白城上楚雲蚕鱗鱗漁浦帆漭漭蘆洲草川路日浩蕩惄焉心如擣且言任倚伏何暇念枯槁范子名屢移蓮公志尚抱古人已云去此理今難道

崔署

山下晚晴

寥寥遠天靜溪路何空濛斜光照疎雨秋風生白虹雲盡山色暝蕭條西北風故林歸宿處一葉下梧桐

潁陽東溪懷古

靈溪氛霧歇皎鏡清心顏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世人久疎曠萬物皆自閑白鷺寒更浴孤

許仲詩本二句可删

雲晴未遠昔時讓王者此地閉玄關無以躡高步淒涼岑壑間

蚤發交崕山還太室作

東林氣微白寒鳥忽高翔吾亦自茲去北山歸艸堂杪冬正三五日月遥相望肅肅過潁上朧朧辨夕陽川冰生積雪野火出枯桑獨往路難盡窮陰人易傷傷此無衣客如何蒙雨霜

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闍黎廣心長孫鑄

二山人

支公已寂滅塔影山上古更有真僧來道場救諸苦一承微妙法寓宿清淨土身心能自新色相了無取森森松映月漠漠雲近戶嶺外飛電明夜來前山雨燃燈見棲鴿作禮聞信鼓曉霽南軒開秋華淨天宇願言長出世謝爾及申甫

綦毋潛

題鶴林寺

殷璠曰此時頗
備華質方外之
情至如松覆何
不可多得

道門隱形勝向背臨層霄松覆山殿冷花藏溪路遙珊珊寶檐掛焰焰明燈燒遲日半空谷春風連上潮少憑水木興暫忝身心調願謝携手客玆山禪誦饒

崔國輔

雜詩

逢着平樂兒論交鞍馬前與酣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後余在關內作事多迍邅何肯相救援徒

聞寶劍篇

贈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彈琴

朔風吹疎竹積雪在崖巘鳴琴草堂響小澗清且淺沉吟東山意欲去芳歲晚帳望黃綺心白雲若在眼

蔣春甫曰遠淡
五曲俱對到

丁仙芝

江南曲五首

長干斜路北近浦是兒家有意來相訪明朝出浣紗

其二

發向橫塘口船開値急流知郎舊時意且請拋船頭

其三

昨暝逗南陵風聲波浪阻入浦不逢人歸家誰信汝

其四

未暝已成妝乘潮去茫茫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

又曰只說影響

其五

始下芙蓉樓言發琅琊岸急爲打船開惡許傍人見

和薦福寺英公新構禪堂

上人久棄世中道自忘筌寂照出群有了心清衆緣所以於此地築館開青蓮果藥羅砌下朝

虹垂戶前呪中灑甘露指處流香泉神遠日無事體清宵不眠杹聞廬山法松入漢陽禪一枕四山外虛舟常浩然

司空曙

關山月

蒼茫明月上夜久光如積野漠冷胡霜關樓宿邊客隴頭秋露暗磧外寒沙白惟有故鄉人霑裳此聞笛

戎昱

塞上二首

慘慘寒日沒北風捲蓬根將軍領疲兵却入古塞門迴首指陰山殺氣成黃雲

其二

樓上畫角哀卽知兵心苦試問左右人無言淚如雨何意休明時終年事鞞鼓

杜牧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卽事寄兵部李郎中

蔣仲舒曰三四是選聲五六七八是致語後半皆有規李兵部意

清淮控隋漕北走長安道檣形櫛櫛斜浪態迤迤好初旭紅可染明河澹如掃澤潤鳥來遲村飢人語早露蔓蟲絲多風蒲燕雛老秋思高蕭蕭客愁長裊裊因懷京洛間宦遊何草草什伍持津梁傾湧爭追討翾便詎可尋秘幾安能考小人乏馨香上下將何禱惟有君子心顯豁如幽抱

薛奇童

塞下曲

驕虜初南下烟塵暗國中獨召李將軍夜開甘泉宮一身許明主萬里總元戎霜甲臥不煖夜半聞邊風胡天早飛雪芳檄多轉蓬寒雲覆水重秋氣連海空金鞍誰家子上馬鳴角弓自是幽并客非論愛立功

杜顔

又曰他人從軍行多作[illegible]語此獨[illegible]語

從軍行

秋草馬蹄輕。角弓持弦急。去爲龍城戍。正値胡兵襲。軍氣橫大荒。戰酣日將入。長風金鼓動。白露鐵衣濕。四起愁邊聲。南轅時佇立。斷蓬孤自轉。寒雁飛相及。萬里雲沙漲。路平冰霰澁。夜聞漢使歸。獨向刀環泣。

唐詩廣選卷二目錄

王翰

飲馬長城窟行

孫逖

山陰縣西樓

李白

烏夜啼

採蓮曲

獨漉篇

將進酒

江上吟

鳴皐歌送岑徵君

金陵酒肆留別

贈裴十四

杜甫

貧交行

折檻行

朱鳳行

越王樓歌

秋風

夜聞觱篥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玄都壇寄元逸人

莫相疑行

高都護驄馬行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哀江頭

樂遊園歌

飲中八仙歌

駿馬行

哀王孫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渼陂行

孟浩然

送王七尉松滋

丁仙芝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劉復

長歌行

儲光羲

登戲馬臺作

張謂

贈喬林

湖中對酒作

王昌齡

城傍曲

烏棲曲

崔國輔

對酒吟

賈至

巴陵寄李二戶部張四禮部

王季友

觀于舍人壁画山水

常建

古興

元結

宿洄溪翁宅

薛業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鮑防

雜感

劉長卿

新安送陸澧歸江陰

長沙贈衡岳祝融峯般若禪師

入桂渚次砅牛石穴

胡元瑞曰滕王閣序神俊無比而使未節四韵亦唐人短歌之絕

七言古

王勃

滕王閣

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只一結語關後來多少法門）

蔣春甫曰游絲嬌鳥以上言車馬梁家漢帝以上言宮室妖童娼婦以上言戶色芙蓉桃李以上言游俠流大蕭相以上言權勢而末段謂一切繁華終歸于盡而其言富麗足以關之

盧照隣

長安古意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遶樹。一羣嬌鳥共啼花。（此以下叙上轉下長篇中亦是一法）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窻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

顧華玉曰詩有來歷非學問之力不及此

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烟。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着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妓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

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

王元美曰賓王長篇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

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淩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堦白玉堂。卽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一結大是神韻

駱賓王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睹皇居壯。安知天

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纏。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鉤陳肅蘭戺。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

高廷禮曰歌行長篇唐初偏盛王有疇昔帝京二作文極富麗至盛唐絕少元和後元白始相尚此製世號元白體然樂天每有所作令老嫗能解則錄之故格調局而不高

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勒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燕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娼婦銀鉤採桑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事輕肥。延年女弟雙飛

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古來名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先開石槨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栢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

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留郎署終難遇。空鎖相門誰見知。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夙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邅迴。

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識長沙傳。獨負洛陽才。

劉廷芝

代悲白頭翁

王元美曰宋延清集中亦載此詩見於王集落花詩見希夷集世遂謂宋作靈隱起聯爲駱續成劉古落花二句爲宋所攘死今究其辭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自當屬劉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開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蔣仲舒曰半雅半俗政佳

公子行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廻合青雲外。人影搖動綠波裏。綠波清迴玉爲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旁。的的朱簾白日映。娥娥玉顏紅粉妝。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步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遙相見。願作輕羅

謝茂秦曰秋胡妻徐淑曰身非形影何得同而不離陽方曰惟願長無別

（合形作一身。張蔣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何仲默曰：與君非一身，安得不離別。與希夷改作一聯同出一作）

着細腰願爲明鏡分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逝情到既成康）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

沈佺期

古意

八月涼風動高閣。千金麗人捲綃幕。已憐池上歇芳菲。不念君恩坐搖落。世上榮華如轉蓬。朝隨阡陌暮雲中。飛燕侍寢昭陽殿。班姬飲恨長

信宮。長信宮。昭陽殿。（又作一曲）春來歌舞妾自知。秋至容華君不見。昔時嬴女厭世氛。學吹鳳簫乘綵雲。含情轉盼向蕭史。千載紅顏持贈君。

（蔣仲舒曰：此等作多是蕪言）

宋之問

明河篇（委婉流麗，亦初唐傑作。如此才，徒求爲北門學士以見志，哀哉）

八月涼風天氣清。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複道連甍共蔽虧。畫堂瓊戶特

（蔣仲舒曰：有宛其死矣之思）

相宜。雲母帳前初泛濫。水晶簾外轉逶迤。倬彼昭回如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寒衣。鴛鴦機上踈螢度。烏鵲橋邊一鴈飛。鴈飛螢度愁難歇。坐見明河漸微沒。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惟高情，亦是妙理）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下山歌

下嵩山兮多所思。携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長如此。君再遊兮復何時。

至端州驛見杜審言諸友題壁慨然成咏

逐臣北地承嚴譴。謂到南中每相見。（直如面談）豈意南中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鄉縣。雲摇雨散多翻飛。海闊天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亦何嘗刻意爲工）

王翰

蔣仲舒曰此題作者多而各自一格調

飲馬長城窟行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麒麟殿前拜天子。走馬爲君西擊胡。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遥聞鍾鼓動地來。傳道單于夜猶戰。此時顧恩寧顧身。爲君一行摧萬人。壯士揮戈廻白日。單于濺血汚朱輪。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旁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黄昏塞北無人烟。鬼哭啾啾聲沸天。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當昔秦王按劍起。諸侯膝行不敢視。富國强兵二十年。築怨興寃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北胡。一朝禍起蕭墻内。渭水咸陽不復都。

孫逖

山陰縣西樓

都邑西樓芳樹間。逶迤霽色遶江山。山月夜從公署出。江雲晚對訟庭還。誰知春色朝朝好。二

工緻○甚○然○者○調○

諧○律○矣○

劉會孟曰語有深于此者然情之所至皆不如此則亦不必深也凡言樂府者未足以知此

月飛花滿江草。一見湖邊楊柳風。遥憶青青洛陽道。

李白

烏夜啼

范德機曰漢魏詩多不可點李詩亦難點〻之則全篇有所不可悍

蔣者此作與烏棲曲可謂精金粹玉矣

黄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寄景悠然言外直是氣象不同

劉會孟曰淺語[illegible]

採蓮曲

若耶溪旁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獨漉篇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

蘇斌遺言曰仙手自不可及

楊升菴曰太白狂歌寔中玄理非故爲狂語者

所托。悲與此同羅幃舒卷。（妙境玄理）似有人開明月直入
無心可猜。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澀
苔生。國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鷹夢澤不顧鴟鳶
爲君一擊。鵬搏九天。

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又
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
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

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
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轉折動蕩自然）進酒君莫停。與君歌
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
長醉不長醒。古來聖賢多寂寞。惟有飲者留其
名。陳王昔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
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
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江上吟

蕭士贇曰達者之言

蔣仲舒曰何法短長今以調勝如南郭隱几声振響吞皆奇後

固予読所謂強弩之末不能人難以長語者也

范德機曰此作物[illegible]詞意易見亦延人意也與送別酬答篇皆作而彼深矣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
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
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
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功名
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常人語自非常人語）

鳴皐歌送岑徵君

若有人兮思鳴皐。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競
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舠。邈仙山之峻極

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崖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
扇海湧滄溟之波濤。玄猿綠羆。舔舕崟岌。危柯
振石。駭膽慄魄。羣呼而相號。峰崢嶸以路絕。挂
星辰於巖嶅。送君之歸兮。動鳴皐之新作。交鼓
吹兮彈絲。觴清泠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反
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東洛。巾征
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巘崿。盤白石兮坐素
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氛氳。蘿冥冥

歸來子曰此詩效屈原卜居賈誼弔屈原而[illegible]

黃山谷曰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潜心焉

劉會孟曰終是太白語別

兮霞紛紛水横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寡鶴清唳飢鼯嚬呻魂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雞聚族而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蹩躠于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君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身騎白黿不敢渡金高南山買君顧徘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

劉會孟曰只從俗語評來諧古意

蔣春甫曰何[illegible]乎其言之

杜甫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析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白鳥在羅網黃雀最少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

劉會孟曰不深不淺

趙次公曰只寫眼前景寫興合著道不盡淒感之意

劉會孟曰如竹枝歌之音節之長句不容相切爲也

廻高樓。碧甃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尺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秋風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晴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劉會孟曰君知干戈如此則不復恨行路矣解悵然

夜聞觱篥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

劉會孟曰突兀激人堂堂復堂堂西得意以下謂王郎知我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

復會此何側范德機曰結句七字可令無限之意勢力如截奔馬

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劉會孟曰宛得微至快抱如洗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高都護驄馬行

楊用修曰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云詩人画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歘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illegible]只如此語紀是

劉會孟曰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指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又曰末寔七字淸然以其將隱也

又曰其跌蕩洞脱標自得意故成一家言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棹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龍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

哀江頭

蘇子由曰大雅緜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此首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蓦澗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illegible]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劉會孟曰每誦此結不自堪

樂遊園歌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昳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

又曰吾常贈退于此

蔡元度曰此歌分八章人人各異雖重韵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

劉會孟曰八箇近之言意促如罷畫人日一二語集之成歌

又曰不倫不理各極其辭趣古無此體無此妙

此身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咏詩。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啣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擧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

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僊。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驄馬行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崷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礧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

劉會孟曰赤汗二語無對要有風味

微生白雪毛。銀鞍卻覆香羅帕。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廄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宣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劉會孟曰起語如童謠省敘事處

楊用修曰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鎗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于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与吳此詩首句正用此以侯景比祿山也而千家注不知引此

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荊棘。（狀出楚態。）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

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用字奇）

（劉會孟曰忠臣蓋心危辛隱辭備盡情態）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搗。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劉會孟曰如此起語不患辭窮）（只如常談）（一轉忽悲）

（又曰此老歌行之妙有不自知其所至者）

渼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只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劉會孟曰寫景入微妙波遠近變態只足）（又曰倏然之容窮極之思）（又曰筆端賦樂）（末收復一轉）

（事則所經歷賦傳者皆不復道嘗道西湖遇風雨誦此詩如同舟同行）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

（起語驚人）（范德機曰歌行之奇而無絕者）

劉會孟曰玄澹情境自化

范德機曰古今題畫之律度也

風雨急。返是滿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画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顛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自有画意

劉會孟曰起得疎闊正合古意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画馬圖引

國初以來画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

又曰騰驤四語沈著雅贍

又曰長篇意外淪精臨絕

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厮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出脫變化前無作者

劉會孟曰起靜激昂慷慨少有及此三四接得又暢後四語哭乃下來往復浩蕩只在與許自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

亦洽

活動跌蕩迭今後人如見

二字意從容

洪容齋曰不妨獨步 [illegible]

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善畫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劉會孟曰消息悲壯動盪皆名言

高適

行路難二首

長安少年不少錢。能騎駿馬鳴金鞭。五侯相逢大道邊。美人絃管爭留連。黃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棄捐。安知憔悴讀書者。暮宿靈臺私自憐。

其二

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

蔣仲舒曰寫出 [illegible] 無如已意

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獨愁苦。東隣少年安所如。席門窮巷出無車。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

殷璠曰 [illegible]

邯鄲少年行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

原君。君不見今日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嘆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殷璠曰高適詩 [illegible] 奇句

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

將帥舒閒之婦以役久長一番斷腸情況

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艸腓。孤城落日鬪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此是蜜白高適寄杜云魏尔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正堪論如鐘聲在筐而之則應非若今人間而為大的所有也

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艸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漁父歌

曲岸深潭一山叟。駐眼看鉤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問他不開口。筍皮笠子荷葉衣。心無所營守釣磯。料得孤舟無定止。日暮持竿何處歸。

九月九日酬顏少府

簷前白日應可惜。籬上黃花為誰有。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錢始沽酒。蘇秦憔悴人多厭。蔡澤棲遲世看醜。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末二美日行人句詩家推為遠樹句無人能道

送田少府貶蒼梧

沉吟對還客。惆悵西南天。昔為一官未得意。今向萬里令人憐。念茲斗酒成暌間。停舟歎君日將晏。遠樹應連北地春。行人却羨南歸鴈。丈夫窮達未可知。看君不合長數奇。江山到處堪乘興。楊柳青青那足悲。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

蔣仲舒曰了了又復了了

蔣仲舒曰淺淺說脉深深說百閱所思不如一言

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事。夢魂可以相周旋。

送蔡山人

東山布衣明古今。自言獨未逢知音。識者閱見一生事。到處豁然千里心。看書學劍長辛苦。近日方思謁明主。斗酒相留醉復醒。悲歌數年淚

如雨。丈夫遭遇不可知。買臣主父皆如斯。我今蹭蹬無所似。看爾崩騰何苦為。

寄宿田家

田家老翁住東陂。說道平生隱在茲。鬢白未曾記日月。山青每到識春時。門前種柳深成巷。野谷流泉添入池。牛壯日耕十畝地。人閑常掃一茆茨。客來滿酌清尊酒。感興平吟才子詩。岩際窟中藏鼯鼠。潭邊竹裏隱鸕鷀。村墟日落行人

胡元瑞曰起語疎蕩

火。醉後無心怯路岐。今夜只應還寄宿。明朝拂曙與君辭。

封丘縣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秖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

哉。為銜君命日遲迴。迴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岑參

登古鄴城

何元朗曰此作格調擬之勝王閣

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殿。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為誰來。

韋員外家花樹歌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恒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結句緊處忽放淡中有味

蔣仲舒曰開言冷語分外緊峭有趣

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

汝不聞秦箏聲最苦。五色纏絃十三柱。怨調慢聲如欲語。一曲未終日移午。紅亭水木不知暑忽彈黃鍾和白紵。清風颯來雲不去。聞之酒醒

蔣仲舒曰樂府佳語極如適證

淚如雨。汝歸秦兮彈秦聲。秦聲悲兮聊送汝。

胡笳歌送顏眞卿使赴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悲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蔣仲舒曰第五何以下又許說一番

太白胡僧歌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難見但聞鐘。窗邊錫杖解兩虎。牀下鉢盂藏一龍。草衣不針復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幾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識。城裏看山空黛色。

李頎

崔五丈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

烏孫腰間佩兩刀。刃可吹毛錦爲帶。握中枕宿穹廬室。馬上割飛蟒蝻塞。執之魍魎誰能前。氣凜清風沙漠邊。句響嘹亮可玩磨用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流泉。主人屏風寫奇狀。鐵鞘金環儼相向。回頭搔首時一看。使予心在江湖上。

別劉鍠

梁生倜儻心不羈。途窮氣蓋長安兒。回頭轉盼

似鵾鵡有志飛鳴人豈知雖云四十無祿位曾
與大軍掌書記抗辭請刃誅部曲作色論兵犯
二帥一言不合龍顏矣擊劍拂衣從此棄朝朝
飲酒黃公壚脫帽露頂爭叫呼庭中犢鼻昔常
挂懷裏琅玕今在無時人見子多落魄共笑狂 描得俗眼如畫
歌非遠圖忽然遣躍紫騮馬還是昂藏一丈夫
洛陽城頭曉霜白層冰峨峨滿川澤但聞行路
吟新詩不嘆舉家無儋石莫言貧賤長可欺覆

簣成山當有時莫言富貴長可託木槿朝看暮
還落不見古時塞上翁倚伏由來任天作去去
滄波勿復陳五湖三江愁殺人

王維

洛陽女兒行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顏容十五餘良人玉勒
乘驄馬侍女金盤膾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
桃綠柳垂簷向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

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
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窗曙滅九微
火九微片片飛花瑣戲罷曾無理曲時粧成秖
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
將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答張五弟

蔣仲舒曰四終字弄出奇趣然亦非安排可得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
日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

往還

寄崇梵僧

崇梵僧崇梵僧秋歸覆釜春不還落花啼鳥紛
紛亂澗戶山窗寂寂閑峽裏誰知有人事郡中
遙望空雲山

崔顥

孟門行

蔣仲舒曰前四句自翰中六句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 有還意

賦讒後四句諷聽讒者

頡筆上古詩中意自佳

彈射。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諛言反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

代閨人荅輕薄少年

妾家近隔鳳凰池。粉壁紗窗楊柳垂。本期漢代金吾壻。誤嫁長安遊俠兒。兒家夫壻多輕薄。借客探丸重然諾。平明挾彈入新豐。日晚揮鞭出

長樂。青絲白馬冶遊園。能使行人駐馬看。自矜陌上繁華盛。不念閨中花鳥闌。花間陌上春將晚。走馬鬬雞猶未返。三時出望無消息。一去那知行近遠。桃李花開覆井欄。朱樓落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

蔣仲舒曰後四句便是絕妙古閨情

行路難

君不見建章宮裏金明枝。萬萬長條拂地垂。二月三月花如霰。九重深幽君不見。艷彩朝含四

寶宮。香風吹入朝雲殿。漢家宮女春未闌。愛此芳草朝暮看。來看去看心不忘。攀折將安鏡臺上。雙雙素手剪不成。兩兩紅妝笑相向。建章昨夜起春風。一花飛入長信宮。長信麗人見花泣。憶此珍樹何嗟及。我昔初在昭陽時。朝攀暮折登玉墀。只言歲歲長相對。不悟今朝遥相思。一結有餘情

孟浩然

送王七尉松滋

君不見巫山神女作行雲。霏紅沓翠曉氛氳。嬋娟流入襄王夢。倏忽還隨零雨分。空中飛去復飛來。朝朝暮暮下陽臺。愁君此去爲仙尉。便逐行雲去不回。

丁仙芝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曉幙紅襟鷰。春城白項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桃花

昨夜擣亂開。當軒發色映樓臺。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回。

劉復

長歌行

淮南木落秋雲飛。楚宮商歌今正悲。青春白日不與我。當壚舉酒勸君持。出門驅馳四方事。徒用辛勤不得意。三山海底無見期。百齡世間莫

虛棄。君不見金城帝業漢家有。東制諸侯御長久。姦雄竊命風塵昏。函谷重關不能守。龍蛇出沒經兩朝。胡虜悉陵大道銷。河水東流宮闕盡。五陵松柏自蕭蕭。

顧華玉曰從來感慨多不出此意

儲光羲

登戲馬臺作

君不見宋公杖鉞誅燕后。英雄踴躍爭趨走。小會衣冠呂梁壑。大徵甲卒碻磝口。天門神武樹元勳。九日茱萸饗六軍。泛泛樓船遊極浦。摇摇歌吹動浮雲。居人滿目市朝變。霸業猶存齊楚甸。泗水南流桐柏川。沂山北走琅琊縣。滄海沉沉晨霧開。彭城烈烈秋風來。少年自言未得意。日暮蕭條登古臺。

張謂

贈喬林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

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

湖中對酒作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閑。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即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歸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

神可追蹤太白

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王昌齡

城傍曲

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兎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皁鵰。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却月佩弓鞘。壯武如畫

烏棲曲

白馬逐牛車。黃昏入狹斜。狹斜柳樹烏爭宿。爭枝未得飛上屋。東房少婦壻從軍。每聽烏啼知夜分。此詩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崔國輔

對酒吟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塚無人跡。蒙籠荊棘一鳥鳴。屢唱提壺沽酒喫。古人不達酒不足。遺恨精靈傳此曲。寄言世上諸少年。平生且盡杯中醁。

賈至

巴陵寄李二戸部張四禮部

江南芳草初冪冪。愁殺江南獨愁客。秦中楊柳也應春。轉憶秦中相憶人。萬里鶯花不相見。登高一望淚沾巾。

王季友

觀于舍人壁画山水

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栖嶺上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余說。小弟丹青能爾爲。

常建

古興

轆轤井上雙梧桐。飛鳥銜花日將夕。深閨女兒莫愁年。玉指泠泠怨金碧。石榴裙裙蛺蝶飛。見人不語顰蛾眉。青絲素絲紅絲絲。織成錦衾當爲誰。

歸采子曰精性耿介故其見于詩者亦冲淡而悠約至宿洄溪翁宅悠然若有塵外之趣云

元結

宿洄溪翁宅

長松萬株遶茆舍。怪石寒泉近簷下。老翁八十猶能行。將領兒孫行蒔稼。吾羨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

薛業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蔣仲舒曰語不涉而意蕭直捷中有委婉

去年燕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旁枝。年年爲客不到舍。舊國存亡那得知。胡塵一起亂天下。何處春風無別離。

鮑防

雜感

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蒲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顏。朝辭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度桂陽嶺。馬走先過林邑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風香自落。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

劉長卿

新安送陸澧歸江陰

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

長沙贈衡岳祝融峰般若禪師

般若公。般若公。負鉢何時下祝融。歸路却看飛鳥外。禪房空掩白雲中。桂花寥寥閑自落。流水無心西復東。

王元美曰楚雲淡無心五字不下謝朓自是彼意淡此意沉

入桂渚次砂牛石穴

扁舟傍歸路。日暮瀟湘深。湘水清見底。楚雲淡無心。片帆落桂渚。獨夜依楓林。楓林月出猿聲苦。桂渚天寒桂花吐。此中無處不堪愁。江客相看淚如雨。

聽笛歌留別鄭協律

蔣春甫曰遙有意外商傷之語中唐如此辭巧情何傷

舊遊憐我長沙謫載酒沙頭送遷客天涯望月自沾衣（一轉使沾）江上何人復吹笛横笛能令孤客愁緑波淡淡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苦江天寂歷江楓秋靜聽關山聞一叫三湘月色悲猿嘯又吹楊柳激繁音千里春色傷人心隨風飄向何處落唯見曲盡平湖深明發與君離別後馬上一聲堪白首

錢起

賦得青城山歌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

蜀山西南千萬重仙經最説青城峰青城欲岑倚空碧遠壓峨眉吞劍壁錦屏雲起易成霞玉洞花明不知夕星臺二妙逐王師阮瑀軍書王粲詩日落猿聲連玉笛晴來山翠傍旌旗緑蘿春月營門近知君對酒遥相思（結見送意）

郎士元

郢州西樓吟

劉會孟曰此等節有興有怨

連山盡處水縈迴山上城門臨水開朱閣直下一百丈日暖遊鱗自相向昔人愛險閉層城今人愛閑江復清沙洲楓岸無來客草緑花紅山鳥鳴（閑冷自然）

戎昱

聽杜山人彈胡琴

緑琴胡笳誰妙彈山人杜陵董庭蘭董君少與山人友山人別來今已久當時海内求知音嘱付胡琴在君手杜陵工琴四十年琴聲在音不在絃座中爲我奏此曲滿堂蕭瑟如窮邊第一第二拍淚盡蛾眉落蕃客更聞出塞入塞聲寫盧氈帳難爲情胡天雨雪四時下五月不曾芳草生須臾促軫變宮徵一聲悲兮一聲喜南看漢月雙眼明却顧胡兒寸心死回紇數年收洛陽洛陽士女皆驅將豈無父母與兄弟聞此哀情皆斷腸杜陵先生證此道沈家祝家皆絶倒

蔣仲舒曰末後稍寫知音微意

如今世上風雅衰。若箇深知此聲好。世上愛箏不愛琴。則明此調難知音。今朝促軫爲君奏。不向俗流傳此心。

李益

野田行

顧華玉曰斷腸語復友曲不堪多讀

日沒出古城。野田何茫茫。寒狐嘯青塚。鬼火燒白楊。昔人未爲泉下客。行到此中曾斷腸。

韓愈

唐子西曰琴操非古詩非騷詞當推退之爲得體　蔡滄浪曰退之又擬極高古正是本色其越裳操尤非唐賢所及

越裳操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劉會孟曰不怨非情也巧怨非也有之宜有只飢寒履霜反覆

履霜操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酸切真可以泣鬼神此所以爲琴操也

汴州亂二首

蕭士贇曰可以想唐政矣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徒兒爭誇殺留後。連屋累棟燒成灰。諸侯只尺不敢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其二

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

白居易

醉題沈子明壁

不愛君家十叢菊。不愛君家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如芙蓉聲如玉。我有陽關君未聞。若聞亦應愁殺君。

張若虛

胡元瑞曰張若虛春江[illegible]流暢[illegible]共[illegible]

蔣春甫曰轉入閨思愈益[illegible]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

誰家江上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鴈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張鼎

鄴城引

君不見漢家失統三靈變。魏武爭雄六龍戰。蕩海吞江制中國。迴天運斗應南面。隱隱都城紫陌開。迢迢分野黃星見。流年不駐漳河水。明月俄終鄴國宴。文章猶入管絃新。帷座空銷狐兔塵。可惜望陵歌舞處。松風四面莫愁人。

衛萬

吳宮怨

胡元瑞曰此詩[illegible]

君不見吳王宮閣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秖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二句李白用為絕句

韋元甫

木蘭歌

劉後村曰樂府惟此作敘事體有始有卒雖詩[illegible]然有古

喞喞復喞喞。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

嚴滄浪曰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二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所作

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但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

唐詩廣選卷三目錄

送任郎中出守明州
送張子東歸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
郎太尉光弼弟
登總持閣
寄左省杜拾遺

高適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

送鄭侍御謫閩中
同郡公登濮陽聖寺閣
使青夷軍入居庸二首
自薊北歸
醉後贈張九旭
別馮判官
別王八

杜甫

登兗州城樓
房兵曹胡馬
喜逢行在所三首
月
春宿左省
晚出左掖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秦州雜詩三首

送遠
客亭
題玄武禪師屋壁
滕王亭子
玉臺觀
觀李固請司馬題山水圖
禹廟
哭嚴僕射歸櫬

旅夜書懷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
判官
登岳陽樓
王灣
次北固山下
崔灝
贈梁州張都督

祖詠
江南旅情
蘇氏別業
扈從御宿池
李頎
望秦川
綦毋潛
宿龍興寺

王昌齡
胡笳曲
張謂
同王徵君洞中有懷
常建
破山寺後禪院
丁仙芝
渡楊子江

張巡
聞笛
張均
岳陽晚景
劉長卿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李嘉祐
和都官苗員外秋夜寓直對雨簡諸知己

蔣仲舒曰三四實而不拙五六虛而不浮

何元朗曰當云[illegible]有時[illegible]欲留與[illegible]能[illegible]流結華獨作[illegible]文[illegible]放脫落[illegible]然近[illegible]近而不淺[illegible]不俗有[illegible]骨風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三

五言律

王績

野望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楊炯

從軍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劉生

卿家本六郡。年長入三秦。白璧酧知己。黃金謝主人。劍鋒生赤電。馬足起紅塵。日暮歌鐘發。喧喧動四隣。

顧華玉曰多少嘆息不見愁語　胡元瑞曰唐初五言律唯王勃送蘇華及此詩終篇不著景物而氣骨蒼然實首啟盛中妙境

田子秋曰八腹字皆不覺其病然亦當戒　蔣仲舒曰起語奇拔後來少參多用此

王勃

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無爲在岐路。兒女共沾巾。

韋承慶

淩朝浮江旅思

天晴上初日。春水送孤舟。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老杜有江平不肯流本此然此自勝）岸花開且落。江鳥沒還浮。羈望傷千里。長歌追四愁。

陳子昂

春夜別友人

銀燭吐青煙。金尊對綺筵。離堂思琴瑟。別路遶山川。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悠悠洛陽去。此會是何年。（楊用修曰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　簡文詩燭銀逾漢女此用銀燭字本此）

送別崔著作東征

方萬里曰此篇平仄不拈唐詩多有此體

蔣春甫曰杜審言亦有送崔詩杜詩蓋此詩法杜詩視此詩規

胡元瑞曰五言律又起高古者此等篇不多得人口驗之[illegible]

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戰之子慎佳兵海氣侵南部邊風掃北平莫賣盧龍塞歸邀麟閣名

晚次樂鄉縣

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野戍荒煙斷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時恨噭噭夜猿鳴

杜審言

蓬萊三殿侍宴奉勅詠終南山

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峰遶瑞煙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霜白霄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餘興往還似未離羣

方萬里曰起句似與其孫子美同以終篇味之乃少陵翁家法也

和康五望月有懷

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霧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羅衣一此鑒頓使別離難

送崔融

君王行出將書記遠從征祖帳連河闕軍麾動洛城旌旗朝朔氣笳吹夜邊聲坐覺煙塵掃秋風古北平 結句老

劉會孟曰起得悵恨[illegible]二句便自渾然

楊用修曰此詩妙在獨有忽驚四虛字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審言雖二字亦不苟也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沈佺期

銅雀臺

蔣春甫曰一筆搖來氣格更別

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綺羅君不見歌舞妾空來恩共漳河水東

蔣仲舒曰生意不出腔子外

流無重回

巫山

巫山高不極合沓壯奇新暗谷疑風雨陰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為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

出塞

十年通大漠萬里出長平寒日生戈劍陰雲拂旆旌（此言不空作）饑烏啼舊壘疲馬戀空城辛苦皐蘭北胡塵損漢兵

宋之問

扈從登封途中作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遊良可賦終乏掞天才

送沙門弘景道俊玄奘還荊州應制

一乘歸淨域萬騎餞通莊就日離亭近彌天別路長荊南旋杖錫渭北限津梁何日紓眞果還來入帝鄉

李嶠

長寧公主東庄侍宴

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長筵鵷鷺集仙管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

詠海

習坎流丹壑朝宗合紫微三山巨鼇湧萬里大鵬飛樓寫青山翠珠含明月輝會同添霧露方遂衆川歸

詠城

四海稱天府三河建洛都飛雲蔼層闕白日麗南隅獨下仙人鳳羣驚御史烏何辭一萬里邊徼捍匈奴

蘇頲

蔣仲舒曰本升[illegible]

蔣仲舒曰題淺處最真活

奉和登驪山高頂應制

仙蹕御層芬。高高積翠分。岩聲中谷應。天語半空聞。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聖圖恢寓縣。歌賦少橫汾。

張說

恩敕麗正殿書院賜宴應制

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載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

岳州宴別潭州王熊

緇雲通省閣。湘水遶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不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

幽州夜宴

凉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舊館分江口。淒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

張九齡

奉和聖製次瓊岳韻

山祇亦望幸。雲雨見靈心。岳館逢朝霽。關門解宿陰。咸京天上近。清渭日邊臨。我武因東狩。何言是即禽。

蔣仲舒曰有氣象又寫[illegible]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送廣州周判官

海郡雄蠻落。津亭壯越臺。城隅百雉映。水曲萬

家開里樹枕椰出時含翡翠來觀風猶未盡早晩使車廻

崔湜

江樓夕望

試陟江樓望悠悠去國情楚山霞外斷漢水月中平公子留遺邑夫人有舊城蒼蒼烟霧裏何處是成京（從熟中得來）

賀知章

送人之軍中

常經絕脈塞復見斷腸流送子成今別令人起昔愁隴雲晴半雨邊艸夏先秋萬里長城寄無貽漢國憂

孫逖

宿雲門寺閣

香閣東山下煙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卷幔五湖秋畫壁餘鴻鴈紗窗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

玄宗皇帝

幸蜀西至劍門

劍閣橫雲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

李白

塞下曲三首

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爲斬樓蘭

其二

駿馬似風飈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

其三

蔣春甫曰如此起又好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秋思

燕支黄葉落。妾望自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

金陵二首

六代興亡國。三杯爲爾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陽多。古殿吳花艸。深宮晉綺羅。併隨人事滅。東逝與滄波。

其二

地擁金陵勢。城廻江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艸。王宮没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洲。

温泉侍從歸逢故人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翺飛。

侍從遊宿温泉宮作

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雲。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葱葱遶聖君。

送友人

蔣春甫曰不如[illegible]生氣

青山横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送友人入蜀

胡元瑞曰結句更精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過崔八丈水亭

劉會孟曰此老原無俗氣

王元美曰太白人烟二[illegible]畫[illegible]人家圖畫[illegible]

高閣橫秀氣，清幽併在君。簷飛宛溪水，窻落敬亭雲。猿嘯風中斷，漁歌月裏聞。閒隨白鷗去，沙上自爲羣。

秋登宣城謝眺北樓

江城如畫裏，山晚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太原早秋

劉會孟曰起得渾渾稱題落撒偶然不是下字而氣脈[illegible]絕不可易端居破與詠厚本詩托典可傷
胡元瑞曰起句雖律而含古意

歲落衆芳歇，當時大火流。霜威出塞早，雲色渡河秋。夢遶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只是一个直說）

孟浩然

臨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劉會孟曰不必苦思自然好復非苦思所及 又曰起得高古略無粉色而情境俱朗[illegible]

與諸子登峴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巾。

題義公禪房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階前衆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劉會孟曰亦自在有味

宿立公房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如何石巖趣，自入戶庭間。苔澗春泉滿，蘿軒夜月閑。能令許玄度，吟臥不知還。

劉會孟曰須德語

和李侍御渡松滋江

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挂席自生風。寮寀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聽白雪唱，翻入棹歌中。

劉會孟曰語不必深衍清奇泉妙

皇甫子循曰李益聞笛詩教坊取爲度曲晚行詩好事寫爲圖畫若此詩結語與孟浩然再來迷處所漏水問樵夫並可入畫

王維

同崔員外郎秋宵寓直

建禮高秋夜。承明候曉過。九重寒漏徹。萬井曙鐘多。月迥藏珠斗。雲消出絳河。更慚衰朽質。南陌共鳴珂。

終南山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宿處。隔

顧與新曰幽深本色語不雜一句深淨玄微然聲無色

方萬里曰此以見盧山僧寺三四形容廣大其語卽無影刻而寓中林外四字一丁數千里甚

水問樵夫。

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逕。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登辨覺寺

竹逕從初地。蓮峰出化城。窗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嫩草承趺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雲外。觀

劉會孟曰刱意之意

蔣春甫曰是安西語

世得無生。無論典象無是故實此詩亦然

送平淡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瀚海經年別。交河出塞流。須令外國使。知飲月支頭。

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胡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蒲萄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

蔣仲舒曰峨遂之景孤煙如何直須要理會

敢覓和親。

送邢桂州

鐃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鴈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

蔵在燕然。

劉會孟曰有氣槩極是畫意
胡元瑞曰首起句精雕精工與沈宋合轍

觀獵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蔣仲舒曰發端近古武元衡草枯馬蹄輕角弓勁如石正用右丞語

岑參

送張郎中赴隴右覲省卿公

中郎鳳一毛。世上獨賢豪。弱冠已銀印。出身惟寶刀。還家卿月迥。度隴將星高。幙下多相識。邊書醉懶操。

徐子擴曰首尾有規意始言貧親故不擇小官終言守己故不貪其寶

送于尉南海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蜃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

送任郎中出守明州

罷郄郎官草。初分刺史符。城邊樓枕海。郭裏樹侵湖。郡政傍連楚。朝恩獨借吳。觀潮秋正好。莫不上姑蘇。

送張子東歸

白羽綠弓絃。年年只在邊。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逐虜西踰海。平胡北到天。封侯應不遠。燕頷豈徒然。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

即太尉光弼弟

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

司空。弓抱關西月。旗飜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蔣仲舒曰評者以為低秦嶺見得高小渭川見得遠余謂想其高意

登總持閣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煙。檻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

寄左省杜拾遺

將仰飾目道得其本自然勢亦流走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白髮二語比興堪咏

高適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應帶別。聲斷爲兼秋。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從題目上敘送出來

送鄭侍御謫閩中

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秋鴈少。只是夜猿多。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自當逢雨露。行矣慎風波。

同郡公登濮陽聖寺閣

落日登臨處。悠然意不窮。佛因初地識。人覺四天空。來鴈清霜後。孤帆遠樹中。徘徊傷寓目。蕭索對寒風。

將杯用目起語老又不和難乎

使青夷軍入居庸二首

匹馬行將夕。征途去轉難。不知邊地別。祇訝客衣單。溪冷泉聲苦。山空木葉乾。莫言關塞極。雨雪尚漫漫。不知邊地別二語諷詠不厭

其二

古鎮青山口。寒風落日時。岩巒鳥不過。冰雪馬堪遲。出塞應無策。還家賴有期。東山足松桂。歸去結茅茨。

自薊北歸

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五將已深入。前軍止半迴。誰憐不得意。長劍獨歸來。

醉後贈張九旭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猶顛。白髮老閑事。青雲在目前。牀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眠。

別馮判官

碣石遼西地。漁陽薊北天。關山唯一道。雨雪盡三邊。才子方爲客。將軍正渴賢。遥知幕下府。書記日翩翩。不作苦語

別王入

征馬嘶長路。離人挹佩刀。客來東道遠。歸去北風高。時候何蕭索。鄉心正鬱陶。傳君遇知己。行日有綈袍。此首情味覺竭

劉會孟曰[illegible] [illegible]帳語倚地無之

方虛谷曰[illegible] 感慨[illegible] 以古意二字結之亡妙

劉會孟曰彷彿老成亦無支蔓亦無壯

趙子常曰詞氣落落飛行萬里之勢如在目中

杜甫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趙子常曰曰從來則平昔抱懷可見曰獨則同登樓者未必知之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濶。眞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

里可横行。

趙子常曰曲折開闔用視[illegible]閒闕不能道

喜達行在所三首

兩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廻。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劉會孟曰[illegible]

其二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劉會孟曰他人累百言不能自慰一見垂淚

趙子常曰題云達行在所而詩多追說脫身歸後之苦所謂痛定思痛愈于在痛時也

其三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道。休

照國西營

趙子常曰凡為五言工在一字謂之句眼如此詩三四動字多字後詩五六濕字低字之類是也山谷亦拾遺句中有眼指此可見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劉會孟曰星臨句與風連西極動相近星動較奇

劉會孟曰三四樓飛可想焚諫草不欲人知也人見其畏避猶欲知也焚其避人正點破古事結語嘆之數過懇惻忠實謂爲卄夕淺耳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劉會孟曰起語壯而險五六雖程旅館又春又悲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范德機曰渭水無情而知東向爲臣不知尊王此子美愁所有取于水也

秦州雜詩三首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劉會孟曰無緊要有感刺又曰只是張騫寫得好

其二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迴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其三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劉會孟曰如畫山谷亦云又曰結句語滿意廣雖昨日今古人亦如我也自惟其情之非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趙子常曰末句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故非後來所及

客亭

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

楊用修曰晉釋惠遠有遊廬山詩世罕傳猶見于廬山古石刻此詩結句正用此事字亦不虛千家注不知引此

石林詩話曰惰自二字皆工妙人不可及

頷聯常日五六流句話筆態二句傷今懷古

曲盡變態

劉會孟曰三四又極典雅

劉會孟曰四句自傷是力之不繼也三句亦見古人之不能狂者萬物何嘗朴故作

零任轉蓬。

題玄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劉元瑞曰錫飛二語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看則古廟荒涼畫壁飛動亦更無人可着語此杜老千古絕技未易追也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玉臺觀

浩刼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觀李固請司馬題山水圖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常見畫。老去恨空聞。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

劉會孟曰三四語皆本色詩情用

劉會孟曰承送句謂其化為蛟龍而天送之雨此身悽然與天長亡合

劉會孟曰第開風月若一湧字更覺不同

謝茂秦曰有對則切對如子美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也無對則不必對如子美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是也

劉會孟曰三四時意不刻

處出塵氛。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哭嚴僕射歸櫬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舡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

唐子西曰四十字耳闊放深遠殆與洞庭爭雄太白退之輩爲大篇終不逮也蔡寬夫曰洞庭天下偉觀題者衆矣往二見稱未若孟浩然作空曠氣象如在目前至讀少陵詩不知胸中吞几雲夢也

殷璠曰詩人以來少有此句張燕公手題進士堂上爲楷式

雨懸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偏來檣輕鷗外含淒覺汝賢。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劉會孟曰三四氣壓百代爲五言雄渾之絕下兩句略不用意而情景適等

王灣

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濶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鴈洛陽邊。

崔顥

贈梁州張都督

聞君爲漢將虜騎不南侵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爲語西河使知予報國心。

王元美曰剽竊模擬詩之大病唐僧詩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皇甫子循則曰地是赤烏分教後僧同白馬賜經時此詩海色二語周以言則曰海色晴看近江声夜聽長然猶未見大決撒至黃犖直收太白人爲實情惟之何[illegible]具矣

祖詠

江南旅情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爲報空潭橘無媒寄洛橋。

蘇氏別業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澧水映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閑

坐聽春禽別有幽致

扈從御宿池

君王旣巡狩輦路入秦京遠樹低搶壘孤山入幔城寒疎清禁漏夜警羽林兵誰念迷方客長懷魏闕情。

李頎

望秦川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逶迤城

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歎。淒其霜露濃。

綦毋潛

宿龍興寺

香刹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王昌齡

胡笳曲

蔣仲舒曰氣質組織皆好處

城南虜已合。一夜幾重圍。自有金笳引。能令出塞飛。聽臨關月苦。清入海風微。三奏高樓曉。胡人掩淚歸。

張謂

同王徵君洞中有懷

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還家萬里夢。為客五更愁。不用開書帙。偏宜上酒樓。故人京洛滿。何日復同遊。無作意處

常建

破山寺後禪院

歐陽永叔曰嘗愛此詩曲徑二語欲效之作一聯竟不可得始知造意難爲工 胡元瑞曰中二聯不在律之入禪者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丁仙芝

渡楊子江

桂楫中流望。空波兩畔明。林開楊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葉下。淅瀝度秋聲。

張巡

聞笛

高廷禮曰忠節之士非以文章見而情見于詩使人誦之加敬

岧嶤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

王元美曰劉隨州五言大家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下章以移便而雷同不耐檢

高仲武曰嘉祐中興高流與錢郎別爲一體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孎何悲女均之倚也

張均

岳陽晚景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鴈歸。水光浮日出。霞彩映
江飛。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濕地。九
月未成衣。

劉長卿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

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處處蓬蒿徧。歸
人掩淚看。

李嘉祐

和都官苗員外秋夜寓直對雨簡諸知巳

多雨南宮夜。仙郎寓直時。漏長丹鳳闕。秋冷白
雲司。螢影侵堦亂。鴻聲出苑遲。蕭條人吏散。小
謝有新詩。

嚴維

歐陽詹詩話曰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

酬李員外見寄

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藥補清羸疾。窻吟絕
妙詞。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明
朝訪櫂師。

奉和皇甫大夫夏日遊華嚴寺

初地華嚴會。王家少長行。到宮龍節駐。禮塔鴈
行成。蓮界千峰靜。梅天一雨清。禪庭未可戀。聖
主寄蒼生。

贈萬經

萬公長慢世。昨日又辭官。縱酒眞彭澤。論詩得
建安。家山伯禹穴。別墅小長干。輒有時人至。窻
前白眼看。

竇叔向

春日早朝應制

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歡。御爐香歘起。馳道玉
聲寒。乳燕翻珠綴。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

敢舉頭看。

韓翃

題薦福寺衡陽岳師房

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閑僧臘階前樹禪心江上山疎簾看雲捲深戶映花關聰送門人去鐘聲杳靄間。

張祜

題松汀驛

劉會孟曰自在

山色遠含空蒼茫驛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迥聞風鳥道高原去人烟小徑通那知舊遺逸不在五湖中。

姚合

春日早朝寄劉起居

九衢寒霧斂雙闕曙光分彩仗迎春日香烟接瑞雲珮聲清漏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許渾

將赴京師蒜山津送客還荊渚

劉後村曰渾與杜牧同時然各自爲體渾麗密處或過杜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

樽前萬里愁楚塞與皇州雲識瀟湘雨風知鄠杜秋潮平猶倚棹月上更登樓他日滄浪水漁歌對白鷗。終篇不露筋骨起結更自高渾

楊達

塞下

秋日并州路黃榆落故關孤城吹角罷數騎射

蔣仲舒曰通篇語極活動難得

鵰還帳幕遥臨水牛羊自下山行人正垂淚烽火起雲間。

孫欣

冷井

仙閣初鑿井雲液沁成泉色湛青苔裏寒凝紫綆邊銅瓶向影落玉甃抱虛圓永賴調神像堯時奉萬年。

釋皎然

[illegible]

到江吳地盡隔岸越江多皆一時[illegible]近時作者精帶皮骨大甚乃覺有味斯語耳

秋宵書事寄吳憑處士

眞性在方丈寂寥無四隣。秋天月色正。清夜道心眞。大夢觀前事。浮名悞此身。不知庭樹意。榮落感何人。

釋處默

聖果寺

路自中峰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江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唐詩廣選卷四目錄

張說

幽州新歲作

灉湖山寺

遥同蔡起居偃松篇

賈曾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李邕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孫逖

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

崔顥

黄鶴樓

行經華陰

李白

登金陵鳳凰臺

賈至

早朝大明宫呈兩省僚友

王維

和賈至舍人大明宫之作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温泉寓目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聖恩便賜燕樂敢書卽事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勅賜百官櫻桃

勅借岐王九成宫避暑應制

酌酒與裴廸

酬郭給事

積雨輞川莊作

春日與裴廸過新昌里訪吕逸人不遇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蔣仲舒曰無端卻生出行宮來亦奇

林薇殿檻初紅。古來徒羨橫汾賞。今日宸遊聖
藻雄。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皇家貴主好神仙。別業初開雲漢邊。山出盡如
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妝樓翠幌教春住。舞
閣金鋪借日懸。敬從乘輿來此地。稱觴獻壽樂
鈞天。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主家山第蚤春歸。御輦春遊繞翠微。買地鋪金
曾作埒。尋河取石舊支機。雲門樹色千花滿。竹
裏泉聲百道飛。自有神仙鳴鳳曲。併將歌舞報
恩暉。

紅樓院應制

紅樓疑見白毫光。寺逼宸居福盛唐。支遁愛山
情漫切。曇摩泛海路空長。經聲夜息聞天語。爐
氣晨飄接御香。誰謂此中難可到。自憐深院得

王敬美曰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因而酷病之使古人無所容手也然作詩者既知是病不妨併去若此篇之三何字摩詰之二馬字皆失檢點處不可借以自文也

徊翔。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南方歸去再生天。內殿今年異昔年。見闢乾坤
新定位。看題日月更高懸。行隨香輦登仙路。坐
近爐烟講法筵。自喜恩深陪侍從。兩朝長在聖
人前。

遥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天長地濶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

何所似。青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
望衡陽雁幾羣。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
明君。

韋元旦

興慶池侍宴應制

滄池漭沆帝城邊。殊勝昆明鑿漢年。夾岸旌旗
疏輦道。中流簫鼓振樓船。雲峯四起迎宸幄。水
樹千重入御筵。宴樂已深魚藻咏。承恩更欲奏

王元美曰開元彩筆無過燕許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慨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楊用修曰唐自貞觀至景龍諸作盡是應制命題旣同體製復一綺繪有餘微之韻度此篇迥出羣英矣

蔣仲舒曰三四下盡平懸四字遂盡高峻不見形迹五六偏故二字有情

甘泉。

蘇頲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駸駸羽騎歷城池。帝女樓臺向晚披。露灑旌旗雲外出。風迴岩岫雨中移。當軒半落天河水。遶逕全低月樹枝。簫鼓宸遊陪宴日。和鳴雙鳳喜來儀。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煙。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迴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絃。應制諸篇當以此爲第一　吾喜其不涉應制中綺麗語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主第山門起灞川。宸遊風景入初年。鳳凰樓下交天仗。烏鵲橋頭敞御筵。往往花間逢綵石。時時竹裏見紅泉。今朝扈蹕平陽館。不羨乘槎雲

楊用修曰沱雲何遜聯句曰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張有所祖

蔣仲舒曰流泉上句有奇其實又妙如倒句七言遊代不開二句

漢邊。

張說

幽州新歲作

去歲荊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嘗定。且喜年華去復來。邊鎮戍歌連日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遙遙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杯。次聯極得流走

灉湖山寺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遥同蔡起居偃松篇

清都衆木總榮芬。傳道孤松最出羣。名接天庭多景色。氣連宮闕借氛氳。懸池的的停華露。偃蓋重重拂瑞雲。不惜流膏助仙鼎。願將楨榦奉

明君。

蔣仲舒曰大逖南小許公蘇爲其弟。

賈曾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銅龍曉闢問安迴。金輅春遊博望開。渭水晴光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商山老。托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周獨留滯。忻逢睿藻日邊來。

李邕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傳聞銀漢支機石。復見金輿出紫微。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共泛海潮歸。

孫逖

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

蔣仲舒曰長道不難得境難于氣貫此作得之第雲開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東閣西征太犯

劉會孟曰但以滔滔莽莽有疎宕之氣故勝巧思

范德機曰絕句先得後二句律詩先得中聯此扯作詩大病有起有承有轉有合格然之序若先得中聯則起句必不自然如此詩首四句豈先得中聯者

蔣仲舒曰前六句皆渾雅獨結語似中唐

忽覩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作賦才。

崔顥

黃鶴樓 嚴滄浪曰七言律當以此爲第一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

草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實之曰律尤可間出古意古必不可涉律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艸紅藥當階翻已涉于律而不覺矣如崔顥此詩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

行經華陰

岧嶢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畤平。借問路旁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李白

劉會孟曰其雄渾脫落但不論若無後二句亦不必作出于崔顥而特勝之從王元美曰鳳凰臺效顰崔顥可厭次聯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此篇及岱問欲補珠被雀何年卻向帝城飛兩結耳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芳艸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楊仲弘曰榮遇詩如賈至諸公早朝篇氣格雄深句意嚴整宮商迭奏音韵鏗鏘熟之可洗寒陋

顧華玉曰此篇只是好結音律雄渾中少蘊蓄不及王岑遠甚

賈至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劍珮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謝茂秦曰余舒詩格云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通含是入詩格若子美早朝詩是也此上乘之論耳且如賈王岑杜之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格可乎

顧華玉曰此篇立與岑作同氣蓋氣格闊大音律雄渾句法典重用字淸新無所不備故也猶未全美以用衣服字太多耳

王維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劉會孟曰中聯帖子語頗不稱耳

楊用修曰秦州八百里南夕陽一半開日有黑皆離宮之遺漢若此而猶以漢文比之□謂之而諷不□言而欲子雲獻賦則托諷可知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落都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回。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

顧與新曰宏麗亦稍寫出侈靡氣象一時君臣相悅意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聖恩便賜燕樂敢書即事

欲笑周文歌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地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顧華玉曰此篇狀出題景春容典重用字深穩不見工力結歸之正足見供奉由于執日工部早朝云方朔金門侍班姬玉輦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遶漢宮斜。鑾輿迥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

迎仍闕遊方士東海汎遂瀛分明以声色神仙訊之非體也必如此首結何方静應制之體

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

勅賜百官櫻桃

胡元任曰是之亦有謝櫻桃詩五六語亦甚麗翠籠拳抄中使映銀盤瀉大官與此詩五六語相似然摩詰詩渾然自勝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闌。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兢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制

帝子遠辭丹鳳闕。天書遥借翠微宮。隔窻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林下水聲喧笑語。岩前樹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事吹簫向碧空。

酌酒與裴迪

王元美曰王維七言律自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此篇四聯皆用反法亦初盛唐所無惟僧塞作佳耳非丙馬字犯當是临卷矣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反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酬郭給事

顧華玉曰富麗語自其胸懷不色閒口便足結語深厚作者少及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疎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強欲從君無那老。將因臥病解朝衣。

積雨輞川莊作

劉會孟曰寫其自然逍意又極辛苦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劉會孟曰青山流水自在

桃源面面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頎華逕日不知多少宗轄 胡元瑞曰盛唐盼久篇什如李頎送魏萬四川朝聞遊子惟其詩工故讀之不覺然經楷點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無着天青弟與兄。嵩丘蘭若一峯晴。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

李憕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別館春還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

李頎

送魏萬之京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

不免有類之瑕 胡元瑞曰頎不善五言而善七言律性於在人下不作而斷腸月雄渾而不染花宮仙梵工密而不嫌遠公遁跡之幽御開遊子之輕可獨步千載

苑砧聲向晚多。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送司勳盧員外

流澌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

題璿公山池

王敬美曰蜀山句余謂亦未訪若思得之曰必開士也後觀所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知襲用依詩益以自信

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峯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花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玄度得相尋。

寄綦毋三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眄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

臺耶。

送李回

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千岩曙雪旌門上。十月寒花輦路中。不覩聲名與文物。自傷留滯去關東。

宿瑩公禪房聞梵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雨飛。始覺浮生無住着。頓令心地欲皈依。

題盧五舊居

物在人亡無見期。閑庭繫馬不勝悲。窗前綠竹生空地。門外青山似舊時。悵望青天鳴墜葉。巑岏枯柳宿寒鴟。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為誰。

顧華玉曰詠物絕肖無以加起句帶景狀末實麗兩聯形容

梵聲清切奇拔結歸釋理乃見本色

王元美曰李頎花宮仙梵物在人亡二首六七言黃鶴調二體此別二咏王爵駱計日孟浩然縣城南面不作奇事而語自小州行之却見一倡三歎

祖詠

望薊門

燕臺一去客心驚。笙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崔署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孟浩然

登安陽城樓

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開城南雍州。才子乘春來騁望。羣公暇日坐銷憂。樓臺晚映青山郭。羅

顧華玉曰此篇句律典重通篇句稱情景分明又一意直下固足為法但意律不雅確絕似中唐

王元美曰中聯真境麗有采韵至結語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蘇嚴刻收此吾所不解又西施句與五日無干殊工今時鬬麗華又不相比

田子藝曰李義山不須看[illegible]

綺晴嬌綠水洲。向夕波搖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遊。

萬楚

五日觀妓

西施謾道浣春沙。碧玉今時鬬麗華。眉黛奪將萱艸色。紅裙妬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艶。醉舞雙眸歛鬢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

張謂

別韋郎中

星軺計日赴岷峨。雲樹連天阻笑歌。南入洞庭隨雁去。西過巫峽聽猿多。崢嶸洲上飛黃蝶。灔澦堆邊起白波。不醉郎中桑落酒。教人無奈別離何。(末句黔永有餘味)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越人自貢

龍城終道君王然假節及此詩由來二句皆得受君之意結句須得此法

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

高適

送前衛縣李宷少府

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疋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凄其。(純以真誠寫真情不假綺麗爲工)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卽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夜別韋司士

高館張燈酒復淸。夜鐘殘月雁歸聲。只言啼鳥

蔣仲舒曰適絕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卽此詩結意

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黃河曲裏沙爲岸，白馬津邊柳向城。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

岑參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田子執曰諸公倡和此當爲首情實關乾斷四韵不佳耳

楊廷秀曰七言如賈至諸公大明宮乃爲無事然惟岑參花迎一聯最佳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旂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卽事

顧華玉曰題中雪後二字句句見之用字溫麗清淵音律雅渾行乎其中結用故實若出天造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暉。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聞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人稀。

西掖省卽事

西掖重雲開曙暉，北山疎雨點朝衣。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平明端笏陪鵷列，薄暮垂鞭信馬歸。（此句第不用意作對）官拙自悲頭白盡，不如岩下掩荆扉。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

節使橫行西出師，鳴弓擐甲羽林兒。臺上霜威淩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預知漢將宣威日，正是胡塵欲滅時。爲報使君多泛菊，更將絃管醉東籬。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

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

蔣仲舒曰愁羞悔愧四字一聯並用非大手筆不能

回風度雨渭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秦女峰頭雪未盡，胡公陂上日初低。愁窺白髮羞微祿，悔

別青山憶舊溪。聞道輞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
堪攜。

胡元瑞曰七言律對起與杜之風急天高皆為妙絕而岑參雞鳴紫陌柳嚲鶯嬌二起工穠婉約亦可諷咏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

柳嚲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到來函谷
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簾前春色應須惜。世
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
痕斑。王元美曰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經半世三已五亂就荒天一逕便是長慶後手段

王昌齡

萬歲樓

胡元瑞曰不必護其所短亦不必掩其所長

江上巍巍萬歲樓。不知經歷幾千秋。年年喜見
山長在。日日悲看水獨流。猨狖何曾離暮嶺。鸕
鷀空自泛寒洲。誰堪登望雲烟裏。向晚茫茫發
旅愁。

杜甫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
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
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
虛舟。

郭明龍曰結句別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虞伯生曰前六句皆賦得時所見七句言退朝八方言晚出而全題完其炎與公下首同體

劉會孟曰五雀處自在可想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
承委珮。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
殘鳷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
每遲。

紫宸殿退朝口號

劉會孟曰三四春容富麗五六有意外意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
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
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
鳳池。

曲江對酒

李商老曰余作詩川嘗見老杜墨蹟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去三字乃知古人詩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
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

不厭改

劉會孟曰首四句亦自[illegible]肆

劉會孟曰中四[illegible]經誠[illegible]曾手寫[illegible]把便覺[illegible]遠因於其[illegible]

郭明龍曰[illegible]既東[illegible]正冠何[illegible]之說不[illegible]

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和裴廸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郭明龍曰王元美過愛此二聯亦太過

劉會孟曰亦婉戀沉着

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登樓

劉會孟曰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恨而已梁父吟亦興廢之感也武侯以之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秋興四首 劉會孟曰八首大體沉雄富麗悲傷無限盡在言外故自不厭稱實小家數不可彷彿耳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劉會孟曰[illegible]無所得也又曰五六既前後不相[illegible]只用二人名亦足知其意之所在落

其二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

落句可

劉會孟曰律詩中聯有此自覺雄渾

蔣仲舒曰杜亦有誤用事者崔軒二車之軒二將曹宦官誤以為歸來誤天子為上客也亦作應箋八月誤用誤為張騫劉琨本胡笳賦解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用為笛詩

輕肥。

其三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晩。幾回青瑣點朝班。楊用修曰點與玷同米芾補亡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盾無玷乃污陸機詩復點銅駝門于美正承諸賢用字例也　焦弱侯曰若作玷字不得用矣同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亦可証杜詩之不應玷矣

其四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楊用修曰隋任希古詩同此意中作盛賞鏤醉則便見太平氣象今織女云云則見烟野草之景見矣隋之往見太液池中有雕菰見雁子啄其間三輔舊圖官人泛舟採蓮便見人物遊娛富貴今波漂云云則兵戈亂離之狀見矣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劉會孟曰三四兩句只是奇健上句何足異評詩未易以此又曰卧龍句是躍馬何限古人開口自信為故實若此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謾寂寥。

劉會孟曰三四字字着意又曰語不輕易感慨更多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楊誠齋曰全以蕭蕭滾滾喚起精神見得連綿不是裝湊贅語　劉會孟曰三四句自雄悵結復鄭重

九日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王元美曰何仲默取崔家少縮嚴滄浪取黃鶴樓為七言律壓卷然要不得為第一也老杜集中吾覓此章結亦微弱玉露則傷老去悲秋首尾匀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況壯情多乎韵金石之声微乖耳然竟當于四章求之

錢起

方虛谷曰能言久客之眞

高仲武曰[illegible]中歲[illegible]學文教[illegible]人詩境如此[illegible]三四語可謂[illegible]理俱美博取[illegible]深。

關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張南史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同前

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閑園偶辟疆。已被秋風教憶鱠。更聞寒雨動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從沾九日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是處有垂楊。

李益

鹽州過胡兒飲馬泉

綠楊着水草如煙。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路。今日分流漢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柳宗元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韓愈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珮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韋莊

憶昔

昔年曾向五陵遊。午夜清歌月滿樓。銀燭樹前長似晝。露桃花下不知秋。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今日亂離俱是夢。夕陽唯見水東流。

唐詩廣選卷五目錄

奉和聖製苔張說息從南出雀鼠谷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酬趙二侍御史西軍贈兩省舊僚之作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鄭愔

塞外曲
其二

其三

玄宗皇帝

早度蒲關

王維

奉和聖製與太子諸王三月三日龍池春禊應制
奉和聖製慕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送李太府赴上洛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李白

送儲邕之武昌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中丞宋公以吳兵赴河南軍次潯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孟浩然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九日峴山宴

高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陪竇侍御泛靈雲池
同熊少府題盧主簿茅齋

杜甫

重經昭陵

贈鑒上人

嚴維

奉和劉祭酒傷馬

張仲素

緱山鶴

蔣仲舒曰是一个校書從軍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五

五言排律

楊炯

送劉校書從軍

天將下三宮。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湟中。風雨何年別。琴尊此日同。離亭不可望。溝水自西東。

胡元瑞曰此詩爲傳賓王續成王元美謂格調自當屬宋最爲

駱賓王

早秋出塞寄東臺祥政學士

促駕踰三水。長驅望五原。天階分斗極。地理接樓煩。谿月明關隴。胡雲聚塞垣。山川殊物候。風壤異涼暄。戍古秋塵合。沙寒宿霧繁。昔余迷學步。投跡忝詞源。

靈隱寺

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

得之蠹木事但釋梵觀二語爲勝劉會稽衆作甚明觀聽二字自是齊梁作法勝蔡爲得朱可知也

江瀨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飄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劉會孟曰語書）

楊用修曰此篇于邊戍落日作大氣同其寫景意胸中之悲壯用事於軍中之容態所以爲難

宿溫城望軍營

虜地寒膠折邊城夜柝聞兵符關帝闕天策動將軍寒靜胡笳徹明沙楚練分風旂獵翼影霜劍轉龍文白羽搖如月青山斷若雲煙疏疑卷幔塵滅似銷氛投筆懷班業臨戎想召勳還應雪漢恥持此報明君

方萬里曰唐人自御史除省郎以爲至榮此詩尚畫體貼

蘇味道

在廣聞崔馬二御史並登相臺

振鷺纔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故林懷柏悅新幄阻蘭薰冠去神羊影車迎瑞雉羣遠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

李嶠

蔣仲舒曰實語貼題然亦有假借處

奉和幸韋嗣立山庄應制

南洛師臣契東巖王佐居幽情遺紱冕宸眷屬樵漁制下峒山蹕恩回灞水輿松門駐旌蓋薜幄引簪裾石磴平黃陸煙樓半紫虛雲霞仙路近琴酒俗塵疏喬木千齡外懸泉百丈餘崖深經鍊藥穴古舊藏書樹宿摶風鳥池潛縱壑魚寧知天子貴尚憶武侯廬

陳子昂

方萬里曰此詩唐人律之祖也

白帝懷古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岩懸青壁斷池險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

方萬里曰此老杜前律詩也悲壯感慨與纖巧細姿

峴山懷古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猶悲墮淚碣尚想臥龍圖城邑遙分楚山川半入吳丘陵徙自出賢

聖幾周柏野樹蒼煙斷津樓晩氣孤誰知萬里客懷古正踟躕

胡元瑞曰唐初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二體之妙審言造詣當但五言則行止皆無地獨有宦遊人排律則北地寒應苦七言則季冬除夜皆極高華雄整少陵繼起百代模楷有自來矣

杜審言

贈蘇味道

北地寒應苦南城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捲戎衣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漢卒尚重圍雲淨妖星落秋高塞馬肥據鞍雄劍動插筆羽書飛輿駕還京邑朋遊滿帝畿方期來獻凱謌舞共春暉

度石門山

楊仲弘曰狀迸有水只一言而飛泉百道泠然沁人

石門千仞斷迸水落遥空道束懸崖北橋欹絶澗中仰攀人屢息直下騎纔通泥擁奔蛇徑雪埋伏獸叢星纏牛斗北地脈象牙東關塞隨行變高深觸望同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露風堅貞忻不憚瞼澀諒難窮有與登臨賞徒行造化功

沈佺期

王元美曰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韵穩妥事不傍引情無奔合沈當爲最勝

酬蘇員外味玄夏晩寓直省中見贈

竝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幔天河入開窻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晩涼歸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同韋舍人早朝

胡元瑞曰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詩唐人可法者不多惟沈佺期閶闔二語最爲得體

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雁行來長樂宵鐘盡明光曉奏催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材儼若神仙去紛從霄漢回千春奉休曆分禁喜趨陪楊升菴曰郭頌世所謂司馬景王命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之鍾會爲定五字松從服以呈景王景王曰如此可大用解者以五字爲詩誤矣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

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回雙星遺舊石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騎遶堤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

蔣春甫曰大風對斜日不同又曰未央宮用漢事切

倘攸然曰此詩家射鵰手使曹劉降格未知孰勝

王元美曰此題沈宋二作中間警聯無一字不雅特沈末語是累句中累句宋結是佳句中佳句

奉和聖製幸禮部尚書竇希玠宅

北闕垂旒暇。南宮聽禮回。天庖羣鳳轉。恩向瀍龍開。蘭氣薰仙帳。榴花引御杯。水從金穴吐。雲是玉衣來。池影搖歌席。林香散舞臺。不知行漏晚。清蹕尚徘徊。

宋之問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漢皇未息戰。蕭相乃營宮。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皇明悵前跡。置酒宴羣公。寒輕綵仗外。春發幔城中。樂思廻斜日。歌詞繼大風。今朝天子貴。不假叔孫通。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渡。槎拂斗牛廻。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楊孟金曰皇甫湜云此詩結句惟李詩只愁歌舞罷化作綵雲飛足以相擬予謂宋意含而遠李意揚而竭終當讓宋

蔣仲舒曰似俳偶似非俳偶其妙自熟中來超脫之甚

胡元瑞曰宿雲一聯与一葉兼紫度紅雲帶雁來動風吹雪聚湖島隊冰開皆奇絶能別此乃具眼

和姚給事寓直之作

清論滿朝陽。高才拜夕郎。還從避馬路。來接珥貂行。寵就黃扉日。威廻白簡霜。柏臺遷烏茂。蘭署得人芳。禁靜鐘初徹。更疎漏更長。曉河低武庫。流火度文昌。寓直光輝重。乘秋藻翰揚。暗投空欲報。下調不成章。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候曉踰閩嶂。乘春望越臺。宿雲鵬際落。殘月蜯中開。薜荔搖青氣。桄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裛。石響細泉廻。抱葉玄猿嘯。銜花翡翠來。南中雖可悅。北思日悠哉。鬒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何當首歸路。行剪故園萊。

蘇頲

同餞楊將軍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

右地接龜沙。中朝任虎牙。然明方改俗。去病不為家。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朔風搖漢鼓。邊

蔣仲舒曰華岳景物備矣結聯岳語雅得工在三四句

月思胡旆旗合無邀正冠危有觸邪當看勞旋日及此御溝花

張說

奉和聖製途經華岳

西岳鎮皇京中峰入太淸玉鑾重嶺應緹騎薄雲迎白日懸高掌寒空類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仙情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群臣願封岱還駕勸鴻名

胡元瑞曰初唐沈宋外蘇李諸子未見大篇獨曲江度蒲關

張 齡

奉和聖製荅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

設險諸侯地承平聖主巡東君朝二月南旆擁三辰寒出重關盡年隨行漏新瑞雲叢捧日芳樹曲迎春舞詠先馳道恩華及從臣汾川花鳥意併奉屬車塵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魏武中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

大行和許給事酬趙侍御諸作含清拔于綺繡之間寓神俊于莊嚴之內特為渾大手非其真能及也

雲開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仙仗役風雷東顧重門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詠康哉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未央鐘漏晚仙宇藹沉沉武衛千廬合嚴扃萬戶深左掖知天近南窗見月臨樹搖金掌露庭接玉樓陰他日聞更直中宵屬所欽聲華大國寶夙夜近臣心逸興乘高閣飛在禁林寧思

許有功曰太宗賜說詩云命將

竊抃者情發為知音

酬趙二侍御史西軍贈兩省舊僚之作

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常願割持斧竟稱雄應敵兵初起緣邊虜欲空使車經隴月征旆繞河風忽枉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淸蒲海曲聲滿栢臺中顧已塵華省欣君震遠戎明時獨匪報嘗欲退微躬

選詩多用此二字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龍樓賦掩陳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來捧劒，畫鷁去迴舟。花樹浮宮闕，天池照冕旒。宸章在雲漢，垂象滿皇州。

奉和聖製暮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節送諸侯。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色蔭通溝。來預鈞天樂，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漢，垂象滿中州。前聯與早朝詩惠結聯與上首重

送李太府赴上洛

顧与新曰全篇叙行色絕佳前弔古意稍多老成詩稚

商山包楚鄧，積翠藹沉沉。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深。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晝欲陰。丹泉通虢畧，白羽抵荊岑。若見西山爽，應知黃綺心。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姚合極玄集以此篇壓卷

皇甫子循曰首二語可謂工于發端矣謝靈運發海口盤嶼山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劉會孟曰九州句用騶衍語

許與亦洪波極淮知大藝東良自有本

李白

送儲邕之武昌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為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

蔣仲舒曰行雲流水翛然不羈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迴。東海橫秦望，西陵遶越臺。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

蔣仲舒曰本詩常清勝而此獨刻畫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搖金刹影，日

范德機曰登塔詩亦悠然而不遜者

[illegible]

劉會孟曰句句[illegible]

[illegible]

動火珠光鳥拂瓊簾度霞連繡拱張目隨征路
斷心逐去帆揚露浩梧楸白霜催橘柚黃玉毫
如可見於此照迷方

中丞宋公以吳兵赴河南軍次潯陽脫余
之四叅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盡
還珠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
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白猿慙劍

術黃石借兵符戎虜行當翦鯨鯢立可誅自憐
非劇孟何以佐良圖

孟浩然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楫師詎忘經濟日不憚沍
寒時洗幘豈猶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
息鳥無疑雲物吟孤嶼江山辨四維晚來風稍
緊冬至日行遲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渚宮

何處是川暝欲安之

九日峴山宴

宇宙誰開闢江山此鬱盤登臨千古用風俗歲
時觀地理荊州分天涯楚塞寬百城今刺史華
省舊郎官共美重陽節俱懷落帽歡酒邀彭澤
載琴輟武城彈獻壽先浮菊尋幽或藉蘭煙虹
鋪藻翰松竹挂衣冠叔子神如玉山公興欲闌
傳聞車馬醉還向習池看

蔣春甫曰宋人用忠信字便酸那復得此

蔣仲舒曰適又有陪侍御靈雲池亭宴詩其序云涼州近胡高下其池亭以耀

高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嶺外資雄鎮朝端寵節旄月卿臨幕府星使出
詞曹海對羊城濶山連象郡高風霜驅瘴癘忠
信涉波濤別恨隨流水交情脫寶刀有才無不
適行矣莫徒勞

陪竇侍御泛靈雲池

白露先時降清川思不窮江湖仍塞上舟楫在

替落也自簡在邊滿秋多興況水具舟楫山無亭臺始臨此而寫煙低怒浪以寄傲然伯後春林木更爽湖天一望雲物蒼然与此詩蓋一時作

軍中。舞換臨津樹。歌饒向晚風。夕陽連積水。邊色滿秋空。乘興宜投轄。邀歡莫避驄。誰憐持弱羽。猶欲伴鵷鴻。

結語氣韻微薄

同熊少府題盧主簿茅齋

虛院野情在。茅齋秋興存。孝廉趨下位。才子出高門。逦繼幽人靜。能令學者尊。江山歸謝客。神鬼下劉琨。階樹時攀折。窗書任討論。自堪成獨往。何必武陵源。

味致索然

杜甫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蔣春甫曰用經語入詩拙者便腐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鵠。失侶亦哀號。

陳無已曰杜牧詩南山与秋色氣勢兩相高豈爲悠然南山与天絕用句千崖秋氣高語益工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爲家。

范元實曰杜有高用字如作竹不受暑吹不受此風發軒謂之字甘入妙老坡不愛軒[illegible]以爲無迺[illegible]似衆下前[illegible]却非文字不能形容也[illegible]者不及相似迄莫交二五使雖不及警策要自穩帖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欵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

劉會孟曰且悲且喜倉卒有氣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

劉會孟曰等常大體

劉會孟曰動浮一字本自杜字爲勝

又曰諸相親者深扎何以成功也惜哉

[illegible]

劉會孟曰此篇句句著圖意政似水雕木畫而我盡分明見畫之

手出金銀。愁寂駕行斷。參差虎穴隣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楊柳樹。相見幾囘新。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景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沲江圖

沲水臨中座。岷山赳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霓飲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旁。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

妙。入。化。境。

見也

劉會孟曰起句有典有則風雲二句狀他父子開某

又曰玉衣句寫寂寞鐵馬句寫精爽皆可感人玄矣

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

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劉會孟曰此篇攝亂根以爲居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卽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盌。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愼爾參籌畫。從茲生

號大小佛處也

蔣仲舒曰金莖尼諸變化氣象上句乃欲如此清曠耳

又曰此詩曰盤根曰奕葉曰龍曰節皆以唐為老子為聖祖也

胡元瑞曰此詩清覺奇偉極欲飛動可与吳生畫手並絕古今

羽翰歸來榷可取九萬一朝搏。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墻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迥

劉會孟曰未得應之於茲既可感開卷心泚君臣六事皆於遠近不在衛長老人口長人耳故稱盛之矣

又曰雜耕一聯寂寞語壯痕虛簷一聯寂寞語奇麗如何對祿孫十字兩合古今

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謁先主廟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又曰前皆南北何何興笑何味真大手段為先生廉詩評意皆今

劉會孟曰起語[illegible]

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

又曰日月二語在投贈中有氣若鋪寫宮闕則倸矣作者自知之

又曰軒墀五字深微士大夫下句則得之微賤中詩中關合無限此最難其似

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麾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

又曰結句歸倚
辭不偸相

崆峒。

李頎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雪華滿高閣，苔色上勾欄。藥草空階靜，梧桐返照寒。清吟可愈疾，携手暫同歡。墜葉和金磬，饑烏鳴露盤。伊流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

岑參

蔣仲舒曰登慈
恩古塔詩與此
作相有同處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殘虹挂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緣青壁，瓜田傍綠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携。唯有鄉園處，依依晩不迷。

崔顥

相逢行

妾年初二八，家任洛陽頭。玉戶臨馳道，朱門近

御溝。使君何假問，夫壻大長秋。女弟新承寵，諸兄近拜侯。春生百子殿，花發五城樓。出入千門裏，年年樂未休。風逸清麗是司勳本色所乏者骨耳

遼西作

燕郊方歲晚，殘雪凍邊城。四月青草合，遼陽春水生。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徵兵。露重寶刀濕，沙虛金鼓鳴。寒衣着已盡，春服與誰成。寄語洛陽使，爲傳邊塞情。結句騎而意盡

王昌齡

夏日華萼樓酺宴應制

土德三元正，堯心萬國同。汾陽備冬禮，長樂應和風。賜慶垂天澤，留歡舊渚宮。樓臺生海上，簫鼓出天中。霧曉筵初接，宵長曲未終。雲隨行幰合，日照舞羅空。玉陛分朝列，文章發聖聰。愚臣忝書賦，歌詠誦絲桐。

祖詠

殷璠曰詠詩劉[illegible]
刻首歸明思也
美永難不高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田家復近臣。行樂不違親。霽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以文常會友。唯德自成鄰。池照窗陰晚。杯香藥味春。欄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何必桃源裏。深居作隱淪。

鄭審

奉使巡檢西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因詠歌

聖德周天壤。韶華滿帝畿。九重承渙汗。千里樹芳菲。陝塞餘陰薄。關河舊色微。發生和氣動。封植衆心歸。春露條應弱。秋霜果定肥。影移行子蓋。香撲使臣衣。入徑迷馳道。分行接禁闈。何當扈仙蹕。攀折奉恩輝。

沈東美

奉和苑舍人宿直曉翫新池寄南省友

傳聞閶闔裏。寓直有神仙。吏爲三墳博。郎因五字選。晨臨翔鳳沼。春注躍龍泉。去似登天上。來如看鏡前。影搖宸翰發。波淨列星懸。既濟仍懷友。流謙欲進賢。彈冠聲實貴。覆被渥恩偏。溫室言雖阻。文場契獨全。玉珂光赫奕。朱紱氣蟬聯。興逸潘仁賦。名高謝朓篇。青雲仰不逮。白雪和難牽。苒苒胡爲此。甘心老歲年。

劉長卿

行營酬呂侍御

高仲武曰長卿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大抵十首以上語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銳才窄也如草色加湖綠松声小雪寒又沙鷗驚小吏湖色上高枝与此詩水歸二語可謂傷而不怨足以發揮風雅

不敢淮南卧。來趨漢將營。受辭瞻左鉞。扶疾拜前旌。井稅鶉衣樂。壺漿鶴髮迎。水歸餘斷岸。烽至掩孤城。晚日當千騎。秋風合五兵。孔璋才素健。早晚檄書成。

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郎

漂泊來千里。謳謡滿百城。漢家尊太守。魯國重諸生。俗變人難理。江傳水至清。船經危石住。路入亂山行。老得滄洲趣。春傷白首情。嘗聞馬南

蔣仲舒曰結句恰是送鄭說話

郡門下有康成。

題裴式微餘干東齋亭

世事終成夢。生涯半欲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釣魚歌。散帙看蟲蠹。開門見雀羅。自是致語遠山終日在。芳草傍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君莫弔。腸斷洞庭波。

皇甫曾

贈鑒上人

律儀傳教誘。僧臘老煙霄。樹色依禪誦。蟬聲入寂寥。寶龕經末劫。画壁見南朝。深竹風開合。寒泉月動搖。息心歸靜理。愛道坐中宵。更欲尋空去。乘船過海潮。

嚴維

奉和劉祭酒傷馬

沛艾如龍馬。來從上苑中。棣華恩見賜。伯舅禮仍崇。鏤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騣。性柔君子德。足逸大王風。色點鳴珂淨。聲連噴玉雄。食場恩未盡。過隙命旋終。練影依雲沒。銀鞍向月空。仍聞樂府唱。猶念代勞功。

蔣仲舒曰說寉少人得說緱山但緱山寉不得單說寉耳作者自苦

張仲素

緱山鶴

羽客驂仙鶴。將飛駐碧山。映松殘雪在。度嶺片雲還。清唳因風遠。高姿對水閑。笙歌憶天上。城郭嘆人間。幾變霜毛潔。方殊藻質斑。蓬瀛如可到。逸翮詎能攀。

唐詩廣選卷六目錄

賀知章

題袁氏別業

楊炯

夜送趙縱

駱賓王

易水送別

陳子昂

贈喬侍御

郭振

子夜春歌二首

盧僎

南樓望

蘇頲

汾上驚秋

張說

蜀道後期

張九齡

照鏡見白髮

孫逖

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蕃

李白

靜夜思

怨情

秋浦歌

獨坐敬亭山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王維

臨高臺

班婕妤二首

雜詩二首

送別

鹿柴
竹里館
崔國輔
長信艸
少年行
孟浩然
送朱大入秦
春曉

洛陽訪袁拾遺不遇
儲光羲
長安道
洛陽道
長安道
關山月
王昌齡
送部司倉

答武陵田太守
裴迪
孟城坳
鹿柴
杜甫
復愁
絕句
崔顥

長干行
高適
詠史
田家春望
岑參
行軍九日思故園
見渭水思秦川
王之渙

[illegible]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六

五言絕句

賀知章

題袁氏別業

主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illegible]）

楊炯

夜送趙縱

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

駱賓王

易水送別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蔣仲舒曰並不說自家如此已足）

陳子昂

贈喬侍御

[illegible]

漢庭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爲誰雄

郭振

子夜春歌二首

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妾心正斷絕君懷那得知（[illegible]）

其二

青樓含日光綠池起風色贈子同心花殷勤此何極

盧僎

南樓望

去國三巴遠登樓萬里春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illegible]）

蘇頲

汾上驚秋

北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心緒逢搖落秋聲不

胡元瑞曰不可聞三字自佳

可聞。

張說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爭字預字見行役中[illegible]字出一字豈可[illegible]）

張九齡

照鏡見白髮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

劉會孟曰自是古意不須言 [illegible]

相憐（下字自活）

孫逖

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蕃

邊地鶯花少年來未覺新美人天上落龍塞始應春（[illegible]）

李白

靜夜思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

味矣如此篇是也

故鄉（有第三句自不意其末何忍悱至此　蔣仲舒曰舉頭低頭寫出[illegible]之意）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illegible]）

秋浦歌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令人提攬不着）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蔣仲舒曰似字由上句長字陳後出白髮緣愁百丈長本此）

獨坐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illegible]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潮水還東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胡元瑞曰詩用淚字有出奇者[illegible]）

王維

臨高臺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

劉會孟曰語皆不易而近

顧華玉曰[illegible]好而獨[illegible]有寵之[illegible]

蔣春甫曰遠思却如此說來

顧與新曰[illegible]之詞語亦[illegible]骨更爲深婉

不息。

班婕妤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

其二

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

雜詩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草。畏向玉階生。

雜詩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劉會孟曰古今斷腸理不在多

劉會孟曰無言而有畫意

顧華玉曰一時清興適與景會

蔣仲舒曰任俠猥題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illegible]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illegible]

崔國輔

長信艸

長信宮中艸。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

少年行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旁情。

孟浩然

送朱大入秦

遊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

片心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顧華玉曰真景實情人說不到高興奇語唯吾孟公

洛陽訪袁拾遺不遇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此地春

儲光義

長安道

西行一千里暝色生寒樹暗聞歌吹聲知是長安路

洛陽道

大道直如髮春日佳氣多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

長安道

鳴鞭過酒肆袨服遊倡門百萬一時盡含情無

片言

關山月

一鴈過連營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

王昌齡

送郜司倉

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掾春潮夜夜深

答武陵田太守

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爲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裴廸

孟城坳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

鹿柴

終南望餘雪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李適之

罷相作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李頎

奉送五叔入京兼寄綦毋三

陰雲帶殘日悵別此何時欲望黃山道無由見所思

丘爲

左掖梨花

冷豔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蕭穎士

九日陪元魯山登北城留別

蔣仲舒曰[illegible]常談[illegible]則切

緜連滍川迥杳渺鴉路深彭澤興不淺臨風動歸心

劉長卿

平蕃曲二首

渺渺戍煙孤茫茫塞艸枯隴頭那用閉萬里不防胡

其二

蔣仲舒曰二詩[illegible]

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閑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錢起

逢俠者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江行無題

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秖疑雲霧窟猶有六

蔣仲舒曰不同不堪聞而曰最先聞語尤最深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呂溫

輦路感懷

馬嘶白日暮。劍鳴秋氣來。我心渺無際。河上空徘徊。

孟郊

古別離

蔣仲舒曰[illegible]足乃知是[illegible]有餘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

賈島

尋隱者不遇

俞仲蔚曰[illegible]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文宗皇帝

宮中題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于武陵

勸酒

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薛瑩

秋日湖上

落日五湖遊。煙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荊叔

題慈恩塔

洪景盧曰慈恩塔有荊叔一絕字極小而端勁其旨意高遠必唐世詩流也

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盖嘉運

伊州歌二首

聞道黃花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

其二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王元美曰與陶弘景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

西鄙人

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氣骨高勁不墮于中晚者

太上隱者

荅人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

唐詩廣選卷七目錄

奉和嚴國公軍城早秋

解悶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

句

常建

塞下曲二首

送宇文六

三日尋李九庄

高適

九曲詞

除夜作

塞上聽吹笛

別董大

孟浩然

送杜十四之江南

李頎

寄韓鵬

崔國輔

九日

張謂

題長安主人壁

送人使河源

王之渙

涼州詞

九日送別

蔡希寂

洛陽客舍逢祖詠留宴

吳象之

少年行

張潮

江南行

嚴武

軍城早秋

李華

春行寄興

崔敏童

宴城東庄

崔惠童

奉和宴城東庄

張子容

巫山

水調歌第一疊

涼州歌第二疊

水鼓子第一曲

陳祐

雜詩

無名氏

初過漢江

胡笳曲

王烈

塞上曲二首

張敬忠

邊詞

張謂

九日宴

樓穎

西施石

盧弼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三首

王周

宿疎陂驛

劉長卿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錢起

歸雁

韋應物

登樓寄王卿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

皇甫冉

送魏十六還蘇州

曾山送別

韓翃

寒食

送客知鄂州

宿石巴山中

李端

送劉侍郎

張繼

楓橋夜泊

顧況

聽角思歸

宿昭應

湖中

戴叔倫

夜發袁江

包何

寄楊侍御

李益 汴河曲

聽曉角

夜上受降城聞笛

從軍北征

劉禹錫

楊柳枝詞二首

宿都亭有懷

與歌者何戡

浪淘沙詞
自朔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張籍
涼州詞
王建
十五夜望月
武元衡
送盧秬居

嘉陵驛
張仲素
漢苑行
塞下曲二首
秋閨思二首
羊士諤
郡下即事
登樓

柳宗元
酬浩初上人見貽絕句
歐陽詹
題延平劒潭
元稹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張祜
胡渭州

雨淋鈴
集靈臺
賈島
渡桑乾
王表
成德樂
李商隱
漢宮詞

夜雨寄北
寄令狐郎中
許渾
秋思
趙嘏
江樓書感
溫庭筠
楊柳枝

段成式
折楊柳
司馬禮
宮怨
張喬
宴邊將
李拯
退朝望終南山

崔魯
華清宮
韋莊
古離別
李建勳
宮詞
釋皎然
塞下曲

釋靈一
僧院

王元美曰首二句與李于鱗黄鳥一聲酒一杯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敬童一年又過一年春二句亦此法也調稍卑情深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七

七言絕句

王勃

蜀中九日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

杜審言

渡湘江

蔣仲舒曰與前篇末二句相似對而不對不對而對作

胡元瑞曰唐初七言絕句律未諧前首的之推審言投湘江贈蘇綰詩皆作對而工緻天然風味可掬至張說巴陵下渝湖悲句格漸入盛唐矣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贈蘇綰書記

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戲贈趙使君美人

紅粉青娥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裙。羅敷獨向東方去。謾學他家作使君。

劉廷琦

銅雀臺

銅臺宮觀委灰塵。魏主園陵漳水濱。即今西望猶堪思。況復當時歌舞人。

沈佺期

邙山

蔣仲舒曰寄慨不淺

北邙山上列墳塋。萬古千秋對洛城。城中日夕歌鐘起。山上惟聞松柏聲。

宋之問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羽客笙歌此地違。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闕下長相憶。桐柏山頭去不歸。

張說

送梁六

蔣仲舒曰但言悠遠而別意自見美人秋水之思當共別後長年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劉會孟曰說透人情之的

賀知章

回鄉偶書

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王元美曰可將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意工妙可謂絕唱矣惜爲前二句所累若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

王翰

凉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蔣仲舒曰想二妙難以形容此次句下得陡然令人不知

梅禹金曰巫山妖夢昭陽禍水微文隱諷風人之旨

李白

清平調詞三首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瑶臺月下逢。

其二

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不以刻意工亦非刻意所得工

王元美曰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人地名者五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迹矣益見此老爐鎚之妙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太白直自信其神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如此等神韻豈他人所能效顰。劉會孟曰含情慎悅有竹枝縹緲之音

蔣仲舒曰只指點處自饒回護題意

又曰末句接上皇少帝而意妙

梅禹金曰此値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耶將心寄明月流

上皇西巡南京歌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善變化道勢

其二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立意高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遥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

影入詩懷此詩兼裁其意撰成奇語

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敖子發曰送別詩長於之景而情在其中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賈至遊洞庭湖

敖子發曰此詩綴景宏闊有吞吐湖山之氣末句感慨之情深矣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田子藝曰太白所長在此他人自不能及也

望天門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早發白帝城

楊用修曰盛弘之荊州記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詩朝發白帝暮江陵來目擊信有徵與李此詩同用弘之語而優劣自見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秋下荊門

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此行不爲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中。

蘇臺覽古

蔣春甫曰此詩與下首得力處全在只今惟有四字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越中懷古

敖子發曰此詩以落句轉合有無限有關關此於唐詩中亦不多得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今世凡作懷古等題一套子矣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蔣仲舒曰無限羈情笛裏吹來詩中寫出

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春夜洛城聞笛

胡元瑞曰太白七言絕如揚花落盡朝辭白帝天門中斷及此首具有排成八極之意渾九霄意賀監謂爲謫仙良不虛也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王昌齡

春宮曲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

胡元瑞曰太白長門怨意盡語中江寧此詩意在言外然各有至處

[illegible]前無六朝矣

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朧朧樹色隱昭陽

西宮秋怨

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長信秋詞二首

謝茂秦曰此篇怨而不怒有風人之致

胡元瑞曰江寧長信曲西宮曲[illegible]皆傑作不婉[illegible]意味無窮

顧華玉曰宮情閨怨作者多矣惟此篇與閨怨作渾含明白絕句中極品也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

其二

真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

青樓曲二首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謝茂秦曰此[illegible]人[illegible]

顧華玉曰[illegible]可傷又曰音律[illegible]

其二

馳道楊花滿御溝紅粧漫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壻朝回初拜侯

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蔣仲舒曰不知忽見倚教有轉折是章法

出塞行

白草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秋天曠野

雖未終是盛唐骨格

行人絕馬首東來知是誰

蔣仲舒曰三首各一意結

從軍行三首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其二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其三

王元美曰于鱗言唐絕當以此詩壓卷余始不信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梁苑

梁園秋竹古時煙。城外風悲欲暮天。萬乘旌旗何處在。平臺賓客有誰憐。

芙蓉樓送辛漸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送薛大赴安陸

津頭雲雨暗湘山。遷客離憂楚地顏。遥送扁舟安陸郡。天邊何處穆陵關。

送別魏二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遥在湘山月。愁聽清猿夢裏長。

盧溪別人

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到荊門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

重別李評事

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

王維

少年行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其二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遥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

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劉會孟曰更萬首絕句亦無復近古今第一矣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送韋評事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遥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

送沈子福之江東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盪槳向臨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歸。

賈至

春思二首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蔣仲舒曰不去故惹句法字法皆妙

其二

紅粉當壚弱柳垂，金花臘酒解酴醾。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

西亭春望

日長風煖柳青青，北鴈歸飛入窅冥。岳陽城上聞吹笛，能使春心滿洞庭。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同泛洞庭湖二首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

其二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蔣仲舒曰末句勸李白矣

送李侍郎赴常州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劉會孟曰不須深語自露深情

岳陽樓重宴別王八員外貶長沙

江路東連千里潮，青雲北望紫微遥。（青雲紫微對）莫道巴陵湖水闊，長沙南畔更蕭條。（又翻進一層）

蔣仲舒曰情景只在眼前

岑參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二首

胡元瑞曰少陵絕句對語詩家率以半律譏之然亦自有此體如此詩結句昔賢推高華後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傷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祗今誰數貳師功。

其二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苜蓿峰寄家人

放子發曰實歷苦語

苜蓿峰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

玉關寄長安李主簿

蔣仲舒曰又添一意有更深長

東去長安萬里餘。故人那惜一行書。玉關西望腸堪斷。況復明朝是歲除。

逢入京使

劉會孟曰詳達敖子發曰立文莊當看眼前光景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詞觀此詩良然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直不著意

磧中作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得秋字

胡濟鼎曰昔日旗亭歌舞今日詩中歌謠林以此推之可以渺然矣

西原驛路挂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送人還京

疋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送君九月交河北。雪裏題詩淚滿衣。即走馬西來欲到天轉語

赴北庭度隴思家

蔣仲舒曰無中生有

西向輪臺萬里餘。也知鄉信日應疎。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酒泉太守能劍舞。高堂置酒夜擊鼓。胡笳一曲斷人腸。坐客相看淚如雨。

送劉判官赴磧西

蔣仲舒曰又用揚鞭只共鳥爭飛句

火山五月人行少看君馬去疾如鳥都使行營太白西角聲一動胡天曉

山房春事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雖氣格卑索却自流麗

儲光羲

寄孫山人

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往人間

胡元瑞曰少陵馬上誰家白面郎一首殊有古意然與樂府無了惟贈花卿詩近太白花卿蓋歌妓此曲二語本自目前語而用修以措人諂釋之何杜之不幸也

杜甫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秖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贈鄭鍊赴襄陽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

劉會孟曰因瓜憶鄭審爲含陵自入所嘆鄭瓜州有過人戲游之態亦多類此

奉和嚴國公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

解悶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 公自注鄭瓜州鄭審也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蔣春甫曰又拗句倒裝法

湖月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常建

塞下曲二首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

其二

北海陰風動地來明君祠上望龍堆髑髏皆是

長城卒。日暮沙塲飛作灰。酸鼻

送宇文六

花映垂楊漢水清。微風林裏一枝輕。即今江北還如此。愁殺江南離別情。

三日尋李九庄

雨歇楊林東渡頭。永和三日盪輕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

高適

九曲詞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

蔣仲舒曰以縱橫為絕律

除夜作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胡源瀚曰轉字喚起後二句唐絕謹嚴一字不亂下如此

敖子發曰首句已自淒然後二句又說出轉淒然之情客居除夜怕誦此詩

塞上聽吹笛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別董大

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蔣仲舒曰適律詩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即此意

孟浩然

送杜十四之江南

荆吳相接水為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舟何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

李頎

寄韓鵬

為政心閑物自閑。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羡爾城頭姑射山。亦晴亦[illegible]

崔國輔

九日

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誰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

破天[illegible]了[illegible]丁日於不將少月砂第一十鮑照山嚇而未昨明月四字非必欲望卷還當了樹到美酒及此詩內求之

張謂

題長安主人壁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直捷說破）

送人使河源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少留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爲君愁

王之渙

涼州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九日送別

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

蔡希寂

洛陽客舍逢祖詠留宴

緜緜鐘漏洛陽城客舍貧居絕送迎逢君貰酒因成醉醉後焉知世上情

吳象之

少年行

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當與杜馬上誰家白面郎並看）

張潮

江南行

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

嚴武

軍城早秋

用子儀曰氣槩雄壯武將本色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李華

春行寄興

原缺第二十一葉

看烽火。戰士連營候鼓鼙。

涼州歌第二疊

朔風吹葉鴈門秋。萬里烟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上。胡笳夜聽隴山頭。

蔣仲舒曰以上三詩賦事而巧情自見

水鼓子第一曲

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夢水河邊秋艸合。黑山峰外陣雲開。

陳祐

雜詩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無名氏

初過漢江

襄陽好向峴亭看。人物蕭條值歲闌。爲報習家多置酒。夜來風雪過江寒。

蔣仲舒曰此等用事乃得趣

胡笳曲

月明星稀霜滿野。氊車夜宿陰山下。漢家自失李將軍。單于公然來牧馬。

王烈

塞上曲二首

紅顏歲歲老金微。砂磧年年臥鐵衣。白草城中春不入。黃花戍上雁長飛。

其二

孤城夕對戍樓閒。迴合青冥萬仞山。明鏡不須生白髮。風沙自解老紅顏。

蔣仲舒曰塞上多矣此二首最酸楚

張敬忠

邊詞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人都說邊景之苦而此詩想到長安思更深苦

張謂

九日宴

秋葉風吹黃颯颯。晴雲日照白鱗鱗。歸家得問

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

樓頴

西施石

西施昔日浣紗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不復返，岸旁桃李爲誰春。

盧弼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

茂秦曰邊庭四時怨極似太白絕句

春

春衣昨夜到榆關。故國煙花想已殘。小婦不知歸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

秋

胡元瑞曰四詩語意新奇韻格超視盛唐諸子無疑

八月霜飛柳遍黃。蓬根吹斷雁南翔。隴頭流水關山月，泣上龍堆望故鄉。

冬

蔣仲舒曰言外便有醉鋤之慨

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半夜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

王周

宿疎陂驛

秋染棠梨葉半紅。荊州東望草平空。誰知孤宦天涯意，微雨蕭蕭古驛中。

劉長卿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蔣仲舒曰兩自字無情有情之別最佳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行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錢起

歸雁

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悠揚宛似瑟中彈出

韋應物

劉會孟曰如此，間合野與共濃，此是絕意復增，而興郎情味不復如此

蔣仲舒曰送從去路得境落句用助語入詩

登樓寄王卿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荊榛寒雨中。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

廣陵三月花正開。花裏逢君醉一迴。南北相過殊不遠。暮潮歸去早潮來。只是一自然便極高致

皇甫冉

送魏十六還蘇州

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毘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

曾山送別

淒淒遊子若飄蓬。明月清尊祇暫同。南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又自一法

韓翃

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

胡元瑞曰韓翃諸絕最高如蘭張仲蔚馬詩及此篇皆今古高擊唐秀者在內合並是宋本妙諸行以庶耳

胡元瑞曰夜半鐘聲或者紛紛皆爲昔人愚亦以爲然惟在聲律與象之合與不耳鐘疑張計之無論夜半是非鐘聲聞否未可知也

送客知鄂州

江口千家帶楚雲。江花亂點雪紛紛。春風落日誰相見。青翰舟中有鄂君。

李端

宿石邑山中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峯西。

送劉侍郎

幾人同入謝宣城。未及酬恩隔死生。惟有夜猿知客恨。嶧陽溪路第三聲。

張繼

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顧況

蔣仲舒曰此結眞可斷腸尤見離鄉之思

顧華玉曰諷意高

、聽角思歸

故園黃葉滿青苔。夢後城頭曉角哀。此夜斷腸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

宿昭應

武帝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繞千官。那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

湖中

青艸湖邊日色低。黃茅瘴裏鷓鴣啼。丈夫飄蕩今如此。一曲長歌楚水西。一曲長歌不失丈夫故步

戴叔倫

夜發袁江寄李潁川劉侍郎

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叫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

、包何

寄楊侍御

一官何幸得同時。千載無媒獨見遺。今日莫論

元美曰元和後絕句李益爲上韓翃次之至回樂烽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胡元瑞曰七言絕開以後李益便當第一如春夜聞笛及上西城及此首皆可與太白龍標競爽非中唐得有

徐子擴曰只是形容荒涼之態

腰下組請君看取鬢邊絲。

李益 汴河曲

汴河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

聽曉角

邊霜昨夜墮關榆。吹角當城片月孤。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

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從軍北征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劉禹錫

楊柳枝詞二首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

疊山謂宮不見人非如今相崇所宮燕行禁廣秋來不見人即其意

花如雪。飛入宮墻不見人。

其二

城外春風飄酒旆。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綰別離。

詩春雨曰吊与題交集

宿都亭有懷

雷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與歌者何戡

疊山曰不勝二字極有味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浪淘沙詞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敖子發曰風刺時事全用此體

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張籍

涼州詞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王建

十五夜望月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武元衡

送盧起居

相如擁傳有光輝。何事闌干淚濕衣。舊府東山餘妓在。重將歌舞送君歸。

嘉陵驛

悠悠風旆遶山川。山驛空濛雨作煙。路半嘉陵頭已白。蜀門西更上青天。

張仲素

蔣仲舒曰與後曲俱見自負

胡元瑞曰江寧之後仲素得其餘響秋閨未工諸曲俱工

胡元瑞曰此詩與下首結語皆去盛唐不遠

漢苑行

回雁高飛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皆堪賞。春色人間總未知。

塞下曲二首

三戍漁陽再度遼。騂弓在臂箭橫腰。匈奴似欲知名姓。休傍陰山更射鵰。

其二

朔雪飄飄開雁門。平沙歷亂捲蓬根。功名恥計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

秋閨思二首

碧窗斜月靄深暉。愁聽寒螿淚濕衣。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其二

秋天一夜靜無雲。斷續鴻聲到曉聞。欲寄征人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

羊士諤

蔣春甫曰欲歎不在大短只在刺心

郡下卽事

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

登樓

槐柳蕭疎繞郡城。夜添山雨作江聲。秋風南陌無車馬。獨上高樓故國情。

柳宗元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詶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淩空錫杖飛。用事用意俱佳

歐陽詹

題延平劍潭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千載淩霜色。長與澄潭白日寒。

元稹

洪景盧曰婦笑之聲長于裂帛人歌之悲過于慟哭此語誠然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張祜

胡渭州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

雨淋鈴

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集靈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王元美曰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三月晦日及此詩乃可耳

賈島

渡桑乾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王表

成德樂

蔣仲舒曰與戴叔倫夜發袁江句法相似

趙女乘春上畫樓。一聲歌發滿城秋。無端更唱關山曲。不是征人亦淚流。

李商隱

漢宮詞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常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宮詞又是一變局

夜雨寄北

蔣仲舒曰又翻出一層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寄令狐郎中

敖子發曰洛何用古事爲今事創法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許渾

伯臣曰皎師卧深山竄遐遁湖州其詩深婉一也相一公詩雖而刻意彌精律論要之孤足未勝皎師而律含終當撰步

塞下曲

寒塞無因見落梅胡人吹入笛聲

春應度。夜夜城南戰未回

釋靈一

僧院

虎溪閒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掛薜蘿。無限青山

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

唐詩廣選七卷內府藏本

明凌宏憲編宏憲始末未詳初李攀龍撰詩刪王

世貞序之後坊間割其中所錄唐詩刊行別題曰

唐詩選已非于鱗之舊宏憲又病其無評點乃雜

摭諸家之評綴於簡端以朱墨板印之改題此名

蓋坊刻翻新之技耳

斯文正統十二卷

〔清〕刁包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同治間入
懷謹順積樓刻用六居士所著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斯文正統
十二卷》提要

斯文正統序

刁子蒙吉介節士也而尤以有道著聞甲申之前余欽其名甲申之後余習其人巳丑南來過其家悉其人之行誼學問益嘉守身之嚴而變服見道之卓吾鄉自鹿伯順而後罕有儔匹爲名孝廉三十季幾以身殉節而百折不回既無仕進之念雞窗誦讀寒暑不輟架上無非聖書而持論立言俯視先秦兩漢及唐宋諸大家一以程朱爲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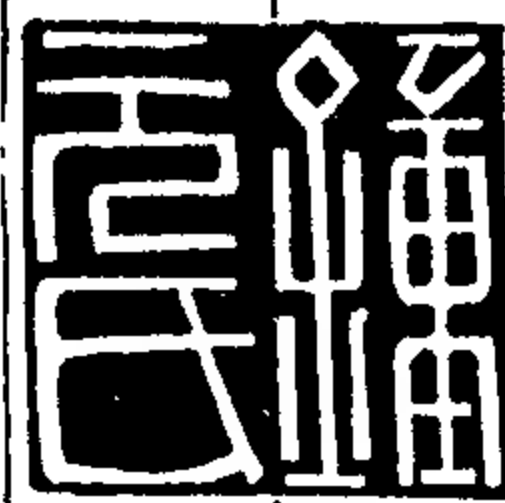
暇錄一編曰斯文正統凡不本於六經四書者雖工弗錄得若干首先王之道也聖人之心也治統道統具是矣豈可作文字觀先是乙未冬余過溢上湛虛張先生出是編讀之極服其確

識定力關係天下萬世不小也擬于褰夫人埜事後成序作報先托聲意旣而歸夏峰蓬玄張先生寄一扎云祁州有所謂刁棠吉先生者今夏惠斯文正統一書用心良苦論斷亦確何謂海內無人此兩先生者道力深厚方今所服膺也而服膺是書至此余不容復贊一辭矣大抵文章一事有鄙之爲小技者有尊之爲大道者盖羽翼經書則道而紊亂經書則技故諸子之

辭多偏偏則滯於形異端之辭多蕩蕩則荒于遠狂士之辭多踈踈則見有隙腐儒之辭多拘拘則襲其跡其病道均也文至于病道道之賊也余舊輯理學宗傳一帙自董江都而下幾四

十人正閏兼收有友教之曰既曰宗傳豈容紊亂寧嚴勿濫所以定宗也余慎之矣蒙吉是編正閏皎然本諸身而精覈之余固不慮其雜也

歲寒老人孫奇逢題於蘇門

之雲鶴軒

刁蒙吉先生斯文正統序

古之文章性天出於一今之文章性天出於二天於穆不已而星辰河漢始常麗於天於是為天之文地於穆不已而海山嶽瀆始常奠於地於是為地之文

聖於穆不已而易詩書禮樂春秋始常流行於天地於是為聖人之文於穆不可得而見於天地人之文見之於穆不可得而聞於天地人之文聞之故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而必曰文明以止終之以白賁使文明燦爛而不止於禮義不賁於無色即高文大篇垂天耀日徒虛車而已矣亦何能會合天人而貞夫一哉歐陽永叔有言六經之道簡嚴

易直而天人之道備故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非久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吾友刀蒙吉先生閉戶靜脩公車不赴所著有易酌困知

用六諸書多發人所未發乃慨然於天人貞一之統不復明於天下學問則溺禪心文章則染霸氣旁門閏位登壇問鼎而宗統大亂於是綜絡古今原察正變著斯文正統十二卷首尊太

極以開源終結西銘以要歸而中臚列古哲先憲之文各有論斷壹折衷於仲尼其詞典以厚其氣沖以淵其義深以渾洋洋乎六經之文也蓋大道之散久矣詞家多未窺其原各就其識

之所及以為至聞有宗經羣典動以理語誹之夫太極兩儀之傳咼嘗不與卦爻並垂天命於穆之頌咼嘗不與風雅爭烈追華文少實者非久磨滅而六經簡嚴易直之文如日月之經天

如江河之行地萬古常新先生所謂伏羲相傳之秘端不在彼在此豈不信哉余方補禮樂之殘缺成六經之大全而愧莫予助也乃先生本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意上泝天之嫡子下遡家

之大宗直接三皇五帝以迄夏商周之正統嗟乎天之未喪斯文豈不在人哉

梁水張鳳翔撰

斯文正統序

不佞承乏與谷風耳用六居士之名而未獲式面也壬辰南宮之役預爲檄覯舉子業應者如響居士獨出古文辭蓋厭薄八股而矢志乎秋讀其文想見其

久矣每過祁思交臂而不克得惟有賦蒹葭詠榛苓焉耳甲午夏日奉部使者命賑饑於祁之西郊步園林曰居士所遊息也登樓觀曰居士所棲遲也躊躇四顧益深行久之感爰俯而褰

衣室蒼顏古貌恍對先代典型咀其學問淵源乎濂洛聽其議論上下乎古今爰出名其園曰食力名其樓曰鴻漸解衣盤礴歡相得也已而索其所纂斯文正統若觀其淵博似性理其

醇美似近思錄以理學爲綱而理學弌派必求升堂入室之選以忠孝節義爲目而忠孝節義兼務撥亂理民爲之中其意以爲學者知有科第之後矣語以經濟之文則僭知有經濟

之文矣語以性命之學則漕如故競競焉崇正黜僞雖曰文統乎而治統于是乎具而道統于是乎傳矣昔昭明文選號稱大觀然或失則靡或失則纖殊未執諸大道西山眞氏內聖外王

其于道也深矣然其所謂正宗者要亦宗其文非宗其以也立言而不合之功德豈足爲斯文重輕耶是集也言言執諸大道而又及其以之卓爾者見斑所系於慥慥之君子也以視昭明

西山兩集要雖式格兼至後世當奚能軼之者且也兩集功在作者而已斑所歸於其間茲則毎謂式題輒抒己見其品題詳客具見經濟儒略性命英華已獨爲作者功臣也曰憶古循今

若吳公之學賈誼文翁之學張栻張詠之學張及張睦季毗史臣樂道之說令以爲盛事今數政不隸古以而所學者理學宗匠豈功名才技之可擬方將闢書院開講壇糾合同以相與闡

明在茲之業奈夘々於秦中新
命刻期就蹭甖遑卿厥志惟是
謬加弌言列之篇端以誌畀从
之慶亦以恨識面之晚云爾
順治甲午季夏日兲中銿家社
弟胡延年頓首拜撰

斯文正統序

天地之理不能獨秘是以人世有道德天地之气不能常鬱是以人世有文章气必本於理文章必本於道德是道德與文章合之則正離之則邪也人生有性則有情有理則有歡注々喜怒違節歌哭過中發而為文詞附道而叛道竊濟而害濟是所謂邪也舍周行則曲徑舍砥矢則荊棘也天地有憂之憂其人之流邪而亂

正也必篤生一二人維持而倡明之此一二人者必其深喻而篤好之者也喻之不深則好之不篤好之不篤則任之不力任之不力則其收拾捍衛之也不堅初陽刁蒙吉先生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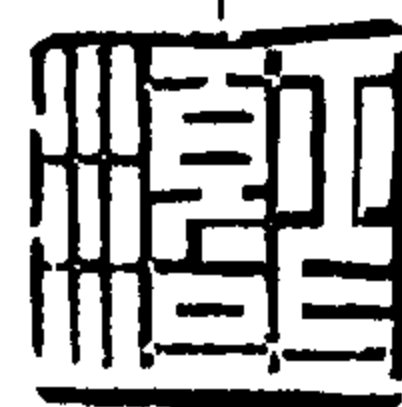
亭 二

翼庭先生冢嗣承過庭之訓早歲賢書絕意仕進行志擇誼卟濂洛關閩不為功其於道德也喻之深而好之篤其於文章也則崇正而嫉邪自六經而外上下數千年

凡其近於格致誠正有裨於世教民風者收之反是則棄置偽廉而劌義而隆愛而惡捐視聞行而外皆曲徑祇矣而外皆荊棘靡嗜曲徑荊棘之是視且凜乎若淵怵乎若

三

谷凡以憂人之以邪而亂正也輯其書曰斯文正統則天下文章莫正乎是嗚呼虞初齊諧為類不少爲滑名人遊戲一語少年小子奉為科律嗚呼以學術殺天下萬世豈淺

我故知斯文所修之為功於
世非小也
傳陵令吉黎李甲黃書

序

天下有正統王者主之微
王者則天下渙而無所歸
王者有正統斯文主之微
斯文則王者眩而無所守

王者統天下斯文統王者
其興喪於天而明晦則於
入在茲者何可一日不講
也俯仰古今著書立言者
汗牛充棟至不可窮詰

易統天下之正理而潔淨精微之文在於斯書統天下之正治而疏通知遠之文在於斯詩統天下之正情而溫柔敦厚之文在於

斯禮統天下之正性而恭儉莊敬之文在於斯樂統天下之正音而廣博易良之文在於斯春秋統天下之正法而屬辭比事之文

在於斯學庸二論七篇統天下之正教而六經之文在於斯嗣斯而後守其成者嫡派也否則庶孽不得而奸之纘其序者大宗也

否則小宗不得而混之斯文之統其嚴乎近代鹿門茅氏獨推班馬韓柳劉氏向歐楊氏脩蘇氏軾七子爲聖於文曰六藝之遺在

是矣蓋居然以正統與之噫其然豈其然乎竊意七子者文人之雄耳六經之傳四子之蘊槩乎其未有聞也朱子讀蘇文始未嘗不喜既未嘗不厭則其他可知已譬之花木然上焉者譁〻其華離〻其實以之悅目可也以之爽口可也以之薦宗廟可也以之

羞賓客可也用止此矣若夫千紅萬紫獻媚爭妍雖足供王公貴人之賞玩與文人墨士之咏歌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則亦焉能爲有無耶雖或因文見道原非得道爲文在茲者其能與於天而明于人乎庶孽小宗故曰閏統非正統也適嫡派以守成問大宗

以纘緒祖六經父四子而子〻孫〻引之勿替者濂洛關閩也每取其文讀之內統乎身心意知之全外統乎家國天下之大微言

之喜怒哀樂其端也切言之視聽言動其目也顯言之子臣弟友其門戶也溫醇簡易絕不為驚諤可喜之論其涉也奪七子之濃

其平也奪七子之奇其拙也奪七子之巧其跡也奪七子之密其約也奪七子之博譬之五穀然競秀鬬靡未能與百卉爭一日之

勝而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無古今無賢愚無貴賤依之為日用焉資之為性命焉凡氣運之盛衰世道之治亂人才之消長莫不于

斯乎分閑也明乎其在人以興乎其在天者斯固其階梯也吾録其最者得若干首而又博採之諸儒以綜其類統之乎近裏着已

而又旁及之忠臣義士以煥其章統之乎實踐躬行或本天下之正理而不賊或本天下之正治而不誣或本天下之正情而不愚

或本天下之正性而不煩或本天下之正音而不者或本天下之正法而不亂或本天下之正教懸四子以上接六經而不悖鹿門

茅氏所謂伏羲相傳之秘其旨遠其辭文者端不在彼而在此矣天之嫡子也家之大宗也以號正統與王者歴代相傳之統昺峙

兩間誰曰不宜伙學者時時服膺乎斯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使學者人人服膺乎斯文教化行而風俗美矣豈曰小補之哉

立節郡用六居士刁包譔

斯文正統序

刁蒙吉先生與孫徵君同以介节著聞國初間迄今海内士無不知有徵君即無不知有先生者顧其平生著述凡僅見於池說戊午冬余守荆南適先生之嗣孙自牧謀以是編重付諸梓余受而讀之甚學之博擇之精辨之明論之確一本於程朱之雅護而自任以斯道之傳然後嘆先生之清以介节稱先生猶淺之乎測先生矣余考斯編之

流布於日而學者之所宗傳也謹書數語歸之若夫先生出處之本末學問之源流則詳徵君序中不復贅

星沙後學唐際虞撰

斯文正統凡例

一斯文之選耑以品行為主若其言是其人非便失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義雖絕技無取

一題目雖多要之不出三達德五達道外其玩物適情游戲小技一切不錄

一是集傳經史之燈為講學明道地也故於儒佛之辨朱陸之辨尤三致意焉

一平生所景仰佩服之人求其文至形寤寐偶獲尺幅雖十朋之龜不

嗇也嘗有一二未諳生平則必其文之有關大道足以匡時而砥世者

一近代名公諸所見録者大抵皆作古人矣其時賢槩未入選以盖棺論定故也

凡例　二

一古今佳文何限一入耳目一時網羅豈能遍及除所梓二百一十有六篇外尚容續集

刁包識

斯文正統目録

卷之一

説

卷之二

説

卷之三

論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記

卷之八

記

卷之九

書

疏

卷之十二

劄子 至銘

表

誥命

檄

歌

辭

斯文正統卷之一

祁陽後學蒙吉刁包選輯

從子再雍挍正

說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天地之性人爲貴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解圖首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其解陰陽動靜一段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其解陽變陰合一段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

此陰行之序氣之四時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五行四時質陰氣陽五殊二實一無餘欠也陰陽動靜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
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
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
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
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盖五行之變至
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
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
欠間隔哉其觧五行陰陽一段曰五行具則造化
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

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甞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
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
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
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
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
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其觧無極二五一
段曰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

嘔其氣合成形 [illegible]

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
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
氣聚而成形也盖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
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
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
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化成形則形交氣感遂
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
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
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盖合而言

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
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
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
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其觧人得其
秀最靈一段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
於動也盖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
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其心爲
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
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

此言心不肆則情流而不知止流蕩陷溺矣此所以爲惡也

不說仁義却說中正却說仁義中正中正而禮智中正允

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

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盖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其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一段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盖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盖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

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盖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其解君子小人二句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盖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

主靜非無欲否可無欲非欲不可通是一件功夫

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

生死原非

事老氏謂長生久視佛謂輪廻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

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其解立天之道五句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

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盖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其解末二句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學者熟讀此解然後可以言圖說不然對面千里矣

羅念菴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眞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閑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

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臨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一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若識認幽間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其與未知學者何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此段議論深得主靜之旨特錄之

先生當聖遠言湮時獨以奧義微言洩千載不傳之秘二程子親承指授體備於身猶未表章於世也自朱子出條分縷析不憚諄復然後其書始大行於世方是時以論太極圖不合而劾之者林侍郎栗也排擊僞學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者張臺臣貴謨也噫二子不足責矣陸氏兄弟操同室之戈不遺餘力焉自非灼見本源確然自信於邪說横行之世太極一圖幾何不與群言共湮没也哉即使必傳亦不過分李挺之穆伯長之一得豈能遠駕希夷上承四聖乎周子有功於四聖朱子又有功於周子後聖有作斷斷乎其無以加矣

象山肆其麤辨以無極二字爲妄加此諸老氏一書再書辭加傾厲朱子答之以爲此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思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今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觀此則象山憑臆自用不復取善受言豈謙亨之道乎陽明以其頓悟之見有略合焉者不援陸歸朱而反執晩年定論强使朱歸陸誣也甚矣

能觀道則一切不能外此之謂格物此之謂窮理

昔以有功民物得名

天人上下古今其道一也

四府二字奇創

觀物說

邵　雍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

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聖人與昊天爲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旣可以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

非四府則無物非四經雖有物亦禽獸矣

也禮樂汚隆於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窮物之理盡人之性以至於天之命此盡人合天

之說也易與中庸皆可參看首段以處理性爲命其解頗異然引入道字所以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又歸本到昊天聖人上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其理有不誣者四經分配四時似近牽合然觀物數篇自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飛走動植以及皇帝王霸道德功力意言象數化教勸率之類莫不作四件說所謂加倍法也讀者會其意而毋以辭害之可矣

觀物說

邵雍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

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

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繫辭云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遠觀諸物近取諸身此觀物之説也皇極經世諸書要爲申明易理而作故以觀物名篇然觀物者必自觀天地始使非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輕言觀得乎篇中詳著聖人體用而究其極則一理字盡之人知先生之數於

數而不知先生之精於理。即理而數在焉。非有二也。故程子嘗問先生曰。知數爲知天。知理爲知天。先生曰。還是知理爲知天。其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乎

格物說

朱熹

目身心以至家國天下皆物也則皆所當格

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故聖賢之言若合符節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淸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

須從此做起

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

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

此一轉即陸王之說

心與理分

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

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併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

方今學者
毋宜辨此

論務使學者莽蕩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格物爲大學入門第一義惜失其傳使學者茫無下手處文公以程子之意特爲補出厥功懋矣陽明一代大儒特標赤幟視補傳爲添足其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若然則是仁守之而後知及

之也得無失先後之序乎今試取此說讀之眞切確當痛快淋漓即使孔曾復生亦當首肯學者反覆玩誦幸勿以億臆之見鹵莽之心妄肆譏評可也嘗試譬之有人焉我知其爲某人有物焉我知其爲某物此本心固有之知也使其處昏黒之中如何看的他見須待日須待燭而後可不然憑空揣摹終不濟事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又曰如暮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格物之爲窮理也審矣又嘗考諸四書君子博學於文學而不厭信

而好古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之格物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顔之格物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思之格物也博學而詳說之孟子之格物也又嘗考諸五經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也者辭變占所繇出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至說卦之類莫非象也有象則有理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之物宜格

也詩自興觀群怨以至事父事君之大何者不貫推勘下至鳥獸草木皆有義類可求故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詩之物宜格也書所言大抵皆君臣相與勉勵之辭其中經權常變治亂興衰之故何者不需理會故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曰不繇古訓於何其訓書之物宜格也禮自郊天祀地饗祖宗格神鬼推而至於在朝在國在家在野一應精粗大小語嘿作止之事莫不各有矩矱纖悉備至使非卓爾有立便如面墻故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

善也禮之物宜格也春秋具經世大法凡禮樂刑政之務日月山河之變雷雨水火之災一禽一鳥一禾一木之異莫不備書使非比事連類眞有以見其時措咸宜之妙則微辭奥義隱矣故曰春秋制事之權衡撥道之模範也春秋之物宜格也彼未暇具論如申生許世子止彼豈不親於父子陳乞鄭公子歸生彼豈不義於君臣宗魯之事衞縶彼豈不忠於朋友只以不格物之故遂被惡名於天下萬世此豈細故與我故曰使釋老之徒明於格物二字便是孔門德行使蘇張之徒明於格物二字便是孔門言語使管晏之徒明於格物二字便是孔門政事使班馬之徒明於格物二字便是孔門文學自古天分殊絶學問該洽而竟陷毫釐千里之謬者可勝道哉此程朱之訓所以獨得孔門宗旨雖百喙爭鳴終不得以彼易此也以上俱困知録敢附見於此

王氏續經說　朱熹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盖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也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以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盖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

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旣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益亦未爲晩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其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

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揀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旣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

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疇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

陽明以退之爲文人之雄而許仲淹等與[illegible]同

者。及。考。其。平。生。意。嚮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五經與天地相爲存滅開闢以來有庖羲數聖人制獲於先有尼山一布衣者明於後所謂制作定世符也雖聖人復起豈能損益其間文中子不度德不量力居然以刪定贊修之權自予僭越特甚

文公一一道破使真僞較然而宪亦不攷所長推之門外可引之門內可焚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春秋之筆也

推尚而爲虛妄之言者皆是也

說承宣德是訓令

會下是論

洪範皇極說　　陸九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禀有淸濁。智識有開塞。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此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蠻貊。知

[illegible]得之 [illegible]此

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之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固恩亦有

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便無所愧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術邪正偏頗災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

必然之理也

子靜之學明白坦易無纖毫遮蔽故發爲議論開天闢地那是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吕伯恭爲考官一見其文心開目明便知爲江西陸子靜蓋此類耳

故事上元縣設齋醮門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此章代醮事大有關於世教此牧民者所當做其意而行之也

嘗試將衡往代昭烈之與曹瞞成敗懸殊矣吾必

曰瞞禍而昭烈福也孔明之與司馬懿成敗懸殊矣吾必曰懿禍而孔明福也武穆之與秦檜成敗懸殊矣吾必曰檜禍而武穆福也舉此推之上下數千年禍福一眼覷破又焉用斤斤趨避爲也求福者其亦可以知所適從矣

恕齋說　　　　文天祥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說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心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淩遲，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老先生出而抉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易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人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

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溺，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蹈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己之非遠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題目是恕，開口即以極字仁字配發，末又補出忠字，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闡閩洛之宗風，洗漢唐之陋說，文章家不能窺其藩籬。

矯亭說

王守仁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為之說。

矯柔者過甚故一方立一病生

矯字轉克字有餘趣

文甫　一百字而抑揚轉折曲盡其妙且句句抑其過不及之偏而以中道裁之尤見忠告之意

詩曰矯矯虎臣中庸曰強哉矯矯之取義則所謂勇敢強有力者是也不矯則何能克不克亦何以矯為乎韶之言行也曰過易之言行也曰果皆為偷安而藉口自然者下藥也

默齋說

王守仁

梁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為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巷。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餂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很，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訒，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

欲謹言而不能須從氣浮志輕處治之不然雖緘口癡心何益

深而寄物昔人所謂李猫之類

緊辭文其誠析言之凡八約言之只是一個

闇然而日章黙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黙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黙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入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司馬溫公以不妄語三字教元城爲立誠之本元城力行之槩括七年而後成談何容易繫辭曰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志貢志先儒教人第一着

大學深儒學者首當莫不致謹乎義利之辨矣宋儒南軒氏又加進焉學道者所當省察而力行之也

[illegible]

志道字說

真德秀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塗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

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舜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旣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非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

孔孟言仁並舉指

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
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
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楞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
之至要也盡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
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卽汝本心之全體也推
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
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
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
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蟊

[illegible]

賊也蟊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
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
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屢壘之時也
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
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鎮邪而烈於燎原之火
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
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
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
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

聖人所以合天

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穎濱蘇公有言凡人
之所以不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
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
磋焉

夫人之愛其子者愛之以科名而已八股之藝兩
榜之貴一品之尊於願足矣故命名問字之間亦
逕逕取義於此及語聖人之道則驚訝以爲不情
豈知愛子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志道者義方
之訓也否則邪矣而又必進之以求仁而又必進

之以克己歸根性命透底工夫完全交付以作堂
搆播穫之業先生之愛其子也其至矣乎可爲富
貴利達中人一洗俗情穢氣

馬伏波戒子書只在人情世故上打美朱文公教
子書則諄諄然進諸聖賢之域矣此說媲美文公
度越馬氏凡爲人父而名其子與爲人子而體其
父命名之意者皆當三復是篇

山泉說　　文天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要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尙書郎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瑯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

也吾獨見自得乃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請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尙從君質之

大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誠者德行之本也幾者德行之辨也敬者德行之功也蔡文莊曰程子之敬立身之命周子之幾超凡之梯超凡立命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斯文山見及此矣

聞之乾畫一實則生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如於庖羲心畫而

實天地自然之理也以天地自然之理養蒙非善易而能之乎

美厥名斷厥實有多矣須名實兼全是有志之士

薄此謂爲不足晞

二程未出千古[illegible]然

晞程説

文天祥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廬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池。溫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爲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大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藺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

名文藝之士。事爲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修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踔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別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春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爲程也。難。今之爲程

郛乎著二程既出孔孟在目前矣故曰昔難而今易

薛文清曰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睹堂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況夫青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

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況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灑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已未三月。

其廷對則董賈。其諫國則宗李。其志則子房孔明。其餓則伯夷叔齊。其死則睢陽平原。此尙論者所

知也至於其學則五經四子而其文則程朱此尙論者所未知也吾讀晞程說諸篇知其於濂洛關閩之傳益直遡其嫡派乎特錄三義與學者共見之使曉然於三百年綱常之重寔理學名儒肩之非但一腔忠義所能勝其任而愉快也

辨志說

王 畿

古今之言志者大略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約古今人品高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

指其人以實之

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皆非

苟然者也世降學絕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乎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

心齋云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一

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此於乞墦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趨益以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繇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

千聖相傳一滴骨血在此

欲惡分明恐在學問有得之後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正同守夫炯然不容昧者

故也。於此時。而倡爲。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辟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汚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忘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之探重淵而刈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

驟以道德破功利之說扞格難入故從一點靈光不容晦沒處提醒之此即子輿氏之說陽明良知之學也然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恐識取正未易易吾仍補以龍谿之言

道德中自有功名功名中自有富貴富貴中却無功名功名中却無道德貴相成亦可相反辨志者幸毋岐視之也

不樂道說樂云於此中可不言而喻
假道學之名有由來
濂洛與紹會同功
特立題目
張公危坐其旨益悠哀樂未發

宋名臣外集說

張采

外集次道學名臣言行夫道學曷昉伊川論顏子所樂云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故曰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訖於孔孟以是云者無可舉似爾自道學說起弊乃有三師門各競一也僞流倣襲二也授人彈端三也三弊而道學爲智者諱然濂洛以來世不常治而三綱攸明五倫時序者謂非諸儒倡贊之力經綸萬禩者乎然朱子所集以時考之則濂溪二程其世也何以舍是曰諸儒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孟

子所謂大人天民固流亞若名臣其上者則社稷臣耳以目諸儒不掌矣逈李氏集之而稱外者何或曰名臣之外焉爾則所以內之也夫朱子著太極圖傳通書解西銘解義程氏遺書程氏外書於諸儒殆無遺蘊又何事詹詹言行爲且諸儒不易傳伊川嘗云著書不得已尹焞問朱公掞音所論雜說如何伊川曰我在何必觀此蓋深慮文辭煩重不啻毫釐千里爾故程氏每勸人靜坐張子厚終日危坐邵堯夫百源山中雪夜危坐子厚著西銘主於踐形復性堯夫

削氣象乎
只緣格物一分不分曉生了多少葛藤
萬世教法

脫去世網與天爲徒此豈結跏禪寂者固知動靜相因體用一貫繇其道者可以審矣審爾則何塗夫學必先明是非而後可從事朱子有云江西頓悟永嘉事功不辨何繇道明今永嘉之學爲雅流所戒而凡屬高明無不旁引緇徒希心內典名曰頓悟實則禪宗此又陸氏之操戈奚啻鵝湖所詆斥歟故朱子教惟務實先之下學集近思錄輯小學書誠哉學者飲食裘葛也李氏斯錄亦倣近思小學之意爲中下人地使有志學道者察乎邪正辨乎義利則幾動而心

性以明是因知解得操持因嚮往得踐履繇是而之其庶幾焉不然適開三弊幼武氏之書且爲濫觴矣

道學二字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所以相孔子所以師者也濂溪二程直接帝王師相之統豈諸名臣所可班乎乃予朱子舍之而李氏集之夫各有所當也受先言之審矣王於江西頓悟一段尤得紫陽辨明苦心爲斯道續正鉢而踏實地方今講學者不可不知

斯文正統卷之二

邵陽役學蒙吉才　包選輯
從子再雍　校正

說

君道說

宋　熹

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

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本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

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其責之也愈重。則其防之也倍嚴。是以王者仰體天心。爲之法戒。隨時隨地。隨人隨物隨事。莫不寓箴規之意焉。然則後世所云生深宮之中。長婦寺之手。未嘗知危。未嘗知懼者。豈非未聞君道之故乎。此作全用經史。而廟堂龜鑑。稱述殆盡。凡爲人君者。宜書一通。置之座右。

君道說　朱熹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繇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

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中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幣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

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飮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繇內及外。自微

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
後世法程也
上篇只引戴記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二語爲綱領
餘未之詳也此則始終暢發凡所以操持此心徵
驗此心與所以開明此心規正此心者莫不畢具
人主而反覆其義致治保邦之道不外是矣昔人
之喻心也或以弓或以印板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哉
宋藝祖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

之亦庶幾此道者矣惜無王佐左右其間故踐履
之實尚未能媲美古先聖王也

聖學論　程頤

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
成德則繇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
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
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
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
今夫一月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
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
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

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月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
處深宮爲益多矣夫傅德義者在乎防閑其非節
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
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
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
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
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
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
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

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繇也。

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爲首云。

以知道畏義爲學而後可以涵育才心陶淑德性

不然涉書史覽古今而已則漢元梁武皆可以驕

語斯道矣

伊川在經筵時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

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此正所

謂隨物箴規應時諫正也而後人讀有煩言噫聖

學之不明也可勝歎哉

註釋簡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詳言之又如三爲

苛察非知 待忌非仁

明良說　范祖禹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皐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皐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目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戚國而後或君驕臣詔習爲容悅之態或君弱臣强養成跋扈之風喜起之歌幾成絕響讀此文其有唐虞之思乎

言君道者莫備乎乾知乾道則可以爲君矣言臣道者莫備乎坤知坤道則可以爲臣矣言君臣之道者莫備乎典謨訓誥知典謨訓誥則可以爲君臣矣說者謂慶賞刑威爲君事人服人爲臣恐未盡二字之義

君相說　朱熹

人主不思求失宰相不思格非厥職廢矣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

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

有治人所以有治法

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葢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也。

此篇雖併責君相而實則人主論相一語盡之葢相果得人則其人自能正君無疑也古之聖王垂拱而天下治恃有此耳試以唐之明皇言之用姚用宋則國將中興用李用楊則身幾不保相之所關於治亂存亡也大矣哉簪𥊉旁求弓旌遠播誠致治之首務也

綱紀風俗說

朱熹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葢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簡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艧暗

雖未覺甚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救之使小大之臣各敬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亦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移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

教化行然後風俗美此獨不言教化而言綱紀何

也教化本諸躬行綱紀者縣躬行而施諸政事者也賢否不明功罪不審而空言教化得乎然則教化言其體綱紀言其用風俗言其効其實一而已矣

三代之風俗尚矣必推商爲首自是而降東漢之風俗勝西漢宋之風俗勝唐自秦以迄六朝五代則無復可言者矣有天下者其立綱陳紀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也哉

正宋說中獨有矜飭慇懃所思

固是私欲也滯之則人迷之則失其所自

寬嚴說　　眞德秀

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當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今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思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煦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

成者是果孰爲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心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益詳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盡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顙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繇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怛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

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寛而寛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

子產曰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此言嚴勝寛也孔子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此言寛嚴不可偏勝也此文以仁爲寛以義爲嚴兩者無容心而渾然與陰陽合德焉其本孔子互濟之説而正子產一偏之論乎

自古文德之盛未行如此[illegible]者

重農説　　張栻

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毎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恐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有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繇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脩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毋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于焦勞於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共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或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

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繇稼穡織紝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言農者多矣未有從農說到敬者言敬者多矣未有舉敬歸諸農者此文引經考傳鑿鑿有據見周家自粒我蒸民而後祖孫父子妃后以農爲傳家之法實以敬爲傳心之法也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其繇三事開基乎然則後世所稱足殿陛而卩茅茨身黻黼而心田野二語幾與虞廷相表裏矣農之時義大矣哉

按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勸農事也哉敬農事也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省婦使以勸蠶事勸蠶事也哉敬蠶事也后妃惟敬則陰事理而天下之內治舉矣天子惟敬則陽事理而天下之外治舉矣後世雖有加意農桑勉強舉行者要亦泛應故事不復講主敬之學以望其登上理也

責任說

程頤

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

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訣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知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愼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難知之

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竊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臯陶爲帝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致敗事者古亦多矣跡其繇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事

合於巳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皐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

士人抱難進易退之節非上之人推赤心置之腹中如此文所稱愼擇云云其能以一日虛拘耶卽上之人致敬盡禮矣而小人從旁沮撓之則亦不能安乎其位也三代而下桓公之於管仲苻堅之於王猛可謂推誠委任然而事非其人出處非其道儒者猶羞言之我憶其人則惟魚水之歡乎

育才說

楊時

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較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廸巳而屬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摇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役掉三寸之舌闔天下之諸侯歛爲巳功繇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戸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兼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達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轅脫猶不忍攻轍一犯清議則蹈咢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

不絶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與士懲前轍皆遺世絶俗視天下治亂愁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晉并從而亡此風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狥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適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

有舜武爲之君則五人十人之才出有孔子爲之師則七十子之才出才生於天而成則於人自教化不行上焉者無以樹之風聲下焉者無以示之模範故有絶世之才而或惑於功利或誣於辭章或溺於虛無與無才者等甚至恃才播惡變幻百端貽禍當時流毒後世反不若迂跡無才者之爲愈也嗚呼天之生才既不偶而人之所以長養成就之者又未數數然也有心當世者能無憐才之思

求賢說　胡宏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較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爲卿歟某可以爲大夫歟某可以爲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載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倖位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務自

（頭注）上制俊士居選士之前而先有所云秀士造士者以此得與

（頭注）蓄之元日用之朝

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知有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除惡此教目也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教法也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其罷賓之遲乎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公慎之至乎此皆王制之所有而是篇之所無者可補之以見王者尊賢育才之全政

邪正說 劉安世

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

四凶在堯世則爲損舜三仁在盛世則爲伊渭

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與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

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豈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

遠小人以此

乎。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

何哉之辭

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

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昔人有言朝廷之上七分君子三分小人則治七分小人三分君子則亂此非謙收并蓄爲調停之說也蓋君子道長之時雖小人亦勉勵行以希富貴者而況怙惡不悛則立見罷斥苟小人道長之時雖君子亦有改節易行以就功名者而況守道不貳則群相攻擊君子小人固無兩立之理也語曰稂莠不去嘉禾不生用人者尙其辨別僉壬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勿使滋蔓難圖則幸矣

大假用治安策而條目更詳

儲嗣說

朱熹

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

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

帝王之教子與凡衆等

隨珠璧而千仞大騎宗抑太

子之爲珠璧有重纍明月夜光者乎

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冢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侍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

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按內則自子能食能言。以至弱冠。皆有養正之功而況國儲君貳。行將撫馭萬民者乎。隋文帝之於太子勇。唐高祖之於太子建成。皆以輔養無具。馴至大故。望前車而戒後。則諭教之說。所宜佩服而見之行事也

臣道說　　胡寅

事功出於臣下。文智謀猷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雖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蓋道所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者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若如良平。不侍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

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爲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於

東泉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

程子曰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君子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此文

原本此意故引喻甚確發揮獨到人臣而知此義則淮陰當無鳥盡弓藏之悲李臨淮亦與汾陽並爲不至以愧恨死矣

書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公羊傳誅[illegible]大義[illegible]者[illegible]

雷者說

劉基

有夫斃於野震而死或曰是哉是獲罪於天天殛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褻天之偏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殛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爲也曰天監於民有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虞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側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樞因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殺人

罪吾不知天之自殛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殛之邪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遜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秉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朘膏刮脂讒威作福誅害正直而逭於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震而庸夫乎殛焉使彼有心覘人之意而謂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惡

也豈天道邪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困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嘗之者柔必殞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之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邪

邵子問伯淳曰雷從何處起伯淳曰雷從起處起

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儒者窮理遑遑如是伯溫見及此矣世傳

先生得異書挾奇術巧發曲中抑知其潛心理學有如是乎名世之才饒醇儒之識此固其一斑也

琳猶引也理琳然下可解

何幸而生斯世

夷正遇仁宗首無臨

命之脩文靖遇真宗不待其玦之賜而獻矣甚矣

步我躍然聊能

宋名臣前集說　　張朮

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內職猜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肅肅何取要之善善長惡惡短勝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蓋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郎中人邂逅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束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旦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戀爵位故假正道以

周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牛蒙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大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譏畏讒即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即將臣如曹彬潘藝而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秦翰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淵不得

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即
雖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緊若相諸小劳撓或呼
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
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而夷考復之徒生斯世而
悠然高臥者曰雖斯世得高臥爾故朱子前後二集
俱於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致若
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遯之心也
夫
明良之風邈哉不可追矣攷斯文所論列其能庶

幾乎方是時出則爲皋爲契處則爲許爲巢上焉
者昂首伸眉無鬱鬱之志明目張胆無格格之言
下焉者亦復偃蹇山林吟弄自如甚至巾懷不肖
之心而猶得以方孟直麻之故與賢者共功名故
雖剛柔異質偏全異學文武異苟顯晦異致莫不
錚錚然鳴得意於當代嗚呼盛矣

宋名臣後集論

張采

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
皆身任宗社爲世元龜其他亦磐磐實茂烈式昭軌度
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黜
則朱子豈有愆辭乃試所安石尚論曰君心當涉
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明韓
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爲假制度一新徐
與論忌爾故韓琦死帝自爲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
後恭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嘉其

不拜樞密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
才也非薄舊人而忘祖宗此意豈有量哉於
是安石得而乘之然神宗終以諸君子爲無不故黜
寧之罷斥猶得爲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爲奸邪
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
天下可不慎乎然諸君子亦有責矣方元祐末群賢
側目伺間乃盛氣相攻自關之鬬一時洛蜀朔黨之
號使韓富司馬六七公在異當開懷襄同賢詩頃足
呼壞事而諸賢益不知戒紛紛擊逐可慨也嘗稽韓

公作相司馬公爭刺陝西義勇甚力韓公無以怍司馬公作相蘇內翰論役法爭辨朝堂司馬公笑而止此何得有黨韓公驅任守忠歐公直責空敕韓公又云與希文彥國相善正如推車當心上於車可行而已此爲道合亦何得有黨黨起於好同好同則爲一味之和一絲之奏勢必至君子不相能則小人殘之易爲力又何憂而不一網盡乎故願讀是集者知朝廷莫先乎擇相人臣莫大乎無黨黨事明則賢否自辨相臣得而中國拜司馬虜誡邊吏矣是以論其世也

王者治天下與儒者治心同王敬而已讀尚書之言歷歷可見神宗獨精圖治而不知從此下手金陵旦夕永弼厥辟而不知從此入門驕盈矜誇居然謂敬不足行矣雖有間世人傑濟濟盈庭一切擯斥不復用君子退消小人道長欲求天地交泰其可得乎乃知絕世才學當不起自是二字篇中說盡病痛即神宗君臣聞之亦當擊節稱快

宋名臣續集說　張采

續集所次强半靖康諸臣嗟夫君子生靖康時所不死者無幾矣二帝北轅搬臣竊去其或銜命虜廷或孤城援絕又如括金京師割地河朔身値其一死皇再割而死者無幾虜人亦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嗟夫南朝豈乏忠義久斥爲元祐黨人擯棄幾盡而此蒙塵兩天子又守紹聖崇寧家法與爲仇讐即欲如若水抱帝呼天一時亦不得相從左右此忠義之士所以憤不顧生也然而程振以括金死歐陽珣以割

地死張叔夜過河即不語死張克戩鄭驤向子韶郭永楊邦乂城陷不屈死傅察劉韐奉使事死洪皓張邵朱弁誓不死然冰山雪窖生難於死矣且劉韐陳滅遼非策而令通和程振請合兵擊賊而令括金歐陽珣諫即京畿土不可失而令割地方進一策即反其說以責之行則乎不死虜而死於大臣則誤國者可勝數乎今讀是集諸君子一日安其位否亦未事圖謀既事圖進而其言不知左右否不可其言可其敗當事者則俛首乞憐責其君與國以自利而所謂伏

言之矣

節殉難有乃此不用其言疎遠厭棄一日不安其位者也。我故曰豫讓小人。君臣之義乃以國士待始國士報人。皆如此耶。康豈復有名節乎。要知綱常之任天地原以責君子。申生雖愆其父。屈原雖懟其君。分應爾。論世者毋汲汲諸君子死節。亦重服其能盡分。益加則有倖心。引爲分。則綱常而已。豈與亂臣賊子計功罪禍福哉。

困之大象曰澤无水君子以致命遂志靖康諸公其當坎下兌上之交乎方是一策即反其說以責

之行所謂有言不信也身任綱常以副天地責成之意困而不失其所亨矣蓋人臣頂踵髮膚皆朝廷有豈必鮮衣推食而後稱恩遇耶讀豫讓一段知孟子犬馬寇讐之諭未爲至論

錢宜靖公曰以爵祿恩遇之故而効忠於上此市人以利者之所爲也愛先引分之説當從此得來

斯文正統卷之三

祁陽後學蒙吉才　甸選輯

從子再雍較正

論

原道論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

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所入何以道所出

詑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

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

一唱三嘆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飮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飮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

大綱具舉 節目畢張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

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繇周公而

揚不能擇 佛不能闢

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繇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林次崖曰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其闢佛老與孟子拒楊墨同功其言摹倣中庸首章孟子卒章乃垂世立教之文。

孔孟而後程朱而前上下千餘年間賴此一篇以

延如綫之緒茅鹿門錢豊山諸公或以為變化詭譎或以為出有入無震盪天地只從文藝起見豈知言者哉。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葢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虚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在西域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繇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

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悦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悦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

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葢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浹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

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

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

此句括通篇義

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顏魯公富鄭公鄭居士所謂振古豪傑非與而攻

其生平皆佞佛佛之惑人甚矣哉自古顯言以斥之若傅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及致堂胡氏其表表者矣歐公此篇崇正黜邪甚有關於名教其功當不在諸名公下

蘇子瞻文章氣節與韓歐相伯仲而大悲閣四大菩薩諸記未免甘心自外於兩公嗚呼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故言不可不慎也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程顥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頼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頼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

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叙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

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

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繇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頼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謀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爾

以洪範解禹謨以春秋解書而易之大象所謂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亦具見於此矣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

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

學之至丞此然得力在不遷復貳字是於此所以拳膺弗著也

顏學是聖人才分惜

學問未到極至處矣假之年春秋當有兩孔子

謝氏而忘心性

[illegible]

[illegible]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

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此太學試藝也時海陵胡公瑗得之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噫非正叔其能爲此文乎非安定其能識此文乎

孟子而後千餘年未有知顏氏之學者至正叔此篇明白揭出而後學聖人者有所依歸如孟子巖巖氣象兇的太淵大學之恐有矜高放曠之病所謂畫虎不成也惟顏子渾朴純篤步步踏實地蹈而象之四勿中具見四代禮樂矣故濂溪周子曰學顏子之所學

聖人道出乎一論　方岳

聖人之為斯世也天而已矣夫苟至於天則至神而無迹至化而難名蓋有物而不物於物者故凡天下之事變其森乎吾前者千蹊萬轍而未艾也而吾方與之交戰於酬酢之境而相應接於爭馳競逐之中則吾心亦擾擾矣以吾心之擾擾者而應天下之無窮則人者勝而天者微而烏乎化是何也天下之事自其變者觀之則其分殊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其理一至於一則所謂殊者化矣蓋道之所在一則真

二則變一則純二則雜聖人之一其聖人之天乎苟明子曰聖人道出乎一一者何也一元之氣渾淪磅礴於天地間其滋而萌其芽而甲其生而息其榮而瘁何啻什百千億之不齊也使天而無以應之邪則造物之功幾乎息矣使天而求以應之邪則物矣而非化迹矣而非妙也天下之理一而萬萬而一者也然則聖人之一其聖人之天乎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天則一[illegible]則化矣而何事物之能累是何也人惟此心耳天下惟此道吾心外無道外心而求之者非也故凡事在吾道中太倉一稊米耳何非乎紛紛為也虛靜之天雲氣出没虛明之府塵土障闔則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天下始多事矣聖人之為天下也其具則禮樂刑政典章文物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教則仁義禮樂孝慈友悌其位則宗廟朝廷州閭鄉黨其所酬酢其所經綸蓋有萬之不齊而聖人者以一心而普萬物虛靈無際沖漠無朕貫通混融意慮不作澄然其靜洞然其空一而已矣嗚呼茲其所以為聖人之天

乎舜禹之精一湯尹之一德吾夫子之一貫皆天也則凡不出於一者不足以言道寂然非靜感通非動一乾道之變化而已所謂一者固自若也而或者膠膠擾擾與天下相馳於萬物之中相將役於物之不齊而道安在哉申韓以刑名而憮此一莊老以虛無而恥此一蘇秦張儀以縱横而亂此一而天下始紛紛矣苟明子其知道乎而君子猶不能無憾焉何也吾道之一在易為元在書為極而在中庸則為誠一者誠而已矣誠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乎而曰執神而固則非所謂覺則非所謂無意則非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道出乎一荀子之言亦近似惟云執神而固則不免乎荒唐矣此文原本圖洛與大易通書西銘諸篇爛熟胸中故言言名理而又驪蘇駕韓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文之摹倣古人者斯其至矣

易論　董楷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依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與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蓍策分揲設奇掛扐揲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

來學功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卜筮得不亡而千餘年間諸儒無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空虛之說而欲闡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其遠而程子於是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緣理以貫事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己治人守常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墮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彖傳則第明

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愚嘗妄論以爲三聖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誕漫怪僻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或曰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朱子則推本古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二者固不同矣予比而同之何耶愚聞之北溪陳氏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既形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

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占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內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泯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羲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子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羲圖象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來一出於天之自然而非人爲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逐相解釋而推占法之明蓍人取決而无偏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爲之磨刮剔刷依然並乎於其中本末精粗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又益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無餘蘊矣

易畫於羲彖於文爻於周公十翼於孔子而其道備矣使非程之傳朱之義其能不爲京房郭璞之術數王弼韓康伯之老莊所汨沒乎讀此文知四聖有四聖之易兩賢有兩賢之易吾心更有吾心之易學者參互稽攷而推極未畫之前潔靜精微之教當自得之矣

易說　章懋

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盜賊。其肯爲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精。與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爲可謂諄諄者之爲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爲君

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爲君子

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无咎。謀出處也。揚於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勑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遯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梏。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蹢躅。戒剝床之蔑貞。誠不

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剭。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繇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

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
爲之謀也

易云利貞未嘗云利不貞云貞吉未嘗云不貞吉
此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之說也夫以貞教之
正以不貞戒之則謀小人之意在其中矣楓山之
言豈果有外於橫渠但從其意引伸之耳然則詩
之美刺書之彰癉禮之遷善遠罪春秋之襃善貶
惡皆可以此意引伸之也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
人聖人立言之旨何獨不然

南蒯占黃裳元吉而敗不義引子服惠伯之言以
爲占法竊意未然先儒以五爲攝政之位極好黃
屬土坤之色也裳在下坤之位也居中而安下位
故有大善之吉反是則凶矣此教以謹守爲臣之
分也惠伯不能中明言外之意使南蒯體會爻辭
而用之乃與言忠信之事曰易不可以占險曰筮
雖當未也徒知易不爲小人謀而不知易之爲小
人謀者[illegible]有在豈是以挫畔臣之心哉無惑乎
蒯之不聽也

繫辭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
以神明其德夫此兩言者卜筮之本也卜筮而不
從事於洗心齋戒之學神將厭之其我告猶乎繇
此言之易果不爲小人謀矣

春秋論　　章懋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袞於一字之褒凜鈇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

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邪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邪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

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當爲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無所忌也故夫子修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

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予而以予魯曰此魯賞罰之也蓋魯爲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寔任之也而曰不以自予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若以請討陳恒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天子猶或非之魯謂魯然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踵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亦爲之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老泉之論春秋也讀焉而不精考焉而不詳故其爲論穿鑿支離而無所與於立言之旨得楓山公反覆辨難歸之大道而後尼父立言苦心不爲文士所掩沒矣

胡傳未出之先即有曰孔子匹夫不擅進退諸侯者及胡氏引孟子之言逐傳剖析不煩辭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後儒猶有固執已見斷然不之信者吾不知其何說也此論其康侯功臣乎

綱鑑總論

潘榮

〔明於治道[illegible]天下無[illegible]治矣〕

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服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

〔身者所以立本而行者當道也於此要語又在心〕

故唐虞三代之治純用禮樂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爲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是佚欲之亡人而百令不從矣周室東遷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衛

〔是用謂妲己詩曰豔妻煽方處謂褒姒〕

反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王室陵夷分崩離析故孟子去魏適齊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聖賢爲萬世生民而發也

〔天不生孔孟生民之類絕矣〕

自茲以還道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異端蜂起聖學榛蕪秦漢而下安危不一難以悉舉姑取其最關於綱絕者而論之漢高之興去古未遠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有爲之君也然輕士嫚罵凌辱大臣張良托以辟穀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天下雖安而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從茲始矣可勝惜哉漢文沉潜而不能剛克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

〔未免戰國氣習〕〔叔孫通之[illegible]〕〔[illegible]文長存[illegible]〕

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夫何踐祚之初示民以詐短喪之制又安用之故民雖富庶而修已治人之道幾乎息矣窮兵黷武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至輪臺之詔天理藹然其悔心之萌乎不然則亦亡秦之續耳漢昭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似可有爲惜霍光不學無術不能以道事君光武有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人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當姦雄僭竊之際董子雖有大志而亦不得其位鄧騭楊震之徒不識保身之機外戚之禍內豎之變中移於王莽卒壞於董卓曹操承

之以移漢祚又何言哉唐之太宗號爲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辟君也然以君德論之則用宮人私侍以劫其父納巢剌王妃而封子明其謬已甚若非魏徵辰嬴之喻則明毋又繼文德而后矣閨門如此其子孫烏得有正家之法乎是故武氏經事先帝太眞已配壽王中宗親爲點籌於韋后明皇賜洗兒錢於貴妃卒爲天下後世非笑豈不皆繇太宗垂統之所致與房杜王魏無忌遂良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李泌裴度之賢猶不能救其君於蕩敗禮義之際而或以見蹤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暐袁恕已敬暉等討武氏之亂反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而凌辱以死韓愈陸贄勤勤懇懇於章奏之間而亦以獲罪他倘可說哉蓋唐之亂也始於武韋危於貴妃壞於藩鎭亡於宦官而李勣音迹李義府許敬宗鄭愔崔湜武三思李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盧杞元載之流與后妃宦豎內外交締始終爲姦非一朝一夕之故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非類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

之時隋煬廣弑父自立所以取亡又何足與論治天下之道乎蓋以趙高楊素之姦以致扶蘇楊勇之死是天所以速秦隋之滅也且秦政之暴過於隋堅楊廣之惡浮於胡亥覆宗絕嗣不亦宜乎宋齊梁陳至於五季禍亂相尋戰爭不息名爲君臣實爲讐敵世降至此壞亂極矣惟柴世宗粗有三代遺風而使之不壽豈天將啓宋世之治也與且自晉武之後惠懷無親骨肉相殘群胡乘釁濁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王謝荀阮寓肯風流節行標致沛乎

有餘。江左之民。亦賴以安。然朝廷之得失。姦雄之篡獄。則亦邈乎其不能正也。逮拓拔氏興。佐以崔浩高允之徒。旣治且安。至於孝文。風移俗易。庶幾爲禮義之邦矣。守文高祖。完顏世宗。其亦賢乎。江左君臣。寧不知愧。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文景以後。能行之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數君而已。此夫子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然自晉至隋。南北之君。率多不得其死。甚以剛亡族滅。其故何也。蓋得之不仁。上行下效。身爲天子。死無噍類。嗚呼哀哉。至於太祖。未嘗爲學。晚好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臣下得以有爲。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興矣。命曹彬下江南。則戒以切勿暴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誓。一不妄殺。凱還之日。行李蕭然。遣呉越歸國。而使知不留之意。處將相之間。則喻以相安之情。待諸降王以賓禮。易諸節鎭以儒臣。使舉德行孝弟之士。以隆禮義廉耻之風。嗚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義矣。且曰。洞開重門。正如我

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蕩蕩乎平平之道。不外是矣。太宗即位之初。首開崇文館。與故學王宰相。繼閱書籍。次選文章有德之士。教道王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爲先。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方。而人才於是乎出矣。至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物。終始如一。未遐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英宗氣質尤美。恭以任賢臣。而天下無事。暨於神宗之初。實爲□□之政。宜仁有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任賢不二。去讒不疑。故自建隆至於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過於宋矣。初有趙普、范質、李沆、王曾、張齊賢、向敏中、寇準、蔡襄、晏殊、王旦、王曾、杜衍、趙抃、諸呂之輩。復有韓、范、富、歐陽、蘇、張、文、呂、司馬之徒。俱爲大賢。文章德業。前世無比。相繼輔相。當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百姓謳歌。謂之太平天子。又稱宜仁爲女中堯舜。嗚呼休哉。神宗刻意圖治。上慕唐虞。傾心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未嘗不以堯舜相期。東周以來。未之有也。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都俞可歸

之治。惜安石之學旣執而蔽。蔡京凶邪反治爲亂。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繼進。釀成靖康之禍。用人可不謹哉。當此之時。上有好治之君。下有慕治之民。而濂洛群哲。曾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是宋不得與於斯文也。豈天未欲使斯世躋堯舜之域歟。何道之不行也。嗚呼。亦儒業也。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寧宗以前。指以爲黨。斥爲僞學。竄逐禁錮。如無虛日。姦邪登用。爲國大蠹。如呂惠卿。終於賈似道。互爲汲引。相繼升於廟堂。用舍如此。安得不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三四

古乎。慕宋之人。若仁厚有餘。而剛斷不足。宋之人臣。德業有加。而道則未盡明乎。二帝三王之道。以接夫孟氏之傳者。又謹其進退之義。故終宋之世。亦只如此而已。使學者不能無遺恨於斯世也。且真宗不知寇準之賢。神宗不識惠卿之姦。又豈不爲明君之累邪。至於哲宗。昏庸尤甚。信任姦慝。斥逐忠賢。都門呂大防何以至虔州。左右不對。可嘉也。岳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殺之。高宗昔不問也。通天之罪。尚忍言哉。張浚、趙鼎、真德秀、魏了翁之賢。立朝

未久。非惟不能正群邪之罪。而反有以貴寵之。宛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以元兇居相位。登進同類。布滿朝廷。祇爲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爲忠。豈復望其有三代之治乎。文天祥抗相於國事旣去之餘。所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顚沛流離之際。爲國之光。是亦豈非祖宗尊賢敬士之報歟。其興也以大臣之賢。其亡也以大臣之姦。故雖有大臣之誤。而亦有大臣之罪。爲人君者可不辨其邪正而端其本源哉。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三五

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有之。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匈奴、突厥、五胡、北魏、契丹、女眞。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間可乘。則幽王不死於犬戎。明皇不敗於祿山。呼延晏、劉聰不能陷洛都。而懷愍不辱於逆虜。斡離不、粘罕不得犯汴京。而徽欽不死於漠北矣。蓋天下有道。則四夷來王。萬邦咸休。天下無道。則干戈之禍。不在四夷。而在蕭墻之內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修己以安百姓堯舜之治也勞身而焦思夏禹之治也六事以自責成湯之治也作無逸陳雨詩文武成康之治也除秦苛法與民自新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舉德行興孝悌隆禮義尚廉恥此漢祖唐宗宋祖之所以興也至於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説齊及取亡猶不能悟齊元爲周師所圍尚講老子梁武爲侯景所逼唯談苦空事佛之謹舍施之多無以逾於梁武奉道之謹設醮之厚又何以加於道君然則餓死臺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

道亦不聞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楚王英敬信沙門之法卒以誅夷契丹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家手無策閉門修齋誦經而已用此數者曾何補於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祠而已胡穎經略廣東毀佛像而殺妖邪杖倡人以胱愚俗所過淫祠必焚之此萬代之所瞻仰也嗚呼自漢以來不能紹述三王之道而佛老之教乃自明帝始永平之間遣使之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

以佛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靈帝始立祠于宮中以奉之又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皆以老氏爲宗其名曰道寶魏以來其法漸盛僞尼道士日以益衆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石勒之於佛圖澄苻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跋拔太武之於寇謙之唐武宗之於趙歸眞宋道君之於林靈素往往事以師禮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覆轍相尋迷而不悟流弊千有餘載漢明帝烏得以逃其

責哉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況復有鬼怪人妖邪説暴行雜然並興以惑世誣民者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韓愈之説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嗚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耳此盛彼衰自然之理也辨人才審治體美教化厚人倫此明道之實也武帝好儒術董仲舒進修己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蕩其志神宗然王道程頤于上稱古正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

安石呂惠卿章惇蔡卞之流謬制新法以擾其民用
舍之間安危所繫袁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禁不除
劉裕不興則藩鎮強臣之禍不息朱溫不來則宦官
宮妾之亂不止然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
喜用姦邪者無得以從己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
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祿而已然君以逸欲滅國臣以
寵祿殺身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及君亡國滅其臣又
安得獨全哉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
未滅而宦官張讓等二千餘人已就誅夷王莽盜竊

神器而傳首詣宛梁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
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皆棄市收其財貨合三
十餘萬萬以充王府之用唐皇幸蜀李林甫斲棺鞭
屍楊國忠斷頭注槊唐祚未終而先斬韓全誨等一
百六十二人復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冤號之聲徹
於內外崔胤之徒亦隨授首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
王黼梁師成已先就戮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先死於
鄭虎臣之手秦檜削奪官侂胄梟首淮濱繇此
觀之昔之壅蔽聰明以圖利己者皆所以自滅而已

可不戒哉故爲君難爲臣不易治亂興亡之所繫也
可不慎哉嗚呼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漢儒
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
不同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
爲漢於蜀狄仁傑反周爲唐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
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恢復而身死權奸其
道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恨又若九錫之勸
而致之死篡逆之所爲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
杖郭擭肆言之夫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半生

姦佞死見其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亮之所以如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
取義真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李陵衛律
罪通于天邢呂劉豫心委乎虜霍光擁立二君而子
孫夷滅是領盛滿而不止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
蓋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爲晉處士心逸而日
休揚雄爲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
魏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爲王唐經亂周
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群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爲

詔僕以來于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生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廣微兆天下於少年。敬仲戒之。必念于斯生民之寄。希元以命詆日者。和叔教以溪志富貴利達之心。是故建安與青田。俱為百世師。循序及修省。工夫齊妣用。實妹轍而同歸。何後學之有異。且晝所為。則夜必焚香以奏于帝。豈闕道之治其心乎。因妻邪謀。而毀朱子。以媚侂胄。乃鄉人之喻於利也。馮道歷事於五季。惟恐失之。嚴光加足於帝

腹。忘其貴也。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節。郤衣而凍死。實陳三之細事。必事僞飾。官至郎署。陳情之謬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昔慕之正也。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是非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蓋人才難得。為民上者。宜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為治之要。夫治也者。親賢遠奸。信賞必罰。明禮義。謹學術。以身先之。使民知趨向之方。上下相師。而人才出矣。如此則師道立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蓋為

以此開局而以此結局

湘必以人才為本。求人才之道。又以教化為先。欲行教化。非興禮樂不可也。不興禮樂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則三綱不正。九疇不叙。而欲致天下之治者遠矣。故治天下者。必本之身。身端心誠。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書云慎厥身修思永。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無二爾心。上帝臨汝。此之謂也。

把從來朝廷之得失。世道之治亂。人物之臧否。生民之休戚。夷夏之盛衰。道統之絕續。與夫賢人君

子出處之大關。經綸之大計。砥柱之大節。一一瞭然。如指諸掌。眉公曰。念一史是古今大帳簿。予謂綱鑑總論。是吾心小帳簿。大帳簿在手。如貧兒驟富。小帳簿在心。抑亦可以免於枵腹矣。雖然。白璧微瑕。夫固有可得而指者。霍光廢昏立明。再造漢室。一片心事。如青天白日。後來文墨之士。讀盡天下書。恐未能步其後塵。而誅殺社稷功。蔽以不學無術之一語可乎。李綱人物。殊絕常是。諸葛狄郭流亞。趙鼎不及也。張浚方之遠矣。錄張趙而遺李

豈非鉄典人才之盛莫宋過信然乃屈指二十餘人首趙普次范質而張齊賢向敏中呂夷簡滅與焉曰俱爲大賢曰文章德業前世無比夫范質久世宗一死張向以一萬囊槖故争再醮之婦先儒固嘗筆之於書矣趙貟太祖誤太宗月出母后脣富鄭公秉心不亦忍乎雖經國之略匡時之績未易湮沒然大段不強人意謂其人在賢不肖之間可也大云乎哉褒貶失平敢拈出與衆証之

讀唐志論

朱熹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内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嘿動静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

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

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

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

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繇前之說。則道之與文
吾不知其果爲一耶。果爲二耶。繇後之說。則文王孔
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
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
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韓歐好處不肯絲毫掩沒。他病處不肯絲毫假借
他尺幅間見千秋公案。至於戰國而後。隋唐而前
諸文人雖爲之分虛分實。要皆一筆勾倒。終不裂
文與道爲兩物也。學者讀之。反末趨本。從事於知

道養德以求所爲精明純粹之實。則著見於外者
自然與天地相爲昭回矣。看到此。纔不低却眼目
卑陋心胸

以禮治天下則[illegible]在其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禮所以制也

初命三晉爲諸侯論　司馬光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
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
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絶
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
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
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
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
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

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纓小
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
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
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
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
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
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
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
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

於斯蠶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苟不顧天下之誅則不請命而自立矣不請命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誨亂賊以正也敎之必不[illegible]知矣

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三晉要君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繇來者漸矣使周天子早辨於陰凝之日當不至有弁髦瓜分之禍又何至唯唯聽命爲也胡氏謹微之論進溫公一步尹氏發明備者春秋書法而反覆於天下之大勢國統之離合焉又進致堂一步矣言愈深而旨愈長綱目託始之意豈復有餘蘊乎

詔停襲封論

尹起莘

有堯舜之君必有皐益稷契之臣而後唐虞之治可興有湯武之君必有伊虺旦望之臣而後商周之治可興世變不古君宰道暌天下無復善治其來久矣孟氏有使民不饑不寒之政而齊梁之君不足與言王道文帝有愛民如赤子之心而絳灌諸臣無輔行仁政之德當饑與歎抱道不遇其不相偶也如此太宗在唐間世特起眞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撫周官而慨想思王政之復行臨御未久詔議封建在廷之臣譁而非之曾無一人敢當其責者是豈三代之治必三代之君而後可行耶因陋就簡趣辦目前姑以苟偷一時之使不翅足矣何必復古經制乃爲盛治此固唐初諸臣之陋習也僅有一魏徵自以爲恥君不及堯舜君可與有爲者徐而考之亦惟左支右吾隨事諫諍而已固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心尙何望其贊行王政者哉夫封建井田先王良法後世君臣苟欲舉而行之必經畫布置思始圖終取古人之制度參考便宜使不爲新莽之王田字

孟氏遇文帝[illegible]其行乎觀其於賈生之言漸深違則亦不必然也

卽生斯世爲斯人之意

新莽仁文

文之六官徒以取笑千載然後君臣相與畢力一德一心自今日至於後日自一郡至於百郡卓然立爲一代之規模必期於王制之盡復而後已烏有可行於先王而不可行於後世者哉若徒鹵莽滅裂初無堅定之意嘗試望洋而爲之則固不若已之之爲愈今太宗雖有其志而諸臣方且力沮其說有其君而無其臣是猶心腹獨運而手足不隨則雖有坦然之法猶將隨於悠緬況望其取數千百年已墜之典講明而力行之哉固無惟其終於不行也綱目書詔議封建於前書世襲刺史於後書詔停襲封於終筆削若此亦徒以重君子之嘆而已必有卓然不惑之君輔以傑然王佐之臣則太宗之志復明於千載之下矣吁

按貞觀之世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粮是封建雖未復而其所以養民者已不減三代矣雖然富之也非教之也家絃戶誦使人人佩詩書而沐禮樂之澤豈非太宗所優爲乎惜也房公爲村宰相而文貞亦僅吾聖門言語之科是以仁義之

効如斯而已也

一天不移聖人之舉欲然當以兆安寧之域而所也

封建論

胡宏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世暴主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攷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

封建廢而先王之制蕩去者十之八九矣可勝惜哉

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爲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彊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於長久皆千餘載論興廢則均有馮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爲天子而明年欲爲匹夫不可得者天子尚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

以天下之地與天下公共之曾何容心於其間

封建者之根也積功累仁即所[illegible]

如以文而已矣柳州封建論有關紐有頓挫有光燄立不發人才藻惟是厚誣堯舜禹湯文武而過予暴秦其謬已甚學者徒羨其文之工而忘其理

之謬則爲心術之害不小矣此文獨從天理人欲
關頭看出古今利害共論一過併將治天下全局
瞭然在目所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
也豈虛語哉
在易之大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
侯則封建爲制治之長策可知矣乃范蘇二公謂
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言不能易致堂深非之辨折
多端哉在綱目分注者可考也余謂古人之良法
具在要亦顧其人何如耳得其人則郡縣何可以

致治非其人雖封建適所以長亂善乎朱子之言
曰不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
是而後能以公天下爲心明於君臣之義使恩禮
足以相接情意足以相通此則折衷之論矣

朋黨論　胡寅

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氣節以議論窮則相
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
類或以才智以邪慝以恩私以勢利窮則相疏達則
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
子者并一名而一以目之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
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
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中常侍
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

全忠與柳燦李振也此三黨者繫宗社存亡使天下
振動者也夫小人憎君子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飭
躬勵操鮮可瑕疵惟目以朋黨則人君之暗惑忌克
者必信故用黨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
之喻焉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
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
於程异皇甫鎛輩則不疑何者絳度數諫异鎛順
從所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
親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

矣所以然者繇不學故也。

此篇所謂黨皆以小人治君子者也若宋之洛黨朔黨蜀黨則君子自相攻擊矣豈朝廷之福耶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未能混一惟四居柔得正應大臣之位與五成有一德能剖破藩籬渾一門戶以天下爲大公故元吉然小群往大群來如有丘然丘者巍然高大之意所謂舜合二十二人爲群武王合三千人爲群也立朝者明於六四之

義庶乎免於朋黨之譏矣

宦官論　司馬光

宦亡不許干預政事千文典

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才智之主。獨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

唐之晉其於衆淵亡國同

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爲國家者可不愼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

長承業光

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

覽才恐傾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
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
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
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
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
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
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在不軌之徒且然況寺人耶
當時王搏韓偓之言皆明辯有理而或死或寘身

且不保邅問其他昭宗惑於崔胤欲倚全忠剷平
內難抑又昧於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明訓矣

濮王典禮論　許浩

司馬光王珪議崇奉濮王典禮謂宜尊爲皇伯而歐
陽修引喪服大記爲說欲使稱親朝廷以衆議不一
令有司博求典故竊意歐陽修所引喪服記即典故
也喪服大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
不曰爲父母而曰爲其父母以見爲人後者以所後
爲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之其父
母也其之者何外之也夫既外之則不得稱之爲親
明矣若其繼乎大宗而又稱其父母爲親則是禰祭

之時有二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二考乎且其降而
稱者奚而降之誠以爲人後者既服斬於所後則不
得更爲其所生父母斬而不得不降也服既以降則
名亦宜從其服矣若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廟有
二考有妨大宗而服違其名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
無加爵之道則又無謂安懿之於仁宗從兄弟也從
兄弟之子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既加而期矣
服既可加爵獨不可加乎夫加爵於安懿則所以尊
崇之者亦已多矣烏得違禮妄尊以紊夫大宗乎以

是而折之歐陽修將無詞而安懿之所稱所崇奉可
由此而定矣。何必他求之典故乎
歐公所言者禮也許氏所言者亦禮歐公所引者
喪服大記也許氏所引者亦喪服大記一則窒礙
難行一則明白易曉此其間固有善解經不善解
經之異耳
程明道曰言事之臣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
父等並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太王則在濮王極尊
崇之道而於仁宗亦無嫌疑之失此論最爲得之

若以此爲案以許氏之言爲斷一時議禮諸公想
當心服矣

事難論　　　　鄧　實

事之難者天下有之矣、然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
子南之子之聞將殺父也以爲天下之至難、而君子
之所當先講者卒乃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
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天下之事有可以意度者。亦
有不可以意度者。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固世之
所無也。假令彼不吾告。而或偶聞之。而或陰得之。亦
將推之於不知。而聽其自戕哉。棄疾於子南父子也。
於楚子君臣也。當是時子南在楚恣僭越之甚。而無

義不可以時勢情不可以利全以自如

君之漸萌矣。而一旦君以殺其父告。使棄疾而洩命
則子南必先害於楚子。否則坐視親之將見殺而不
顧也。繇前則黨父以讐君。繇後則從君而賊父。忠孝
之罪人棄疾曷逃焉。爲棄疾之道者。旣聞是命。必免
冠徒跣。號泣於庭。以告其父曰。吾族有土於國世食
其祿。以爲巨室。今王之弗强。一國之所知也。而吾乃
擅其威權。利其寵靈。俾國人上下。皆謂主降臣偪。王
亦不自安。將有虞於吾族。竊恐有擬吾後者。雖王亦
不能止也。盍棄位出奔。以全先大夫之祀乎。如楚恐

如此庶幾居

僩主於再三假令不從則再拜而自盡若甲生之爲若吾親之心度其有感而君父之難萬一可解也豈不愈於自經於溝瀆哉不然從父起居父生則子不敢死父死則子不敢生固常情也今不此之圖乃日父豩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何爲若邪

若夫雍姬之事則尤有可論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壻以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其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夫以逃不義一舉而全二天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洩其謀而視其夫被戮以死豈不謬哉雖然秉疾不惟可以諫父而亦可以諫君雍姬不惟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死之死於君猶死於父也死於父猶死於夫也死於君為忠死於父爲孝死於夫爲義嗚呼孰謂天下果有至難之事哉

錄東萊言之天下有窮於人之事無文簡公言之天下無窮於事之人設身處地籌畫萬全所謂盤根錯節而後可以別利器也筆墨間饒許大經濟豈日藝之云乎

天之錫禹之命其授一也

無天子之樂有窮人之憂

以孝治天下實以天下之治孝其親

斯文正統卷之四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從子再雍校正

論

夏禹論　胡一桂

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何哉。益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嚳而郊鯀。禹之心從可識矣。而其菲惡與卑如此。誠不忍安於天子之常奉故也。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敬之至也。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其於立功也何有。觀禹即位之時。任皐陶伯益以國政。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建旌旗旃旄。以別尊卑等級。與學校以重明倫之教。泣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絕旨酒而知後世以亡國。會塗山而戮防風氏之後至。今觀其紀綱典則。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五子之歌。禹之功厚德茂。立極再統。為萬世準者。至詳且備矣。後世觀河洛者思禹功。見舞大夏者稱禹德盛矣哉。不可忘也。

論語解無間章以為豐儉適中。以為有天下而不與。去術未有從羽山之痛立論者。雙湖獨窺見之微。顯闡幽備極痛切。乃知不可為人不可為子之心。禹與舜有同焉者矣。九原可作。當與知已之嘆

武王論

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

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也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爲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藉詬其君而援武王以借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

漢高魏文猶有君人之度

哉吾故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成公苟求武王而索其瘢議論乖謬正學深信武王而自其完道理分明文之工不工非所論也

誰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況遷史乎

權乎輕重然後可以言進退高祖利天下仍非溺急民起乎

此計亦近忍

漢高祖索羹論　鄭王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爲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爲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爲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爲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項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漢楚之爭會於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項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

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决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晩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固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

論成敗不論是非故如此

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羹爲名言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爲法

趙苞之母刼於鮮卑而城守則君命也割私恩全公義君子猶或譏之而况漢高之事進退可以自如乎索羹一言喪心寔甚後人不察從而和之豈

復知有君父哉師由此論大足撐柱名教而喚醒夫沒沒功利之徒

唐太宗論

謝鐸

開口切中膏肓

太宗爲叔孫其如建成非伯夷何

果爾則父全其慈予全其孝兄弟全其友恭亦無殺此者矣

應首句又應起句

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則未有不至於大壞而極敝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既而將佐皆以爲請高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乎不有叔齊之心亦焉用是爲哉昔王季受太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貊其德音曰載錫之光未嘗有貶辭焉使太宗不爲虛讓之美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至若是之大壞極敝而不可救者昔人責太宗以子臧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而過爲好名以自速其罪戾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烏用是爲哉

太宗天分過人初讓亦是本心但後來爲建成元吉所迫則其初心有不得遂者然與其爲周公而有慙德曷若爲王季而無悔德耶謝公之論固當年房杜諸公所未及也

辭極簡古而變化起伏呼吸照應業已各臻其妙文之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者此類是也

此案既經綱鑑前賢已斷定周公誅管蔡天下之公心也太宗殺建成元吉一己之私心也恐此說適滋後人

六月四日事先儒非之其言曰象得罪於舜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得罪於王室周公爲相則誅之建成得罪太宗非得罪王室可封而不可誅者也愚竊以爲不然象日以殺舜爲事志在干戈琴弤也管蔡挾武庚以起兵志在覆巢毀室也建成之謀太宗覆巢毀室乎抑爲干戈琴弤而已也不目之管蔡而目之象非其倫矣且也周家八百年之基業周公成之唐家三百年之社稷太宗創之其功同也周不有周公則夷狄猛獸横行而百姓其魚肉矣唐不有太宗則亂臣賊子接跡而生民其塗炭矣其繫天下之安危同也管蔡之於周公曰將不利於孺子是殺之以言也建成之於太宗妃嬪譖諸內元吉乘諸外嘗從東宮飲酒腹暴痛嘔血數升又未幾而有昆明池之謀此其爲心更憯爲勢更急爲太宗者蓋不能一朝居也若便束手待斃則祖宗不血食斯世斯民不見天日矣烏乎可或曰然則盍行乎曰泰伯之逃荆蠻內有季歷

之賢也孤竹二子之亡首陽恃有中子之託也彼建成元吉何如有成若季札辭國生亂春秋貶之使太宗爲季札之讓則光保之禍不旋踵難乎免於辭國生亂之譏矣彼何行如之是故周公之過管蔡周公之不幸也太宗之過建成元吉太宗之不幸也固不得過生異同也獨是周公誅其父用其子至今讀蔡仲之命家人父子間藹然至情無復纎芥疑貳其間太宗殺建成及元吉則亦已矣而又誅其子數人蕪六朝猜忌殘虐故習非仁人君子之所爲也是則周公之罪人也

武后論

胡寅

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柬之等第知反正廢王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王后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痡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天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以滅其宗中宗不得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殺魯桓哀姜預殺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者其去而不反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柬之等乃膠常守固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册竊尊稱以是見爲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能善始善終決矣夫惟如是故不旋踵韋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爲常事也

（眉批：中宗不與以高祖太宗之命廢之名正而言順）

桀紂獨夫也故湯武得而放伐之武氏之惡浮於

桀紂而猶寔然稱國母乎唐之臣子不能援引古
義明正典刑遺憾多矣噫愚又因是而有感焉男
氏之有朱溫猶女氏之有武曌唐世宗滅梁欲發
溫墓剖棺焚尸豈非千古快事柰何竟惑於張全
義奸佞之言而止此皆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之故
也
方正學曰東之為唐臣子抱不共戴天之讐正當
移檄按兵以尸賊后於朝此胡公之意也雖奉迎
乘輿有先後而其為中宗避嫌則一而已矣至蹇

山丘公又有進於是者其言曰以義而論母雖[illegible]
於祖以恩而論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遷之別
宮復其后號使不得竊皇帝尊稱云爾愚謂方胡
二公之言即春秋書夫人孫於齊及書夫人姜氏
孫於邾之意義重於恩絕之也丘公之言即春秋
書薨我小君文姜及書哀姜薨於夷齊人以歸之
意恩重於義譏之也立言不同實則各於其是東
之等不學無術那裏看到此那裏做到此

捨身論

尹起莘

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生則有此身生
不可滅則身不可捨也不知梁武之所謂捨者以何
為捨爾若以屏富貴棄妻子為捨耶則是身捨物而
非曰捨身也若以委其身於佛氏為捨耶則為佛者
當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捨而其身猶在則是
初未嘗捨也身未嘗捨而強名曰捨則固已昧其必
於不誠矣他時諸臣又以金而贖其身不知當其捨
之之時孰從而受之而贖之之時又孰從而歸之也

梁主身非貢僮而可捨可贖此不惟愚誑其民愚誑
其身抑且愚誑其所謂佛矣末年荷荷之時又復戀
戀而不能捨何哉孟子有言捨魚而取熊掌捨生而
取義夫魚熊掌二物也固可捨其一而取其一若捨
生取義則必殺身徇義而後可萬一其生猶在則亦
不謂之捨矣綱目於梁主捨身之事屢書於冊若無
貶詞然以一國之君而欲捨其身則宗廟社稷之重
土地人民之託誰實尸之況又實未嘗捨乎其貶之
之意明矣梁武溺佛之禍先儒論之甚詳臣姑因綱

日所書而取其捨身之一說極論其所以妄云

陳府公曰同泰之身可捨也臺城之身亦可捨耶捨於釋迦可贖也捨於侯景亦可贖耶且也臺城之一身安能以贖壽陽之數十萬夫既不能贖數十萬之身於魏境又安能贖一身於臺城哉意謂人與尹公同

孟子曰守身爲大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吾儒曰守曰敬而佛氏曰捨彼固不以爲參三才靈萬物之身而以爲塊

然血肉之身也認此身不眞則其所謂捨者亦安能一刀兩斷脫然無復繫累哉後世不以梁武爲戒而沙門之子反[illegible]而[illegible]道之獨何[illegible]

逆邵弑君論　　尹起莘

昔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之事廢書而嘆其宮僚郭瑜請改讀禮先正胡公安國傳春秋至此目之爲腐儒以爲若帝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弘而聞此必㦬〔音[illegible] 悚同〕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而明於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弗吉而見

酖〔沈音〕矣先正傳春秋之義如此今綱目取法春秋故於弑逆之事亦必直書於冊若使講讀之際避諱不言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是自淪於陷穽者也而可乎夫春秋以傳爲案綱目以分注爲案考於分注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繇致之漸姑以宋劭之事觀之善惡必原所始而逆劭則生於諒闇形色可以占終而袁后則預言其惡侍膳問安職所當謹而東宮置兵乃由羽林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而巫蠱事覺乃赦不問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而既誅廢立乃

猶豫不決。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而事機不密。乃泄於潘妃。不惟是也。宇縣分裂。已非一日。宋文乃無故唯兵窮黷不已。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不善之積。亦不可掩。固宜其末流之禍如此。綱目書之。與商臣之事如出一轍。蓋欲使後世推本所繇。而致謹於首惡之義。以爲人君父者之戒爾。若夫弑父與君之賊。其惡固自不待貶絕而後見也。又奚以贅及爲哉吁。

綱目一字一句莫不取法春秋發明一字一句莫不取法胡傳讀此文可見

史稱武后濡虐蕭淑妃之女二人幽於掖庭年踰三十太子弘見之驚惻奏請出降天后大怒酖死嗟乎以手足之誼無故幽閉欲期未歸有人心者於此能恝然乎況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禮也詎意其罹之死地也哉如弘者謂之不幸則可謂之昧於春秋之義恐過矣若夫商臣之事推原禍本以爲爲人君父者之戒則權論也

宋元凶之逆袁淑勸諫綱目書官書及與春秋孔父仇牧同科忠矣惜其未達於濟變之道也方劭謀既成召袁淑而告之故淑既凜之以天地擬之以病狂豈復有生還之望乎幸劭黨引淑使出是小人跡於謀而天假之隙也爲淑計者力能叩閽陳情發兵掩捕聲色不動罪人斯得策之上也不則擊登聞鼓號闕痛哭直發大逆俾宮中聞變立召羽林虎賁圍東宮索渠魁彼勢若窮將斬逆劭之首以贖罪縱使仗宮甲之勢率群不逞之徒蹀血禁庭然太子同惡不過二十人此外屈逼斷不爲用逆順之形既判衆寡之勢不敵誅亂討賊易

如反掌觀其假稱中旨借口內變蜂擁突入宿衛卜天與不暇披甲尚能執弓注矢射邵幾中則當日之時勢可知已計不出此而乃歸省繞床行至四更何爲也哉君父生死在指顧間此何等事徒爾步不留行臥不安枕而不知所以轉禍爲福之道遂使變起蕭墻取笑千載有殉難之節無濟變之才尚論者何能無遺憾於斯際也

徙木論

熊禾

或問商鞅徙木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荆公賛其令之必行非歟曰溫公不識王霸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惟乎喜而賛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也民饑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宫室汙樽抔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疾病也而教之醫藥死亡也

而教之喪葬爲善也而爲之賞以勸之爲惡也而爲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爾一政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聖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强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譏而不之從於是特假徙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旣不測之刑驅之於後於是驅之力本則務農矣驅之戰鬬則死敵矣驅弑父弑君而皆不敢違矣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間言皆徙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歟不足道也而溫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甚矣

溫公所言徒攙事爲之迹而不能究極心術之微故未免見小利而忘大害得勿軒此論然後知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如砥如矢非術數所得參也不然乗先王良法美政而以私意行之幾何不爲學術治術之累哉

潁考叔論　呂祖謙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根荄枝葉華色芬臭雖有萬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天下遇親則爲孝遇君則爲忠遇兄弟則爲友遇朋友則爲義遇宗廟則爲敬遇軍旅則爲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物得其偏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守一理而

不能推豈非人之罪哉潁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固可嘉矣使能推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於孝之外者奈何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惜哉其與莊公問荅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鬭爭之際忿戾擾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受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輈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於羹而不見親於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爲宗廟之敬必不敢爭車於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爲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輈於大逵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而終不免鬭狠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登先豈亦不能推其孝乎曰爭車者私也不孝也先登者公也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之所謂孝也然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

羣案考叔之死當問其所從子都氏之死也若隨出齊役之所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

莊公以殺弟爲志而好名之心未盡泯其迎母而求免於不孝之名固也觀射王中肩事亦自可見考叔念母之言會逢其適耳豈真足以感動莊公哉況信近於義言乃可復黄泉之誓義邪不義邪必掘地而見之隧道也左氏以純孝許之過矣何

[illegible]乎驪瑒之間頗露本色也此文亦未及此而說
理鑿鑿則直窺閫奥矣
東萊呂公南軒張公與朱子同心一德夾輔斯文
非若子静之操戈也惜其文集未之見一於性理
中得重農一首一於博議中得潁考叔一首所得
無幾亦足以見大儒作手也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
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
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
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
釣名沽譽眩世駭俗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
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
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
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

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
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
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
死於智伯讓應之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
論讓有餘愧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
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
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
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

爲士之心國士之日以此圖報智伯或當一悟

不用其言以至滅而庇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冥頑不靈感其志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存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劒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死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讐敵暮爲君臣腼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先生爲豫子謀則善矣其亡以自爲謀得無有未殞命於既敗之後此三言者恐亦先生考語也雖然魚水交歡在建文不失爲賢君在先生不失爲智士天定勝人則亦莫可誰何也已矣先生豈食言者哉

子胥之事亦不得援湯武伊霍為例然其一段至情固已孤行中間矣

古解禹以形伍員父子真千古團案移易斷不得

伍員論

程敏政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合者可絕而以天合者不可絕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瞍伯鯀而上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之簒奪而謂之弔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有伊霍之臣不謂之跋扈而謂之廢昏立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禮曰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於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以

人合者可絕而以天合者不可絕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於偏廢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讐是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為君也堯舜之君乎抑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奬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

蘇氏父子亦尖刻鍾之功如子由譏其論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楊子雲亦然

正與征逆之論相同

知此則與赤松之遊同一明哲

昏立明可也顧員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為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為員之君而不知今日為員之讐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於使人讐之則孟子之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讐弗共戴天然則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逆天傷義是無父之人也昔王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於晉朱子取而載諸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

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予獨悲夫員之所處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讐復恥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也使員當入郢之役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志不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李卓吾曰伍員申包胥絕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

若妾有褒彈是誠瘢却一隻眼矣豈可豈可沈幼牢曰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唐盧元甫有胥山銘序畧云伍公絕楚出疆在平爲未宦臣在奢爲旣壯子坎壈伏節乞師於吳五戰入郢先正有言撫則后虐則讐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讐騷人賦爲大怨二論豁達奇偉宜與筮墩文倂傳

○按胡傳梁人有繼毋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繇此觀之文姜絕不爲親則楚平絕不爲君可知梁人殺繼毋以償其父之讐不得以逆論伍員鞭暴君以償其父之讐不得以逆論可知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程公其庶矣

張良論　拗時

子房之志爲韓報讐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爲曾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日不若隂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絕棧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爲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讐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以資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予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爲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云

以夷齊之心爲太公之事故進退綽綽非後世功名之士所可望其萬一也惜浪之謀棧道之絶亦松之遊同一肺肝

局調簡易氣象和藹大有程氏風味

田横論

王守仁

知死之爲義而不知爲乎義勇有餘而智不足者也

天下未嘗有不可處之事吾心未嘗有不可權之理死生利害攖於吾前吾惟權之於義則從違可否自有一定之則生亦不爲害仁死亦不爲傷勇古人沉晦以免禍殺身以成仁其傾瞻審度之頃見之亦審矣而後爲之不然奚苟焉於一日之便而取公論不韙之譏乎吾觀田横之不肯事漢致五百人之皆死固嘗憫其事之有可矜亦嘗惜其身之有未善也

先録所長而後可以瀕其短

天下之利害莫大於死生驅之生則樂而前驅之死則怖而後此人之情也世有不重其死而輕其生者豈其情之獨異於人乎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田横之士皆死義其何能爲人之所不肯爲而一時烈丈夫之多哉雖然横之死則勇而知則淺矣吾爲横計雖不死可也死於漢爭衡之日可也爲東齊王獨之死可也而横也蓋亦權衡於心而不死於可爲之時而死於不可爲之時不死於得已之地而死於不得已之地方酈生之説下齊也使有志者必不聽横既

是其言而從之其心已非爲漢用矣及摩下之敗乃心歸彭越之德孰與漢王其勢位孰與漢王横以勢不能爲尚含耻而歸之又豈有雄於漢之心乎既無雄於漢之心即挈都於關中稱藩於漢關漢必有以遇之横於此可以不死横必以死爲安當漢與齊之結乎盟二國爲兄弟也而漢又襲之是負信義於天下矣齊之力既無如之何獨不可執信義之詞與之較曲直乎其曲在漢其直在齊横於是而命一介之士逆退只之韓以申其盟以彰漢之罪於天下此

正仗義敢事之秋横於斯可以死也及項羽既屠横慮有腐肉之慘乃率其徒屬居海島是時漢雖招之而我顧拒之漢亦未必有加兵之舉横於是可以得已也奈何一聞其召即不遠千里而來是其來也意不在王則在於侯不在於侯則在於脱斧鉞之危耳不然將何爲哉使横而信有不臣之節則終身而已矣何覬覦乎王侯之業而不爲夷齊之逃使横而信有轄生之心則守正以俟死而已矣何寒心於白刃之鋒而不爲王燭之勇使横而信以漢王之心必不

我免當漢使之臨即自處以不避可也又何乘傳至洛陽而后決哉是時不可死而横則死之時可以死而横則不死事不可已而横故已之事可以已而横則不已智者固如是乎吾知横之死不在於今而已兆於歷下之敗矣大抵事不可逆慮以逆慮而慮之未有不覆其事者當齊與漢之角峙嚴以自衛猶懼失之夫何酈生一言之後即肆爲酣暢之樂而撤其紀律之備此正以逆慮慮之者然則韓信之襲破乃横之所以自處而非酈生之罪矣何至怨烹之邪不

知酈生可宥而漢不可忘使以怒酈生者怒漢則漢將讎於齊而未敢動未可知也當是時横之謀固疎矣五百人豈皆不在邪何無一人之慮及於此也一人言之五百人皆是之則横亦未必無是心也五百人不言而横又甘受其挫此横之事一去而五百人所以不免也在五百人則失於不言在横則失於不知矣故自横之不肯事漢孰若直拒於酈生一言之餘苗首洛陽孰若守身於海島之外與其五百人皆殺而無補於齊又何如酈生之一烹而有功於漢乎

人之烈

然則其死也皆失於前而困於後徒知慕義而不知義之輕重者也吾於橫何惜哉雖然一人不屈而五百人相率以蹈之橫蓋深有以感之也吾於橫乎有取

一人不屈而五百人無一求活者亦古今奇觀也但時有緩急義有重輕昧其義以赴時與匹夫之勇何以異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於此見之然則士君子之蹈變者正貴乎識時達義非徒以輕生爲也

以衡之不死爲失於前是也以衡之死爲失於後恐未然漢高於諸功臣且俾家無噍類而何有於衡哉衡在漢庭亦一人物欲其偃然以功名終難矣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論　尹起莘

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鞭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再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

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特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平生心事一兩言道破

綱目特筆二十一 曰沛公得張良以爲廐將見良之

志不在漢而漢得之蓋天授也一日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三代之後猶有不召之臣而巖穴布衣之士堪為此氣矣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論　尹起莘

太宗之德以從諫為首稱今觀其聽政之初即擢王魏為諫臣綱目亦首書於冊則其盛德固已具見於此宜其有治致太平之功也雖然太宗從諫之美固可嘉矣王魏事讐之失亦可聞乎今觀先儒辨論太子潛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於其難其說亦既明白又何復議之有然嘗反覆思之切有疑焉大臣之事君固當始終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彼王珪為太子中允魏徵為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耶若出於太子之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之命則高祖乃其君耳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萬一高祖或遷王魏於秦府而為秦府之屬則將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太子得罪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於所事而讐高祖乎家無二主國無二上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

[illegible]太子死王[illegible]當之論

[illegible]待[illegible]之詞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祖之祿者也非食太子之祿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爲有負於高祖若藩王交鬪則固有高祖在焉即不幸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爲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席藁請命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有如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爲庶子于志寧爲詹事

既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於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爲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所事而讐魏王乎抑將聽命其君而惟太宗黜陟之從也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所擢或今日爲此明日爲彼或身處朝列兼職宮僚初無定選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崇卑雖有不同其爲臣子則一耳任是職者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昔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

不隱管仲而事王魏此又想王魏而責管仲所見[illegible]與

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或曰齊威子糾之事將如之何曰非也齊威子糾均爲公子亦既出奔於外齊襄既殁齊國無主故齊威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者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綱目於王魏之事書之初無貶詞而具載范公祖禹之言於下固將有待後人折衷之耳使綱目果罪二子反君事讐則當書曰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爲

諫議大夫矣斯事係臣子之大節所當別白不得不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

此論甚善視程范諸儒之說較進一等余嘗有論又有進於此者竊以爲王魏二公惡得無罪但其罪不在事太宗而在事建成何也天下事惟義所在堯舍其子丹朱而立舜舜舍其子商均而立禹不惟其親惟其賢耳建成不肖是朱均之類也太宗賢是舜禹之徒也且均出竇太后當日化家爲國豈高祖夢想所及乎首建義旗削平海內尺土

一民皆太宗力也古之有天下者父傳諸子唐之有天下也子奉諸父若以堯舜公天下之心言之天下爲武德何若爲貞觀高祖倦於勤且當受終稱太上使萬方早暗三代之治而况建成乎建成之嗣位東宮也高祖未聞博謀群臣舉朝亦未有力爭之者其於社稷之計亦甚矣使王魏見及此雖高祖有命當力辭之力辭之而不可則亦有二策焉一則稱引太伯暨東海王彊曰天下重器也欲勝其任而愉快談何容易秦王功德兼隆海內

歸心盍力請而去娛志一方稱尊南面使彼當其勞而我享其逸不亦善乎一則歌君陳咏棠棣曰天下者秦王之天下也秦王不有而歸諸殿下其恩豈獨兄弟乎况大難甫平百責攸萃今日之事非秦王不可願同起臥共憂喜與日再拱受成若周武之任公旦宋襄之任子魚同氣相倚如左右手太子之位安於磐石矣兩者皆不見聽則太子不復可誨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安能久戀東宮乎昔漢二疏見太子懦弱請老歸休至今以爲美

談况薊墻之禍近在旦夕尚復貪戀官爵昧於一行非太宗不念舊惡則两公者豈有全理乎然两公亦自有間史稱珪以不能輔導太子流嶲州則珪爲朝廷罪人與太子義絶矣非若徵之左右密謀也既而內難作大位定改事新君則又吾君之子胡不可者惟是被召日郎以前日之溺職爲辭俟太宗請於高祖而再命之然后就列則始終無愧矣若徵勸太子早除秦王不幾病狂喪心矣乎彼以秦王爲何如人也哉六朝之季亂賊迭興

篡弑接踵生民塗炭於茲極矣天錫聖明撥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方以爲斯世斯民之大幸而乃私其所事欲得而甘心焉夫保護朱均誅賊舜禹四凶所不爲而徵願爲之也何也且徵非獨不仁於太宗也職司輔導無能燮和兄弟杜釁消萌是上負高祖也建成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若論以天性不再昔德不稱未必不見聽而乃首倡邪謀彼復何所忌憚也哉變人而適以自斃則建成非太宗殺之徵殺之也是中有太子也太子之惡

元吉建成之方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使徵言得行唐不血食矣徵欲晏然立於其朝得乎其爲謀又何拙也是自負也包藏禍心坐致臨湖之變不能自慚無狀泥首請罪而猶強顏曰使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亦可謂飾過遂非之甚者矣與楊素大言倖免席文之戮何以異聞道家多陰謀豈徵嘗寄迹黃冠中故迷謬至此耶徵之前後蓋兩截人耳緣前觀之則愚而忍緣後觀之則忠而直功罪各不相掩可也王珪觀之有間

矣在珪立朝事業不及徵而後之尚論者必曰王魏不曰魏王亦或以此哉

曹參論　　謝鐸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較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終擾之幾何不爲垓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

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三世之秦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爲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於參者蓋時雖厭於有爲而事之不可不爲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爲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爲未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宗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傯於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秦者曾聞其能修什一於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兆難之戮未問屠牛之鋒未挫耳

丙吉云甜歌廢事時調理民弊古所以長其泰平

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柰何一意矯秦遂至日飲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救弊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噫漢之所以爲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

解之家曰無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難既解則

修明先王之道其吉務也蕭曹以刀筆吏起家故其相漢也當解之時而不爲周之治刀筆之外幾曾更進一步耶所以然者亦兩公質美未學所資禮者非功利之徒則虛無之輩若兩生四皓當時之高賢大良也不能畢辭序幣羅而致之闕下相與講求先王禮樂之隆何以從乎苟且以就功名而漢治安於雜霸也哉不有人謂此論後世學者狃於清淨寧一之歌且將侈蕭曹爲上治矣

費勣見事失千錄諸不學不以其人而棄之 太宗以勣爲社稷臣僻然武之不能犯也

李勣論

張鶚

甚矣人之難知也世勣奮跡田間乘時翊運觀其事故主生不邀功死爲殮骨義矣守黎陽被脅然卒自拔歸忠賢能明去就立功名以全孤殁孝矣忘鬚療姊悌矣爲單雄信刲生不得而竟刲肉以殉信矣他如料敵當機拓疆靖虜又直其剩長耳以唐太宗之神武猶然以才智艷稱之曰英衛比肩詎虛哉而胡至輔嗣皇遂一渝其初也通天之斈 在從諛立武才人一事迄令唐宗幾殄如若放毒流區寓者且數

十年誰寔階此勣卽喙長三尺無能自解矣雖然太宗亦與有責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世勣之周旋乎鞭弭若干時矣其底裏豈不盡知苟可憑藉爲心膂宜卽推誠任之何至持兩端旣明示以猜嫌而復欲陰收其死力乎亦必不効矣且彼誠智有餘則柰何以術愚之夫我隆恩於彼卽爲嗣皇樹恩我修怨於彼卽爲嗣皇府怨無故而削黜之又未幾無故而超拜之此曾不可以紿嬰兒而謂世勣獨憬然于上疑其下則生忌下疑其上則生畏忌斯有凜凜不可

剿之刑誅畏斯有兢兢不必全之願慮則安得不乘間伺便爲結交固寵謀邪然則世勣之當先爲逢皆太宗遺之也乃世勣亦何利哉能倖福於身而卒稔惡於孫彼方笑房杜而不知後人之復笑彼也世勣故從群賊起固宜以賊終也哉

張和仲曰勣常謂人曰我十二三爲無賴賊焉知毫年尤大無賴哉徐筆峒曰壞房杜之門戶者子孫也非房杜也族勣者勣也非子孫也二論醒豁快人

漢高顛倒豪傑昔人艷稱之以爲得計太宗之於世勣恭襲此術也而卒以恭禍術之誣人甚矣哉雖然勣之才不無可觀殺人無賴實其本色也當武氏虐燄方張之日原其本情不過爲全軀命保富貴計耳豈以先帝之未嘗推誠而改節易行哉一言喪邦罪不容誅未幾而殲其宗毀其墓道宜矣噫又有說焉敬業之禍雖以失職怨望然移檄一討武氏則其視房杜之子孫猶有愈焉者此天道之不可問也楊素之子玄感亦然

德宗[illegible]父非不愛臣[illegible]不愛其父也顧臣力竭不能[illegible]也觀此則璀亦非

嗚呼[illegible]因怨不[illegible]如北[illegible]之姦由懇到衆怒剌骨爲足以倏動[illegible]耳

李璀論　李廷機

世之論李璀者曰密謀告君忠也父死與俱孝也懷忠全孝賫志以殁千古悲之予謂其志可悲而處未當也夫懷光頓兵不進之時意雖怏怏而稱戈犯闕之謀尚未決也璀揣知其意則當長跪進曰大人千里赴難解散重圍功在社稷便僑之詔或者非天子本心乎因此小嫌遂棄大勳反順爲逆如天下萬世公論何逆泚弄兵天下忠義之士咸恨不得食其肉而大人所親見者苟此意果行誅泚之旗將移指

吾家矣見覩唐祚祚堯之德猶在人心天命未去長安宮闕未可窺也爲今日計莫若奉詔誓師協心李晟同殲朱泚事定功成歸報天子則發盧杞之姦爲朝廷去佞則福祚無窮功名不朽矣璀如以此言進懷光未必遽反也萬一不聽則號泣隨之冀其一悟又不聽則以其欲死於既敗之後者死於此時懷光亦未必不隱然動心也柰何不知此義坐視其父之爲逆而曾無一言幾諫之誠願輸父情於君側已不忍不言以賣己悉後雖甘心俱死亦何救於君父哉

嗟夫一死而可成名焉。使君不得全其義。父不得全其忠。仁人孝子忍之乎否也。昔令尹子南肆惡於楚。楚王將討之。以告其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棄疾對曰父戮子居焉用之。王遂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既葬自縊而死。春秋亦嘗非之。故棄疾者李琟斷罪之可例也。

李鄴侯曰琟固賢者必與父俱死。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此確論也。致堂胡氏獨謂德宗有赦詔而懷光命之則可以不死。噫豈其然乎。貢父以偷生果何面目靦息人世也。惟是死於誅逆之始則忠孝兩全。死於事敗之後則忠孝兩虧。泰山鴻毛之辨不可以不察也。允我之言善矣。

岳飛論

蔡清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非檜之爲而誰爲。偷爲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爲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況其跡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爲意。父兄爲念。果何說也。吾爲國臣。予誓赤心報國者也。列又成命在。又遮道慟哭者聲震於埜。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計。脫然於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爲。則終爲奸臣所制縛。而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夫權奸可畏。高宗之不足倚。吾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守乎。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終其身以善其君乎。當日之事。愚以爲正當前排以濟直趣表而南

極諫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墜於奸臣之誌以負陛下廊廟之托而延吾國家萬世之辱嘗日在朝諸臣未必無起而和之者胡爲乎竟以不得擅留一語自將哉夫殉君命之爲忠孰若爲吾君報萬世不共戴天之仇之爲忠也且高宗之所以忍與敵和而急多公者亦惟懼吾力之不足以克而反速來禍耳今吾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以爲何如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之於朝將士卒伍亦約束以俟朝命吾將遂頭跣足直步至

國門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籍藁以待粉身碎骨萬死甘之吾亦心報國事畢矣倘必吾全則將乞骸骨歸田里終身布衣蔬食自處於除名不叙之數自後有違命者惟能盡忠如此律者是亦足以存王法而自此心於吾君與天下後世矣蓋其輙行雖近類拒詔而心亦則與詔有間不害爲同行異情也此乃所謂權也夫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得已而又不用權則雖聖人無以濟事而聖人亦不必立權之說以教天下後世矣況公當日之事猶可以一日

安者乎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意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後敢爲大過之事不膠於尋常故輙焉乃克有濟也昔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覆典刑而放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不聞其以爲名教罪人者以公當日而出此其要歸於忠孝耳且未有改立放弑事也誰得而罪之夫大丈夫建大事苟無私意其能爲尋常法度所制縛哉青天白日萬世一時所

責備乎英雄者正在此耳今一解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身之不免人固已豫知之矣嗚呼公何不爲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恥之志既酬而後爲檜所害愚亦爲公甘之矣

權者聖人之大用堯舜湯武及伊尹其至矣後世若霍子孟之廢昏立明狄梁公之反周爲唐予孝先之以計去丁謂亦庶幾近之當武穆之時欲其專輙以行抗不奉詔奸臣沮之於內强敵乘之於

外恐亦未必決勝王鳳洲嘗言之矣卽使決勝而心迹之間恐難以暴白於天下萬世如今人之論必保不容口但虛脅之言援引經史鑿鑿有據自可以吐忠義之氣而寒亂賊之心天地間曷可少此一段議論也若論人臣之義斷當以武穆爲正

奇義論

唐順之

天下有公是之忠而矯之以自文者弗與焉夫忠者臣職也分等於乾坤而義根於所性者也若之何其矯之蓋希寵諜功者無明分之守怙權竊勢者無章義之眞分而失守則亂人將以分而病之義而弗章則悖人將以義而非之病且非焉而不吾釋妒名者之所弗願也於是乎托近似以自名而邀夫不情之譽使按迹遺心者猶庶幾其直之也此無他有所諱於中者必有所飾於外而激於惡其聲之所感非必之誠然者也君子察其衷詳其世則其飾僞也滋以招尤而其誣人也終以誣巳公好公惡之情詎得而泯也嗚呼此荀彧之死漢所以爲非其直也史氏從而褒焉寧無失其實矣乎吾嘗觀彧之時矣東京榛蕪乘輿版蕩漢事已日非矣所恃以維持名分者一昭烈耳昭烈中山之冑承獻帝之命任廓清之權倡義徐州奸雄挫焉彧以八龍之裔奕世漢臣恩不爲不厚矣以臣時之畧筴無遺策才不爲不高矣徘徊河冀之間擇君而委質焉志不爲不鋭矣思惟其厚

則彧傳之家非昭烈不足以報才惟其高則經綸之績非昭烈不足以謀志惟其銳則外此於賢非昭烈不足以共事故君子謂彧於斯時可以待隆中之顧可以効馳驅之勞可以堅鞠躬盡瘁之節其濟若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始終爲漢必如是而後可自靖矣捨此不事而顧於操屬心焉何哉操亂臣也乘草昧之際以稱兵挾天子之令以威衆其窩逞之志天下知之久矣彧智者也奚而不知也知之而復事之彧將利之也彧以機數警敏操有大略焉彧若得

人而爲之輔意者天下可圖乎克是心也彧志不在漢矣不然何邂逅之始而遽以爲子房哉夫子房佐高帝以滅秦蹙項漢基業焉彧其以子房自居則必以高帝居操矣操而高也漢其可以久乎噫獻帝在此非操事也是以子嬰處獻矣是以項籍處獻矣彧之所以視漢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乎呂布之難昭烈以窮來歸操有豫州之命焉備之脊也彧非之勸又語操以圖之向微郭嘉之請身且不保矣彧之所以視漢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邪且曹劉不兩立彧之所知也有漢則無曹曹疆則漢弱矣彧必有反正之圖固當杜堅冰之漸方且運籌設策爲帷幄之私人兗州之領天子之迎袁曹勝敗之論以遂其邪志而成虎視之謀使漢不久卒胥於曹焉彧之所以爲漢防患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邪然則彧之死孰死之與說者曰彧以九錫死也九錫殊禮也操得而兼之篡奪之謀決矣彧以死諍是爲漢惜名器者也噫非然也曹之疆也獻將委命矣雖不有九錫其能無篡乎彧與操處有年矣操之逆謀亦數矣彧誠有匡朝

寧國之兵忠貞退讓之節者乎然則九錫固可惜而丞相之自爲劍履以上殿贊謁而不名者獨非漢之名器乎彧不惜之於其漸於是而始防焉晚矣哉且彧於曹公非有腹心之固不過以智計相資耳操之大計垂成則視夫同危共難之臣將從而剪之彧之才能固操之所忌也是雖希意逢迎猶慮其隙剗九錫之評又有以沮其好大之心邪勞軍之命蓋招之怒其意可知也上不得君之怡下不愜士大夫之議彧之計至此窮矣與其徒死而無名孰非邀名於漢

代飲藥之舉或有深情焉其譎亦甚矣夫以守死非斷善道爲難彧之死將謂其成仁邪則養冦長亂於德爲不祥將謂其全忠邪則覆國之奸誰其敎之將謂其以晩節盖之邪則積惡已彰抑之愈顯一時之憤激其可以庇終身邪然則謂之死漢者非死所也聯巻綱目書曰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夫不沒其官明非漢所命也不諱其名明非漢所臣也不隱其自殺者明非漢所致死也命非以漢則彧之爵皆操爵也臣非以漢則彧之身皆操身也死非以漢

則彧之殺皆操殺也然則操不怒則彧未必死也彧之死將以諱操也非諱操也將以諱其身也彧之罪可勝誅邪雖然溫公有仁先管仲之許東坡有道似伯夷之稱然則彼皆非與嗟夫是亦史氏之見耳夫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彧耶惡者也比而同之過矣管仲相桓以尊周室彧無漢者也安在其能先之邪君子謂二公於是乎過與矣不有綱目之筆則稱忠於萬世者皆此類也而心迹之辯荒矣故曰綱目繼獲麟者也

春秋誅亂臣討賊子尤嚴於其黨故雖一征伐一盟會不少一貸焉而況委身事之乎綱目繼獲麟故於彧之死書官書名以自殺爲文誅心之法嚴矣此文反覆貶斥始終無一恕辭而中間發明書法一段尤稱晦翁知已

雖無董子孔氏其於百家矣功何可少

董揚王韓優劣論

馮從吾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殽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傳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舒始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

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若書立言雖平易亦奇要之與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爲知言揚雄製作允稱深奥而行事似不副之如太玄果玄也衆人不好與玄何損而汲汲於解嘲之作此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典謨比之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夫雕蟲之技既曰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蹈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反騷以擬之原亦附醜丁董者等邪雄之

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决白黑哉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於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中慨然以著述爲已任其立言指事一禀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周夫子然且予之况通之於仲尼何後世耳食之夫猥以吳楚獄通不知於老莊豈又執

何辭以辯罪致討乎或又以太平十二策媚時通出處不知開皇挑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羹吹虀者何異况獻策不報即翻然賦東征之歌退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於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蓋亦有是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崛起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

獨得之見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而愈上表陳言雖蒙竄斥而其志不撓其有功於吾道何如許繇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之士皆可以維綱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於三師之教其有功於世教又何如愈之爲文豈顓顓刻畫於詞句間哉第上書及門其出處之際尚有遺議愈於吾道蓋合者多而離者少也程子謂愈亦近世之豪傑諒矣意三子之爲文也淺而於道也合雄之爲文也深而於道也離此董揚王韓優劣之辨也然則三子又孰優乎曰余又有取於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

四子優劣晦翁有定案矣此論本晦翁而暢其說然有關係

廣川篤信聖人步步趨趨不失尺寸而規模少狹其聖門之子夏乎河汾之教不減西河而儼然以孔子自居其聖門之有若乎昌黎多學而識繇文章見性道送窮一文何其不受命也其聖門之子貢乎若揚太玄則無足比數矣

斯文正統卷之五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從子再雍　校正

序

易序　程頤

（卦者掛也懸掛物象以示人也爻者交也若交若象若亂若雜皆此出）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

（萬物各具一太極）

（雖不了陰陽二字）

天之載无聲无臭知天則知易矣

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此序載易首簡恒缺雖氏詭者以爲非程氏不能作故其文已見伊川集中矣嘗試反覆涵咏信非程氏不能作也易本深也而以淺出之易本遠也而以近出之六合之外一身之内无非易也瞬息之暫動静之微无非易也雝雝和鳴若歳之有春若日之有旦若太羮玄酒之未有滋味後世文章家豈能測其間奥哉

孔子而後无易矣程傳出始知諸家之謬

聖人之情見乎辭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

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繇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朱子曰易傳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淡

底文字如何可及又又曰易傳難看其　意精密道理平正更无抑揚若能看的有味則其人亦大叚知義理矣竊意易傳序正是淡底文字若能得其无味之味則其人豈獨可與之言文藝已哉予于此序不能贊一辭故仍以朱子之贊易傳者贊之

尙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告奧義。其言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

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閎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隆興。開設學校。旁求

以壞宅而得尊尚在論語間發其簡

孔僻固有不可易者

儒雅以聞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隷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傳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蔡序至矣。又他錄耶。曰蔡以理勝。孔以事勝。自上古聖人諸著作以及此經。廢典之繇。取義命名之故。微此序則不可得而知矣。而況蒼然者色。闇然者光。尙有渾渾噩噩之意耶

戰國孔叢子諸公。雖著書立言。未免流於縱橫。若光輩竟不堪言矣。惟安國能世其家。庶幾乎乃祖攸行者

書經序

蔡沈

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

心之所繇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叅考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光武讀尚書能通大義其所通者要亦經生家言度未能如此序云云也

尚書經秦火之後鼂伏生口授厥後大小夏侯氏

之屬分門角立不過以訓詁了事至朱夫子師弟然後一洗章句之陋直窺元始觀此序可見學者探討服行一一驗諸日用措諸事業古今之治統在是古今之道統亦在是矣提綱挈領總之不離一心者近是

毛詩序　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孔門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宜作者之

多矣乃以文學著稱者游夏之外無聞焉游夏及曾子之文雖散見於檀弓要皆一時商確語初未嘗執筆爲文辭也毛詩一序相傳子夏遺筆然晦翁不信大小序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但其文渾雅樸茂卓乎先民之風卽謂孔門之寸臠片玉也亦可

明粹記成[illegible]

李杜聖於詩而入品[illegible]

從心之是非出於心[illegible]者矣

詩傳序　　朱熹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

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

古之人歌夫遊女皆能詩嗟先王之教化何神也

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

四始六義被無餘蘊學詩之法備此

其端叅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記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隋唐而後以詩鳴者無慮數十百家其於溫柔敦厚之教何有哉學者取三百五篇反覆吟咏悠然會心則其矢口而成者必有可觀不然雖琢句櫛字競華鬪靡吾不欲觀之矣

太史公曰[illegible]緣情[illegible]附性依是治之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飲食器服之用而無聲無臭之微玩繫辭可見

禮序　　程頤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繇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繇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婄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

顏子四目爲三百三千[illegible]儀孔子[illegible]盡

箇箇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傳而約之亦可以弗畔益其說也麤(粗音)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言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五經序學庸序皆以一序括盡一書之大凡非號爲當家者未易言也戴記序自陳澔未暢其說得正叔此篇渙然氷釋矣

業禮者不讀喪禮從曲禮檀弓內便有去取猶春秋之於崩薨卒葬也揣摩至可而置聖賢立言之旨於膜外噫奚也久矣

之游不辭矣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

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黙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公穀左氏文則工矣未能深得聖人之意程傳出始開生面爲胡康侯引伸觸類之一助

程朱有功於易同易而外程之功在春秋朱之功在詩

春秋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繇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

五經同條共貫

不讀春秋而談妙理直捕風捉影

越世親炙聖人全具俟其講求歸

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
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
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
發乎詩之情酌今古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
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
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
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
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

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
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
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
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
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
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
日消其效使中原淪沒莫之救也噫至此極矣仲尼
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
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輙不自揆謹述所聞爲
之説以獻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
闢邪説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
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在今日貢舉以之取士庠序以之設官經筵
以之進講視宋室異矣奈割裂破碎以小巧傷大
雅無復有表章著明見諸行事者雖云尊經與王
氏之廢經其間不能以寸

洪武開科四傳併行至永樂間始專主胡氏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陽明先生高新鄭張忠烈諸公俱

云聖人不爲艱深隱晦之辭逕逕舍傳問經畢竟
草草未見康侯二十載苦心也耳食者遂欲廢胡
王左豈其然豈其然

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理一而分殊其說兆於周發於程暢於朱

文公小學一書蒙以養正斯道之大者所由表章推行

大學章句序

朱熹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繇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三三

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繇天而遡諸人原其始也繇人而還諸天要其終也朱子曰讀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愚則曰先讀大學序以端其企嚮

胡雙湖曰書稱欽明文思堯之心法也允恭克讓堯之身法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大學一書實昉諸此朱子以為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豈臆說哉高中玄力辨其非抑過矣

陽明欲復古本大學嘗筆諸書問辨錄亦然穿鑿附會大非孔門立言之意

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可擬難

廣川昌黎能門似進乎言語文字矣天大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

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葢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没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倘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緖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葢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葢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一經十傳二論七篇何者非傳道之書然必於中庸攸屬者以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奥與虞廷相爲

發明敢也此序洞見源流和盤托出試取坡公中庸上下論觀之則知門内之與門外霄壤懸殊

書是作之法　時注　將述作之意　綱目　以知天知人之學爲終今傳後之辭　皆是格物一証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簡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鑑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

俟後之君子云。

嘗疑朱子未嘗言春秋而綱目之作一褒一貶一字一奪無非春秋也然則胡氏之於春秋知而言之朱子之於春秋知而行之矣春秋之後有綱目名異而實同綱目之後有綱目實同而名亦不得而易矣在朱子固有加於溫公文定公在後之人其何以加於朱子乎

三傳各得聖人之體

[illegible]之廢 [illegible]綱爲之

司馬公亦乖策之闕一失

資治通鑑綱目後序

李方子

春秋魯史之舊名也。編年魯史之舊制也。策書魯史之舊文也。夫子述而不作孰謂春秋爲作曰其事則述。其義則作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道以正霸圖。嚴君臣辨内外懲惡而勸善其要歸於撥亂世反諸正。筆則筆削則削非聖人孰能作之。故春秋史也而謂之經。自聖經孤行。三家各以所聞爲傳舛午異同不能盡合於聖人之意學者病之。然其大經大法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固非專門名家之流所能掩蔽之也。粤自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細大不捐猥雜釀　不綱。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繇其一偶之見不能不謬於聖人而懲勸之法又廢矣獨司馬公處史法廢墜之餘超然遠覽推本荀悅漢紀以爲資治通鑑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珠貫繩聯粲然可考而春秋編年之法始復其功可謂偉矣若策書之法公嘗著於稽古錄而不引之於此以相附近廣記備言。山暢旁通包括無窮。前後相承。若長江大河順流

東趙雖欲晋爲界限而莫可得詳其詳固未易記識
而其大要亦未易以槩舉也至於帝曹魏而寇蜀漢
帝朱梁而寇河東繫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與夫屈
原四皓之見削揚雄荀彧之見取若此類其於春秋
懲勸之法又若有未盡同者此子朱子綱目之所爲
作也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例一年之內綱別
其條一條之下採摭其要非非有條如指諸掌細故
浮辭固就刊削至言確論復多增補簡而周詳而整
綱倣春秋而參取羣史之良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

之粹至於大經大法則一本於聖人之述作使明君
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凡古今
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決以合於天理之
正人心之安而後世權謀術數利害苟且之私一毫
無得參焉則是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也
況於兼策牘之制會文質之中不使孤行以啓後世
異同之說其亦毫髮無遺恨矣或曰然則此書之作
曷爲不繼春秋麗澤先生呂公之爲大事記也因接
於獲麟今則不然何也曰事記之書用馬遷之法者

也故續獲麟而無嫌綱目之書本春秋之旨者也故
續獲麟而不可夫固各有當也自有史冊而有春秋
自有春秋而有通鑑自有通鑑而有綱目其間益欲
晚歲稍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焉然其大經
大法之所在是豈秦漢以後操觚執簡之士所能麗
其庭而涉其級哉歲在庚午方子始獲傳此於嗣子
寺正君而服膺焉試吏南來具以與俱會建安眞侯
德秀惠臨此邦暇日取而讀之喟然歎曰大哉深乎
信春秋以來未之有也爲人君而通此書足以明德

威之柄燭治亂之原爲人臣而通此書足以守經事
之正達變事之權益窮理致用之總會而萬世史筆
之準繩規矩也概郡計董董無乏乃相與隱㮶滲漏
之餘財復求寺正君新校之本參定而鋟諸木益
將上裨乙夜之觀覽而下淑學者之講明閱歲書成
而侯易帥江右元戎將啓行矣於是亟以告諸朝廷
請上其板於成均以給四方之求且庶幾乎轉以上
聞又俾方子書其所爲刻之故方子固不得而辭也
昔者竊聞之二程子倡明斯道以續絕學之傳其於

史事。若水數數然也。然仲子讀漢書。未嘗輒遺一字。以予每觀史至半。必掩卷思其成敗。其有不合。又復深思研精。若此豈有他哉。學之全體大用。固當無所不用其極也。至於此書之成。義正而法嚴。辭簡而旨深。閱歷代之偏駁。會歸一理之純粹。振麟經之墜緒。垂懿範於將來。蓋斯文之能事備矣。使司馬公見之。必將心滿意愜。有起予之歎。而王氏高談性命。絕滅史學。卒稔夷狄之禍。君子所以深誅而不聽者也。雖然。五經備而後春秋作。五經言其理。春秋言其用。

理未極於精微。春秋未易學也。子朱子首釋四書。以示人道之要。次及諸經。而後可以讀此書焉。學者必循序而學之。然後本末兼該。內外融貫。其於學之全體大用。儻庶幾乎。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養其內而急其外。遽以此書為先。夫豈不足措之事業。終不若體用兩全之為純且懿也。故具論之。而著書之凡例。并言之異同。又附列於其後。使覽者得考焉。

是役也。西山真先生寔與其事。書成而序之。不以稿西山而以屬李氏何也。豈元戎之命。僚下叙跋

[illegible]暇碧耶。抑書出李氏。故推而讓之。使後生見所長也。今讀其文。與尼山之素志。考亭之苦心。與涑水之得失。莫不曲暢旁通。即使西山為之。不是過也。則亦無負先生長者之命矣。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尹起莘

先正朱文公先生修通鑑綱目。觀其自序。有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監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著。則知先正致力是書者。其有補於世教甚不淺也。又曰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又曰因述其指意條例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則知先正注意是書。其有望於後人發揮而講明之者。亦甚不淺也。且夫先正書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例。則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在宋而書曰晉處士。楊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皆變文見意者也。至於其間微詞奧義。又有不可得而偏舉。如陶侃以藩鎮八擊賊。而必書溫嶠以陶侃討峻。褚淵以舊臣爲司空。而必書於齊王道成稱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書其爵。五代馮道失節之人也。而卒具其官。凡若此類。殆未易察。儻徒習其句讀而不究其指歸。則先正書法之義隱矣。此固鄙生所以妄意發明。有不容自已者。況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僞。褒名節而黜邪佞。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繫於三綱五常之大。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先聖繼絶學。爲後世開太平者也。昔孟軻氏以孔子作春秋。與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者異事而同功。切謂綱目之作。其有補於世教。殆亦有得於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泯。是烏可不講究而發揚之哉。今茲所述。止欲發明書法指意。使之顯著而已。其間亦有先儒已嘗議論者。則不復述。或雖已有議論而指意不同者。則自以己意附見。又有雖當發明而先後義例相類如一者。亦不重載。求其大要。不過如是。雖未能貫通奧旨。然於其大義。亦或畧見萬分之一。世之君子。儻因贅言而不徒以史學視之。亦足以無負於先正之志矣。管見之愚如此。幸毋誚其僭。

天生孔子作春秋不得不生胡氏爲之傳胡氏春

秋之功臣也天生朱子作綱目不得不生尹氏爲之發明尹氏綱目之功臣也尹氏之學胡氏其猶朱子之學孔子乎嗣是而後餘姚周氏雲間張氏皆一脉相承引其道於勿替者矣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文法本董仲舒論春秋來

古之太學所以教人之法豈欺我哉

韓李亦只作文字觀

祖述[illegible]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説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

異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

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乃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笥。以俟時而獻焉。其

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大學之書增減一字不得而衍其義至數百萬言遂使讀者惟恐其盡可見古人精蘊不窮不竭我此心靈愈引愈長非獨大學一書爲然也六經四子那非他便沒道理執非非他又豈有所謂道理哉讀書者何處不應作如是觀

宋大理大寶箴李衛公丹扆六箴張曲江千秋金鑑張九齡帝鑑圖說俱可並訓廟廊爲君德之一

助求其深切者則直接二帝三王心法者則莫眞西山衍義及瓊山衍義補者也人君而有志乎此則爲三代以上之君人臣而有志乎此則爲三代以上之臣明良之治端必繇之讀此序當見大意

大學衍義補序　丘濬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

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眞德秀又剟　取經傳子史之言以眞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但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謂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此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綱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綱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

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眞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眞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illegible]要以成

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眞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謂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學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

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闈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復京闕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者爲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補世澤氏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遵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眞氏所述者雖

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按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復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眞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

言思以補其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恭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爾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爾政之萬一云

有大學因有衍義衍者引而伸之也引伸靡竟緜要以致其詳也有衍義因有衍義補補者附而益之也附益靡濟緜本以廣其末也詳要貫通本末明備不復留後人以餘思矣或曰二公若是班乎

曰丘之號粹固有所不逮於西山者然此書之作
援古証今爲世立教直與衍義補雙壁未可以優
劣論也

周禮訂義序

眞德秀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佈而爲政。以此之學著而爲書。故能爲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畧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爲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則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遺逸。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欽民有恤。刑民有典。衆天下疲癃惸獨。無不衆其生者。

亂歆亡女 小人襲其名 新室宇文 竊其實皆可 與言可與 行者曠所

唐太宗未 本之則無 加一何

不啻家庭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觀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噫、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耶。彼何

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荊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只不深究。其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晝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其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

周禮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須待其人而後行後世行非其人遂有因噎廢食之嘆自程子張子

出而表章之又得西山極力發明息邪說正聖經辭是姬公制禮苦心炳如日星矣治天下者尚加之意哉

行周公之禮者觀其心言周公之禮者觀其學先生有其心有其學矣寃竟托空言何嘗見實事拋

王佐之才而無其過可為三嘆

春秋出於周禮自古無人說到此

苑洛先生志樂序

楊繼盛

世人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相必繇之。良可悲夫。然律呂天地。拒為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壞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潞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群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傳。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群非之中。昔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焉遇者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道變

體十用九之明。則未之及也。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員。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樂賓祭地祇。以大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貫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以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

志云乎哉。其亦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取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諸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於川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平在成化宇宙間。故是書所繇生。太平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繇始。太

稀有嘉靖与隆熙故是書所發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大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久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

先生精於律曾著樂書藏之家余嘗求而未得也讀此序亦依稀大凡云

顯則涉諷則不及理皆有小而已矣

斯文正統卷之六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從子再雍　校正

序

諫垣存藁序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與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諭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大得通明端愨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

高論以責而服名。沒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
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
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兪
但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稾欲斂而焚之。以
古人諱奢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
亦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
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昔皆刪
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
三卷命曰諫垣存稾以藏於家爲志夫上之聰仁大
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
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
云。

三代之下稱絕人物者輒首韓忠獻觀其與大
疑定大難聲色不動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何侃
侃也及得此序讀之溫厚和平粹然醇儒之言使
渣滓未盡化圭角未盡融何能道隻字有是哉賢
者固不可測也

戊午讜議序

朱熹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
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
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
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
而求爲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者曰
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
爲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
其臣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
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
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
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
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
報其讐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
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
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
告慨復之勢蓋巳什八九成矣賊人於是始露和親

之議以沮吾計而丞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尙明人心尙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虜而懽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

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尙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歎者一旦

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憪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恃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

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敗廢弛之餘邪議肆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而反欲得失於前日所謂

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不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不能復理。而上之人。猶亦不能有所懲積。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無事。迂惡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山澗。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敘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益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敘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罪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戰國而知其說則秦不併周三國而知其說則吳魏不敢窺漢蜀南宋而知其說則檜賊之計沮而中原不至淪沒矣正人心息邪說那得作文字看過

檜賊窮凶極惡其罪不在操莽之下瓊山丘公護之至謂宋室不亡檜與有力焉嗚呼以狂瞽之見倡誣邪之說惑世誣民莫此爲甚盍取文公此序讀之

鄒道鄉文集序

李綱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

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

明閎逵温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柄柎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崇徽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鋟板以傳於世求序於綱義不得辭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浸興

而士始以言爲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共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于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僂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橫流使公在時猶存其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出口爲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繇是觀之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

雖從道竊爲文而一一皆言其胸中之所固有自家人說自家話與旁觀揣摩者故自不同

王梅溪文集序　朱熹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

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音天上聲）涊（音輦）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音叔）狡猾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

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爲已任

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臧上疏力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毋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濶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

不能。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矯飾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詆訕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濶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黜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

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蕃及夔。則又遣祀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欽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為寮屬。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開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掩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恭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illegible]余

獨不復有以論其心如此。竊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知其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之凛凛初未嘗斃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州與師慕其為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家安彊隱然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illegible]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今人為叙記每好侈談古人粃點粉飾不遺餘力而不問其分量之稱與否使觀者逃遁欲嘔若朱公之為文王公之為人可謂言之者無溢詞當之者無愧色矣

羅一峰先生集序　羅洪先

天地有義氣大和秉以代其運陽亦賴以歛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颷慘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岳奔而爲淵澥其凝於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靈於人爲剛嚴爲果毅爲正遂爲無側頗得之而諸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群奸屏四夷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而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它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illegible]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敗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惟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

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怵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憂哉洪先自幼聞公於人輙有不獲執鞭之嘆且欲以身私淑之然亦莫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峰集者不章章句不涉蹊徑不兆意象不事雕鏤慨乎其於辭沛乎其於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言臨者懾闚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一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爲哉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勵諸生闡公之文有遺刻者請於婺江聶君蒐緝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然之清風蔽蕪之迅霆也夫

而羅後先崛起其科名同其行誼同其理學又同故發而爲文覺一段浩然之氣勃勃生動

陽廉纂理學名臣十五人首薛次陳公選李沂之議則專推薛與羅今鑾薛從祀者二公矣而不及羅與陳無乃缺典與

送金永叔序　　眞德秀

陳良楚産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皆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起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閩關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隳。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踵門而誦之。

曰吾業足矣。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況遠乎。今金君永叔。適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者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其守據正而不偷。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坐入深渺。而吾之循序者非。非也。葩辭藻何窮無效能。而吾之平澹者非。非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據正者非。非也。子能不爲變也乎。吾懼其不得爲游楊。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有疑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孔孟之道在紫陽。紫陽之道在西山。聞師於當年。含先生其誰也。永叔生同時。居同里。可謂千載良遇。而乃束書辭親。北之信饒。西之浙。豈非所謂明師良友近在州里。弗暇過而問焉者耶。然則好自滿假。無復求益之志者。固不足道矣。即負笈情深。而所得非其人。究竟與聾聵等。則何益矣。此文旁引曲喻。懸爲箴規之意。又爲求師者進一良劑

望雲圖序　方孝孺

河南張君文思宦遊東南二親老矣久而不獲見取沈文惠公事爲望雲之圖以寓其思入予行役而思其親觸乎目則感於心豈特見白雲爲然哉於山川之似吾鄉也則思吾親之所在焉於室廬之似吾居也則思吾親之所息焉過斑白者於道則惻然而悲若見吾親焉聞姓名之同聲音之類年壽之相若皆吾思之所存而不特此也嘉辰令節焉則思祁寒甚暑焉則思車馬焉則思不得御吾親以游美衣珍食

接於四體則思不得進於吾親以爲養鳥獸之飛行群居族處則嘆吾之弗若也草木之花實風雨晦明景物之變苟有見者莫不發吾念親之情而奚獨於雲而後思哉吾意張君之思者衆矣然而皆無益也張君盍爲有益之思乎吾身非吾之所有也吾親之所生也非特自乎吾親千載之上百世之祖之所託也而可不深思乎出言則思恐其悖於理舉措則思不使違乎義居官則思盡其職交友則思盡其誠事無鉅細難易必審思而後爲其居也若親臨之其游也若親視之其爲思也如此則能慎其身以保其名不惟不辱乎親而亦可以爲子矣古之君子行役而思親者豈特文惠公哉思其大者以道德功業而有益乎天下故其事傳乎後世而不亡張君之孰乎是苟能考文惠公之平生思其大節而慕效之則爲善思其親矣不然世之以望雲自言而不知教思者皆是也豈張君所宜效乎

文惠公衛以祿仕于殷有二弟白雲中來若之何弗思

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沒身如此則生存可知也此正學首段之

意禮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戒懼如此則事無鉅細難易必審思而後爲可知也此正學後段之意

正學稟稟大節文山之後一人古今誦其忠矣而抑知其從孝思中來哉讀此文具見作忠之本

五友詩序　　許道

余居沅州之寓署以地極僻遠罕得與名卿碩士相接恒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於小人之歸也因取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質之書以去其非而返於是視書森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方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合爲五物列植上下更秀迭茂余每讀書覺倦則步廣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旣而自謂曰古之君子

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旣取古聖賢書以爲師矣獨未得夫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物者皆稟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苟取其德以自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歟故余之心或曲而未直塞而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焉余之德或雜而未純同而諧俗也則友梅之清白絕俗以滌其垢而厲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友蘭菊之芬芳以絜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也友竹之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鼎實友荷蓮之娟秀不妖可以發文藻友蘭菊之風致高閑可以安雅澹又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焉或者疑曰人之取友頻其忠告之益耳彼五物雖有是美而實則無知子或有過彼安能有以勵子乎余曰不然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亦豈有知而能勵於人乎哉特取其動靜之性然有契於仁知耳余與此五物者儼然相對因彼識此方將去喋喋多言之煩希心領神會之妙兼取博采其德約而總之於心以輔余之不及又豈待發於聲見於詞而後喻

耶疑者乃解而退遂與五物者序列拱揖結爲良友而求正於書又爲五詩以固其交云

五物如山水友之所以樂之也仁知之情也篇中亦微示其意矣不然內無所得于心雖日對五物幾何不靚面而失良友也哉

此理學第一名臣也故其言要而不煩質而不華讀之可以治心可以養氣可以合道器而一致貫之

義節志序

許相卿

於乎建文之末諸臣忠於所事者衆矣遭時多故處死亦非一途要之自盡其心以不負其君則同歸云爾爾稽我文皇秉鉞靖難之際一時文武才智知幾達權決擇所事去故就新策勲佐命勒彝而誓河山惟艮丕顯哉乃有固懷正私罔識天授捍抗憤攖上干赫怒前既灰骨洗宗後罔或懲而繼之彌厲參夷武屬乃猶競慕而勸趨焉於乎其愚不可及也夫而天常人極乃以之存終古世道之攸繫也顧不大

與嗟夫是或一道也已夫曠代相感百世猶興尚德之衷古今一也壬午內難逮茲百四十年諸先正徇國之烈故老私載時時槩於見聞毅色危辭凜猶並世予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感與云爾乎是故沐浴文武之澤而不能不義夷齊云作者紀錄不倫遂將紊遺失實爰類衷而序述之得百有六人又聞諸老先生言文皇師入都城之夕郎御史給舍相與縋城逃去者四十餘人詰朝覺察者以聞後來遂谷窮山入往往識之傭販禪寂中於戲盛哉夫國運廢興事之

所必有也而建文死國之臣一時累百三代革命罕前聞矣兩漢以還勿論也殆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以來而僅見於斯焉於戲盛哉其皆天地精英之萃聖神功化之神書之足以樹貞風光信史震耀奇偉於宇宙間屹爲千萬世委質臣人而懷二心者防誠不可以莫之傳也已於是人各爲傳卷類爲五部作而死於中死於外者曰死難任非不幸而以死自靖者曰死事不與難不與事而其心必不苟生而死者曰死志義不變面易辭而甘流離屏遠遯終其身矣

死而不貳者曰死遁於時未即引決而知生不若死之安也而卒死之其與死難死事死志死遁似有間矣然亦可謂有恥而庶幾不遠之復者曰死終論次爲五志傳其列於篇志義之士得以攷徵焉若夫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所紀載異辭則姑次其名族而世行爵里因焉以俟夫篤古多聞者云

按革除遺事所書死節之臣浮於是志未可殫述姑取其最著者言之則有輒棄其[illegible]慟哭不止上降榻慰諭以先生呼之擲冠於地死則死而詔不

可草者矣則有反背立庭中令其回顧不可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怒罵者矣則有罵刑罵不絕口命割其子鼻舌烝熟丼父食父噉之流指斥遂俱凌遲而死者矣則有舌既斷以手探血書成王安在者矣則有北上箭敢下詔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字一夕辨髮自經死者矣則有朝服東向再拜於羅剎磯湍急處投水而死者矣則有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以寄意遂自縊死者矣則有召諸生升堂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安在與諸生大哭以頭觸柱而死者矣則有委蛇入朝伏刑匈衣裾中躍躍而前欲犯駕執而剝其皮草揎之明晨駕過其屍忽斷索行三步爲犯駕狀者矣嗚呼烈矣哉

滁州志序

張彖

環滁江北一壹醉翁琅琊、環滁一書、韋應物滿執中、之詩歐陽修曾子固蘇東坡之文醉翁琅琊一畫、言醉翁琅琊而不言豐樂醒心龍蟠者、以環滁之大言也。夫地因人勝天下之大豈無奇絕可喜如環滁者哉。無韋應物王元之歐陽修者之爲守無蘇東坡曾子固滿執中者之爲客是以無所題詠無所描畫而山川形勝徒湮沒於荒烟白草而文獻不足徵也使有其人則凡山水之可畫者當磊磊自勝而不落寞於天地間矣嗟乎天地之物固有遇不遇者蓋亦數也雖然數豈盡乎物哉而物豈逃乎數哉以余觀之環滁之遇不足以爲遇也韋應物滿執中者詩果何哉詩人之詩也歐陽修曾子固蘇東坡者文人之文也以詩文之人而當此環滁之遇其視尼丘之孔泰山之軻春陵之周龍門伊洛之二程紫陽雲谷之朱子其所遇者當何如也一元十二會豈細事哉萬古一大開闢天地一大機會人固恩境而境亦恩人山川與我固欲各無盡也而騷雅餘談文章小技有恐

是以當此歲吾聞梅花五百鋼狄三下將必有爲環
滁增氣者矣天豈虛負乎我哉而環滁之勝豈徒爲
可畫哉天之生此山川自然有此人傑是惟在乎精
去取秉化筆者之何如也然化筆以天而不以人其
所以陶鑄乎天下者此其所以造化乎今古者此使
修郡志而不知天地之有化筆則山川盛德雖有
以包容乎我而天下萬世豈無其人隻眼者哉此又
可與知者道也上年太守曾公謂郡文獻不可無志
乃取陳侍郎之所修者而筆削褒貶不敢一苟此何

側乎恭知韋蘇歐滿不足以睨化筆之一毫而拳拳
收領乎孔孟程朱者無非欲以天地聖賢爲一大畫
軸也夫詩文之人以畫而爲畫工之畫化筆以畫而
爲天地聖賢之畫繇是觀之則環滁一畫果何畫哉
書成命滁兩生劉鍾岳石允高者過定山以序爲請
泉亦嘗有詩琅琊而又以公爲滁賢守也遂不愧爲
公一序

詩人之詩文人之文其去道也遠矣及覆抑揚進
而納諸聖賢之域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不能也

品士錄序

張琦

品士錄者何也錄品士之文也錄之何以廸士也然
則廸士以藝乎曰然孟子之不得已也非藝以廸士之
謂也君子之學也復諸身也欲其造造耳涵諸心也
欲其昭昭耳充諸詞也欲其渾渾耳復也者吾與諸
士相觀而成者也心也者吾與諸士相孚而格者也
藝也者吾品焉而吾正焉者也然吾懼夫諸士之以
詭詞叛道也棄遺註疏離逖經義剿竊浮言剛衷於
訓險側聯脉罔式於程譬之荊棘叢生而周道蕪矣

忠信日蕩而心志俱惑若尚可以弗戒乎是故錄之
以廸士也曰是足以廸乎曰奚其足哉今之文其諸
異乎古之又矣況非其至者邪然而斯亦次焉耳本
經以敷義訓則章矣稽古以立論事則著矣因以
徵蘊學則宣矣體無諸衷鉏義無頗僻以存忠信以
格繆迷其庶幾乎若夫棚而成也與學而格也則吾
與諸士方其勗焉豈在是哉豈在是哉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簡者
天地之道也爲文而以此豈非天下之至文耶但

悉辭不能如此典則理不能如此深醇格不能如
此靈秋則安得不於斯文乎有取

認眞子詩集序　　陳獻章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
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爲雲
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
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
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其亡矣詩之難言也
李百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
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荅薛收曰吾嘗聞
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

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
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
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於茲唐莫若李杜宋莫
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虖工則工矣
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貲毀
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
辯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
之衰夫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
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

而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達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詩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言非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吾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覇之

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爲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眞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爲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爲足認眞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見公之晩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爲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縣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以李杜黃陳爲詩之衰以周程張朱爲詩之至惟其人不惟其言也然詩言與人定相表裏豈有人至而言不至者乎吾於白沙之論詩又得論文法焉

別三子序　王守仁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

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顔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顔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責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

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遊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師道聿興於洙泗嗣美於洛閩振響於餘姚師師濟濟直出而與帝王分統豈細故哉觀此序孜孜勉勵具見道義相成之雅非功名富貴所得而與也後之人以舉進士爲榮豈復有辨此者哉

別涂鏡源序

馮從吾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榆陽六載於茲內修外攘。功高一時。茲晉秩大司馬。總督宣大。先生戒行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爲別。余惟先生勛業燦然至矣合閭。人人皆以事功氣節爲先生重而不知先生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非先生之所重也。先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爲宗。令學者合下便見性體。余向敘先生語錄。謂開關啟鑰直窺聖學之原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

得已以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驗之蓋欲人知乍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隱之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是性也。自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於君則能忠。感於親則能孝。感於兄弟則能友愛。感於朋友則能信。感於百姓則能撫綏。感於盜賊則能制禦。感於孺子入井則能怵惕惻隱。觀於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感之先。孝弟忠信。怵惕惻隱之心已具若[illegible]父子兄

弟朋友及一切華夷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覩不聞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旨微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發發皆中節即位天地育萬物皆是物矣豈待外求哉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於容執敬別高不至於玄虛卑不至於機械聰明睿知始有嚮往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不然聰明睿知不用於容執敬別必用於玄虛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反不如不知之

爲愈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爲宗者允得聖學眞脉雖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皆爲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既以欲亦爲良知其勢必以縱欲爲致良知流弊至於蕩簡踰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以理言知而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故單提知止二字爲宗舉吾之良知而一察以理即知即止即止即善又孰肯蕩簡踰閑以自逸於規矩準繩之外哉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眞有回瀾之功矣嗚呼惟先生學見性體所以見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見其學之昧瞀於性宗眞不啻見孺子之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眞有不容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此知止身心意家國天下渾成一片此吾性之所以爲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哉余不肖自髫年髫庭即知有聖賢之學在將至壯猶愧道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於京師乙未再講於

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斑之窺又十二年而先生入秦余雖病卧深山不克與先生班荊一談而書牘往復動逾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取正哉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別猶未別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絺無情道相期八荒外二語相勗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爲先生歌之以爲別先生其何以處我

余解大學章云聖經曰知止曰知先後曰知至一

篇之中知字凡三見可見止至善全在知字上着
眼此說正合涂公之旨至於分別理欲更進餘姚
一格尤從來學者所未聞開闢啟鑰豈虛語哉以
此爲別千里猶同堂矣

慕古錄序　　張銓

予輿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夫士生千百世之下而欲與千百世以上之賢人君子若覿面而攄心並時而程業非詳考其生平亦胡以得精神於參廓之表參符契於絕續之間哉余不敏於書無所貌測頗獨好觀史傳每恐凡開卷讀古人之嘉言善行可法可則者則勃然興其神謀秘畫投機合竅巧發奇中者則懽然喜或情與事相觸意與時相逢若隱若合若今若離者則沉然思又或忠而獲罪信

而見疑志之不得伸功之不得遂甚且身之不得完也則慨然嘆而灑然泣要以摹往古之神參天下之變非已成之矩作後起之法而已頃奉簡書巡行秦蜀篋中諸史止携唐應侯左編一種簿書之暇間一閱之病其搜取夾雜簡帙太多且有煩而無次略而失脩者於是爲之稍加刪定芟薙複補遺正訛去謬一以諸史原本爲準又擇其中之人品殊絕才智異等行誼節業醇備而炳烺者凡百餘人別錄一冊以便披覽恐其久而漫滅也遂付之梓名之曰慕古錄

慕之云者有志而未逮焉者也夫狂者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極其所至皆不足當古人什一而尼父獨亟稱之取其志耳故曰有爲者亦若是士不古人之志而誰志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將至於下今夫射與弈小藝也然試執學射弈者而告之曰爾且爲羿與秋也雖不能至亦必欣然慕之豈士君子而出羿人下哉若謂我不能學古人是自誣也謂古人不可學并誣古人矣是編也迴溯漢唐以及昭代其間名臣偶彥雖撥亂保治不同勢持議策勛不一執然上之則名世之儔次亦一時之傑也若理學之儒覺氏而衍脉獨行之士抗節而維風又立身根本稽古所先以及將兵治賦之才布德宣慈之長皆擇其尤以爲執則經世之全局庶幾備矣有志慕古者倘亦以余言爲不謬乎若曰余以渺然末學而高論古人若是乎不知量也則知罪罔聽之矣

忠烈弱冠登科所以古人自期待厥後見危授命不預生平豈可於今人中求之後世有志之士聞

風景慕又將如公之慕古人矣

四書說約序

鹿善繼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為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為溝又何必約哉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學而成脉中庸論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

不藉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徒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耳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特自有者不能自現不無待於術術之誘因誘而自得其顏淵原不借理於孔子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而孟之所謂反也吾儕學者不味反之義而止以論議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比之為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為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為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

就自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日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然吃談名理到身便難入字着腳真實理會做工夫者嚮翁於己與子靜之外不再許人顏子之復禮顏子之克己也己之不克禮於何約願與學者反而求之勿徒以口說者以身謗也夫約而出於旁門害且甚於徒博矣

先生講學明道夙為此地倡赤幟其淵源所自嘗獨有得於傳習錄故此文大意與傳約說畧同而

後論獨逕名理特出固自探討服行中得之非區
區從事筆墨者所可彷彿一二也

宋名臣言行錄序

張栻

言行錄者所以教人學爲人也夫爲人莫大乎畜德
故受之以前言往行使夫知所鄉方則可以與於道
矣然昔人之言行有不盡繇學亦有學所不能致者
則嘗論之才分者於天擇術者於人於天有限而於
人無限是故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在所自待何如爾
今夫道古而懷其人紀史而揚其事下迨村氓負販
皆知憑弔往烈則善善惡惡固莫之或昧而當身反
是者無他志不立而氣囿之也但立志有漸乎時無

所儀刑一旦幾以士君子之實世不概見而欲式儀
刑於百世之下雖前絕後舍先籍又何賴焉故朱子
即宋名臣爲則而李氏又補其世凡舉一人必節其
持身處室立朝服官以及履常蹈變櫛比成帙采得
而讀之曰爲人其難如望海若既曰爲人其易如獲
丹楲矣書曰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學者能從是得師
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毋以貧濫曰宋先生
敵衣蔬食如此毋以賤任曰宋先生樂天知命如此
吾汝毋怠思伊川云關過日月即是天地一番蒙

人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

難毋錯思蔡季通編管道刑無幾微不適意僦而習也而安焉則非古人之書益直求其在我者耳從而求之丱角之童韋布樸遬之子可以為聖人徒不則百歲不為壽三公不為貴聽明記問不為賢故曰古今非甚相遠使引之如同時同事以不及為恥曰古人奚啻接席連步彼悠悠之徒甘心退落者曰我面不為賢人爾豈知不學為人即已非人其去能言之鸚鵡何幾哉則朱子深切之思又能已已也

教人學為人教人學為聖人也學為聖人不百歲

而壽不三公而貴不記問而賢雖村氓負販皆可與於斯道而況裘冠博帶之流乎雖然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徒規規於古人之言行不反而求諸其心則登場之傀儡耳何益焉先儒云人人有箇聖人須要識得

聖學啟關臆說序

道南星

馮仲好先生以聖學啟關臆說寄余曰此直指龍公之所為書也甲寅之夏直指龍公張公與仲好講學關中書院士大夫孝廉諸生聽者蓋千有餘人越數月龍直指乃出此書以示在會者余讀之歎曰嗟哉三公之肩道也自宋儒倡明道學而有閩家者遂以經義取士久之經義遂為取青紫之具而不知有道學高才者攻古文詞其餘則青紫而已既得之則讀書之事已畢而學為吏其所為吏不過簿書期會之

間下焉者以竿牘苞苴為事求富貴而已有談道學者不曰迂則曰偽余初年亦未脫於斯見自己丑春奉教於楊復所先生乃稍從事於聖賢之學然自惟道不足以化俗慮學者之誕而不信也歸隱以來惟以經義授徒而稍抒其一得之愚與同志者共商確之三公乃能講明聖學為多士標的龍公又以其所解悟著之為書提綱分目證以先哲之言其於以異往覺來一何殷篤至此哉無何而饒陽萬公將刻之而徵序於余萬公者仲好先生之同里人也余於是

蓋自愧其不肖也夫聖學者學爲人而已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心無邪思身無苟動口無妄言入則爲孝子悌弟出則爲信友仕則爲忠臣良吏此非求異於人也僅可爲人耳否則與禽獸無異此繇於上無教下無學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人誠自循省吾人也爲不善則非人也非人則禽獸也貴人不肯同於隸圉良人不肯同於倡優華人不肯同於蠻髳人柰何同於禽獸哉學者必有學爲人之志而後可以講學夫聖賢諸儒之書其中多高遠深與淺學者不能

測其崖略而曰僅可爲人則言之似若太易然言語各目容有高遠深與究竟則不過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孔子之言多下學之事子思作中庸乃始言天命言性言道然天命即性也性即道也性者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道者即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人孰無喜怒孰無哀樂發而中節則可以盡性可以盡道可以合天合天僅可以爲人夫天豈遠乎哉即吾人耳目所共見者也是吾之父母也人必合天而後可爲人子必肖父母而後可爲子知此而講之

者已則知爲人非易爲聖人非難學聖人而未至僅可爲人不欲爲聖人者不欲爲人者也人不欲爲人而孰能强之萬公正己愛人既行其所學於饒陽而又目以之訓迪諸生而龍公之書即刻之以公諸人人自茲北方之學者咸知從事於聖學矣夫吾自成其爲人而古聖賢中中焉與人言學又筆之於書以示天下萬世之人誠覗天下萬世之人皆吾一體而欲皆成其爲人也以吾之所爲人虛聖賢之憂而吾乃不欲爲人孔子曰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余不

敏於龍公之書無能有所闡明而第言學之不可不講與夫諸公之苦心願與學者共尊行之以無愧於爲人以無負於諸公云爾

公少年以豪放者及入官直言正色侃侃不回與鄒馮諸君子遊深有得於性命之學讀此序識學談道如家常事亦足見其大端矣

聖學啓關臆說序

鄒元標

夫道在天下猶水在地中地無之非水人無之非道所恃提衡斯道者則系乎人古我先王慮民未若于淵也特有省方之舉察民剛柔遲速異宜立之軌則操而化之故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而後天下歷後世輿圖日廣人主端拱深宮以巡方付繡衣使者問其所以報天子曰糾吏治察民隱懲奸宄弄裁凝峻使人不敢仰視如是焉止觀民設教之意微矣龍侍御紫海自少志大人學貢敏行醇筮仕金華鼓吹

六先生遺緒攬轡三秦又續橫渠先生流風而見之行事敢暇借巡茶張使君仝過關中書院院故有少墟馮公爲里中祭酒率諸鄉紳子矜肅聽教指者幾千人侍御爲之剖晰疑義者竟日已復條欵目示諸生焉先生曰此後學津筏惡可弗傳君又續諸先正語錄於後總名曰聖學啓關臆說予得而卒業廣大悉備大都復性足以該之雖然性未易復也復性必先於透性透性者悟也輌氏曰盡心職於知性知性則知天舍此非落言詮非入意識非有等待非有

損透之可濃可澹可窮可達可生可死即剝即復即理即凡何內何外何異何同何安何危一以貫之無餘蘊矣然透何易言哉病寒者汗一息不流風邪隱隱流於腠理故神醫以汗必透體始甦侍御云諸生試觀一堂何嘗外却一人一人何嘗離却一刻此心運用此道現前即易簡即神化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可謂傾橐披腸有能於此直下承領不作纖毫疑情者於開關啓鑰之志不孤矣世欲拒人不得入也則爲之關以禦之欲人之衛涂而入也則爲啟關

以導之此需人爲啟閉者也性吾性也堅自拒也機自闢也能識自闢自闔之機則不以有人而作無人而輟而又誰能禦之諸君勉矣世乘傳四方者何限獨侍御一舉足使關中數百年道脉光大有耀歸而報命九重四方且則而象之所鼓暢仁風助流皇化者豈淺鮮哉予故樂而序之首簡

玫先生立朝是鄒浩田錫一流人而道學之妙直與少墟先生相伯仲是以津津言之若是乎其親切而有味也

馮恭節公拘幽書草序　李維楨

往余見馮公舉進士時上書願得一邊尉自見奇其事非其志已而食楚泉與惡醫掌諳脈遂下詔獄高其節悲其遇然竊意爲激昂慷慨男子耳比部頴上過公家所居茅屋衡門稚子布衣不掩脛知爲清修之士尋迹其生平則於學問深詣該博皆經濟實用月令廣義方輿勝覽諸史諸書皆通達國體世故關切理道已見拘幽書草而後知公學有本原也自王文成揭良知之學天下靡然從之公獨以良本乎天

源也知出乎人流也赤子從良發知大人以知遡良所人用良而不知敏士以知而掩良此良平易嚴密有繩簡而可樺此知圓轉光明有氣燄而可喜樂其可喜而忘其可懼今論學之大弊也孟子以良知達之天下便於已不便於人行於此難行於彼安得爲良學古訓而有獲醫成惡而無慾天下通行之道朱子所爲教也奈何尚虛知而輕篤行崇恣悟而畧見聞訓詁章句已非本實而爭與傳註以爲高經綸康濟漫無講求而後談圓通以文過聖人著書一言一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譬藥之有補有瀉也在人視脉色而用之文成法專於瀉而元氣轉虛朱子補瀉兼施爲藥中王道者之何其廢之文成學得之象山朱子所熟聞深知而不敢以爲教者曰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發之蘊必以敬修維持之不能者使持循規矩猶得寡過非知不及文成也其慮深於文成也而月之爲影響比之於楊墨其可乎哉社有講一貫者公默無言或問之曰此一自我生前我死後何嘗離我但能貫即得一不能貫即失一不在

講也經以形而上下言道器成而上下言德藝不下學語上達何益之有又言孔子自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如人之寤也與事建功乘夫夜之既且藏如人之寐也葆氣存神乘夫晝之既昏夜非遂已以今夜退藏待來朝酬應學者以不出爲藏而未知其藏之害以不仕爲隱而未知其隱之深藏而可行隱而可見者自在也天之生人老少富貧強弱明暗賢不肖豈有偏私正使之相交相濟以成世而往往以時不可爲自解時不在人上則在人下孔子知時不在

上而在下。伏水而去。接浙而行。以藏諸用歸哉狂簡
則竭誠夫。以顯諸仁。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人各自
盡耳。大倚投聰明以爲天下耳作而默默自全。是子
不任其責而與老者偕安非服勞之義也。譬稱無疾
爲恙經言平天下。自爲太多。爲民太寡矣其平。故曰
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何嘗有窮時。又曰。人知嘆礦稅
之害憫逮繫之冤。向使罷兩事。天下遂治平耶。人心
玩歲愒月如火消膏。民生日貧風俗日衰可憂方大
耳。獄三年以聖明不殺之威爲臣子小懲之福猶威

嚴以救補過之益藉閒寂以博稽考之功務枉精之
憂以憂此心之惟措務光復之覬以覬此惟之光復
論學問政尊孳如日不及知命喻義何怨何尤。至謂
得捷聲無負也是作也非學也克伐怨欲不行是制
心。非大學也。凡人臨事。我見即生惟顏子忘己順禮
是爲正學。念中非聖念玄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
玄有空。即有我也。孟子言學如煉丹。先以猛火後以
溫養而乘服友人心胸大者須入至細之倪。服界高
者須從上行之漸。其學所得如是廣大精微矣宜其

爵祿可辭白刃可蹈天下國家可均也。余少不嚮學。
老而不死。晚讀公書瞿然驚赧然愧而采其說之沈
痛快者於篇首以代紳佩。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後集大成者孔子也孔子
顏曾思孟及周張二程而後集大成者朱子也朱
子之註疏與删述同功朱子之綱目與春秋同事
且也一生於周之庚戌一生於宋之庚戌尼丘之
禱玗頂輒應與宅井之紫氣上騰一生而榮也山
頹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繇孔

子而後較功量德孰有加於朱子者哉自陽明推
尊象山直接孟氏而文公之學少掩至海剛峯諸
公肆意詆黃幾成痼疾矣慕岡之言眞良劑也

祁陽後學蒙吉才　包選輯

伯子再濂　校正

記

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羅倫

尸王而師之正之見卓矣然亦尊以文非尊以道

王祀孔子尊已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道一也曷為孔子尊乎衆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孫教孫其教不遵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子下執弟子禮尊以文也尊其道則未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尊之何宜靜宜畏焉動宜

不知是而循孔門弟子之序矣

謹焉學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密焉卑汙者宜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之以溫良猥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昏愚者宜易之以通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

尊孔子於身尊孔子於家

貌焉宜恭言焉宜慎事焉宜敏移之家也為父宜慈為子宜孝為兄弟宜友為夫婦宜正為姻族宜睦為鄰里鄉黨宜恤時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君心以

尊孔子於天下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天下之人貧者宜富宜復井牧之制以養之俊秀者宜教宜復學校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用宜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既進宜遠小人以成天下之務宜冠婚喪祭以厚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天下之情宜黜佛老巫覡(音檄)左道之教以正天下之人心宜棄詞章浮華記誦涉獵之徒以端天下之士習宜斥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以一天下之人才弗化也宜明刑辟以威之弗順也宜詰戎兵以備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尊孔子之道宜如此也漢唐宋之君臣尊孔子之道至此乎雖今存可也柰何其未至也於戲孔子之道尊之至也君焉堯舜文武矣臣焉皐夔伊周矣士焉顏曾思孟矣柰何其未至也今之尊孔子者聞其所讀之書孔子也聽其言觀其所綴之文孔子也求其所以為孔子則未也昔有學孔子者姓孔字仲尼升其堂入其室伏其几襲其衣裳曰我仲尼也求其所以為仲尼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此人之學孔子乎優孟之學孫叔敖也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求其

從四體以信心故目滿街皆聖人

所以為叔敖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優孟之學叔敖乎或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噫惑也孔子之道不可及哉盍觀諸身乎吾手之持吾足之行吾聖人也吾口之味吾目之視吾耳之聽吾聖人也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永豐縣學新孔子廟成初食憲陳公騎倡之通判黃公隆承之大尹歐陽明成之三公者其志於尊孔子之道者乎伻來曰陳公曰子邑人也宜有以告邑人倫故以尊孔子之道告邑人

退之之文至矣及作孔子廟記便自索然無他見地未真故也一峯之文何其委曲詳盡而一無滲漏乎層巒疊障應接不暇使讀者若睹泰山而對梁木噫觀止矣

格物傳是倒此其目也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熹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

學者之淺終於此耶抑亦大道中興有機要務先當天日子

制是亦莫非吾之度乃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恭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數學之意而後為之

陸子静之尊德性至陽明之致良知皆推由此方寸地而推者異同乎

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與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

學之不明忘經史閣作實貴庫此豈代中興醒儒只而求之方寸間也

聖賢傳授要訣只是一個字此記反覆發明夫有所受之也一字文肯門讀書以防閑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忘命之矣

子輿氏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則曰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着實體驗當自見得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王守仁

開口以性命身心解經直呼醒者而使之醒

四端五常是六經骨子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

本經解而繹化之同其理不同其辭

從外面說向裏來以志字括之言其體

從裏面說向外去以時字括之言其用

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

引喻精絕

乾坤爲萬物之父母也聖人述六經爲萬世之父母也產業庫藏之積所以貽其子孫者說明且備使之人撫

小成者不借爲而九大之此諭不肯奈何徒取其所記籍之名狀故日以欲勝於人耶亂經者極表王安石是也侮經者公孫弘臣衛是也賊經者王莽及許蔡京之之徒是也

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

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魏主髦幸太學與群臣講諸經大義群臣皆莫能及而卒不免於敗亡何哉剽竊口耳未嘗反而求諸其心故也求諸其心而一一措諸躬行則履霜而知堅氷之至禮禁亂之所繇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有苗可格有扈可征又何用悻悻不平作潛龍詩以自傷耶王經之言即子家羈之策又何至仗劔升輦蹈魯昭公之覆轍耶若曰司馬昭纂弑之勢已成魏寔不可爲矣則有楚公子比弑君之義在堅不應召可也

字每一二易便覺波浪千層蘇子瞻曰都是幾個字只要會安排於此文益信

重修山陰縣學記

王守仁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

後世信其與衆言淆待科第求不

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

與中庸序小異大同

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

以道心爲學的以五倫爲門戶

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鬨然指爲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

登一世於孔氏之堂而入其室之在斯論

[illegible]門[illegible]儒之[illegible]學也彼自私自利者何足以知此

毫釐[illegible]急須體認

或疑陽明爲禪而此何嘗[illegible]了

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敎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旣與聖人盡心之學

相背而馳日騖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旣告之矣旣知之矣而猶寘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拿定心字其咽喉一刀乎

夫是以節解支分咸中肯綮

程子曰人能將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碍大哉言乎此吾儒之所以異于禪學也禪家明心見性只討自家受用那管他人死活若云普濟那又捐頭目腦髓而爲之利已則忘人利人則害已謬也甚矣

文公福州州學經史閣記文成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併山陰學記皆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後有作者

其弗可及也已

安慶府學櫺星門記

羅倫

太極諸物料天生之地成之聖人造之都是家家有的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繇之以太極爲棟櫺音靈以陰陽爲闔闢以五行爲往來以六合爲垣宇以誠爲棖音成以敬爲鑰以禮爲闑音臬以勇爲衛以知爲先入此門也然後爲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邪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虫草木動植

天下一家那得分門立戶

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治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爲教也其教之成也根於心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達於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序朋友安其信男安於外女安於內士安於學農安於耕商賈安於貿遷行旅安於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於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鳶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灑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

[illegible]題思耶作此

旁緣面從注細錦宿處

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爲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爲門唐儒以文辭爲門呂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花或洞闢其堂奧或塗壁其垣墉嗚呼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詞章爲門者穴竇而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爲門者則迷

於蔡莽之區而已安慶府學櫺星門舊處甗（音與）地藥局前蔀教授泰和羅君用俊至曰象正大高明豈斯稱哉太守陳侯雲鶚貳守李侯芳聞而是之以白提學御史戴公珊巡江御史譚公某二公咸允鳩工伐石撤藥局以位櫺星前俯通衢未竣而陳侯去李侯終之易學門於西立泮宮坊於舊櫺星門立泮橋於池上甃繚石而高大之是有功於學可書介諸生楊慶陳偉來謁文紀其成二生歸碑吾言於門使游聖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東海西海同此門南海北海同此門千載上千載下同此門嚴其界限雖賢智不得濫入大其範圍雖愚不肖亦可同登開關啟鑰各有司存若不脫去名利二字倀倀乎其何之

冉子祠堂碑記　　茅坤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歿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土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欷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既返而門

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牆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裒然聳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其高弟列而宿將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為季氏宰閔子騫辭不為季氏宰[illegible]

亦得以著行力孝稱內外昆弟之間顏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又簞瓢陋巷之居數承[illegible]之不出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默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王祀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籩豆凡入學合射養老獻馘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閔之徒首配食之趙古稱

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武靈王之勸騎頗藺相如樂毅之勳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宋璟宋之李沆彼所謂蓋世之賢也然俱已頹落蕪沒不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若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辭實於竹帛照爽之間而苟自其所堅遊谷處夷然托行[illegible]君子之則焉百

世。之。下。困。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溪唐君。來謁丹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爲記。蓋將以孔門百德行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附於文辭者也。又頗自惟。性多迂疎。稍近薛蘿麋鹿之資。而不足以游世焉。要之功與言。皆不能矯者。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丹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

此記與季子廟記俱稱得意之文。但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只有深意。惟胡傳曲盡其妙。非鹿門之學所可得而測識也。若此記歷叙聖門高弟及於國豪傑之士。特地形容生出無限波瀾。無一語奇鑿空文章家有此進乎技矣

從天說起見四賢之並不偶

孔孟而後五百歲之統有奏矣

五星聚奎而四子出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眞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眞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闖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繇。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潰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雖。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啟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大闡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

後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因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刼蔑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

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刼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凛然淵冰沒世兢惕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莫後之世何其與古異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日爲消汨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冕外物則汲汲以求之邪合也味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竊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輈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誠於是而知

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繇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自帝王之傳全付孔子由曾子子思以逮鄒孟氏莫不各有著述以相發明是斯道一大開闢也繇周而宋儒先生四賢其亦莫不各有著述以相發明是又

斯道一大關鍵也一聖七賢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嗣是之後似續而世守之足矣一有異論則操戈也西山是訓是行罔敢失墜以其哉之躬者筆之書是以若是乎其懇切周到也吾道功臣四先生知已備見雄州一記讀者詳之

呂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老氏之柱維依形而立都處吾儒之柱維不依形而立

孔子衛道之功亦未可沒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円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墊一維弛則陊下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戎而亂賊之迹熄揚墨懼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頗具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韓莊老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淵皇極創造之勲也漢

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糟粕。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論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衣葛。即正理所存。其斟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

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乎世者。紹定元年。長樂宋侯令袁之萬載。謂昌

黎公在唐嘗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illegible]盧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即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朱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嘗涖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旨也。學於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

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於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於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詩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誕世罔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

坡公潮州廟碑記。非不卓犖奇偉。爲昌黎生色。然其所鋪張[illegible]揚[illegible]之者。不過文[illegible]節義。而非[illegible]道

一篇幾關在茲之統則遂乎其未之及也西山獨有見乎此故尊取是篇與濂溪圖書併稱立天地之經建生民之極厥功偉矣此箋識議披公窒焉一層至於叙述太極圖通書之旨並跳其功於湯之誥詩之歌孔子之繫易孟子之七篇而其要究不越乎身心之間此則得之晦翁而暢其說也愚謂先生之學孟子朱子之後一人而已非過也

二程先生祠記

朱熹

齊安在江淮間號為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邪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為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

果今尚有遺像

兩夫子胱於孩抱踰乎而生造物鍾靈特厚也

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謗譏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訦、音血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趨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三公事業詞章論議氣節震古鑠今矣。以視二程道德則一點浮雲過太虛耳。平鋪淡敘各還其分量而止。非知德如考亭不能別白至此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以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說者謂光武廢后先生以糟糠之妻下貧賤之交立論甚巧侯霸折簡招致宜正其傾覆之罪帝又以狂奴故態呼之則同學時想未足以知先生也

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漢鼎墟而桐江至今生色使當年爲諫議大夫其寂寞也久矣

先生踐漢之土食漢之毛幾世於茲矣莽甚不討

賊漢與不從王誦宗國何以春秋責季札之義律之恐難爲賢者諱過也雖然帝之潛也未聞隆三顧之禮帝之見也未聞虛三公之位一旦召而臣之周公安得不嚣嚣然也武王順天應人而夷齊不食其粟光武祀漢配天而子陵不享其祿士固有志不可强也

唐狄梁公碑記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不傳在矣公爲子極於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於役不忘其親之深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逐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忠在公也

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異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還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

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勑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耆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想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恭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仰得尚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

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出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適有異議乎對曰有之非陛下命三思爲武

上。歲時之品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上下之數目之品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

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

之[illegible]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乃復置[illegible]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當是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 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推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

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點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矣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顚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忝守鄱陽牧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illegible]有三仁弗救其淪漢有四[illegible]正於未

矣。嗚呼武穆如火李綱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用以獨航釜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服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每叙一段輒用咏嘆語足之寫照傳神冷然善也

至於首末瑰瑋尤足以勤鼎彝而光日月非文正安能作此文非文惠安能當此文

重修文山祠記

王守仁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地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

虔州學記行處祝忍正考為

此二語此獨佛滄出之

雖作運下気露蒸討弄政荆野不見為客哉

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推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況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迫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情嫉褊鷙

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徒□人欲熾而天理滅而
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
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玆鄕之
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
於公而已矣今巡撫監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
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敎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
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
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

諸己思以喩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
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
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
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姦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
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
毁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玆土
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
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非嘗令玆邑睹公祠之
圮陋而未能恢旣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
或與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玆擧之
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爲之記

尚論如先生文山當年心迹豈不能痛發一番作
數百年知己然昔之人業已詳哉乎其言之矣故
始終只以咏嘆諄複反覆激厲後人裨益風敎良
非淺鮮而又何拾人咳唾爲

天下事也勢也人以一理斷之

屈平漁州武侯魏公爲必所不可爲則以屈平令女爲決

貴慶忠節祠記　羅洪先

論事者理常詘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求當夸於所勝而病於所詘夫君子于世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發與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強爲以其不可強爲而取必者横於中則顧慮覬望之衅漸生而貞固遁切之誠日損固有假雖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逃其議皆失之於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緩而蹈大諱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過於愚無寧失之巧寧正以敗無寧倖以成寧決性命於萬一不測

之虞無寧覥面日以取償於歲月不可希冀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於心也不逆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量然二公之時猶可者也屈平須身於楚王疏斥之餘令女矢志於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獨傾雖比於自經溝瀆可也彼假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求至德而譬之無絕不可泯棄之人固方土崩非有同盟敵愾之迹也萬里孤臣非有疏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逝非有重賄嚴憲之誘迫也違迈迭敗靡然成風非有單辭微文之態摘也而貴慶以郡丞之地在楚西南之徼恭和曾公適判撫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兼勝得志之冠非命遠志與城俱亡共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引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爲不善處死者言之也雖然死而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成於事之可爲者非難求成於事之不可爲者爲難死於事之必可爲者非難而死於事

之必不可爲者有甚難也公非其人歟

仝以議論行文故事迹頗畧而正氣凛凛依存讀其文者不獨曾公之面目如生併先生之面目亦如生矣

三羅皆理學名臣也文毅獲將全集文恭得兩[illegible]於別集中文莊之文則無一有也三陳鼎立如三羅所見者亦惟有一二沙集耳感事慨事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記　羅頎

淳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勑州將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爲民妻。里中少年有謀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即死，猶捽師乞以告。事聞，有是命。後百餘年，頎來爲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塟者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緣僧舍

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朝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其冠婚，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出，粲然有倫，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別於禽獸，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甚則侵尋於非禮，如夜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爲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譬如嘗蠱狂走，抵株枿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暱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喪偶，亂倫滅類，亦何可勝數，而婦人女子乃不能明一定之

分，不倍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遂之不繫於其人也哉。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婦之微，而爾於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閻之下，而揚於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藏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沿背之魄，泯没不靈，夷考其初，則生相邇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

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爾。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爲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逵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作覬覦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强暴，亦又出於詩

風江漢之域猶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徙爲召南
貞信之頌也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氏僑寓爲吏者
思擇令典以示民深惟國家甞三歲常詔有司崇古
丘墓而顯孝子順孫正婦此制之設一動而二義附
焉使方來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
禮自終况爲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婦
人女子觀而化者思彼當爭之變獨爲其所難則凡
平居修飾毋失身於苟賤乃爭之易者皆可以自警
云爾

昔皇甫規卒其妻年盛而容色美董卓爲相國承
其名娉以輧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
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
者悉拔刀圍之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
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
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
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
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
其頭懸軛鞭樸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

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北岡曰名
門世胄也張氏出自微賤當強暴凌污之際而能
皎皎自守祇如山立不可動搖直與禮宗同光史
册彼棣息於刀鋸鼎鑊之下而失身以偷生者視
此寧無汗顏耶上靡朝廷之寵褒而遺被鄂州之
旌篇非幸也

求忠書院記　陳繼儒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剏也先生生於天台死節於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乘公瑛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止方氏手牘支譜悲歎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繇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甫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朔於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此日

扶顛子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寄托德宗于余人松江烏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緩網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叅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於余而引却愉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先生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婚姻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再買禍旋改余轉遷自泖鄉而學夔亦遠遯不得跡矣德宗三子俞生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不求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楊公廷

築訪其事於司理毛公一鷺毛公力之陳子繼儒得實揚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不而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救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救在我有知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惟塗覩方先生實與屠剪錮禁何異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亡是公而已乎古者愛苹及烏存大體也予第爲凡迎生氣

也況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先生之血食所謂相屬夫寧不欲於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錫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搆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廠而揮滌祭器而用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集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繼儒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曰興哉此舉昔者文皇帝以叔代姪此古今一大變革也先生縗齊入闕哭聲震殿刀

手子言之 表忠而方 [illegible]爲

環粲曰批及兩耳妝妻女爲千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㚏先生之祖骸者投之井。此古今之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同比哉。子遺所有。前有賞。後有誅。跼天蹐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縣。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孔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即有好義尹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鬱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塚。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坯忠義血正在松

此大快 大鄉述 大榜樣 大同樣皆 所以報 日之大榜 大除天機

江令二百餘丁。悉復古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濟濟蹌蹌。歌斯哭斯。九重無不伸之威。而十族無不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歟。而先生俎豆儼然。冀衷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闡百世之橫。曰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小。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四横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抃自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朔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滕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伏義共事諸公。分身應見。或抱孤於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於禁網潛誅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誰謂浙脈可斷哉。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額首而爲之記。

叙事則班馬。布格則蘇韓。而吊忠旌節之意。大堪廉頑起懦。此眉公之文之拔作者與。

關中書院記　　馮從吾

余不肖偕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剎有年矣歲己酉十月朔日在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徊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驩然日晡始別瀕別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乎久遠當別有以圖之明日即以寺東小悉園徹咸長兩邑改爲關中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復爲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涂公聞而嘉之以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蓋

取關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爲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於中砌石爲橋偏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開於南緣都官署冠蓋紛遝踏深山野人不便廁跡因改於西巷境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狹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搆小屋數楹仍居數家以供灑掃之役前後稍爲修葺未及數月煥然成一大觀矣於風朝月夕諸花香令

人有春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爲八景詩以壯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與起而余愧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擬建皆有記而當道諸公盛舉又不可泯焉不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誨之曰我關中形勝甲於天下羲文武周後先嗣起亦可尚矣自橫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於其後何可無高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而扁其堂爲允執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夫

中之一字自堯舜發之所謂堯得統於天者此也然中與不中雖見於事而實根於心舜又恐人求中於事而不知求中於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之辨莫詳於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爲德庸德也中之爲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了臣弟友盡道是也於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亦至中和致而位育參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樂中節固也昔必待已發而後求中

節于臣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愼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愼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愼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照顧此心於此惟精於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愼之功者何盖亦未

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廿食悦色知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於聲臭而惟天命不着於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及於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愼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愼恐懼不敢也孔子

曰畏天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諉自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即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兼天襄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即汲汲皇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

敢暇逸爲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願共勉之諸生惕然曰今而後始解允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毋負上天所以命我之意於是次其語書之以爲記

新建格物之說愚甚疑之每向友人反覆辨論而不之信亦既筆之困知錄中及此集詩語矣近讀少墟先生集其講學之言曰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於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

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爲的確痛快爲善去惡一
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愚聞至此不覺
拍案幸先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但既非本旨
則孔氏入門第一義從此淪沒且使學者有離經
畔註之憂亦安得云不誤人也又其言曰無善無
惡一句關係學脈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
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
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曰無善
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邪近日

學者信致良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
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
斯言也允予夙昔所習而未察者一旦得之如寐
得寤如醉得醒鳴鳴然汗流浹背矣噫先生其程
朱之後一人哉

斯文正統卷之八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伯子冊 校正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程顥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
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
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懲見傳。其餘則泯然
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

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
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傳。蓋其意與古史之
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
苟簡而就。蓋必本諸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
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
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
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
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
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而盡去

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記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政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邑前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使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縣令賢則一邑之人沐其福不肖則一邑之人罹其禍所繫匪淺渺也故三考黜陟而外又寓其義

於褒貶以勸懲之後世郡縣之志固其遺也但志所載一切有褒而無貶且其所褒能不若陳壽魏收之阿私者或寡矣又焉用此具文爲哉伯子所言穆然有復古之思而聖人以道化成之理亦在其中

崇安縣學田記　　朱熹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迸迸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絶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

曰聖曆曰既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遊卒歲而無乏。絶之慮。既而學之群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

於井無策驅而納諸學官得乎從中指

然是所望於今有司

一世之人如狂先王之法安在

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以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

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音萌）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恥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由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侵[illegible]牟[illegible]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公理財皆辦具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皆方上其治行於朝云

浮屠氏豐屋良疇將安用之而況非忠無君非孝無親爲吾道大蠹乎逐其人奪其所據作養士之需善矣不然察其絕不繼者漸次歸之學官如趙

侯之於崇安斯亦移風易俗一大機括也

僧人淫亂不法者宜絕其籍如崇安例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朱熹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餘令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藉藉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伯斛者爲之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

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世充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充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成先志以慰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之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

爲最能發天下大慈

又用以此意婺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處於背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

范公義田爲宗人設濟公社倉爲鄉人設兩者並舉雖有水旱昆蟲之災親疏遠邇無告饑者卽謂功奪造化可矣

智不足以謀一身力不足以謀一家庸衆也知僅足以謀一身力僅足以謀一家庸衆也求免於庸衆何道而可必也大之濟天下小之濟一邑乎必也用之利蒼生舍之利鄉里乎濟公爲鄉里造福而不能繇一邑以廣之天下蒼生也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矣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眞德秀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爲種食肖朱文公始也獨縣無之農不可貸故弗制倉簡仰糶常平常平法久壞使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盻盻然無所於糶縣大夫熟視左策則謁貨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闕侯峭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聚當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洽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爲糶本始諸侯之糶也先期于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爲更故約以見緡貿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糶於齊傳者曰一年不

變而通之與時宜之

丈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爲國者。大抵丈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若公在位久。不備之素而糶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爲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若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夫失理。居爲之弗寧。一夫罹罰。儼爲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囹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也。窃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

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嘗其倉之兩廡曰。聊爲吾民留飯盌。音豈無求於續

心燃鳴呼此丈夫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乘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爲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按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後世王制廢而蓄積寡之有年大有年在春秋反爲記異豈能免於不足與急與閔非其國之患哉牧

民者酌盈濟虛多方補救其間若賑糶固其一端也建陽之嫩其間求子之風而與起者乎文亦典古懇摯在追學田社倉諸記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嘗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共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

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歛。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大。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

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獨高其義。以遺其世云。

按律姑表兄弟兩姨兄弟貧而不相救濟者有罰則同姓可知已。文正曰。吾吳中宗族甚衆。自吾視之固有親疏。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也。均是祖宗之子孫。而或富或貧。或飽食煖衣。或啼飢號寒。豈足以瞑九泉之目哉。義田之設。固分內事。越數

百年此輩何寥寥也

蓋公生平固屬在人則視爲己有貨利在己則推爲人有是故道義之樂形骸可外麥卅之形父子同心非大公無我而能之乎

惟其憂宗人之憂故能憂天下之憂不然非親親仁民之道也與墨氏之兼愛何異

岳陽樓記

范仲淹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啣遠山呑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此等題一入文人手便要鋪張點綴取悅耳目此

獨以瀟灑民宿之致則之把平生一片熱心腸一
段大水領洋洋言下遂并與岳陽樓同其巍煥嗚
呼此其所以作與橫渠而闢西銘之傳也與
先生嘗有言曰四岳我尊八荒我吞浮雲我決自
玉我切吾返以狀斯文

講筵進讀大學章句記 眞德秀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奏
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已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已之事
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已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
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君止於仁臣止
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且如陛下居人君之位則
所止在於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
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爲至若只姑息
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陛下爲先皇之子不但生而

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先帝於
牆食則見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能繼先帝
之志述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然後爲孝之至
不然則雖孝非至也又如臣之事陛下當止於敬若
但以擎跽曲拳爲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
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爲敬
之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他如父之慈與國人
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至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下平此却曰

三代而下
之天下者
亡之宜覺
不得明
德三字

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得其本心，皆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不然則只是小康而已，未可謂之平也。

說書耳，非有意為文也。然而言君則堯舜，言子則武周，言臣則伊傅。漢唐以來，豈復有引其君以堂

道如而山者哉。把玩再三，不覺竦然起敬。

伊川在經筵，每進講必於文義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繇此觀之，講官之說與經生家訓詁不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告君之道

思過半矣

定軒記

眞德秀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節書於其上曰盍爲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敘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凡然枯槁而已爾澹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静出入之無方也今以凡然淡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

其可乎公以敵速果銳之材而爲明天子所任屬盍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幙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近臣而總六師之職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固非槁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擺百累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況於復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爲吾耳目之臨心志之域者紛然至錯立於前菀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疾若飛仙之電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人若一葉之颺而舞獅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爲主而我從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所以養其心而爲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

窮理交相爲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八丈華徼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爲先朝名侍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日方要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撓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葛端調曰公凡爲人作堂室記文必告之以大道之傳爲學之序使其人得之真若嚴師保於座右允爲行己模範視乎世之隨事賦情因人舉義褒崇畳宇之漆麗侈述功業之無窮者雖工何取耶

首引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二語極
得定字之神又嘗以其意推之玆妙具在咸艮二
卦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以其無心而後能感也
主爻在九四貞吉悔亡非定乎憧憧往來則不定
矣此以言乎定之體也艮之彖曰艮止也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所謂隨事
以應之使各適其可者也此以言乎定之用也體
用兼該然後可云吾儒之定若二氏則有體而無
用矣此文雖不言易而易之理固在其中

定者不動心之學也孟子之不動心自知言養氣
來眞子之言定自窮理主敬來窮理所以知言也
主敬所以養氣也言雖殊而理則一

韓魏公生平未嘗以膽許人益自許也嘗與延安
忽有人夜携匕首至臥內遽褰幃帳公起坐問曰
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
遣某來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
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此其於死生之關何
定也張忠定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

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
復攬轡行衆不敢讙此其於禍福之關何定也朱
文公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略起
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始
知有指揮此其於得失之關何定也王文成鄱陽
之戰與同志坐中軍談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先
生出見之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頃之走
報賊兵大潰先生又出見之退而就坐談說如初
神色自若此其於勝敗之關何定也嗚呼若四公

者非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側而
目不瞬者耶學不至是而言定恐爲矯情鎭物者
藉口矣

勿齋記　　真德秀

江西方士揚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子不云乎：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學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非禮，而使勿之；老子之師，惡人之為禮，而欲絕之。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尚矣，而吾子彊欲同之，可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之學，蓋深於禮。其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滅質，偽喪真，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師之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覆

載之大，不能舍是以立，況囿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外哉？使為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曰宜曰親云者，誰為之主可也；主焉而非統乎禮，屬焉而非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巾屨褫棄而體居攫吸鏡闕，齊愁離而罔禁，亦可也。夫既不能外是以為安，而曰予將絕滅乎禮，其誣欺吾。故曰吾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矣，今雖寄迹於此，吾之心不能以一日安也。夫文暢浮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聖人名儒行而樂告之，況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

是傾頹，一言以託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不謹乎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焉得而弗記？雖然，勿之為義，吾子亦嘗深味之乎？夫視聽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顏淵，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為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即心而言也。心之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其為求仁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蓄，獨於勝私窒慾之際，其辭嚴焉。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曰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凜凜乎不可犯也。若去惡弗力，則為善弗勇，勿之一辭，所以為鑿（音汲）強敵之五兵，破橫流之巨楫也。休文而誠有志於此，其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可不勇於自救也哉？休文名至實，今為閣皁　講師，其文雅趣操，有前君子品題在。

孔子嘗就老氏問禮，退而有猶龍之嘆，則弁髦禮法，豈亦有激乎其言之也。此語固自有見，非出自其

徒之口尤見爲師諱過之意至於引墨歸儒婆心又津津言表其扶植禮教也大矣昔人謂蘇氏之文毎從無中生有此文須是而理則不誣觀者不可以不之察也

予困知録云克己如養身然培植元氣則諸症自消若臨時用力一症發纔服一藥終日劳攘病根仍在故顔之四勿未病而預防之也憲之不行既病而强制之也篇中提出心字作主正是此意

葵軒記　陳敬宗

贛州太守方公佐初爲邑嘗以葵名其軒而徵言爲記葵葵之微者也理雅謂其心隨日光所轉陸士衡詩有云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馳若然則是葵類乎有知者也夫植物本無所知得春之雨露而生得夏之風霆而長得陽和涵煦而暢茂蕃蔚而舒苞焉以敷其心欣欣然而馨榮若將有感恩之私焉宜其隨日光所向而傾仰之也一草之微尚然况人爲萬物之靈者哉夫日君象也君之于臣除殘去暴以衛其生分田制祿以厚其養錫封頒爵以隆其名冠冕佩玉以華其躬恩極至矣而凡臣之感是恩者非委身殉國一飯不忘不可也非尹吉甫之夙夜匪懈諸葛孔明之鞠躬盡瘁亦不可也此方公葵軒之名所以立也託物以見志因名以顯實夙夜鞠躬其所以感戴歸仰圖報朝廷厚恩者其心宜何如哉公自太學生一躍而至縣令自縣令一躍而至郡守非公之幸也繇其感恩之心念念不忘亦猶葵之傾向太陽一刻而不相背故天有以默相之耳詩所謂求福不回

者也爵祿之崇也。其又可以泯沒哉。是爲記

先生肅師範不尚中貴與文清同介川其事君之忠無愧周吉甫漢諸葛也明矣是以借發見意舉平生一片忠義肝膽形諸筆端也

恥巷記　　羅倫

[illegible]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倫曰人不可以有恥。自其初也。不可以有恥、自其後也不可以無恥。自其初也天完於人。予完於天。若有恥焉。是自喪其寶也。故曰、不可以有恥。自其後也。天玷於人。玉玷於瑕。若無恥焉。是自喪其寶也。初無及矣。防其後所以復其初。故曰不可以無恥。今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初也。有恥之心。無恥之事。大人者不失其初也。自有所不爲。充之於其所爲。則能充其無穿窬之心。無所往而不爲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自有所不爲而充之則穿窬可至於大人。自語默之微而不謹。則士或入於穿窬。可不畏乎。吾聞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可恥也。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爲己可恥也。學而爲人。仕而爲己。是皆穿窬之類也。學恥爲人。仁必如堯。孝必如舜。學必如孔子。無恥矣。仕恥爲己。君必致於堯舜。民必推於熙皥。無恥矣。故曰、恥之於人大矣。無恥之恥。無恥矣。憲使陳君文瑞以恥名巷、學恥爲人、而志

[illegible]

爲己作恥爲己而志爲人斯二道也君其孳孳焉斯無失其初。文雅曰、聞子之言乃見孟軻、

孔子以知恥爲勇孟子以羞惡之心爲義程子以面發赤爲惻隱之心仁也義也勇也皆可以一恥兼之恥之於人大矣哉

以一事不知爲深恥亦耳之恥也以一念不正爲深恥心性之恥也猶日耳何非治心性

必如先正仰愧古人俯愧後世而後可云有恥必如先正行不愧影寢不愧衾而後可云無恥

常春堂記

羅倫

外父雲巖翁與其弟與言與非爲堂於南圉曰常春命子壻羅倫爲之記倫適與客過其堂焉方嚴冬也風饕發而氣栗烈冰柱挂簷雪花如手坐良久足麻木齒牙下上指僵袖不得屈伸客笑曰今日之春何在乎常如何也指酒壺曰春在此乎非也巡簷索梅花笑曰春在此乎非也二物雖可名春非春之常也夫天地之化燠而爲春熱而爲夏凉而爲秋寒而爲冬方其至也推之而不可拒及其去也執之而不可留雨生於雲水生於山雲與山不得而有也春生於天天且不得而有之而人欲有之以爲常不亦惑與倫曰是非客所知也夫春在天爲元在人爲仁仁固春之爲也邵子曰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是春形於身則睟面盎背形於家則父子慈孝兄弟友讓夫婦唱隨卽其人入其室如在春風中矣皐夔稷契得之爲唐虞之春伊傅周召得之爲三代之春孔子得之爲萬世之春當時弟子得之浴沂詠歸亦爲聖人之所與自是千有餘歲周子春於濂溪明道春於河南太

走春也得於天而有於我是固所以爲常也翁兄弟
齊白嬉怡群從朝夕奉觴 顏色亦所以爲常歟翁
老矣翁之子孫以是春於身未用春於家用則春天
下進進乎周程夔皐之域而後可以爲常也翁字與
仁兄弟五人與廉與爵已見云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春可常乎哉乃天地之春不
常而人能常之達則登一世於春臺之上窮則群
吾徒於春光之中雖時方肅殺萬物彫落而太和
氤氳生意盎然所謂功奪造化者非與是以隆冬

沍寒之月一陽生焉易之復卦所以見天地之心
也學者從事於不遠之復則天命流行物與无妄
何地不春何時不春也而又何靡常之有

宣化堂記 劉因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
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物人
得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
運行乎天地之間絪縕屬屬自然氣盈而不容已焉
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
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
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於鳶飛魚躍莫非大化
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蕩其

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修其道以
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
歌暴夭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
盤亘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遠者此聖人宣天地之
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也於是時君宣
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宣大臣之
化至於一家宣一長之化一身宣一心之化一事宣
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化而宣宣而復化宣而
不已至於不宣化而不已至於無所化故人仰天化

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於我合我於天地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而天化窒群生寡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噫天地之化會於人心聖人之化布於方策顧人之宣之者何如耳順天治中周侯孟藏故都運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負主治有聲嘗於時豐政暇之際新其府

之公堂謂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繇是而宣乃大書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於宣其上之化也且請予記之以爲執事者律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典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倖祿於此待月於此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我侯無愧斯名

靜修有元一代人物也胸中經濟生平未獲一試嘗於此記見之正蒙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先生之學幾於知化體化故筆畧淋漓天之氣人之時殆無剩義奮兩生漢四皓未審有此之悟否也

和敬軒記　　徐愛

凡公堂之後必承以軒爲賔寮退息燕食之所代多以退思名軒示蠶政保民惟艱惟重安危治忽間不容髮故雖燕食斯須之頃亦不可忘慮云爾厥義淵矣哉而玆軒故無名予既以和敬名軒一日與同寅蹇君舜師楊君艮佐燕食既畢二君從容請曰先生名軒之義何居予曰二君未之知乎吾有所懲矣夫吾與二三子者相處於玆二載矣吾恒自省焉二三子之相與也情若扞而未孚也義若格而未伸也予

曰何也世之病於寅寮之弗協者我知其故矣吾又以自反焉夫有所利而相私則爭生焉吾若有相利乎無也有所能而相形則嫉生焉吾若能而相形乎無也有所專而相擅則爭作焉吾若有相擅乎無也又有寘寘似躁昭昭是飾彼直剛者聞而惡焉斯譬矣吾若皆昭昭其行者也又有蝸聲蚋迹諂諛易惑此聾聵者聽而疑焉斯間矣吾若皆不惑其聽者也夫五者無一於是而有是未伸焉何哉我知之矣吾質本柔也習雖化焉猶其和而流也吾故矯以嚴爲欲厲巳也而不知其病於人也欲伸巳也而不知其屈於物也夫人既病矣則情何賴於我乎物既屈矣則義何敢於我申此矯枉之太過也吾思而得其道焉寅寮之處其以和爲貴乎蓋不可以苟異也故曰同曰協故曰爾惟和衷然而非流也其以敬爲主乎蓋不可以苟同也故曰寅恭然而非嚴也敬以爲主而和以行之故其道爲休戚相體爲可否相濟惟相體則雖厲巳而人不以爲病故其情易孚惟相濟則雖伸巳而物不以爲屈故其義易申情孚義申夫然

後善可聞而過可改相遷善而改過夫然後存諸一身爲和德藹諸一堂爲和氣播諸一郡爲和風德和則言行無所拂氣和則事物無所戾風和則群小不能間夫然後吏有所畏而不敢爭利民有所恃而不敢言欲其治化也爲熙協其感召也爲禎祥斯可食茲祿長茲民矣匪和敬曷從故曰吾有所懲矣於是二君者始踏然若不安焉既嗒然若自失焉既冷然若自省焉舜師起謝曰某質剛類而病隘請以和爲教矣艮佐起謝曰某質柔類而病流請以敬爲教矣予

月二君其亦有懲乎雖然盡兼之底蘊吾初之過乎二君復起謝曰然請遂銘於斯則徧謁諸子乃爲銘而記其說銘曰匪敬則慢匪和則散敬則純一和則統同匪徒官箴作聖之功

先生在餘姚之門以姊婿受業稱顏子丈老相傳求東髮刺吾鄉攷其政事不少概見所存者惟此記而已王敬以爲體和衷以爲用體用兼該是爲眞學問是爲大經濟彼簿書俗吏何足以語此

剛峰記　羅　倫

予性剛凡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交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illegible]已而歆歆企慕至爲之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於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眞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周子之所好者也思欲與天下之人同進於剛以是凡游於予者皆以剛益之唯恐其墜

於柔也梁君德剛亦其一人也君諱侃初無字予字之曰德剛別以剛峰易其字欲君顧名思義果於剛而不墮於柔焉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或曰子之論則辯矣梁君之剛而以山何也夫人之不能剛者動於欲也易以艮象山象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則不動於欲矣

大畜以艮畜乾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無欲而應乎天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仁天德也予欲困於婁有司欲用之德剛以汝而受有司之餽乎於是推其有以問之成予之剛者君有力焉以是知君之必能剛也易之象凡陽必剛凡陰必柔剛者必君子柔者必小人剛進柔退則成泰柔進剛退則成否安得如君輩之剛者百數十人並於中外庶天下蒙泰之福乎此固予之志而非今日之可言也雖然剛之成泰者繫乎天剛之同天者在乎已君姑勉其在已者以俟乎天也是爲記

易雖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又看其時其地何如以三爻論之則二五爲中以六爻論之則三四又爲中中雖柔亦吉不中雖剛亦凶故周子有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說要期於中焉止矣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剛柔互濟則善未可以畸勝爲也然則文毅何爲云爾乎曰文毅之所謂剛孔子之未見孟子之難言者也以義理不以血氣蓋乾道天德而豈顓陽好勝之比哉讀者辨之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

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

按祀典有功德於民則祀之

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則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

既開小人遷善之[illegible]

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進德之心

蚩尤列祀典朱買臣妻崔氏會稽到今尸祝焉其故皆不可曉繇象祠推之若入作者手當有一段至理存焉矣

夷陵有曹操廟申屠子廸毀之唐肅爲文稱其力足以有爲勇足以勝私信矣蓋陽明之文意在勸善唐子之文意在懲惡兩者俱有關於風教

從吾道人記

王守仁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遊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泰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

年則光矣先生之志何悲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求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晩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學問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耳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凶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

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而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眞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眞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眞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

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眞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從從眞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蘧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尚自以爲既晩也充蘧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蘧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先述驕倨之狀後叙尊禮之誠便如個活蘧石同堂對話一般既而談道說法歷歷參前則又怳然耳提面命也個強如溫嘆背以不獲北面爲恨況他人乎

退之師說每借以開悟來學然所言者規摹大狹耳窮源探本直接尼山衣鉢無如此篇

禮聃七十曰老而傳雖不之年去此無幾幸獲一代大儒爲之師遂足千古視功名之士月蘇途窮偶爾得志誇耀一時者固自天淵乃世之人但羨彼而失此横渠所謂要做貴人不要做好人秦漢以來學者大病也

慨方文法

宗祀所關故余叙此一提內

奉嘗一段見忠臣烈女皓潔其身而已矣

或謂婦尾者割捨不得是故

五芳井紀　黄道周

丙子之役定與范孝廉之妻馬氏死焉其子婦從死焉其三女又死焉繼三女而死者媵婢凡九人兩井幾爲之溢嗚呼烈矣是時一子呱呱在側顧急麾之去曰而無從而有父在也其亟逸去以全而祀噫其於生死之際亦何其確然不必勁恬然而知所擇也或曰發難以來其死者不可稱計或遂泯然無聞焉豈獨范氏見稱乎曰死而未有必也一志則亦人莫之知也得其死矣而未有聞固生者之羞也曰死生

亦大矣何獨以望之一女子曰非也奉嘗鹿公則固已死之矣曰不幸而地方有故固必如奉嘗之死乎曰非也仲尼不死桓魋曾子不死武城居是邦也非有地方之責未聞必死者也然則奉嘗又曷爲死之奉嘗盡視其身足以繫一邑之安危故慨然以身當力不繼而後死之死義也非死國也曰范氏婦又曷爲死之曰婦人無家國之責以其身從夫者也然則孝廉固未有害也又曷爲死之曰使必緩須臾死將不得其死矣故范氏婦之死死身也非死國也曰死

是答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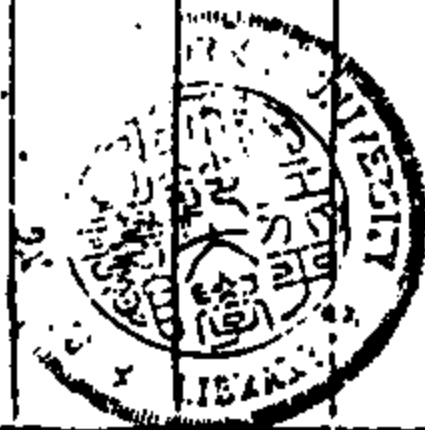
慨慨感不敢以自盡也

義與死身固若是重與曰一人不有其身天下事乃無一可爲人人不失其身於以蕩平不難矣曰然則曷爲不使其子死之曰從父而生義也從毋而死非義也嗟呼余忠宣之瑞賊也其部下三千人無一生者范氏婦死而媵婢皆從焉節義之氣足以感人如此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以奉嘗之死爲死國是從史矣引桓魋武城二証極有斤兩見鹿公之死以人重非人以死重也若婦女之身有死無貳義不得援天任爲辭篇中自

問自苔備極層折而一意自描淡寫無紛岱集氣名下無虛諒矣

媵婢非有必死之志者也見其主人之烈烈而死故不忍泯泯而生其機如此假令爲文姬蔡氏家奴誰肯引決若是然則媵婢亦幸矣哉

寧晉張氏五烈與芳井正同愚嘗爲之立傳近滿城范氏女未歸而殉其夫尤史冊所希覯者自長安諸貴人以至草野賤士皆有唱和余不佞亦有一言弁其簡首嗚呼得非定與范氏有以風之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

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大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

顏子亞聖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亦不樂乎 貴且尊下有脫師友三字

過第二十六

仲繇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或曰其宜作莫）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醇乎其醪温其如玉滞心展玩心氣自然和平度宇自然端慤識議自然精粹學庸語孟而後屬之此書無疑矣不有朱夫子字字句句表章推明陸氏兄弟將莫之與老列等不嗣謂二程言論文字

甚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爲也

理其讀不當以文字論

答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

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莫定於天理稍以人欲參之則不免憧擾矣果於源本處寂然內欲不萌外物不接更何憧擾之有乎朱子謂伯淳渾然天成讀此文彷彿如見

答倫彥式書　王守仁

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其說不離乎孟子則子程子　尙結構精密乎應靈

通則若然獨出心裁矣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明知道故言之徹上下而合內外也如此

答涂鏡源中丞書　　馮從吾

歲序更新。玩愒如舊。万切愧悚。選辱手教。儼若對談。開我寔多。敢不佩服。往刻疏草。字字忠藎。言言經濟。益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臣奏疏並傳。什襲珍藏。三復欽祗。從吾不肖、年來與同志講切、雖茫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知性。大學止至善。此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然而然。不假一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之則為道。盡之則為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

[illegible]

有功夫則為聖人無功夫則為眾人聖之所由自殊矣

率性眾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眾人異。不可不辨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眾人與聖人同。至於知擴而充之。以至於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眾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率性也。眾人與聖人同。至於擴知能之良。滿孝弟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眾人異矣。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率性也。眾人與聖人同。至於推不忍之心。以愛百姓。推不屑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聖人便與眾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

功。夫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盡功夫以合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惻隱見其端。緣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三品之說。得以攙奪。明德不淪於玄虛。便落於耳目。新民不涉於功利便流於則各。性學不明。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為大學第一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求質正。而承諭欲弟入榆陽。為諸生一闡發。殊為至願。第病體支

離。不敢出門。徒抱耿耿。柰何。

言本體不言功夫則荒於嬉。言功夫不言本體則流於假。此書究極性始。而以率為本體。以盡為功夫。兩兩比勘。委曲周到。使眾人聞之莫不勃勃有作聖之思。此講學者所以大有功於世道人心也

答汪明卿學博書　馮從吾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也無邊腹。前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無不可為賢為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夫以皆可為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甘於自棄。亦習俗誤人。雖賢者不免耳。若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而使之寤。雖至顓蒙。未有不醒然悟。遽然覺者。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佞深信孟子之言。往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既則疑。

終則駭者釋。疑者信。而且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關中書院。人心益為踴躍。同志益為興起。駸駸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佞愧不敢當。而人性之善亦略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欺。而不佞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上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與教化。今幸借門下。坐鱣鳴鐸。以興學為新士倡。來書云。環人士近知向學。任生乘衡。尤大有長進。聞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非獨環士之幸。是百二文運之幸也。

生刻言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在孔顏尚可尋。又如人心豈無過。皮氣滌吾心要在一點覺觸處皆良知尤得聖學真脉而末云醉後狂言亂醒時愧悟存於人情日用間提醒人心尤爲痛快兩牛生能付殺青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佞之道於遐鄙。夫不佞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舜孔顏之道於遐鄙也雖然亦非堯舜孔顏之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繇之道也。以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繇之道即傳之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同具之人於此無所損於

彼有所益於彼無所損於此有所益在聖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在百姓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將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溶成一片。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不佞謂太和今在大明宇宙間矣此吾道所以爲大而聖學所以不可不講也。或謂學不必講者真佳什中所謂醉後狂言不能不當與之較且當憐之恤之求解醉之方。而療之矣使醒解而醒也寧不自悔其失言哉不佞嘗謂功名富貴乃弊人之毒酒讀書講學乃解醒之良方不知門下以爲何如。

講學一事或胸中有所得而辭不足以達意或貌負不逮之恥而蓋嘿然徒以辨博爲高或言行未符矣而好徇己見輕泥古説不能取諸人以爲善數者皆舉止之善也先生之學至矣而拳拳讓德於人文共在茲乎

答楊原忠進長書

馮從吾

不佞三年以來、雖屢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與形接。左右顧、獲領面誨、生平饑渴、一朝頓釋、第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爲歉耳。顧生回、得接手札、嫉如再晤。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肖爲何語、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爲惕然。然藉此得堅自信、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抽錄、微恵弁言、獎許過情。愧非三都、何當玄晏。銘刻銘刻。不覩不聞、原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可混而爲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

而道體豈落於覩聞、即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專屬於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於隱微、即莫見莫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又專屬之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即此亦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須臾離。於此倘一時不加戒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愼恐懼、而不敢須臾離也。言不覩不聞、則無覩無不覩、無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愼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歷

明境界。愼獨云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要字拔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則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

也耶。是道偏於靜、而遺乎動。如前所云云矣、又何以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動機括處點簡、動時發用處停當、一切合道、然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動機括處再一點簡、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當、故特舉不覩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之靜。而功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

無妨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樂之不節而曰我能與道體不必一一在事爲上點檢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忌憚也毫釐千里關係不小不佞有慨於中久矣承諭及敢藉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爲是否

朱子分戒懼愼獨爲兩段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後儒非之雖余亦不能無疑也及讀此書凡動靜之幾存養省察之理節節分疏步步則發然後知朱子之言果不我欺而後儒體認未到不得輕言詆疏也

定情書

林鼐昌

程子定性書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是知性之無內外也性定則情自定矣夫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然旣謂之未發已發矣且得不謂之內外乎先天之君子安其內以應乎外不聞不睹謹微愼獨是爲定性後天之君子制乎外以鍊其內省察克治懲忿窒慾是爲定情情定而性亦定矣夫喜怒之情因物而觸常人與聖人一也聖人隨物付物不滯不遷常人則認物作己究且以己殉物

卽不聞不睹之精神亦驅而爲喜怒用矣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情之所以擾性也艮其背不獲其身性之體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情之用也行而不離乎艮者定情入性之功也孟氏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程子謂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繫於物者因物也非着於物也如太虛然野馬塵埃過而不留且得有物乎哉惟無物故善應物其喜與天下皆春其怒與天下皆秋喜怒哀樂者四時之定序也夫四時者天地之情也天地不能無情

以與物故姤復循環否泰迭乘而莫其消寧聖人不能無情以應世故忠必推恕復必言克遏遷其未發夫謂外誘之不足惡者猶堅白之可試於涅也若非堅非白則未嘗不以外誘爲累也君子達其情以觀其定而於定性之功亦思過半矣

因釋子定性之論而直云定情其說似不經矣然定性者生焉安焉之事也定情者明焉勉焉之事也原性識情揣情歸性及其成功一也

情字雖本孟子而意則獨創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程頤

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以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繇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

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繇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珦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必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竊思所以副

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導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易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盖道旣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詎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盖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藴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

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惟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琍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懇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朝廷所以立學守令所以善俗與夫士大夫所以居鄉其道備於此矣至於物勤懇懇一段尊賢敬士之意尤藹然言表讀其書想見濮州一郡太和

矣

再書　　　　程　頤

近者書其謂懇惻於左右輒欲邀政軒從內省不度力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凂聽覽珦主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為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

肯耶既而曰賢者雖有為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為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珦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無其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為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賛之謂志當在此固未

言其未於斯此得此一段議論爲妙下標舉易之言又何必不如此

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有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若是鄉為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為意乎見諭日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為養老之地所養皆耆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饐噎之祝則其羸憊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賛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前書曲盡屢左之意無容再賛矣此復設為疑問以窮其辭之之路而又引觀之上九以發其志引禮之養老以慰其心字文何人能不惠然肯來副茲盛典也哉但未審彼妹者子何以畀之耳

答朱長文書

程頤

別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年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深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

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

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

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注攻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邪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學者敝精敝神役役於無用之空言者何可勝數

推斤斤乎以道理爲歸宿則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肯的許多年青人費的許大精神

與劉素彬書

羅倫

吾昔書與劉某必從如轉丸矣此非獨劉某之罪亦吾黨之罪也大抵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吾嘗猛省焉生三十九年矣無一日不在醉夢中也此無他醉而寐之者多醒而寤之者少也不知吾弟之醉且夢今醒已寤且否乎吾固賴吾弟醒我而覺之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文詩之工拙皆洗淨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研精義理簡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士夫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群聚而譏之曰此道學也其中無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噫目之視耳之

深爲詳

人不求爲文人而詩文自有一段不可磨滅處

教其人得辭道乎

手之持。足之行。吾聖賢也。饑之食。渴之飲。冬之裘。夏之葛。宮室之居。吾聖賢也。喜怒好惡。日用種種。吾無不聖賢也。獨吾之心。不可以聖賢哉。所以爲之。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之折衷群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諸吾心。致謹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豈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言語不求工而自工。

爵祿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詩律。足以自立。則楊雄李白。皆可以爲聖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貴氣燄。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澌盡而無聞。其恃以存者。若吾鄉之劉丞相、董參政者。適足以貽不令之名。爲子孫鄉閭之辱也。何足道哉。公安純篤有志。惜其不能撇地自見耳。相見間。可以此意道之。

逢人便說做聖人。辭不迂其隘者。試取此書潛心讀之。便知彫蟲小技。都無用處。不若反而求諸心性之爲得也。羅公之言。豈欺我哉。

與友人論文書　　馮從吾

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摛葩摛藻。人虵珠而家荊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迅弊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畧陳其愚。而足下亮焉。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旣辭矣。然其間如昌黎盧陵輩。猶或寓有爲。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濶於事情。曰

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於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炫燿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強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論韓歐。即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即左國有之乎。子輿氏以來。此爲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古高古閎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横捭闔之術。其機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放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嗣宗國策。貫古墨而黷其意甚益

[illegible]恣數年非獄。不止齊其語耳。蓋常人溺於所聞。曲士局於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豔羨其文詞。其旣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取類其人。品可不[illegible]哉。雖然捄縱橫虛無之弊者。往往於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修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即不然。而亦不至於爲縱横爲虛無也。

故曰文章以理爲主。願足下之熟討之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僕斷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時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令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傳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非於文詞外者。然則爲文者

至何如僕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於此務必至於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疏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遇以獲舍矢幾十返縱橫爲樸茂挽靡爲大雅乃稱藝花良工哉此僕所有志而未逮亟欲請正於足下者惟足下財幸。

文士論文者何啻數十家得此可盡廢矣

佛老莊列之書久經禁斥秦漢國策之談漸見閑鑠所家傳而戶誦者惟唐宋八大家是崇是尚道學之文不以爲迂且腐者鮮矣舍嚆矢求正鵠其有當乎斯文正統之選夫亦有不得已焉耳少堀先生何其言之似我心也以此篇作正統序直操左券云

斯文正統卷之十

祁陽後學蒙吉才 包選輯
伯子再濂校正

書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嘗謂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覽前代毎讀古書見高堂九仞曾參負北望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游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霑衣何者情蓄於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布腹心罄瀝肝膽廣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某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衒才揚己歷詆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才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八則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昔聶政荊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塵

歸路今古與此同情

駱公情切故視功名如浮雲

後殷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而顧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藿無甘旨之膳松檟乏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尤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以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疚之情未洩與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感於心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情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

扣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與朝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者豈貪賤貧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乎蓋有不得已也儻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汲引之志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逆入塞之魂塊

不忍言

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背而使憂能傷人道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倘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

似近排偶而恃至情不減陳情表讀之當為流涕至於感恩報德一段尤見肝膈尤見鬚眉意氣

○讀討武氏檄而知駱公之忠讀上裴吏部書而知駱公之孝忠孝兼至而不能免後世之議非通論也

開卷本策一子

舉業不妨道腸明白之謂矣而人之成求宜

從而在於化來

謁羅先生書

李侗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藝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況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篲以供掃除幾年於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揉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趣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

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

年幾踰弱冠耳便曉的當時有羅豫章盡棄其學而學焉是何等識力宜其嗣濂洛而開紫陽之傳也

百里得一賢千里出一聖物色在無事之時朝取一人夕求其一藝求一人長其大網莫自事一日

知人用人之法一二其

與劉共父書

朱熹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媢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

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柰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

允若茲爲之狀求其

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趍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及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周公握髮吐哺而後若忠武侯之集衆思廣忠益狄梁公之桃李盡在公門雖秦誓所稱何以加焉

趙忠獻呂許公張魏公身列名卿不免娼嫉之議
遑問其他

與陳丞相書

朱熹

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盖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到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及乎光大耳然

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辭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剏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與所以求之者未力與所以待之

士有諱反則身不失於今省損天下者亦

熱

儼然自任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先器識而後文藝裴行儉以之

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之耳而況乎所以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于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

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屛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採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宰相以推賢進士爲務在他人上書則必稱功誦德以文章爲媒炫玉求售矣先生字字肝膈言言藥石始終無阿諛一語陳公有知當倒屣而迎造膝而請以輔其過而光大其德業豈不休哉惜也言不見聽負此婆心也

大稱興頭

無地可容　際於衣械

不直則道不見我且近之

答安仁吳生書　　　　朱熹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向之高遠為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善於吾子以為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為者至於卒然以物餽其所

不當餽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晳之志非夫子抑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筆硯墨受之無說

唐太宗生日張說奏樂頌哀哀父母之詩而泣下王其子孫後來石銘頌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不其然乎

貢獻之獻沃狹也山出於忠[illegible]之心也

上丞相書　　　　真德秀

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後心為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臾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為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為賦頌以賛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為瓌奇靡麗之獻

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墻辱顧遇不為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於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

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書札至今日濫觴極矣言學則曰程朱言文則曰蘇韓言政事在內者則曰伊傅周召在外者則曰龔黃卓魯本來面目從何處認識先正以德愛人毋爲書必有箴規匡救之意如此書尤爲激切雖從未識面而瀝胆披肝無少忌諱即父師之教子第不是過也特錄之以挽頹風

自異者辭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爲至耶其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其雖無似然愛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其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爲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

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誦之

討徐曲折入堪有餘地

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

先窮究到極至處而一一按合試於其不涉其顛

劉禪視成王何如而未聞不利孺子之言

而弗辭不惟詒能愛任者薦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没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衆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其事君如槼衛諸賢如朋友撫群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罰不濫於罔功刑不橈於貴勢

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秖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罪當誅則抆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斷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群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托於不能之地君

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益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爲智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悦人之讚已而惡人之議已夫以讚已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已者爲罪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

不爲已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已勝然國既安則已未有不像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已而不知其愛已也悦人之讚已而不知其誤已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恭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孚屈已以受言而士大夫之忠諫者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

陳采似曲江而學術過之

以敬君者敬人相矣尚不可

公衆聽忘我。如侯之所爲。尚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曲江公無能爲役然自少小。卽慕其爲人。歳在作噩。備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天畏天之戒。故先奉艨之數日。昧冒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扆。聖上亮其忠。不以爲罪。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瀆聽。覽而獨獻其所聞如此。葢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卽昔者効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

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爲。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宗鍥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雅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爲之跋謹摹本以獻於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干瀆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無煩援引多人直取秦漢來第一箇丞相反覆[illegible]

明過華封之祝矣移此文作武侯廟碑記可當[illegible]

衮之一史移此文作宰相懸弧日壽章可當稱觴

之百朋是故以幣帛將恭敬一時之祝也以諸葛忠武侯將恭敬千秋萬年之祝也富者贈人以財其義遲仁者贈人以言其利溥矣

上程雪樓御史書　　謝枋得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老母在堂耳非大恐極艱謹於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入仕五十一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謂孝矣惟忍死送死或可以少贖

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陞首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召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旁旌招賢輸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濟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敢不與起借夫求與才而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議於後世非大元憂下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為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衛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以辱古靈薦棊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目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親

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廢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荊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

部。國世道之禍。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豈以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姑取古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俄可無思掛髒。可無嘆。野史記之曰、甚哉上與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门人豈不自知。其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禮者乎。某之至愚極陋。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毋

之喪耳。儻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潰旒晃。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歿。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 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 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

斗胥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救。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其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玡江。相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三

望三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淒愴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门士原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眞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已也。

忠孝合一之理看的分明。且至誠惻怛字字從肝膈流出。使讀者尋味其中。不覺悽然泣下。何忍奪其志乎

與魏容齋書　　謝枋得

上天降衷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爲伊尹决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illegible]

御史將隆吉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攜上有堯舜下有巢繇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光王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

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絏而到大都以縲絏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鑒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如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

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此生不能報荅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翰璽館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翁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决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

毋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不免爲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妬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元朝之待遁臣可謂致敬有禮。而參政乃孥視之。故此書視他書較有激烈語。而求齊滂武之言。則

其遜也。抑又甚矣。若夫不爲畫策要亦前書所稱李左車之意。豈獨有見於公甫文伯之母乎

妻今見執 天子今眞 聖天氏臣 改事

上丞相留忠齋書

謝枋得

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生之所知也。甘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爲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謨以忠實二字奬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

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日。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婢姪。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二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侄死國者五人。骸骨不可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先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一日。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

當日握重兵當一面矣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
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
耶其自丙子以後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
生出入中書省尚書省問之故府如有一字降附天
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大
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宋事者八年罪犯悉置
不問其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
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
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羨蒸含糊於大元之土地

乎大元之赦其優矣其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
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
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
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
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
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徃來蟲臂鼠肝隨
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
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其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
可應聘者二也三月其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

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
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大
元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太削矣
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其前後累於太
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
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遁逃山林如殷之
遺臣耳罔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
系之二百　功德䟽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
參飯麗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先生若以

三十年老門生不背負師門爲念特賜仁言爲其陳
情俾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
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
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
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
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此門人所以答其師者開口便有不相知之歎中
間並吐胸臆無少回互意者各行其志不愧天地
不愧神祇不愧十五廟祖宗神靈即所以不愧其

謂平素[illegible]履之學尤爲理得心安視三文正許

魯齋臨終悔恨之言相去遠矣

上謝疊山先生書　胡三桂

一篇[illegible]提件大事[illegible]之云

天所以屠[illegible]而[illegible]二也

嘗讀開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而節於聖人道行於千萬世係乎此則安不係乎此則危係乎此則爲諸夏爲人不係乎此則爲蠻貊爲禽獸斷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怪夫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疑若與之而俱變者冥冥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間必生一二傑然現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託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爲使之饑寒流落顛於萬死而不得死栖栖焉奇隻影於遐陬僻壤間而將俗富貴洋洋得志切齒嚼齧以爲至愚至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其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萬

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宇宙而周有囿於氣數之不
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貫未嘗一息可變者
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於人是託然人亦不
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不能忍於饑寒
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關固拒於其始而卒喪其節
者有自度其才不足以應世而姑守窮約者有初之
無力以自奮忍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皆不足以任
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厭棄於此是以付託一二人
於斯世必使之憂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

爲饑寒流落顛於萬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鍊曾不
變其所守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
愛而道德之爲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儋人爵食
人祿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
謂千萬世一人周子所謂道德有其身者是也遊月
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其身者爲之依歸則
含先生之外其誰哉恭惟先生抱三光五嶽之正氣
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仕之年秉操於立朝
之日一時權姦如虎豹當關磨牙揺毒而岸然之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爲之挫屈常抱膝
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雲泥懸絕無
階趨拜茲者恭閱甦神龍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
德自持而尋祿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
屈斯文倚爲命脈衣冠賴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標
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
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甚重而匪輕
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其訐今也危行言
孫人亦莫得以議其所華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

司馬時不同而處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感粹乎先
生之行終不能疵日月猶有昏照乎先生之心終不
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
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
士敢不承下風而望餘光哉某安定微宗古歙士族
五六歲而讀父書十八而發科天府年少氣銳粗亦
爲有志於當世者夫何天池之翼未展而同溪之翅
已曹孟明之舟未焚而郊鄗之叫已易事蓋有大謬
不然者我之爲哉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此年以

來天演其態神奪其聰而人獨了然或肯未指
夜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爲無
間之人專心致志於學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
德之源無迷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
陽夫子之易門庭幸而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
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問贅已
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以來千有
餘年未能有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若有際相而默啓
之於是作爲卦象圖說又作爲疑文言辨卦體之叅

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末有論也而論之破蒙本義
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
者豈謂締章繪句以爲能記事纂言以爲多哉亦以
明經乃儒者事况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爲
君臣治亂別之爲賢邪進退於以立三才之道於以
順性命之理於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
備於易於是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外馳
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將是以不失焉爾書
成而鄉之老師宿儒亦或爲之許可未亦自度歲月

之不虛度矣今海內以先生爲道德之宗主人物之
權衡某是以不遠千里徃拜函丈塵滓視聽求片言
以爲之黼黻倘傚先生之高名令譽傳之無窮施之
罔極某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進而予之實惟門士
之至願

聲應氣求各從其類雙湖之於疊山類也其相信
在形迹之外雖貴賤異局顯晦殊途不害其爲類
也故其言本乎性命歸乎道義其稱頌處不爲諂
其叙述處不爲誇先正所謂永結無情遊相期久

荒外者亦取以歌二公可矣

與彭學士華書　　何喬新

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非一官進一秩士論嘩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殉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逐奔競之徒共振名教於

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歟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佗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狥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時奬之大者閤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君歐陽永叔司馬君實其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

發揮經義而已哉今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閤下也令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矣可不熟慮而預圖之邪

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篇中所言之奬雖分三種其實寵賂一途盡之使非秉鈞者破除積習内不避親外不避佗世界其有瘳乎

與曹侍郎書　陳獻章

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碑文委僕爲之既辭以不能矣恐執事者不察僕之心而以爲慢別簡托於東山劉先生白之今者趙知縣過白沙復申前命竊計區區之私非但執事與當道諸公未之悉雖東山亦未之悉也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斂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

九州三府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及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苟不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逝之肖城民遭其毒者蓋

年於茲前此有司豈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侮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虛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己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以僕觀於一時開誠布公未有如執事合己從人未有如執事樂善忘勢未有如執事以執事

之才應天下之務何所不可僕所望於執事者非直以曹武惠輩人爲法姑舉其一事之近似者爲執事言之耳惟亮之裁之

此役自他人當之必欣然譽道功德矣先生獨堅拒之而以明君長將之事相勸勉到末又進一格以見曹武惠亦非其至者愛人以德此君子所以異於細人也

復江右藩憲諸公書　陳獻章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臥，而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不敢當，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修名山，復名書院之舊，希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殖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罔不推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歿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修而復，既去復傾，如吾鄉君公李公者誰歟？文公罔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命之不宜，謬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皆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乏餒，其行怠肆，其文落寞而不章，歲月僕僕，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但不能至，而已其所

求於其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自止而不可得，況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覆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誠任之，或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遷惑於衆口，期匹休於先賢，收回束幣，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效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講學明道，繼白鹿洞而興起者，舍先生其誰也。乃退然如不勝任而婉以謝之，豈諸公求之有未誠與？不然，虛席以待，何謙之過也。

上楊太宰書　王雲鳳

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昻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卽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昻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慽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寔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奬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蠐咕請談[illegible]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敢敢布其愚焉

明月張胆不少忌諱英傑之風忠義之氣見乎辭矣

答顧東橋書　王守仁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耳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

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皡皡皆相視如一家

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

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

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孟子之意曰王政行則明堂可無毀以明堂固無損於王政也陽明之意曰王政行則明堂可無修以明堂固無益於王政也其時異故其言亦異而惓惓以唐虞三代之治望時君其意則未嘗異也至於歷覽古今舉凡人才消長之繇治理興衰之故莫不燦然明備治天下者不繇其道而欲復古難矣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也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

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説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

以有得

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怠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浩氣可以塞天地大勇可以往千萬人此道自鄒魯傳來非義襲而取之也究其要只在謹獨

薛文清用王振薦入朝三揚導之謝公曰豈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者乎不謝德與不謝怨其道一也益人情以利害為禍福吾儒以是非為禍福是

以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也陳太丘送張讓之喪吳康齋誌石亨之墓胸中無這段本領故筆下無這般文字

放他一步正是泉疑罷輕之意

撫摩百姓之心而託於人乎

與安宣尉書

王守仁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氊乃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

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擄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閒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絶塹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

安氏闕□不能一朝得矣

書關□可乃敢求

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昔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絶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楊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絶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

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與之變絶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爲人作說客者幸熟思之

先生以廢逐小臣豈能爲朝廷重輕然當彊圉不靖人情險側之際能以危辭正論悚動强藩省了多少兵多少餉多少議論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仁人之謀國也至矣哉

書同舵

上楊邃菴閣老書

王守仁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顔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深憂以爲尤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

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與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

此先生一生受用而

長以乘其運是以勢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已其在漢唐猶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用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之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决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

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唯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權爲學者絶頂物事非義精仁熟未易言也陽明以之望遂菴而并及所以致之之道體用兼該常變互濟詳味其言然有告祖宗感風雷作用那得做尋常伎倆看過

上月林丘司寇書　于愼行

某謹啟自老伯榮差尚未獲面竊聞臺駕嚴裝啟行有日恐衆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出自聖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其在里子之來不揣輕微有所陳於左右以備採擇惟老伯垂聽焉生濫竽詞林越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於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概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至於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延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爲老伯陳之今上之所爲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當於外一則考某某之故事而欲合符於前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大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所籍而正法不已脫脫然

公之功非保不成公之罪非保不[illegible]

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外大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即納金於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貲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卒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保保即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扃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北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矣何也某某云云日以驕肆爲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價其陳積蓄不貲固其宜也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賂入則不敢士師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其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蓋

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湫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范蓉馮所二三累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兩人不及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兩人孰此而取盈故甚難也況其席藁二年豫爲道地卽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某處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某以

爲臺省公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焉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置馮璫勿談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而奏爲上別白與萬一開悟責望稍輕庶至彼中易於區處有以報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槩然諸子皆徘徊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一簪不得者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此可爲酸楚也望於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爲之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之私論

覺此則絶交論可無作矣

有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爲欒郤之族而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又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人何望哉生某叨塵館局嘗受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罪知己竊甚愧畏自屏於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罪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致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出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爲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與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亦

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啟

嘗讀御龍子集見范公之詆江陵猶海公之詆新鄭也其言未免已甚讀此書功罪較然是實錄亦是定案至後來存恤一段高誼更足千古

江陵柄政日舉朝附和居然以伊周目之及其勢去攻者四起處分過當君子憫焉崇禎間錄其功特加恤典自是公論但奪情一節亦曲爲之辭則妄甚也念臺先生力排刑名之學而歸諸大道可稱藥石惜未見用

上鄒總憲書　　葛寅亮

須從邸報中伏讀十六疏爲慮求先後被參諸臣六背
門戶中人原以門戶受錮欲加起用而亮名濫厠焉
此乃台臺振幽拔滯矜恤人才甚盛心也即不肖如
亮亦蒙齒及直被以不虞之華衮而明月踰涯矣切
惟台臺望傾朝野一言之出當世奉爲楷模而獨於
門戶名號亮竊有戚戚然不安於心者蓋門戶之起其
初亦非有意以標之也二三君子以同道相切磋而
德望既彰聲價日重於是有指龍門之登爲集菀之

地者而出奴入主蹊徑不免轉多門戶之外復有門
戶令人莫可測識但見攻擊遞爲主盟盛衰互相倚
伏其盛也虛附者得借之以遂羶慕之私其衰也富
修者且因之以被株連之累其盛衰之迭變而與國
相關也直至善類盡而主勢孤而國運併隨之以俱
盡考之往事歷有明徵是門戶非爲國家計其初心
亦豈願至是哉台臺疏中云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
唐季世所以亡人國者多坐此眞凛乎憂國之言建
爲千秋龜鑑者卽台臺亦欲收門戶以爲化町畦

之地易者併門戶之名不立而町畦愈以化也無論
門內門外惟問實管職業者一體搜羅而門戶二字
直消歸烏有或庶幾三代之英大道爲公之世乎而
非台臺其孰與主持之至於亮之不肖原未嘗知有
門戶生平止孤蹇自安即交際竿牘多從謝絕亦自覺
才情局促御李無緣而無能仰附於門戶者也前歲
被察因銜文疑中不敢從粉名牆中摸索以致得罪
大僚即參疏亦自有所授原非以門戶處亮也亮察
止降級去歲又蒙台臺交薦公論已明所以不即赴

補者爲身病不能遠行何敢過叨起用而更附門戶
爲者亮前被參至搜改教條以好施爲好釋及縉紳擴
入膺文二段須行亮怡然受之而不一自明者以所
關止一身之微也今蒙薦至齒於諸賢濫叨獎借而
亮一見驚𢜔不能不爲過計者以所關係國事之大
也區區微衷正所謂嫠不恤其緯而爲宗國之憂且
於台臺勳萬代瞻仰之業而不爲一時感激之私者
正仰體台臺之爲國惜才至以收門戶者爲化門戶
耳聊一推廣之也亮久患怔忡每一痛楚五內若崩

至昏仆。不能起倘得少全自當遵例赴部聽補而恐
無瘥可之日即仰藉裁培或爲破格叨叙諒痼疴之
軀。亦必不能匍匐就道矣。惟願以朽木糞牆置之而
所感於生成者。卜於沒齒也。亮蒙舉至再病廢不能
自効故以闔門感攬之所進是即仰答鴻慈於萬一
者此矣伏惟台臺垂察

此時門戶之禍已成但未發耳公獨超然物外不
入樊籠而又以虛公無我之道挈衆朝諸君子老
成謀國心何苦也無如門戶之習牢不可破所謂
善類盡而主勢孤倂國運隨之以俱盡者矣幾何
時而驗矣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邢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伯子邗源　校正

策

賢良策一　董仲舒

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
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
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
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
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
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
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
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
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
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爲生

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敎之官

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秦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有四年而亡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頑嚚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

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漢高入關卽云除秦苛法豈知秦法之苛至武帝時猶未除耶此策以正心爲本以敎化爲先最中武帝之失尤拔小漢之失六其規徒善其對而不能力行何哉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

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才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

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也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周自棫樸作人而兔罝野夫皆堪干城腹心之選武周繼厥志教化大行一時俊乂輩出在宣王朝

猶用之不盡豈後世人之…之盛所可幾及哉逮汪
迹阮思學官翰爲茂草而人才自此亦悉瘁不振
矣漢興未能復古武帝雖號知人然所得者不過
文章詞賦之流其於董子要亦借之以光科名而
已而未可云知己也欲還秦而追踪周室豈不難
哉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

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

庭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
敎必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漸致明以微致
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
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
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
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
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
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
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
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
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
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繇是
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
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
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

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
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
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
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
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
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
奢侈羡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
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

之所視傚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
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
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
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
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
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
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秦漢間學者或治申韓之學或攻蘇張之術六經
語孟幾何而不爽於百家諸子也廣川對大廷獨
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只此一語透胸達背全體豎
通而又崇正黜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此豈秦漢間學者能道隻字
哉厥後知道如韓公猶然以孔墨併稱以臧孫孟
軻併列况其他乎哉故曰孔孟而後程朱而前不
雜者董子一人而已
嘗年有賈董之稱賈生治安策川至泉湧非不灑

灑動人然未免有發揚蹈厲之氣玩董子三策平
正雅馴粹然儒者之言在理學中應爲特置一席
何洛陽少年之敢望也此無他賈以才勝董以養
勝故其形之筆舌者若是乎淺深厚薄之不同耳

廷試策　　雜論

臣對臣聞君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
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
之大學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
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
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
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
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圖心也者帝
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

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
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武王學
於虢叔其所以精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
德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功高天下名並日月
而不可及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其間英君誼辟非不
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爲二帝
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
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高祖之於蕭曹
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

發題

臣看臣顧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朱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貴歎而不能自已也此漢所以止於漢唐所以止於唐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此也臣每見前史至若有向學慕道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爲臣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爲君陛下繼祖宗列聖之位即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稟天縱聰明之資即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

矣猶以爲未至德已盛矣猶以爲未盛延萬機之暇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論唐虞三代下逮漢唐未諸君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夷狄以增光祖宗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寔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靈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爲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爲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繇人主不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陛下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學之心亦非厭聞正心誠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之所學者告陛下而自蹈於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此犬馬之誠有未盡務慈之言有或隱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無異於今之悲昔也臣請因聖問而畢言之陛下誠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語其大也則爲父子爲君臣

爲夫婦爲長幼朋友之倫若網之有綱所以根柢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爲治之大綱也語其小也則爲禮樂爲刑政爲制度文爲之具若綱之有目所以扶植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誼所謂爲治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而舉此心也者又所以主於身而爲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心雖主宰乎是綱非學則有所惑綱何從而正心雖維持乎是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舉此學

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爲正大綱擧萬目之根本也
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擧亦非盡善之道
也故古昔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既正而
萬目畢擧若堯之擧唐舜之起虞禹之創夏湯之建
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睦九
族以廣愛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明二
至以厚朋友之倫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舜之時底
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克諧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
于二女而閨門之儀肅舜之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

天敬授人時命羲和以秩東作命羲叔以秩南訛命
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鯀以治洪水命
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咸熙庶績萬目之擧於
堯何如也察璣衡以齊七政擧祀禮而朝諸侯命四
嶽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修內治服遠人命
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皐陶以明五刑命伯
夷后夔以作禮樂命龍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政惟和
萬目之擧於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
不擧如此豈徒然乎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

其大本也不寶遠物不玩好而允執其中堯之學
也罔遊於佚罔淫於樂而允迪厥德舜之學也使唐
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
自而正目何自而擧哉其在禹也典常之率由彝倫
之攸敘其在湯也猶服之被譎人紀之肇修其在文
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饗群臣
樛木思齊以嚴閨教故其子孫或撥承繼禹之道或
布德服禹之跡或率乃祖攸行或懋先王成憲或篤
叙正父或對揚光命或率德以蓋前人之愆或服膺

以輔中興之治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民也
夏以貢商以助周以徹焉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有祥刑
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人六典百成兆
民焉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
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習尚也夏尚忠
商尚質周尚文焉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擧
如此豈徒然乎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
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邇聲色

禹湯之學也。不縱遊。而緝熙敬止。不作無益。克愼明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從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此堯舜禹湯文武。惟能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大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就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而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

兄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制其兄。婦不敢篤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縣高祖之作則哉。此其大綱可謂正也。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其教民也。坑焚之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郡縣之設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王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況兄弟不容兆於羨額之鍚。封夫人同席兆於戚姬之見寵。大將見殺兆於韓彭之葅醢。先儒謂漢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能盡正。如唐虞三代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盡正。以其或求事於詩書。或溺於黃老。或雜於刑名。或荒於土木神仙。而聖學也雜。聖學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脅父臣虜。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誰及同氣。蹀血禁門。尤弟之義何在。納巢剌妃。娟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繼世之君。子擁兵叛其父。臣擁兵叛其君。婦篤其夫。兄戕其弟。豈不縣太宗之作俑哉。此其大綱可謂不正也。然設府衛之法。彷彿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設覆

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恤之意。此則萬目可謂能舉也。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冊禮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修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能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綱不正。而萬目亦未盡舉。如此。以其或溺於異端。或荒於遊畋。或錮於女色。或汨於小人。而聖學也息。聖學既息。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宋就太祖言之。其於兄弟也。金匱之書。古不磨神

器之重。一則脫難其厚勳舊也。杯酒脫柄終全勳名
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朴不行於殿陛
罵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閫範也。內言不出於外。私恩
不害於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不能
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擠戈之事未聞。閨門之內
雖不能齊美乎關雎之化也。而聚麀之醜則未有。此
其大綱亦云正也。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
王之制。勸課農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
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學校之制。何如禮樂紛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十八

諸儒之緣。視三代制禮樂之遺意何如。兵財聯朝廷
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贓吏之戒不
嚴。馭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濫。此
其萬目。亦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太綱亦正。萬目未盡
舉。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
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眾心。郭后
之事。未免有疵於盛德。則宋之萬目固不舉矣。而其
大綱亦豈盡正乎。宋之諸君。見於行事如此。雖日夜
分讀書。未免徒侈乎虛名。雖日未暑談經。未免不關

乎實踐。聖學既無其實。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
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又何怪其然哉。漢唐宋所以不
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緣大學不講。大本不立故也。
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心堯舜禹湯文
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
以明。故以其大綱之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泣下不
止。遣祭皇陵。哀感不勝。則我太祖之聖孝。一虞舜之
大孝。周武王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壤。建封諸王。上
衛國家。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一虞舜之敦敘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十九

九族。周武王之時庸展親也。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
與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篤棐。同一揆也。觀
其申明五常之誥。則與唐虞之敦典庸禮。商周之建
中建極。同一揆也。大綱之正。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
以萬目之舉言之。則法井給民之言。互知丁業之戒。
與古人重農之意。所出入也。學校教民之制。鄉飲勵
俗之禮。與古人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設六卿以總
治天下。外設布政司。以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以肅
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司。以爲四方之耳目。則其

官之意庶幾乎古人六卿九牧相倡和也兵部御府
相繼於內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
而藩鎮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乎古人司
徒司馬相統屬也命中誅以制藩則斟酌先王之典
以還中國之舊命助凱以制梁則務宣和平之意而
屏襲狎之習萬目之舉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列聖
相承心太祖之心學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正
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
久則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祖宗

之綱日漸以淪斁百姓有不富夷狄有不服而我祖
宗之綱日漸以乖張陛下嗣承大統於茲三年夙夜
惓惓惟此之慮陛下此心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
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翼翼武王之無貳之心也
然自即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於厚風
俗而風俗至今猶未厚躬耕籍田蠲免租稅已有意
於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猶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
邊備已有意於賓服夷狄而夷狄至今猶未賓服陛
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

之治意者陛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
其心之惓惓而效之邈邈也臣請為陛下熟言之以
陛下望治之切求治之篤必誠發於中憂形於色而
惓惓之誠猶有所不能已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
於上而行於朝廷者也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
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屏之內有霄
壤之隔是非不及於面論則腹心無所託而下情不
得以上通可否惟出於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
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陛下誠能體

腹心手足之義略崇高貴重之勢召見不時咨訪非
一使願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務為欺詐者無以施
其詐則君臣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厚也閭閻小民
忍心害理生則私妻育子別藉異財曾夷狄之不如
死則食稻衣錦火葬水瘞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
子相愛之恩也陛下誠能聖陵典哀慕之悲慈養勸
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之典士大夫嚴匿服之禁則父
子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親也時形骸而分胡越第
或戕其兄同門戶而設藩籬紛或賊其長何有乎兄

弟之睦也。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篤友于之愛。敦兆
上之徒。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
愛也。妾媵無數。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娶論財。中華行
夷虜之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陛下誠能訓關雎之
化。正宮閫之禮。申明婚嫁之式。定著妾媵之數。則夫
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正也。所合者勢利。誰同心
而相濟。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扶。落井下石者紛
如。賄書爭諫者寡。若何有乎朋友之交也。陛下誠能
親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獨擠陷之奸。獎協恭之正。

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也。人倫之明。自於
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
求所以明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異於唐虞三
代也。以風俗言之。宋庠一開燕鴟縣集。諛佞詭隨者
名之曰變通。緘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
非之曰矯激。持心操節者。刺之曰干名。此士夫之風
喪也。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諂諛之口。獎名節之
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常服。僭優后
倖。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

事體交禁安得有實才實行

佛老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其士爲神呼之爲兄有以也

歸本到學上

綉金玉。惟恐其不多。姝色麗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
之風盛也。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僭
踰之罪。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典學較之教
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繇科貢之途者。飾虛譽而乏實
才。此學較之風衰也。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實
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不得以
幸進。則學較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髡首黃
冠。充斥道路。此道佛之風熾也。陛下誠能監梁武宋
宗之失。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毋惑於邪說。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二三

則道佛之風熄矣。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賂一通。滞
可使達。黷貨載歸。里閭稱慶。琴鶴自隨。妻子怨讟。此
貪黷之風盛也。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
者。必彰而無隱。貪墨者。必誅而無赦。則貪黷之風止
矣。風俗之厚。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
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庶乎
可厚。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百姓之失所。則微
求極於錙銖。而漏卮於寵倖之費。苛斂至於毛髮。而
尾閭於異端之奉。此吾民之困於賦歛者可恤也。征

舸貢艦動連千夫工匠賓臺延及數戶此吾民之困
於征徭者可恤也田連阡陌利累羊羔家雞圈豕惟
其所啖此吾民之困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籯
金飫鮮醉醲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於貪
官黠胥者可恤也劫掠踐蹂雞犬一空脅持抑逼肝
腦塗地此吾民之困於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
子夫鬻其妻壯者散於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此吾民
之困於飢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
然恤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重守令急務在於節財

有志之士無根不得爲牧守以其不識故也

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
之所好豪猾繇此而橫盜賊繇此而起財用者民之
命脈財用不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斂千賦斂繇
此而苛征徭繇此而濫欲重守令在於慎選科貢疏
理胄監嚴勵風紀精立銓法欲節財賦在於簡閱軍
士沙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絕異端科貢既慎則專圖
僥倖者不得以幸進胄監既理則苟延歲月者不得
以幸選風紀既嚴則貪濁有狀者不得以幸免銓法
既精則文理不達者不得以幸用政績不聞者不得

歸本利學上

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
得以幸食冗官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
愛既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
佛老邪怪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用自節矣何患百
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
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之道
則百姓庶乎可富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夷
狄之梗化則虜驕於北羌黠於西變詐之不測侵掠
之不常驅之不足於兵守之不足於食此西北之夷

處處蠢動可爲寒心

寇可慮也阻山川以爲固結流民以爲援鬼出神沒
蜂屯蟻聚此荊襄之夷寇可慮也丹崖千仞青壁萬
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時此兩廣之夷寇可慮也
團聚山砦流俘鄉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
蜀之夷寇可慮也夷狄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

明夫內以攘外

其道焉大要在於修內治布恩信急務在於擇將帥
足兵食內治不修則根本不固恩信不立則人心不
服將帥非人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
氣不振衆心不守欲修內治在於戒逸樂足民用任

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於宥脇從綏降欵欲得將帥在於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於廣屯田增士兵逸樂既絕則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用則群策日陳小人既退則奸弊日鋤脇從既宥則叛亂日懷降欵既綏則歸附日衆人望既收則將才日至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既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既廣則儲蓄日富士兵既增則兵力日振何慮夷狄之不賓服哉夷狄之賓服自於上

上　疏本到學

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

所以賓服之道則夷狄庶乎可服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嗟乎陛下惓惓於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惓惓勉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臣不憂也人倫之不明風俗之不厚臣不憂也百姓之未富庶夷狄之不賓服臣不憂也臣所憂者陛下之大本雖已正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光明陛下之

又總結

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陛下爲臣之言持惓惓圖治之心致惓惓爲學之力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艷之

又總結

色淫哇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佞側媚之言不足以蠱此心神怪佛老異端之說不足以惑此心沉湎荒淫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奇玩之物不足以侈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不足以雜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繇是大綱可正萬目可舉人倫繇是而可明風俗繇是而可厚百姓繇是而可富庶夷狄繇是而可賓服薄海內外繇是而可熙然太和宗廟繇是而可以永安神器繇是而可以永保聖壽繇是而可以永延祖宗列聖繇是而可以增光二帝

三王繇是而可以匹休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風也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憊神以求正夫大綱舉夫萬目以遂數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此臣所以欲陛下從事於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稽同介異以爲博也非鈎深致遠以爲奇也非綱章繪句以爲美也臣之所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平天下治國齊家之要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

亦用西山衍義

帝王之學即吾儒之學誰謂與經世異

正心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亦儒術繹其義以進
告其亦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
戚屬修身之要有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
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格物致知之要有四曰明
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也乃先聖之心法
萬古之元龜制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陛下必惓惓
於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質問疑義毋徒
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徒聞之於耳而不識之於心
毋徒聽之於人而不復之於己毋徒能之於始而或

怠之於終毋徒講之於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於
宫闈深嚴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
或摘其要語而列之屛幃或參以祖訓而銘之座右
考之於經證之於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
而安以之而興以之而壽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
所行有合於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
而危以之而亡以之而夭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
所爲有類於此者乎念念在此此念之外無他念事
事在此此事之外無他事如是然後可謂之惓惓也

點心字

又總結

如是然後所存必正念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
親必正人如是然後身無有不修家無有不齊國無
有不治天下無有不平也嗟乎人主之心未嘗不好
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好盛而惡衰也好壽而
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
常多壽常少夭常多往往違其所好蹈其所惡夫豈
其本心哉以不能惓惓於學而陷於不知故也如人
之療病未嘗不欲其生而卒至於死者亦豈其本心
哉以方書不熟而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之勢如

人受病非不楞然且大形猶人也內自心腹五臟外
達四肢百骸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識者以爲寒心
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無病也
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
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病
作召扁鵲扁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本心爲元氣以
賢臣爲明醫以古聖賢經史祖宗寶訓所載之言爲
古方爲藥石惧病之將深而預治之信任明醫熟閱
古方深察脉理精擇藥石節嗜慾愼防護日調理其

文總結

元氣急求病根之所在而剗除之則元氣自固於內邪氣不攻於外則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憂壽不如堯舜不如禹湯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為也及今不為臣恐扁鵲望之而走矣雖噬臍無及也唐虞三代與我祖宗列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氣本固客邪難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宋之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或萬目舉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客邪易奸隨病而施藥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用是道則安不用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盛不用是道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延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繫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化盛衰之所繇也人主夭壽之所本也國祚長短之所在也陛下可不大儆於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光明矣行其所知則高大矣高大光明不在乎佗惟在乎加之意而已臣願陛下加意於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於仲舒之言也蘇軾對仁宗曰天下

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芻蕘上塵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須刻間萬言立就如江河傾倒汪洋浩瀚莫能窺其涯際而支分派別井井不亂其天造地設乎其神運鬼輸乎其淮陰之將兵多多益善乎應文章之大觀止矣

自制科來及第者未易更僕數然而傳其人併傳其文者指蓋不多屈也此策通達似賈太傅而懇過之醇正似董廣川而才過之懇切似陸宣公而學過之擅諸子之長合群儒之粹自古延對者當推為第一

漢武策士得一代大儒為之首說者深幸得人而重惜武帝之不究其用也然天人三策彷彿大段耳未能寬見全體也何若文毅之對本諸孔孟程朱歸諸堯舜禹湯文武縣其道雖流離漂虜瀕殷溢周可也豈特與漢唐宋比隆已哉崇何從博一

目之功名未樹千秋之事業從來君臣遇合之難
如此哉
扶植綱常一疏與此策相爲表裏可謂不食其言
矣文達賢但不聞受盡言劾劉與高弼故事反因
爲一石焉有愧文潞公多矣
學者役役於八股之業日思對大庭而不知萬言
策爲何物特錄此篇作第一人榜樣然必如是而
後稱第一人則亦可以寢學者幾倖之心矣

正朝廷疏　　丘濬

臣按哲宗臨政召司馬光於洛問光所先者光首上
一疏乞以爲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爲光
之此疏實爲世人君所當加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
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
莫如堯舜以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以言爲
知人之本言之所關係其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
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爲己鑑開則拜
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求之

博問以禮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
爲之升目如所謂極言直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
拾遺補闕者或因災青而下詔以求或因悲難而責
己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
之鼓俾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
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諫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
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
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
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

亡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於乎患而罔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

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禍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聖明留意

君門遠於萬里非虛懷延訪委曲以盡下情則指鹿爲馬者至矣故人主之患莫大乎自用自用則拒諫拒諫則飾非飾非則用人行政之間有顛倒錯謬而不自知者自古英明之君蹈危亡之禍蓋坐此耳瓊山疏深切著明允爲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凡爲人君者無問賢愚昏明皆當服膺此篇

再論聖學疏　湛若水

聖學之大莫過於求仁仁者以人物爲一體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曰近取諸身今夫人之一身主之唯心思調之惟元氣運之惟股肱耳目通之喘息呼吸惟喉舌發之惟百體髮膚欲心思不寧則狂元氣不調則病股肱耳目不運用則痿痺眩惑喉舌不通則呼吸不來飲食不進百體髮膚不潤則不仁是之謂病體五者有一焉死亡且至扁鵲所望之而走者也故夫人君者猶身之有心也三公論道燮理陰陽

猶身之元氣也九卿百執事猶身之股肱耳目也科道言官猶身之喉舌也天下兆姓猶身之百體髮膚也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諸一體之義乎今夫人之於身也兼所愛也兼所養也至於公卿庶官萬民相待一體者命有兼愛兼養焉是之謂自解其體夫哀莫大於解體也盎水之思耳矣故夫人君者以身體群物[illegible]以愛養之伏惟陛下天錫聰智宜視三公九卿百職科道萬民卿二一身反身而求之求吾身之心思不可以一時不寧也則必思所以正其心以主群動不宜或有放失也知吾身之元氣不可以一時不調也則於內閣老臣必思所以時召詢訪誠意交孚不宜如是疏濶也知吾身之股肱耳目不可以一時不運用也則於九卿百執事必思所以體悉禮遇推心委任不宜如是外疏也知吾身之喉舌不可以一時不通也則於科道必思所以納其言從其諫不宜或有沮塞也知吾身之百體髮膚不可以一或不仁也則必以天下窮民如疾痛在身思所以惠育之不宜如是

隔貫不一也臣前日陳乞已蒙聖旨俞允其召問大臣選老成等事未見施行臣是以復進一體之說伏乞聖明全體物之仁玩取身之義兼愛養之道慮解體之患懲扁鵲之走立大公以普天下宮中府中視爲一體疾痛痾癢無不相關使天下後世頌爲至仁之君追踪堯舜臣曷勝願望之至

孟子有腹心手足之喻書有股肱耳目之喻詩有喉舌之喻皆以言乎君臣同體之義也甘泉公滌成一片以獻納其君覺全體痛快矣

勅行王道疏　張元禎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爲心雖有爲也謂之有爲之主則可非大有爲之主也爲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略幸爲陛下詳陳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外身心以爲治是爲霸道霸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王道眞霸道僞王道實霸道虛王道坦夷霸道崎

嶇人主不可不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度振舉綱維黜陟人物惟勸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之功既至則王道措於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可革可監可損當自能裁之而群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以輔之也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推相盪相軋相摩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必乎殺之也君得此心而當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達之於事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

之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刑倫俗化醇美至和薰蒸諸福畢至皆繇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卽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旣有此身則不能無欲繇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爲之蔽而不能袪遺此天理遂以漸泯人心卽以漸于游於遊蕩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瞬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欲遂於一己一時而患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愼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大有爲之資有大有爲之志者不能克也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

臣在山林伏聞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爲之聖嗣登寶位屢著大有爲之實邇者崇異端嬖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就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爲矣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躐等一等事與別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陛下行之而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學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亂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

以爲堯舜光於人君誠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立身
極而成恭己之功將見黎民於變而比屋可封四方
風動而庶爲咸若此明効大驗至焉耳古語云有
志者事竟成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
惓惓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
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
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
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
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

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
而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别善
惡者幾微不爽矣蓋斷於應念之初芟除於事爲之
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
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卽天
德也此卽愼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
翼翼其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
此敬身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
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

好殺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
而害於政矣行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惓惓焉
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
臣尤欲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卽聖賢之學
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
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求其知之眞而後行之力
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
不可以易者此事此物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
則非此事此物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

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
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
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
其極求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對
酢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
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
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
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躋民之效于城儲時之慨後
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illegible]皇[illegible]

敎之民。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君臣者細此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君臣者細此之後世也。淨而均兼之廉恥喪而浮僞滋。後世之習俗日惡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撥。後世之學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亦有要。一一究之。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攻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諭。所以涵養聖知者深。

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盡其情。彼勳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侍。共薰染。有以門其識。而知所慚。所以保護聖知者益功。臣尤不勝惓惓。

先生嘗有疏請讀太極西銘及定性書。敬齋箴。其爲理學一派。可知此疏請陳王道。一洗後世功利之習。而歸諸三代所云者　盎日許也

欽崇天道疏

鄒智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爲之子者。憂愁懾迎。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特父之愛。遂肆然於一家之間。爲之厮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畧不思顧其主。以爲長久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爲怒矣。夫天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

小大之臣。陛下之厮養也。今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爲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已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臣不敢毛舉以瀆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留聽焉。大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輔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政章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間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旣任之而又疑之也。

畫工巧拈
今小人之
情狀

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
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
至於議事之時又率容唯唯若不能然心虛俛俛
俛若不敢然甘於碌碌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
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
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更諫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
能黜之呂夷簡嫉毀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
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
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太

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爲
更諫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
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
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
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
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
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
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肥悟爲美以應對捷
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

窮利居終日途若聾瞽與于閒有忠義激之者則曰
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
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
而復苟容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
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閤
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
以厚禮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
施行否則亦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
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

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
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
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
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
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
元勳碩德頗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頗梳
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
落之於空山或棄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
鄉使其共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達此豈天所以生

實之本心哉。臣願陛下倣王恕之劾翰獨强珍之賜
焉。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
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
家之敗。未有不繇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
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
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君臣之表。然終不若
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
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頃年以來。
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

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
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
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
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
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
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然後深思
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
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
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

高明。聖學深造。宜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
臣之進講也。猶未嘗爲其書。訓其字。爲其義。殊無反
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亦歲有常月。亦月有常
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
信也。臣願陛下據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
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
月之不然。一月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
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
已哉。

擇相臣開言路黜衆正守祖法治天下之能事畢
矣歸本到明理上去則吾儒教學正宗也汝愚年
踰弱冠而天才駿發名理湔然所以邁迹終賈堪
踵程朱可矣說者謂爲忠鯁名臣不必厠諸道學
之列吾不信也

應詔封事疏　　鄒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至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廣求直言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使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旋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務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有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不曰請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溯流窮源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略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覬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奬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

靖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昪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

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懲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率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

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腹白台閣泗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

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點簡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益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illegible]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

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illegible]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illegible]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

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傾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

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爲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負吾所學惟陛下爲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人主咸思興利而不知利莫利於君子咸興革弊而不知弊莫弊於小人打破此關天下豈有不舉

之政哉例宦官之權悉是蠹弊內事正心則君子日親小人日踈利之所以興也末後事親一段尤破拘儒之失蓋文章經濟理學三者交摠其長矣

諫迎佛疏　王守仁

陛下詎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皆紛紛進諫。臣愚獨竊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蘗。羣臣之諫。雖皆出於忠愛至情。然亦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源。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唯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眞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

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値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心

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淸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敎。以爲其道能使人淸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

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遠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蘗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

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西域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於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佐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愚頑就此

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緖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所崇恭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

至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若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擁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絶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而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

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詭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眞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illegible]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旣沒一欲求之于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有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亦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

予陛下求之求可陛下試求入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説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渉數萬里之遥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歴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説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誠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虚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敢進其將順擴充之説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觀望懇切瞻越

照應　照應　又照上　丁寧萬語歸本孟氏

韓公佛骨表古今賁稱諫章第一及讀此則一統兇彼戇而此婉彼激而此和彼難合而此易入陳法古孔子獨取諷諫良有以也易曰遇主於巷又曰納約自牖其斯之謂與

世衆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昔賢明之心之術蘇子何擇焉

茅鶴之吾歐蘇之筆程朱之理莫不各臻其妙

陳情乞終養疏　　陳茂烈

臣生十三年父善辭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天下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養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勝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季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擕分矣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念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矜也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暫奉親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涯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昔人云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陶情僞割二字脉絡忠孝合一之理耳陳公發乎至情無所矯拂是以合彼而錄此

劾元輔奪情疏　吳中行

奏爲因變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莽微軀。荷蒙皇上作養淇造。思效涓埃之報。靡辭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等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竊仰今日之大者要者。爲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六二

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皇上眷倚愈懇。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帝王之盛節而已哉。抑惟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那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啻焉。且事有輕有重。重於國則輕於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所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處節之權也。今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東也。高古之綱常所

繫四方之觀聽。係國正。宜深籌長慮。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蘇莊至逆辭強至芝。與其父之從哀得自從自得者。言容相睽。彼此未親。而今長逝。於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慟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竊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六三

人皆爲之酸楚。而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強作哀痛於廟廊之上。且責之以紓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廉恥者。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成由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列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共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徽權深意。非臣所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違方遯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

節甚以
責其入將
何說爲辭

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避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異談巷議乎夫輿情未愜輦面無庸而皇上尚欲其敦化施政端範移風於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協丕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爲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喪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

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胄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詩之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訃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贅辭尤昧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臣子之於君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

做越際斯
無一熟揣

所逃也夫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皇上有殊絶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䘏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䘏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效於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極於兆民則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社稷爲生靈而臣則謂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爲社稷爲生靈也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

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生急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者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賓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暫葬竣事趨朝暫往遄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敘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

忠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
耶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
上逆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匪
爲隱默亦匪躁觸頗不論涉淸華而敢於干犯雷霆
哉然明是非奮勵戒亦史臣之職與其記述於簡冊
以彰儆示懲勸於後世史之所求今日無過舉
俾後世無遺議也伏乞皋上竟斧鉞之誅賜蕘莞之
擇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忠臣幸甚

復菴之於江陵師弟也事師之道無犯無隱形之

彈章可謂無隱矣而字字婉曲諄諄周旋非未有
涉於犯者師弟君臣分之一以道義相切劘若復
菴者其亦可矣

陳務學之要疏　高攀龍

臣觀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謂之曰明
明雖以堯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爲明明后也故明
明后者必明令德明德者何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
不明者何也心本明又須入自明之故放於外則不
明復於身則明着於欲則不明循於理則明動於氣
則不明安於止則明荒於怠則不明居於敬則明驚
於動則不明主於靜則明其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
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陛下臨朝百官肅肅於下陛

下肅肅於上陛下之心無不明也陛下臨祭百執事
肅肅於廷陛下肅肅於位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
未爲明也何者朝祭之頃陛下之心無不明陛下不
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方寸中不着一事豈非
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復於身也循於理
也安於正也居於敬也主於靜也是所謂不放於外
不着於欲不動於氣不荒於怠不驚於動也故曰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此知吾心之原本來如是不
爲造作也然後陛下知吾心之無外即天也吾心之

有上帝上帝也。故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心一刻放失。則二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夫然後深宮之中。得肆之地。欲不凜然保之。不可得矣。至於深宮之中。得肆之地。凜然保之。而後爲明明之德。夫然後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於書。而此心之保。不難矣。臣昔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未有不爲賢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之道。如大學一書。旣講於

經筵。入於聖慮。臣以爲明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於天下。務如矣。推而廣之。求臣眞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而推而廣之。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陛下盡心於三書。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無不明也。又如此。戎政尙書克纘論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究選侍之罪。念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無功。人臣避有功計者。悉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

不可不明者也。一說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大孝大忠。皆可反易爲名。何事不可指鹿爲馬。昔宋朝欲貶崇維翰。表章執惡開端。朱熹歎曰。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必此言矣。今務隱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於至微。究將禍於無窮者。皆歷歷可數。在陛下多講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左副鄭氏諸臣。大義豈容不討。何可一日復令君華轂下耶。臣蒙陛下擢於廢棄坫

於朝班。八閱月矣。見陛下眞有爲堯舜之資。天下眞可被爲唐虞之福。而禍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鉅細畢集。然舉而措之。在陛下一人。所以轉天地之運。操宇宙之樞。提挈綱維。乘總條貫。又在陛下一心。不然。如無舵之舟。無輪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從。非臣故畢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始得弘濟於艱難。建中興之大業也。臣非迂言。因十年體驗於身心。考究於經史。信其理之必然。食芹而美。曝日而温。以獻至尊。臣老矣。不能入臣陛

不敢不畢其所懷言伏惟聖明少垂察焉

方是時物議藉藉天下事難言矣此疏以明德立論而歸其要於求放心余正中窩有藥石至於論李選侍一事尤是定春秋之案而破羣朋紛紛之口說者謂先生達宗程朱近追羅薛豈溢美哉厥後以申明濂學故竟罹殺身之禍悲夫

陳共學之原疏　　鄒元標

頃接兵科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及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意深哉、科臣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只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泄泄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厚。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蓋是古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不有。琳宮會館。畢川如林。新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爾砰此寥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邢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正之壇坫耶。臣嘗思之。千古來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謂

至宋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並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發講究此心戚戚戚所謂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後入夜郎九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傍蓮田畝。又三十餘年矣。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廢志所藉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劉孟秋宋洪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嘗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

是必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日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役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洗其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若道學一語端爲濟危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極剛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世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須有徒盡不知不聞道即付極人臣勳黜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者皆苛山黃鳥數聲不知天地間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暫暇日月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三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啟意見一仍東林幾消清議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身在藩籬垣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擬日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

臣歸爲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爲請臣先無以臣等瓜千百世共學之心斯文幸甚世道幸甚國家幸甚。

先生屢遭貶斥百折不回所得力於講學者居多此文以體之身驗之心者而形之奏疏故侃侃誇誇而從醉夢中喚醒迷人嘗時有請廢天下講壇者不知何以施顏面

面恩陳謝疏　　　劉宗周

陛下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總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使人故能成勛華之治陛下亦嘗搜羅遺賢遍天下乎而所寵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捷利口爲才諝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大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

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而堯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籌畫出群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爲莫己若而不覺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願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遂無可與托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恃一己之獨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悉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

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然則兵以不戢爲武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得堯舜聲色不御宴游不邇躬危微之訓固已得其大端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爲冰炭人心之所以潛滋暗長而不自知也於焉驗証此心之出於道者正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

則隨此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以一日堯而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則堯舜之心也心之中即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更無下堯舜一等可爲昔宋神宗用王安石用兵而兆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弊也漢宣帝生民間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

直則刑名之過也唐德明强直則指姜公輔爲賣直
排抗於正論而非受欺於群小卒有奉天之禍則
猜忌莫救之獨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数得之英主
而操術非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
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學堯舜之學行堯舜之
道合已以用天下之賢省刑薄斂與天下更始乃始
制禮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道統則宗社幸甚斯
文幸甚

龍北之忠直韓陸之懇切程朱之深醇無所不備

有臣如此何忍棄之

直陳轉亂爲治之機疏　劉宗周

職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於萬難
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啓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
義爲一時强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職乃知聖
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效
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職是以慨然切有請也自
十餘年來謀國無良寇氛孔熾震及宗社朝廷始有
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寄於近侍腹心寄於干
城治術尚乎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

底於壞者故自廠衛司譏訪而告許之風熾自詔獄
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
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尺
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
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
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
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欵朴日煩而民生瘁自嚴
刑與重斂交困而天下盗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
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

一味培養元氣自能起死回生

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
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
役良報級以幸免無罪使生靈益塗炭事急矣聖天
一旦撤總監之任更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
之威維新之政次第可覩方[illegible]三臣工洗心剔
慮以聯泰交而不意昔臣[illegible]也得一文震孟
之賢而竟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
子壯之忠又以過戇坐辜使朝廷無吁咈之風此其
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於是求治愈欣紛

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說談投間抵隙以希進
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於一
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醸為厲階遂幾於莫可収拾
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
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也如
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至徒倚
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
言改作則必法尭舜之恭己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
尭舜之舍己從人以寛大養人亦法尭舜之從欲而

弭盜安民只得如此不知者視為迂闊矣

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撤徴
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違內廷以掃除之役杜
後世宦官之釁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
釁慎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
釁者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內外交困
也顧此蚩蚩潢池言勦言撫總非定筭皇上但下尺
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
斯民之意乃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
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

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
而畢此役自此四方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
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哉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
讀前幅甚於痛哭流涕讀後幅愈於美玉精金果
行其言天下事尚可為也當日有君無臣之嘆恐
亦旁觀者過計耳

釐正文體疏　　凌義渠

臣上深軫生民害政之慮功令日嚴士人久沿譸張爲幻之風宿習難醒必明開條款著爲章程如川行之有隄防方足遏其横奔潰決之勢如車樞之有軌範方足正其詭遇獲禽之思不則泛泛悠悠即懲創之亦已後矣謹擇其切要列爲八條以俟申飭一曰崇經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及門之從皆身通六藝漢承秦火之餘以明經取士當時大儒若董仲舒劉向蕭望之輩皆兼通數經我國家雖分經取士然

未嘗不貴其博雅淹通也葢天地間名理畢具六經不惟大事業出其中即大文章亦莫能外今士人本經業多鹵莽他經猶不寓目朝夕誦讀惟是坊肆濫刻何當施用若能大其精神研經味道文采蘊藉必有可觀從今場中試卷必全場能博洽經書融會旨趣者亟收之其浮華不根踈淺無味者勿錄也二曰依傳夫傳註爲六經羽翼當年大儒若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國陳深輩皆精心理解提要鈎玄闡前聖之蘊與惠後學以梯航聖祖頒文學宮爲程士六式

也

諸士體其成言自足發揮歘義何乃明棄師說踏空求奇昻曲徑而背周行忽型范而幾躍治悖違祖訓傲棄前修無怪一入仕途輒多不軌不物自今制義必準傳註其明爲背謬者概勿收錄三曰切題夫有題然後有制義近日士人全無體認漫衍浮夸掩卷讀之不知何作夫無侯的而妄射雖中絲毫不爲巧無根底而敷華即炫衆目總爲妖服官而不顧職業營私而不顧身名此生心害政之左驗也自今試卷必須切題闡發有全不相蒙者雖工弗錄四曰當體

書曰詞尚體要制義有體猶身有五官雖貴神俊而位置不可顛越近日士子藐視矩矱恣意猖狂則顛倒甚也限字有格而或汎濫浮溢冗至千餘則駢枝甚也或題中虛字不過助語而牽纏不已則支離甚也又案牘俚言漫入聖賢精語則猥鄙甚也至割裂板扯恢張高大非其文義則荒唐甚矣凡皆體要不存踰閑蕩簡之先話也自今取士須準先輩法程違者不得混收五曰達詞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言貴達意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天下至文貴自然也沈約亦

云文有三易句易讀字易解使事易知近日有一種不可解不可讀文字實多暗澁不通而躭僻者喜之試觀唐虞三代及漢唐宋諸大家曾有此否卽殷盤周誥間近倔聱說者猶謂出於伏生年老之訛况其後新莽援之作大誥以欺世夫新莽之心術不可學新莽之文昌可學乎自今爲文惟取達意爲上其晦澁不可方物者必斥不錄六曰讀史夫名理具在六經而行寔載諸列史苟能廣搜博覽考古知今則事變紛紛自能洞觀其要故武侯云才須學也士人但

知塾師鉛槧自甘蔽塞聰明卽歷代史書或難遍觀盡識而通鑑綱目何可不寓目經心從今試卷須遍閱二三場必其洞晰古今博雅成章者方准收錄若舛錯塵浮者縱首場可觀必勿許錄七曰革偽夫書有真偽旨趣自別有識者何難鑒裁自經書列史外諸子百家其可供文人暬操者儘多近有一種偽書淺俗猥庸讀如嚼蠟所載帝王周孔之言不根經傳無識之人津津稱引之凡以餙詐驚愚誑民惑衆其於真正莫大文章反貿如也棄周鼎而寶康瓠擲隨珠而崇魚目此詐偽得售之象豈盛世所宜有乎自今士子不防博極群書而竄竊謬偽者必斥八曰識務語云識時務者存乎俊傑國家以文章取士正欲於毛穎問覘其經濟邇來士子全副精神祗寄首場至於後場不過臨時轃砌一切世務原無講究主司鮮能留意真才前場取中始覓後場前場偶落後場卽有賈董真才何繇物色士之騖浮華而闇寔用則始進之路然也自今取士務酌後場其有練習奧典通曉時務如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屯鹽鼓鑄律令河

渠之類能舉大議而中機宜者卽前場不中亦亟收之若虛謬無當前場可觀亦弗錄也夫文事必兼武備斯時猶爲三年之艾諸士中有能演習武書及百將傳而能發揮中窾者猶當急收之遠可備中樞節鉞之選近可資郡邑保障之材在於遴擇者加之意云爾

毋言舉業一途絕無裨於天下國家若以此爲功令着實舉行則文章事業合而爲一前輩諸名公歷歷可數也後人襲取粧點與身心了無干涉何

乎當官覆試也此凌公之言當爲後世制科法

程不特一時名疏也

或曰參酌後場意非不切莫若舉三場而各殊其論號三場通取者爲上二場合取者次之三場有一取而文義稍長者又次之又問文以三場爲了二場次之首場又次之則真才出矣此論起予可補凌公所未備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伯子再濂校正

箚子止節

陳三德箚子　司馬光

右陳三德可作入門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世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群臣雖有狂狷

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

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
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固一焉則衰闕二焉則
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
揆愚陋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微俯下子
育元元洮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
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
綱猶有斷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肯不
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
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

春秋傳 書敘公

君注目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
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
得失一皆可之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
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
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淆若
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
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
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
求治猶鑿氷而求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

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
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
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人臣之告君者積行以格之誠意以孚之乃克有
濟不然躬負缺失徒囂囂責直為也欲君之轉圜
不亦難乎溫公三德兼備嘗見推於朱子矣先行
其言而後從之其取信於君父也　莪

論君道箚子　　程　顥

臣伏惟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

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尚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以伊尹傅說之學鎔鑄其訓命而出之故其切懇到簡易平和大見王佐本領奈神宗無知人之哲見有安石而不見有明道兄弟遂使唐虞三代之隆不復再見于異代可勝惜哉

論王霸劄子　　程　顥

或惑於佛老或惑於神仙之說

於刑名或惑於功利皆緣志不先立故耳

致治以尚書爲宗則可以比跡先王而不流于駁雜之政矣

身心意知其大也所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

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屑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

首綱外度其小也所宜後

無非堯稷之謨堯舜不虞虞無

伊傅周召雖賢猶不三代

王荊公不免爲庸人

稽古質義而行必將驚世駭俗矣而明道以爲愼此理不可不知

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聽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愼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愼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溫公謂王霸無異道胡氏非之以爲兩者正如砥

然美玉之不可兩全而謂得之矣漢家雜霸語王者則謙遜未遑不爲也非不能也嗣是而後致治之美莫若唐太宗然孜孜其身寔多慙德豈其天分不足以望純王之政哉蓋亦王魏房杜諸公未聞天理之正人倫之至故也假令明道佐之吾且於貞觀見三古

李卓吾王霸之說極詆孟子何其敢爲高論而不顧也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illegible]之心

頭緒頗多之經叙述[illegible]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

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三蘇名擅千秋在長公猶爲傑出以文則絶技以品則忠義大節皎如白日不以流離竄逐二其心所恨者靚面而失程氏兄弟耳故於理學一路[illegible]如也若此疏明白曉暢曲盡告君之誼引其君以當道無踰此者即質之洛閩奚愧焉

上殿劄子　　眞德秀

伏覩慶元以來權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歟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覩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寛厚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厲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遇

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嫌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迎和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抑不遺餘力波流横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靖康以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

必欲一網打盡而後已

此要緊于於修身正心誠意上所咸開眼其所從求者遠矣

膀道哉。中興以還深鑑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益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淸議所不貸也。保固廉同以爲心腹猜制賢儁甚於仇讐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直臣之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託之說爲坊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潔己以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爲學之論與而正道不行

戰何是非無復公論

黨聲之門所猶倚異若者省一一黨之美之

矣朋㷱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淸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鈍亡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需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隷稍握寸權則輒奏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尙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簡則示好尙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

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小人巧立題目排斥正人使伸縮一步不得然後可以惟吾所欲爲歷考漢唐以迄今日未有不蹈斯轍者此奏特地說破俾人主曉然於軟熟詭隨之中原無人品而世所目爲僞學爲矯情爲沽名釣譽者反有以撑持國是表正官聯而屑朝廷於久安長治之域也否泰爲消長之關而消長尤爲否泰之本救時急着端不越此治天下者其辨之哉

從周又云子房本爲韓報讐出諸葛安知漢祚移以諸葛喩文山以伯夷子房配諸葛善哉言乎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靑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擧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毁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吉凶禍福相爲倚伏。士君子惟盡其在我而已。局之難易。事之成敗。非所問也。漢無文章。惟有出師二表。故蘇子瞻謂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知侯

者其能爲此言乎

論佛骨表　　韓　愈

後世佞佛乖求長生故歷舉古帝王以破之

伏以佛者西域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

二語深中帝怒

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繇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

高祖嘗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

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此爲回護一番以便改過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西域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愚頑何知勢有必至

襚衣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
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
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
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
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
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

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原道論佛骨表只此兩文足以槩公生平矣厥後
尹京兆六軍相戒曰是尚欲焚佛骨何可犯也奪
三軍之氣續千聖之燈文果有用豈在多哉釋氏
之徒尚藉口大顛一事誣公何其惑也噫非特誣
公也誣朱誣程併誣孔使天下後世之人交口詆
佛而後已噫何其惑也
傅奕上疏請除佛法其畧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
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僞起三塗謬張大道數語痛切特甚

贈太常卿吏部員外周順昌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
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萇弘殞身遂
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者希聖
得清擇節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
罵亦彌衡之氣當其出爲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
章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蟲拚時則指鹿之惡浮於
望夷出彘之威極於北寺來周羅吉網四張喬固
膺滂梏鉞相結焚原燼並不可邇親固有懼禍之夫

閉門而拒岑晊知幾之士築室以擬袁閎而爾獨持
虎執貛冰湯席鑊斑荆非咽尊酒豪攄俠抗左儒義
依鄒浩忍揹愛息以狥舉舉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
止郈成分宅之德於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
成城吳幾爲沼至於焚香進食以禮御因飛鶩投竿
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吏民
守闕鮑宣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
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於凶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
雄雖復漢尉鄭鬚唐臣嚼指未有竝其慷慨麗此從

咨者矣今樞軸旣旋衮鉞並設碑碣元祐大汴公正之群墓顯揚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爲某官賜之誥命國家護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於二豎歲巽之節見彼前既具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典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瑞忠臣之報彌愧奸回

崔魏之難殺忠臣如艾草菅死者不獨周公一人也鴻寶先生典筆凡代王言所褒美者亦不獨周公一人也特錄此篇而諸君子從可想見矣嗚呼

天地正氣不數鍾鍾靈矣又爲宵小輩摧折殆盡所幸者事久論定向存此一綫公道耳云何而國難作先生率闔門報主友於地下後人又以先生之贈人者贈先生矣悲哉

爲徐敬業討武曌(音照)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音)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音朕)(去聲)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

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音蔭)嗚則山岳崩頹叱(入聲)咤(去聲)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當年臣子豈無此撫門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楊廣之惡甚于桀紂唐祖少二 檄遂爲千古遺恨

武曌之惡甚于楊廣得此檄差堪吐氣矣而成敗論人者至以畔逆目之不亦謬乎

魏元忠以良平之智監李孝逸軍言聽計從使能用灌嬰之策與英公連兵安李之功當與安劉等惜其智不及此遂令駱公爲空言可勝嘆哉

狄梁公是權駱公是經經不勝權抑亦才不逮德

○武氏一見其文嘆曰人有 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知言知人而又明於相天下之道何物老嫗有此具眼

此然後爲民父母之名豈易稱哉

論屬檄

羅倫

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民父母于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

之服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眞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餔畎畝鼓篋庠序見貪墨贓民者輒攘臂切齒憤之高談擊節眞有鶚翔古人而犬彘若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慫慂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吸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黃帛櫃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

非義利關頭見得十分透徹何得有此高論

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厦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黄卓魯何如哉廼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與爲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倘鑒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與物以恕待人以勤厲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乎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

處及此當小存清史官心

十二字歎一一不可

說藏分處極着痛癢說貪墨處極中膏肓說本等受用處使人有浮雲富貴之思說沒身遺臭[illegible]

人有汙顏名教之恥末又歷叙官箴以儒者學問爲循良事功見昔人所謂三寶五善未足以盡之也豈獨當年屬吏所宜奉行唯謹哉即萬世學士入官者莫不然矣

公曰星河不河嶽者吾身之浩然也
齊太史而下十二人所謂烈士死節之顯著者其名炳萬古宜矣

成仁取義縱門讀書得此歌讀而懦者人何能已已

正氣歌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音結。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凛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

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隷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音鬩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自古推死節者。輒首文山。固其正氣彌天塞地。抑亦雄文觴古驅今

有宋興王之佐曰趙中令。亡國之臣曰文文山。利害禍福相去遠矣。後世景仰古人者。必不以趙先文。然則臣子遭逢雖定。顧所自立何如耳

歸去來辭　陶潜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

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不違世方能獨立

晉宋浮華之日頗有淵明一人淵明高尚之志頗有歸去一文非此人不稱此文非此文不傳此人

○楊子雲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談文者至列之孟韓之間豈知華其外背晦其中較歸去來辭無異風雲月露而况刷泰爽新諸作耶所以然者心勞日拙耶討好文字來惟心逸日休始庻幾耳故曰文章關乎氣運者關乎心術也辭文章固可以窺心術辭心術亦可以評文章

自警辭　　海瑞

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徒所行暢於道亦難矣。瑞嘗此懼。一旦召神立堂于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謂蹠躋巍科膴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官而得錢。易易爲。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乎。昔有所操。今或爲。惕惕者易之乎。世俗世界無能脫中流之砥柱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違。影覆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見裳而有媿心焉。無能以義自抗乎。參之

衣狐貉而有恥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下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己乎。窮天地亙古今。不願者終亦不然乎。人非無斯之患。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爵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女不能以全體將之矣。顏以立於天地間耶。俯前索氣。縱其一卑而躋己於鄉祖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尚也。嗚呼瑞

一於此。不如速死。三復所言。凜若嚴師。丁寧晨若之督。俯上紛。如立友態。規晬晉之靜爾旁

先生識近偏氣近激而氷心鐵骨凛烈日斷秋霜讀此文者或見之矣昔人擬之汲長孺包孝肅之朋信哉

林貞女傳

吳國倫

貞女名萊閩縣林叅政允中子也參政初爲東萊文學官生女其厤因名後參政登進士與長樂陳中丞並仕浙江中丞因以其仲子長源聘女許之時男女俱五歲暨參政守南安時則女已涉孝經列女傳內則諸書而其性又柔惠有志操動如成人父母獨憐愛之異他子屬其母病目女即不遑寢食每晨起輒抱母舌餂之至愈乃已其敦孝敬類是叅政每夜分授諸子書女亦時時從旁竊聽至聞孟子死徙無出

鄉語乃造膝而請其義參政爲授訓詁解之女大悟因謂彼同井里人信義乃爾柰何今之號門內親者反相戕若胡越豈今人獨非人耶毋亦未聞古之道也參政爲之改容視其母曰異哉此息慨不男而女耳顧其他日當以士行爲名閫重何必男後長源成經術補邑弟子員兩家且待年而婚會中丞參政並執親喪不得成禮亡何長源病卒矣女聞之驚痛不自勝徐解簪易服詣其家祠斷髮以自誓曰妾不幸不得爲陳氏兒婦匹盟竊願從地下事之所不終其

志靈神在此諸林氏宗婦內實日相慰解之曰子於陳家兒未嘗須臾共年輕生無謂徒以憂怖兩老親耳女正色拒之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視其夫若路人乎竊不願聞矣夫妾五歲受聘稱陳家婦今二十而以死生易盟豈能靦然而人面哉即父母愛我而矜獸我視一死孰安於是諸解者不復能進一詞女因泣請於父幸告舅氏骨肉將復於上其治兩壙虛其一俟兒兒且奔喪拜舅姑得一日託在草土而盡廢吾志明且比於禮也已參政又熟察女已有

固志不可移乃具書如女旨以語中丞中丞得書悲愴嗚咽久之乃報叅政曰婦志誠美非余所敢從夫余實不德而天降之禍夭余子今又不自悔禍而以及人之子是重余不德也敢辭其後女請益堅中丞辭益力女乃拊膺大哭與其父訣曰舅氏所不忍於兒者死耳乃兒初以死誓冥冥者知之而輒負之雖生之謂何兒今下報冥冥者矣語訖遂閉閤絕飲食者七日嘔血死中丞哀之如哀長源因迎其喪與長源合葬焉嗟乎古今傳列女而有烈如林氏女

夫婦不踐二庭而以身殉其夫往往稱高行奇節雖矣至如未婦而殉則千百年不多見葢有之亦必有所迫而自刑也乃林氏仕族女待字中閨曾不知夫庭所在一得凶問遂慨然以死詭而從容赴之此何所迫耶意其天授貞白蟬蛻塵壒之外而有觸於亦日烈於秋霜者耶此一死而萬古矣宜其國人私諡曰貞女而予爲之傳以俟采風

敘事逼眞太史公而一唱三嘆莫不纏心入骨

余嘗爲范烈女序稱引往事未嫁殉夫者於李空同傳中得辭符陳氏於葉慈谿傳中得構李項氏二氏之外以爲絕響矣及讀諸名公文選又得閨中林女其人間見之不可不廣也如是縣令論之林也陳也項也以節稱三不朽其也李也葉也以文稱三不朽滿之范既合三女之不朽而四矣嗣是求作者誰其合三公之不朽而四也哉

義婢傳

吳國倫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堙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壻女而婦奴僕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世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寧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毋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以槪見至如程家婢耆死其主女卽因主女見列縣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

矣八兒郡富戶人莊甯女甯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家進食哭奠於墓纏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從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壻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毋從臾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姒方晨舂私謂姒曰明日不相舂矣姒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姒與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

出門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誤也以爲將受婿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入見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卽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係訓可辱也乃獨視爲汚而甘死若備茲不凜凜丈夫女哉彼以甯人子而有文若名人子而有文娍豈得與入見論皆賤哉詩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讀史至李善傳私心嚮往者久之其古今男僕之冠乎茲又得菲氏傳讀之義甚烈事甚奇其古今

女僕之冠乎然則人無問貴賤顧所樹立何如耳

卓哉兩僕九原可作執鞭所欣慕矣

卓氏財傾西南蔡氏文名當代而有女濡爷大爲家聲之玷覩入見寧不愧死邪

孔子封王辯

吳沉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者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作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者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

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於今而疑之夫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君之何以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

之以王者之貴。君子若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有治教之職。不分君與師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天子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號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係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毎病於狗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邪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己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臧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前王祀非布衣所宜則顔曾而下錫以三等之爵

皆非與素王之稱恐未可深非但王者一代之崇奉人君所同也師者萬世之儀範孔子所獨也用不君獨之貴故王不若師之尊也嗣是学做張公以其說進遂定至聖先師之號雖聖人復起豈能易哉

正直忠厚辨　孫承宗

吳孫章氏論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而正直忠厚有似有眞人臣務祇其似者以成名而不務其眞者以益國於是不可以無辨蓋辨其眞於似而託焉者也何也兩者實難副而名易襲也實難副則未易奉其身以入于中而名易襲則不難竊其似以託乎外然託之心同而託之術異託正直者利攻訐而託忠厚者利容人之惡以明恕託正直者利武健而託忠厚者利出人之罪以明寬託正直者利戇猛

而託忠厚者利逢君之欲以明順然託正直者慱顯名然亦或得顯禍託忠厚者無赫赫之名亦有容容之福故急於位者務習行於長者而亦時或以激烈倖位急於名者務釣芳於孤憤而亦時或以委蛇成名勢有所在則兩相因也上好急而急應之上好緩而緩應之也時有所趨則兩相乘也前嚴而後以寬紿人之惟前寬而後以嚴讐人之易也意有所形則兩相角也此苛而責彼之縱此縱而責彼之苛也甚而借老氏之術以託忠厚則寧爲錞勿爲及寧爲舌勿爲齒然觸其及而錞與有力焉捫其舌而齒與爲輔焉借谷永之術以託正直則願爲及不爲錞願爲齒不爲舌然及有缺而錞乃全齒有墮而舌乃存焉此其術甚工其爲心甚密即人主覺其託而去之正人惡其託而攻之則託正直者方自負孤高之抱而驟而攻之天下不知其過而或有逐方正之名託忠厚者嘗工爲希世之態而卒而去之天下反重惜其人而或有失長者之譏夫託而至於攻之去之難也則名譽在人臣而顯害在人主矣爵祿在私家而

危亡在宗社矣然而眞者固無託也秉道於權不乘權以市恩亦不撓權以弭怨原情於法不挾法以修怨亦不骫法以見德竭心於主不怍主以爲高亦不徇主以求合勢不回則傅相之鹽梅而無相因時不殊則蕭曹之畫一而無相乘意不分則周召之同心而無相角世以唐虞之曰吁曰咈爲正直而孰知夫各盡其心而不忍阿者之爲忠厚也又以其相讓相拜相都俞爲忠厚而孰知夫順心而發無所委曲者之爲正直也故以正直之心行其正直者天下畏其

嚴而能服，盍合用之則爲眞，分用之則爲似。然正直多悍，其難合。而忠厚每狎，其易與。故僞士託正直難，託忠厚易。然爲圜者其樸必力。愚以爲能爲正直者，能爲忠厚者也。此豫章所以取長孺也。

忠厚二字，周人以之開國家，孔門所謂藏身之恕也。正直二字，詩人以之勉寮友，孔門所謂無慾之剛也。世豈有不正直之忠厚，亦豈有不忠厚之正直哉。自後人歧之爲二，故公孫弘之忠厚，卜式之正直，皆得以鈎譽取寵，而汲長孺不免淮陽之行矣。以武帝之知人用舍若此，他尚何説哉。此辨如老吏斷獄，曲直較然，使古今一切深人曲士兩無所容，而立朝之眞人品眞事業將於是乎出矣。

七儒辨

宋　濂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旂藉之繁，浩如煙海。莫不擷其玄精，嚅其芳腴，搜其幽逸，略其[illegible]，紀其成要，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鷙寡言。逆折事機。冥然凝然。規然幽然。淼然逮逮然。察察然。獊獊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紫壇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與。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崇勞佚。使民則謹耕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明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萬世。夫是之謂事功之

大題

子房之學術數不足

以毛鄭之與陳平併稱非其倫矣

學者之所講明體行之所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謂此也

術。儒陰陽之秘而不知其純焉溺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則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孫是也非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詭詐不可以入道也章

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專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論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載天下覆地中而人一也天不足為

入此儒之名自而始而不知儒之實自君相始

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為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無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儒行見於戴記詳哉乎其言之也嗣是而後秦則坑之漢則嫚之爲之儒道輕而九流三教雜然並

興紛紛有角立之勢賴有宋真儒輩出大道如日中天然竊其名亡其實羊質虎皮者比比而是也

此文闡揚扶正夫有功於儒教

三代而後興王之佐殆不乏人其有明於儒氏本末者乎文憲應運而出開一代文明之治匪偶然也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毋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更代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延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

一　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疏。謂辭與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融酷儒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披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　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徒。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註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與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

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决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謂世監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簒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

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詁訓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好諂淫邪貪墨悻妄之迹將自甘於放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

根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
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
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
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
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
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
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顔何。疑亦爲
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
爲申棖申黨並祀。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顔何遽瑗

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
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
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
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
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
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
矣。蓋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
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
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

爲是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
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
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
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
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
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以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
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
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
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

古今之變。指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切而有條
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
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
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
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
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遜者。而不得比於濂
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
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
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

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朔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信矣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敎於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鄕先生殁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若得加封爵使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顔子之父顔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

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敎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顔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鄕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杞國公顔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忤檜斥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一時之虛名容有舛訛千秋之公論究無假竊而況聖門俎豆正古今直道所從出也黜陟之權徒沿舊習可乎聖學不明匪人濫竿而有功斯道者反不得預孔廟有靈當亦代爲惻然矣此疏大明黜陟使先輩心折至於正顔曾所未安崇程朱所自出尤爲數百年曠典不可一日不舉行者也天之生篁墩也豈曰偶然而當時顧有異議何哉

武氏亂政何足法而後代因之

[illegible]

奏復七聖謚號狀　顏真卿

謹按禮記曰先主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己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爲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群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愛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愛之於君也至於周室卑大樸散謚始以兩字爲重人或以虛美爲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

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必不以爲取多不以爲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晋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用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壺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逮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劍

[illegible]

門下昪已之詔叙高祖以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illegible]已往之失亦已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請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舍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乃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爲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

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王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爲高祖以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爲定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夫文弊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

惡而反之以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皇帝之號自秦政始名雖美而實則卑矣謚法襲之輙加數字徒以多爲善而已何爲也魯公此議一洗陋習爲百代可因之法其嫪氏功臣乎

劉司獄承恩圖引

楊繼盛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思無窮况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已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疎而盡忠於君者益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

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儁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日侍左右供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勅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illegible]而予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illegible]故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飲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恩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

時思其君之所惡必將以心撼君以身殉國匡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覿君於己者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綸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予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爲最切則大仁以宅心廉以律己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荅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者急身圖則汙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恩負

君而所謂綸圖之意亦虛矣噫俯惟逝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造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劉子所報者爵賞之恩也椒山所報者刑罰之恩也恩不同而報同故雖始終爲劉子謀而忠愍之志業已行乎其中矣絶命詩云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圖報之志其至死不變乎

證人要旨　劉宗周

一曰凛閒居以體獨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愼獨再則曰愼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愼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愼惟有一獸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揜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

姑即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爲止有一眞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愼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反乎性[illegible]

不善動亦善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
君子有愼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心
之物則嗜慾忿懥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
窒慾懲窒之功正就動念時力扼其轉念之關不使
流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
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
如摧山窒慾如塡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於其蔓故
耳學不本之愼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
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

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於摧山塡壑
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
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即是懲之窒之
之時當下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後來徐加保任而
已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獸體之主神不
足以與於此也

(三)謹而靜

三曰謹威儀以定命愼獨之學既於動念上下貞邪
已足端本澄源而念不自念氐也容貌辭氣之間有
爲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

行仍一一以獨體閒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
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
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
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
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
徙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
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即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
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殆謂
是與

(四)五行依叙

四曰敦大倫以凝道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爲五大倫
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
然定位父子有親屬少陽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義
屬少陰之金怒之性也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樂之
性也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屬
陰陽會合之土中之性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率
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
愼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肢自當發於事業而其

物物太極

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踐履敦篤。體體君子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心。而黽勉以從事焉。庶幾其道於責乎。

五曰。倫。百行以考旋。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就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於君子之身。大是一體關切痾癢。然而其間有

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為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即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忠。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吉祥之地。正是不廢查考耳。今學者動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真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

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如孔子自道可見。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都是罪過。即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仍是罪過。幾舉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即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

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一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簡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如此。而即以為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雖深居獨處時。天地若或臨之。鬼神若或伺之。罔敢自暇自逸。而又察之念慮之微。而又嚴之動作之際。扶綱植紀。敬小慎微。務俾天命之性完全交付。而後克稱踐形。惟肖耳。若是者。豈有他哉。身義必為改過不吝而已　念臺先生之言可謂發周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

李世卿學錄題　　周　瑛

世卿近遊南海陳白沙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静極則心虚心虚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綑縛欲撤去之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日相從返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徃徃以其静觀天下之動今世卿從白沙游不知其説果出白沙否顧瑛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静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蹶體及用一以貫之自餘爲學皆蹶博以

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蹶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静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以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卽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奥以及天地萬物之本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觜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叅差蓋在已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摇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

旣見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畧也今不務此乃塊然静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

白沙之學傾動一代厲剗至不可枚舉然其於禪之一字恐未能免如世卿學錄之類是也璟渠按

亦切理因病下藥大有功於聖學

辨學錄跋　　馮從吾

大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爲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於非聖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霈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爲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

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於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爲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詮法孔子。後學所繇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爲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爲非。以孔子爲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

以孔子爲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illegible][illegible]里矣。況此心一慣。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爲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於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爲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爲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爲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

余於錄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陽明大儒吾無間然矣其敘子靜文集稱引濂溪明道而不及伊川考亭若有所不滿於兩夫子者其徒效之故鄒東廓敘先生文集亦然且嘆後學支離一段明寓譏刺之意噫此非所謂操戈者耶少墟先生以此與異端越俎併戒蓋有爲乎其言之也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

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此銘從說卦悟來天父地母則長男中男少男皆男兄弟也長女中女少女皆女兄弟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其志長男長女之志乎朋友信之其志中男中女之志乎少者懷之其志少男少女之志乎

惟孔子爲能體備此理惟張子爲能發明此理不讀太極圖說無以見道之源流不讀西銘無以見道之分量以圖始以銘終學者之全體大用具是矣中二百篇則表裏精粗之畢到也

斯文正統十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刁包編包有易酌已著錄是編所錄歷代諸儒之文凡二百一十有六篇其凡例稱專以品行爲主君言是人非雖絕技無取蓋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例持論可云嚴正然三代以前文皆載道三代以後流派漸分猶之衣資布帛不能廢五采之華食主菽粟不能廢八珍之味必欲一掃而空之於理甚正而於事必不能行即如文章正宗行世已久究不能盡廢諸集其勢然也至蘇軾大悲閣四大菩薩諸記因題製文原非講學言各有當義豈一端而包於歐陽修本論評語中極詞詆斥然則真德秀西山集中爲二氏而作者不知凡幾包既講學不應不見是集何以置之不言豈非以蘇氏爲程子之敵真氏則朱子之徒乎恐未足服軾之心也

漢魏詩乘二十卷附吴詩一卷

〔明〕梅鼎祚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魏詩乘二十卷》提要

漢魏詩乘序

千䆉鄉人梅鼎祚譔

漢魏詩其先輯者數家堇存什一北海馮汝言下迄六朝篹為詩紀備矣而其版在關中江以南不皆經見雒中嘗刻所為漢魏紀歲久並漫漶讀之固不勝乙也余廬居豐暇延稍臚其體尚論其㕍而有所評隲及通故者悉叅伍之間亦有所庚益云其名曰乘者㠯其評隲論世而名之也里之諸儁學〻古昔聚族而謀梓凡𢇍以使人多

所見少所乙吕竊比于述而已北海其爲功甚偉其何敢貪之諸儁則劉子徐子沱子麻子劉伯子往从余游二麻余甥沱子故太史君典子余通家徐子與余家同薦者三世而其尊人方伯公自湘趣徐

子董成余從弟藩亦與焉蓋余實首事〻竣因系之叙〻曰詩之變至大曆以還極矣而其趣寖下其于古寖微

明興北地信陽號覆雯始作者相承直將躋大曆而上曁于嘉隆質

有其文斌〻盛矣然其爲晉齊梁爲景龍開元庶幾權瀍而衡古而以概漢魏之際終不能無後言业何以異登無方之與有方異也有方則有待有待者易爲力無方則無待無待則待者爲煩世人率近

取以新耳目聞道滿百何論大方或以隆則隆汙則汙各以其志旋規而行日不盡舍其不失步也者幾希抑或句櫛字比引繩批根津津乎其若合也而削鐻者進于神斲輪者務于化神化不存合者離

矣傳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曰神無
方殆是之謂摩論者聖人退而刪
詩遺經具在鳥漢魏之足多其言
近是卒未明于體要者也夫岷山
雖望不以其末堙江積石雖祀不
以其末堙河要之羡溢廼始為菑

爾如又引于正經則桑中病放雲
漢病誣四篇畢痺有北掉激其存
者又曷故焉操觚之士惡末流之
波而思從先進也請以是為嚆矢
萬曆癸未七月既望書于玄白堂

漢魏詩乘總錄

宣城梅鼎祚禹金輯

沈約宋書云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
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
氣固亦多矣若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
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畜盛藻甫乃
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
文 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

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
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
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又云子建函京之作
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
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自漢至魏辭人才子文體三變一 則啓心閑繹托辭
華曠雖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然典正可採酷
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
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
崎嶇牽引直為偶說惟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

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劉勰文心雕龍云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栢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倢伃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比

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晢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又云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　明詩

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閴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襍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襍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

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又云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

斬疑作軒

樂府

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栢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皐之屬應對固無方篇草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襃之倫底祿待詔自元

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畧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表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禮於端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

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茂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狥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淑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

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 時序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

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
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
觸類而推表裏必符 體性
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
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
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 風骨
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
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
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

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襍出詩騷而體之篇
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 章句
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楊馬張
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
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
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 麗辭
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
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
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
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丁儀貪婪

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
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很愎而訟府 程器
鍾嶸詩品云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
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
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
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
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
都尉迄班倢伃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
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
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

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
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江淹云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
猶藍朱成彩錯襍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
極
庾信云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
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
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白云凡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
商頌周雅方陳金石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

瀝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倢伃霜雪之句發越清迥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爲首稱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乃若子建之牢籠羣彦士衡之籍甚當時竝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

獨孤及云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歎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寢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元稹云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襍而辭意閑達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

嚴滄浪云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陳繹曾詩譜云凡讀漢詩先真實後文華凡讀建安詩於文華中取真實凡讀文選詩分三節東京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謝以下主辭齊梁諸家五言未成律體七言乃多古製漢樂府真情自然但不能中節累度乃是好景辭耳

徐禎卿談藝錄云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搢紳先生咸從附作雖

規迹古風各懷剞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弃妻思婦歎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辭質而不采七情襍遺竝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塤箎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之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

魏詩門戸也漢詩堂奧也入戸升堂固其機也而晉

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旣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云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非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襍興本末竝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于草卒命辭慷慨竝自奇工

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

夫辭士輕偷詩人忠厚不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屬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鸛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繾綣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鴇弁之宴好黍離有推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歎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懣杕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黃之困疵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牽之勸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常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孌氣辭哲匠縱橫畢由斯閫也

韋仲班傅輩四言詩偪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文雅頌困爾

七言沿起咸云栢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調辭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栢梁弘其質四愁條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襍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之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詩賢先合度而後工拙從横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illegible]然而竝

驅者託之軌度也

詩家直說云兩漢氣純魏氣平晉氣激六朝氣靡詩以漢魏竝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又云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爲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化也

蒹葭詩亦有聲律出乎無意六朝聲律之盛出乎有意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夫綺靡重齊梁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詩賦由是不古矣

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馬歌體製備矣嚴滄浪謂創自夏侯湛蓋泥於白氏六帖馮惟訥詩紀云按三言始天馬似矣江有汜亦非純體曷謂始耶

四言體始於康衢歌滄浪謂起於韋孟誤矣馮惟訥詩紀云按四言詩三百五篇在前而嚴云起於韋孟蓋其敍事布辭自爲一體漢魏以來遞相師法故云始於韋非徒言也或又引康衢以爲權輿又烏知康衢之謠非列子因雅頌而爲之者邪然明良五子之歌載在典謨可徵也

麈史云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栢梁篇祖之劉以交交黃鳥至於桑爲七言之始合兩句爲一誤矣大雅曰維昔之當不如時頌云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七言之始王氏亦誤矣蓋始於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楚矣馮惟訥詩紀云按諸家所論七言詩始惟垓下爲近之他皆襍出一二言未爲全體至於如

甯戚扣牛所歌髙誘注國語以爲碩鼠之詩雖未必然亦足以明南山白石之篇誘時未嘗有也他如列子擊壤孔叢子大道歌續博物志狄水歌拾遺記甯武子詩皇娥歌白帝子答歌皆出於著書者之手其文義各自爲體而辭義深淺居然有別至吳越春秋所載窮刼之曲采葛婦歌河梁之詩尤淺劣不足道而近時論詩者遂引以爲據辨七言不始於栢梁亦何以稱知言也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髙雅格力適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

人之氣骨爲近古者也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蚤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

王世貞藝苑巵言云上山採蘼蕪四坐且莫諠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橘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青青園中葵雞鳴高樹顛日出東南隅相逢狹路間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洛陽城東路飛來雙白鵠翩翩堂前燕青青河邊草悲歌緩聲八變豔歌紈扇篇白頭吟是兩漢五言神境可與十九首蘇李並驅

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謾記於後非惟

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氾布濩之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企支秀華庶旺翠旌王矦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惟德之臧建矦之常如山如嶽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此二雅周頌和平之流韻也熒熒紫芝可以療飢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衣帶日以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弃我如遺迹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絃急知柱促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愁多知夜長著以長相思縁以結不解出戶獨彷徨憂思當告誰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不惜年往憂世不治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渝自晳袖短內手知寒憂來無方人莫之知彷徨忍已久白露沾我裳民之多辟政不由己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靈之來神哉沛兮以雨般裔裔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今安匹

龍爲友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翻虹垂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世發嘗草兮我哀歎此亦古變風奇峭之遺烈也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襍也世有白首鉛塹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赤幟亦有專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

材師匠宜高措拾宜博

西京建安以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自然而來渾然而就無歧級可尋無色聲可指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魏文帝典論云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時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詩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

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曹植與楊修書云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

魚豢云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戴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于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疎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文心雕龍云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

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又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爲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休璉風情則百一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

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一陳思

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聲律

詩品云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原離宴鮑昭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

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敖陶孫器之評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玉箱襍記云曹子建號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

談藝錄云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鏗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削割曳綴縣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詩家直說云魏文帝曰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曹子建曰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阮籍曰存亡有變化日月有浮沈張華曰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左思曰皓天舒白日靈景曜神州張協曰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潘岳曰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陸機曰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以上雖爲律句全篇高古及靈運古律相半至謝眺全爲律矣

藝苑卮言云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辭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爲不公可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

子桓之襍詩二首子建之襍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辯也若仲宣公幹便覺自遠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語若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

坐之類是也

當時孔文舉爲先達其於文特高雄德祖次之孔璋書檄饒爽元瑜次之而詩皆不稱也劉楨王粲詩勝於文兼至者獨臨淄耳正平子建直可稱建安才子其次文舉又其次爲公幹仲宣

漢魏詩乘前十卷總目

漢八 詩

無名氏

漢九

歌辭

謠辭

漢十　諺語

漢魏詩乘前十卷總目　終

漢魏詩乘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一　樂府

高帝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初為亭長起兵破秦滅楚平定天下由漢王即皇帝位國號曰漢十二年崩羣臣尊號曰高皇帝

竹林詩品云漢高祖武帝之作則星漢回天苞符出水自然成章又如上棟下宇易橧營之制而締搆之蓋取諸大壯

大風歌

史記云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樂書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illegible]云過沛詩即大風歌[illegible]諸辭詩[illegible]常云兮亦語辭詩有三兮故云三侯之章也文中子云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illegible]樂振起其游心之[illegible]揚集之[illegible]大風歌雖止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摸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蓋欲使子孫知其創業之勤爾武帝秋風辭貌子歌已無足道矣為之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獨謬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遠甚哉[illegible]漢高帝大風歌不指華滿云氣象大漢英雄也麓堂詩話云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藝苑卮言云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

楚歌 一作鴻鵠歌 史記云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爲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illegible]因人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翮一作翼當一作又尚一作猶亂

項籍 字羽沛國下相人也項氏世[illegible]起兵自稱西楚霸王[illegible]爲漢所滅

垓下歌 樂府作[illegible] 下兵少食盡[illegible]諸侯兵[illegible]數重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illegible]漢軍乃覺[illegible] 藝苑卮言云垓下歌[illegible]王不必以虞兮爲嫌悲壯鳴咽與大風各自描寫[illegible]氣象千載下惟晉公山不[illegible]可與司馬仲達天地[illegible]童之語差可髣髴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美人

答項王楚歌 見楚漢春秋[illegible]云[illegible]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者[illegible]書下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是時已爲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方一作面

四皓 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illegible]

又一作綺李

紫芝歌 一作四皓歌高士傳云四皓者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因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采芝操 一作紫芝歌古今樂錄云商山四皓隱居高祖聘之四皓不出仰天歎而作歌崔鴻曰四皓為秦博士遭世暗昧坎軻儒術於是退而作此歌亦謂之四皓歌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處以為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按此歌即前歌但文有詳畧耳一謂去秦而作歌一謂高祖聘而作歌稍異高士傳在前故前列之

唐山夫人 高帝姬韋昭云唐山姓也

安世房中歌 漢書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郊祀樂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風化之言以為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樂府謂婦人禱祀于宮中者故惟宮中用之按書言房中歌十七章然止列為九章劉敞注云疑本十二章誤為十七章因分列為十七章之數焉端臨文獻通考亦同而郭茂倩樂府稍異作十六章今以漢書為正文以諸家本分列于下劉元城語錄云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竹竿載馳方之陋矣詩譜云安世歌質古文雅藝苑卮言云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 郭茂倩樂府同劉敞漢書注至翠旌為一章○丹鉛閏錄云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於傳會以予考之以言聲律音詠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六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舌齒唇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之音此即所謂七始詠即韻也孟康云七始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 郭本同劉注七始至冥冥為一章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侯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群慝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劉郭注以我定至翼翼一章顯明至四極一章海內至燕國一章大海至有德一章安其所至樂民人一章

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劉郭並同

靁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

寵咸相保施德大世曼壽劉郭並同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

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劉郭並同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

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美芳磑磑即即

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

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劉注至永福一章至兵革一章郭本至山則一章至兵革一章

◎劉奉世云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注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若矣地此則桂華美芳同字此衍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

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劉郭並同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

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聞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

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承帝明德師象山則

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

受福無疆劉注至惟民之則一章至翼翼一章至不忘一章至無疆一章郭本至翼翼一章[illegible]

章餘同

劉注

戚夫人

春歌 戚一作永巷歌漢書外戚傳云高帝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召趙王誅之戚夫人遂有人彘之禍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

趙幽王友 高帝諸子初封淮陽王呂太后殺趙王如意徙友爲趙王後謚幽

幽歌 漢書云幽王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讒之於太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召至置邸令衛圍守之趙王餓乃作歌遂幽死○茅坤云此歌可以擬屈宋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一作良

朱虛侯章 齊悼惠王次子呂太后元年入宿衛封朱虛侯文帝二年以誅諸呂功封城陽王

耕田歌 耕一作種史記云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宴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請爲耕田歌太后[illegible]有頃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illegible]

武帝 諱徹景帝中子在位五十四年

藝苑卮言云漢武故是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矣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絕落葉哀蟬疑是贗作幽蘭秀蘂的爲傳語

瓠子歌二首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二年四月作瓠子歌溝洫志云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還自臨祭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塞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揵上既臨河決悼其功之不就爲作歌詩二章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

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浩浩洋洋一作晧晧旰旰久一作長 謂河伯兮何不仁一作皇謂河公兮何不仁 吾山之吾音魚 齧桑縣名

其二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菑側其反

秋風辭 漢武帝故事云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讌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庚溪詩話云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詩家直說云秋風起兮白雲飛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出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漢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己意

太一歌 史記樂書云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次以爲天馬之歌

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 貢漢志作況爲一作與 此歌樂府諸集俱未載

蒲梢天馬歌 史記云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作歌

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降書作障○按亦未必帝所自作歌

李夫人歌 漢書外戚傳云夫人少而蚤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偏一作翩 許彥周詩話云李夫人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娙因曰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

落葉哀蟬曲 王子年拾遺記云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

重局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淮南王安 厲王長子文帝時封爲淮南王好書鼓琴不喜弋獵招致賓客方術之士後與賓客左吳伍被等反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帝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刑

八公操 一云淮南操古今樂錄云淮南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降王作此歌神仙傳云淮南王好道書及方術之士行八公詣門鬚眉皓白王使閽人自以其老難問之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王驚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執弟子禮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溪泉收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暴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安乃日夕朝拜各試所言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郊中雷被與伍被共誣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白日昇天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置在中庭雞犬舐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高誘敘云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容齋續筆云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也

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八公將與予生毛羽兮超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瑤光過北斗兮

馳乘風雲使玉女兮含精吐氣嚼芝草兮悠悠將將天相保兮

烏孫公主

悲愁歌 漢書西域傳云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氈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霍去病 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善騎射再從大將軍爲票姚校尉封冠軍侯後爲票騎將軍數征匈奴有功益封萬二十戶爲大司馬

琴歌 古今樂錄云霍將軍去病益封萬五千戶秩祿與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歡而作歌按琴操有霍將軍渡河操去病所作也

四夷既護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皇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 漢[illegible]作獲紀[illegible]作本

司馬相如 字長卿成都人以訾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因病免後武帝召爲郎以辭賦得幸常有消渴病既免家居茂陵史稱其多識博物爲辭宗賦頌之首

琴歌 史記云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程鄭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

琴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
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
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一無兮字）

其二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
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
余悲（藝文類聚作意悲作心藝苑卮言云長卿二歌不類漢人一時雖或擬之琴操或後人傳益皆不可考）

卓文君

白頭吟（樂府作古辭）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右一曲本辭）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相與明旦溝水
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一解）郭東亦有樵郭西亦
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為誰驕（二解）淒淒重淒淒嫁娶
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三解）竹竿何嫋嫋魚
尾何離簁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為齰如馬噉萁川
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五解）（晉樂所奏○詩紀云如字下一本有可五字）

李延年（中山人故倡也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李夫人得幸於武帝延年歌為新變聲所造詩謂之新聲曲由是貴為協律都尉）

歌一首（漢書外戚傳云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云云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昭帝（諱弗陵武帝第三子在位十二年）

黃鵠歌（西京雜記云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帝為此歌）

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為衣兮菊為
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淋池歌（拾遺記云昭帝始元元年穿淋池廣千步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花葉雜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以為戲弄帝時命水嬉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柂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

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亦見三輔黃圖

燕刺王旦武帝第四子李姬生諡刺

歌漢書云昭帝時旦自以爲武帝子旦長不得立乃與[illegible]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交通謀殺霍光立旦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華容夫人起舞坐者皆泣天子使使者賜璽書王以綬自絞後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華容夫人

歌

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子兮死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將安居

廣陵厲王胥武帝第五子李姬生諡厲

瑟歌漢書云昭帝時胥見帝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宣帝即位咒詛事發覺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等夜飲使所幸鼓瑟歌舞王自歌左右悉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以綬自絞死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閱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廣川王去繆王齊太子立二十二年罪徙國除西京雜記作去疾

歌二首漢書云廣川王去以陽城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後昭信譖望卿去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尊章使美人相和歌之竟殺望卿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盡閉諸姬舍門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

望卿歌

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

脩成歌

愁莫愁生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茀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弃軀死無悔

楊惲惲字子幼宣帝時人以兄忠任爲郎霍氏謀反惲先以聞封平通侯遷中郎將惲居殿中廉絜無私然伐其行治又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罪免爲庶人後坐怨望誅

拊缶歌漢書云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宰相子語言見廢內懷不服乃答會宗書云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
耳須富貴何時 容齋四筆云楊惲報孫會宗書引無 甚怨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
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張晏釋以爲言朝廷荒亂
百官諂諛可謂穿鑿而延壽以人主無道所以安之
子予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之行
時而既蓋宣帝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非助輸汲黯
輔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云此
誼劉向論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亦嘗聞焉

王昭君 名嬙漢宮人元帝時匈奴入 朝以嬙配之號寧胡閼氏

詩家直說云輦孟詩雅之變也昭君歌風之變
也三百篇後二作得體梁太子不取昭君何哉

怨詩 漢書云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 氏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妃之生一子株累
立復妻之生二女范曄書云昭君入宮久不
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豐
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
而重失信夷狄遂與之生二子西京雜記云

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
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
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
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
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畫
工有杜陵毛延壽弃市籍其資財昭君在胡
作詩以怨思云琴操云昭君本齊國王穰女
端正閑麗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
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
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韓子
蒼云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言不願妻其子而
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娶之
琴操叙抵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
昭君村卒葬匈奴謂之青冢晉以文王諱昭
改明
妃云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
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
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
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illegible]

趙飛燕 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 燕成帝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大幸有
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後
立爲后貌寵十餘年卒

歸風送遠操 西京雜記云趙后有寶琴曰鳳凰 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
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趙飛燕外
傳云帝以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
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
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
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
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
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噏細
嫋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

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
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
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
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他日宮
姝幸者或襞裙爲
縐號曰留仙裙

涼風起兮天隕霜懷君子兮渺難望感予心兮多慨
慷

班倢伃 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少有才學成帝選 入宮以爲倢伃後趙飛燕譖其呪詛考問
之上善其對遂求供養太后長信
宮帝崩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詩品云倢伃詩其源出于李陵團扇短章辭旨
淸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
其工
矣

怨歌行 滄浪詩話云文選直作班姬之 名益見弃後作樂府作顏延年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裂一作製皎一作鮮成一作爲團團一作團圓飈一作風

彭城劉文顯公
謨閱于頌酒齋

漢魏詩乘卷第一 終

漢魏詩乘卷第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二 樂府 東漢

東平憲王蒼 光武子少好經書常與公卿共議定制度及廟歌佾舞數遍憲

武德舞歌詩 東觀漢紀云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公卿奏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以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光武皇帝撥亂中興武功盛大廟樂舞宜曰大武之舞乃進武德舞歌詩遂用之於光武廟焉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
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
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建武時爲伏波將軍征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始平之封新息侯後征武陵蠻卒于軍

武溪深行 崔豹古今注云武溪深馬援爲南征之所作援門生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兮
多毒淫 能一作敢 一無兮字

梁鴻 字伯鸞平陵人家貧而尚節介與其妻孟光隱居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又去適吳依吳大家皐伯通鴻潛避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五噫歌 後漢書云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惡之求鴻不得

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

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苾一作卬 瞻一作覽）

班固（字孟堅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後選玄武司馬以母憂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征匈奴以爲中護軍諸子多不遵法憲敗免官洛陽令种兢捕繫固遂死獄中）

郊祀靈芝之歌（見太平御覽）

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
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瑞應一作應瑞）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時徵拜爲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陽嘉中遷侍中宦官懼其毀己共讒之出爲河間王相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

詩譜云寄興高遠遣辭自妙

同聲歌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
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嘗
思爲莞蒻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
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
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
衆夫所希見天老敎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狄一作秋○西溪叢語云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

靈帝（諱宏河間孝王曾孫光封解瀆亭侯桓帝薨竇武迎立在位二十二年）

招商歌（拾遺記云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又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歌曰）

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
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嘉難踰（拾遺記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名夜舒荷王鳧曲名）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建寧中辟司徒橋玄府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邕遷尚書侍中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作古辭玉臺作蔡邕蔡集亦載此）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西清詩話云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置酒頴川上晏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夷白齋詩話云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沈潛之物故云）

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重嫁陳留董祀）

詩譜云真情極切自然成文

胡笳十八拍（藝苑卮言云胡笳十八拍軼語似出閨襜而中襍唐調非文姬筆也與木蘭頗類又云如殺氣朝朝衝塞門胡笳夜夜吹邊月全是唐律）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亾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其二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絶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其三

越漢國兮入胡城亾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爲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遏我情鞞鼓喧兮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其四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禀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艱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其五

雁南征兮欲寄邊聲雁北歸兮爲得漢音雁飛高兮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其六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饑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水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悲琴兮欲罷彈

其七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

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其八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兹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其九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生倏忽兮如白

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烟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其十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緣離別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其十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日居月諸兮一作日月居諸兮

其十二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驩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難具陳

其十三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其十四

身歸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其十五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其十六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

仰頭兮訴蒼蒼胡爲生兮獨罹此殃

其十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脩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飢豗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

其十八

胡笳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

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辛延年

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宋子侯

董嬌嬈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颺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愛一作好

諸葛亮　字孔明瑯琊人從先主爲軍師後爲丞相封武鄉侯建興十二年北征卒于渭濱

梁甫吟　三國志云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晏子云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挑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吾再拜隱虎功可以食田曰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黿銜左驂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頸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挑不讓是負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逮又刎頸而死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冶子一作冶氏紀一作里○滄浪詩評云孔明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追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强固野子西溪叢語云李善陸詩註蔡邕琴頌云梁父悲吟不知名爲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亮好爲梁父吟恐取此意

龎德公 南郡襄陽人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司馬德操年小十歲兄事之故呼龎德公

於忽操三章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師曠之耳聾者亦有爾東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既以覆兮後逐逐其猶來雖目盻而心駭兮顧

其能之安施委繩墨以聽人兮雖班輸亦奚以爲

其二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椽櫨栭榱之累重顛柱小之奈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而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謂安何

其三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謂雞斯飛誰得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飢而後噫雞兮豕兮奴以是兮

吳興沈有則士範閱

漢魏詩乘卷第二終

漢魏詩乘卷第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三 樂府

無名氏

郊祀歌

漢書禮樂志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禮樂志云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意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鍾律其辭亦多難曉云

詩譜云十九章假意刻飾練字鍊句奇藝危言亦信哉然失之太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

練時日

練時日候有望焫膋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怫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嫭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

被華文厠霧穀曳阿錫被珠玉俠嘉夜茝蘭芳澹容
與獻嘉觴 般與班同放悲音 昒弗俠與挾同

帝臨 張晏云此后土之歌也土數五故稱數以五坤爲母故稱媼土色黃故稱上黃 劉攽云皆指武帝改服色尚黃數用五富媼者由漢以土德王也按青陽四歌則后土當在中壇 張說是矣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
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匽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
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媼一云當作熅如作媼則坤母之說鑿矣

青陽 史記樂書云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顥冬歌玄冥四首漢書作鄒子樂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
壧處頃聽枯槁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夭胎
羣生啿啿惟春之祺 頃讀如傾 啿音湛

朱明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
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
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顏師古云桐讀爲通 劉攽云桐幼稚也

西顥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僞不萌
妖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
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叶音發

玄冥

玄冥陵陰蟄蟲蓋臧艸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
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
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 漢書禮樂志云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
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
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恭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
罔不肸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
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釐讀如僖 共讀如恭

亨叶音鄉

天地 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
縕豫爲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
好效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
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
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
況皇章展詩應律鋗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
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鶠神夕
奄虞蓋孔享 溢與佾同軒朱即朱軒鶠古翔字明章以後叶音

日出入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耶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

天馬　漢書武帝紀云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禮樂志作元狩三年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渥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偶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之云從水中出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史記樂書別有二歌與此頗異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天馬歌籋音躡迣音逝古迾字師古云迣與厲同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為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西極天馬歌○丹鉛餘錄云天馬徠歷無草草即皁字从艸从早艸字可染皁也後借為皁隸之皁歷解為櫪解為槽櫪之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為水草之草失之應劭云辰曰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

天門

天門開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為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幡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裵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從高斿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紛紜六幕浮大海　詄讀如迭翄歟同閡叶音改

景星　一曰寶鼎歌漢書武帝紀云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之歌禮樂志云景星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祜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寧馮觿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脽音誰甯叶音寧

齊房　一曰芝房歌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二年夏六月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故詔云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是也禮樂志齊房元封二年芝

齊房産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披圖按諜玄氣之精
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
假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沇音兖 假即遐

華爗爗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上千乘敦昆侖神之
出排玉房周流襍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
從從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愉臨壇宇

九疑賔夔龍舞神安坐鴹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
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
泰河犇若雲增揚波徧臚驩騰天歌 敦讀如屯

五神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抱嘉壇椒蘭芳璧玉
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
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弃汨臚折奚遺淫淥澤湼然歸

朝隴首 一曰白麟歌 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獲白麟作

朝隴首覽西垠靁電尞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
虐熏鬻殛闓流離抑不詳賔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鬗

長馳騰雨師灑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 齊古燎字

象載瑜 一曰赤鴈歌 漢書禮樂志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員殊翁
襍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西叶先齊三
管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載瑜言山出象輿
瑞應車也赤蛟章云象輿轙仰礼也而景星章云象
載昭庭師古曰象謂縣象也縣象秘事昭顯於庭也
二字同出一處而為兩說按祭章詞意正指瑞應
車古昭所以為下耳不諸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
集西為此一端不然焉歌詩凡十九章皆書
其名於後象載瑜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為
一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

赤蛟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濭百君禮六龍位勺椒
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
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
靈禗禗象輿轙票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
德長無冥 宋書樂志云漢武帝頗造新歌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但多詠祭祀及祥瑞而已
漢郊祀歌共首隸時日曰靈之來靈之至迎神也
帝臨五帝歌五帝也泰元二章統頌天地而日出
入言人命不能安固武帝願乘黃之徠下加黃帝
之升而仙也其後或紀瑞應或說神燎赤蛟曰禮
樂成靈將歸則送神之曲也後代郊祀祭存多
倣之大都本騷九歌招魂故其詞幽深而峻絕

鼓吹鐃歌

漢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一
云二十一曲無鈞竽今存朱鷺至石流十八

曲務成玄雲黃爵釣竿其辭亡古今樂錄云
漢鐃歌皆聲辭豔相雜不復可分沈約云樂
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
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耳按
鼓吹曲一曰短簫鐃歌劉瓛定軍禮云未知
其始或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
勸士蔡邕禮樂志漢樂四品其四短簫鐃歌
軍樂也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
騎吹曲非鼓吹曲則列於殿庭者名鼓吹今
之從行鼓吹為騎吹又西京雜記漢大駕祠
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有黃門前後部鼓吹
則不獨列於殿庭者名鼓吹也漢黃門鼓吹
享宴會樂樂十二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崔
豹古今註云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
也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
侯詞品云鼓吹曲其防黃帝記思鼓之制乎
後世有鼓吹騎吹雲吹之名建初錄云列於
殿廷者名鼓吹列於行駕者名騎吹又云鼓
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其在庭則以簨簴為
樓水行則謂之雲吹朱鷺臨高臺諸篇則鼓
吹而務成黃爵則騎吹曲水調河傳則雲吹
曲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此言
鼓吹也謝朓詩鳴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此
言騎吹也梁簡文詩廣水浮雲吹江風引夜
吹此言雲吹也郭茂倩左克明並謂鼓吹短
簫鐃歌與橫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異爾
至魏漢繆襲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黃雉子班
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
釣竿十曲亦因之時吳亦使韋昭改製十二
曲其十曲亦因之晉武帝命傅玄製二十二
曲而玄雲釣竿之名不改宋齊並用漢曲北
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釣竿畧而不同
何承天義熙末私製十五篇皆倣漢舊名別
增新意與古辭不合齊梁而下類多追擬立
義既乖創格互異丹鉛餘錄云鐃歌十八曲
樂錄謂其聲辭相襍不復可分是也近世擬
之韻取不務字用難
訓亦好古之弊矣
談藝錄云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絕不
石漢鐃歌樂府詞藝苑巵言云鐃歌十八中

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羌
羊蜚從王孫行之類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
豨收中吾之類或謂出調之遺聲或謂兼正
辭填調大小混錄至有直以為不足觀者巫
山高芝為車非三言之始乎臨高臺以軒佳
樹雙珠青絲琅玕非五言之祖乎駕六飛
龍四時和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
翻非七言之妙境乎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
又不能識以為
不足觀宜也

朱鷺

隋書樂志云建鼓殷所作又棲翔鷺於
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鷺鼓精也或
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
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息
飾鼓以鷺存其風流孔穎達曰楚威王時
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
是也漢曲蓋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丹鉛
續錄云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
又云朱鷺呪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鳧鍾
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
騮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
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
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元龜夜夢終見取
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
飛雲末事相叶可以識樂府解題之缺
宋何承天朱鷺篇但盛稱路車之美與漢
曲異
矣

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
將以問誅者

誅一作諫○升菴詩話云朱鷺魚以烏
鷺何食食茄下烏古與雅同叶音作雅
蓋古字烏也鴉也雅也本一字也雅與下相叶始得
其音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韓文元
和聖德詩魚魚雅雅本此丹鉛四錄云茄音荷玄中
記黃帝之臣有荊茄豈左傳注楚有茄人城張揖音
荷藝苑巵言云烏轉為鴉
鴉轉為雅茄下當作荷莖

思悲翁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
狗逐狡兎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飛暮安宿

首一作散

艾如張 艾與刈同言芟艾草也如讀爲而張設羅網也言艾草而張羅以爲蒐門前圍苑行以習武事也蘭香草也古艾草以爲田之大防是也陳蘇子卿殷遵艾人側唐李賀艾蘇紛花誰剪刻但失古題本意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
雀以高飛奈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礙室

上之回 漢書孝武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武帝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吳兢樂府解題漢武通回中道後數出遊幸焉按此云漢甘泉宮時之事按石關宮闕名也甘泉宮詞如上林賦蹶石闕歷封巒是也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
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
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 一曰擁離 久门雍離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
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
冥梟騎戰鬭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
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
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不穫郭茂倩作不獲

巫山高 齊王融想象巫山高梁范雲巫山高不極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思歸之意又有演巫山高不詳所起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
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
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 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樂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後漢書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禮畢以次

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太宮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校古詞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何承天上陵者篇但言升高望遠傷時怨歎而已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
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
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鴈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
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
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
千萬歲

將進酒 何承天將進酒篇則言朝會進酒且以濡首荒志爲戒梁昭明而下但敘遊樂飲酒而已

將進酒乘大白辨加哉詩審博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加一作佳博一作搏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爲昆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芳樹齊王融相思早春日謝朓早翫華池陰但言時暮衆芳歇絕而已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鵠三而爲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妬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孫如魚乎悲矣

有所思古今樂錄漢太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不知與此同否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何承天有所思篇有所思思昔人則言生罹荼苦哀慈親之不得見也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談藪錄云樂府中有妃呼豨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

雉子斑梁簡文帝妬場時向隴但詠雉而已何承天雉子遊原澤篇言避世之士

雉子斑如此之于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黃鵠蜚之以重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滕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一作雅何承天上邪篇則云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臨高臺齊謝朓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情而已何承天臨高臺篇則言招帝鄉而皆登臺也○談藪錄云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鐃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劉履云收中吾三字其義未詳疑曲調之餘聲如樂錄所謂羊無夷伊那阿之類

遠如期古舊史云詁不可解疑是漢遠期曲一曰遠期宋書樂志有晚芝曲沈約

也古今樂錄云漢太樂食舉曲有遠期至魏省之何承天遠期言遠期千里客肅駕候良辰耳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石流 宋書作石留何承天石流篇則苔予在川上有志不遂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䋣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

東海徐家慶伯
善閱于英鑒堂

漢魏詩乘卷第三終

漢魏詩乘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四 樂府

無名氏

相和歌辭

宋書樂志云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其後荀勖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即沈約所謂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書樂志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凡樂章古辭存者並漢世街陌謡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弦管即相和諸曲是也魏晉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亂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討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凡諸調歌詞並以一章爲一解古今樂錄曰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時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諸調曲皆有詞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阿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又大曲十五曲沈約並列於瑟調今依張永元嘉正聲技錄分於諸調別敘大曲於其後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於大曲之下

相和曲

古今樂錄云張永伎錄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音宋齊奏之又伎錄相和有十五曲一曰

氣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關山五曰東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覲歌十曰對酒十一曰雞鳴十二曰烏生十三曰平陵東十四曰東門十五曰陌上桑十二曲有辭氣出唱精列度關山薤露蒿里對酒並魏武帝辭十五文帝辭江南東光雞鳴烏生平陵東陌上桑並古辭是也

箜篌引

引一曰公無渡河崔豹古今注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又有箜篌謠不詳所起大略言結交當有終始與此異也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 唐子西文錄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按太白箜篌引與古辭合

江南

樂府解題云江南古辭蓋美芳晨麗景嬉遊得時也梁武帝作江南弄以代西曲有採蓮採菱出此唐陸龜蒙又廣古辭為五解云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東光

古今樂錄云張永元嘉伎錄云東光舊但弦無音宋識造其歌聲

東光平倉梧何不平倉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蕩子早行多悲傷 平一作乎下平作頌疑平兒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薤露

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譙周法訓云挽歌者漢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挽歌以寄哀音樂府解題云左傳齊將與吳戰於艾陵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云送死薤露歌即喪歌不自田橫始也一作泰山吟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雞鳴

樂府解題云古詞雞鳴初言天下方太平次言置酒作樂終言桃傷李仆喻兄弟當相為表裏三人近侍榮耀道路與相逢狹路間行同詩紀云此曲前後辭不相屬蓋采詩入樂合而成章邪抑有錯簡奈諸說並梁劉孝威雞鳴篇但詠雞而已又有雞鳴高樹顛晨雞高樹鳴皆出此

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弱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碧玉為軒堂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熲熲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

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右一曲魏樂所奏

烏生 樂府解題云古辭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山巖石間而來爲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爲脯黃鵠摩天鯉在深淵人得而烹煑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得前後也梁劉孝威烏生八九子但詠烏而已又有城上烏亦出此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唶我秦氏家有遊遨蕩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唶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唶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

煑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鉤尚得鯉魚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平陵東 崔豹古今注云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樂府解題云義丞相方進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也曹植改言神仙事矣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刦義公刦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陌上桑 崔豹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樂府解題古詞言羅敷採桑爲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前說不同古今樂錄云陌上桑歌瑟調古辭豔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篇時以採桑升朝唱但歌美人好合與古詞始同而末與又有採桑亦出於此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帬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一解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

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二解 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 三解 前有豔歌曲後有趨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宋書作大曲○藝苑巵言云傅玄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精英竊其常語尤有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於意已足綿有餘味今復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

同前　　　　楚辭鈔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乘赤豹從文狸辛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拔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晝晦東風飄飄神靈雨風瑟瑟木㩳㩳思念公子徒以憂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吟歎曲

古今樂錄云張永元嘉技錄吟歎四曲一曰王子喬古辭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爲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之首焉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遊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上建逋陰廣里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嶽山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玉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吐銜福翱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平調曲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平調七曲一曰長歌行三曰猛虎行

長歌行 樂府解題云古辭言芳華不久當努力爲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魏改奏文帝所賦西山一何高若陸機逝矣經天日則言人運短促當乘大業及時立功崔豹古今注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詩云長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長晉傅玄豔歌行云咄來長歌續短歌然則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唐李賀有長歌續短歌行長短歌蓋出於此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同前 滄浪詩評云文選長歌行一首青青園中葵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乃仙人騎白鹿子疑岧岧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別是一首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一日康彊髮白更黑延年壽命長

其二

岧岧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佇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藝文類聚載魏文帝明津詩與此大同而逸其半

猛虎行 王僧虔伎錄云荀錄所載雙桐一篇今不傳絜文與晉傳新歡寄言托配陸機渴不飲盜泉水謝惠連貧不攻九疑皆言志士遠役不以艱險改節也唐人多詠猛虎而各中以己意耳又有雙桐生空井亦出於此按郭茂倩樂府詩集有猛虎行皆不正載古辭唯曹歌舞下何纂纂上留田里中有啼兒亦然豈以非古宋其時所奏邪抑然實淡本離也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君子行 古有何所思行辭古與此不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叔嫂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曹植集亦載此詩

清調曲

豫章行 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豫章爲窮達陸機謝靈運惠連沈約薛道衡或傷離別或言壽短景馳傅玄苦相身爲女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李白則言邊戍矣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黃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闕何皎皎梯落闕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端一驅四五里枝葉自相捎闕會爲舟船燔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闕自闕俱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

右一曲晉樂所奏

董逃行 崔豹古今注云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儆戒焉按靈帝時京都有董逃歌卒董卓也此言服藥求仙與卓任殺傅玄擬此九秋篇叙夫婦離別之思陸機謂之行樂而已唐亡滅叛籍董承董卓事耶[illegible]云董逃行言神仙事漢武內傳王母敕帝命侍女宋抗持然已拔人之劍于形色正者以四首帝同在食其三帝亦降按歌之王母門此桃三千歲一生實奈何少乃止作者取諸此耶然何以云董逃也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嶮大難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解一百鳥集來如烟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鵾雞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解二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解三教敕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藥可得神仙解四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解五

相逢行 樂府解題云古詞文意與雞鳴曲同又長安有狹斜行與此曲同六朝相逢狹路間三婦豔唐難忘曲並出於此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
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
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
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
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
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
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右一曲晉樂所奏 一作調絲未遽央

長安有狹斜行 陸機伊洛有岐路則言世道險邪也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
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
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
大婦織綺紵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琴上高堂
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 紵一作羅

瑟調曲

荀氏錄所載十五曲傳者九曲其六曲不傳

善哉行 宋書樂志作古辭詩紀云或以爲子建詩按子建擬善哉行爲日苦短云當來日大難則此非子建作矣

來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 一解 經歷名
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 二解 自惜袖短內手
知寒慙無靈輒以報趙宣 三解 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親

交在門飢不及餐 四解 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
彈箏酒歌 五解 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
端 六解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府

隴西行 [illegible]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
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
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
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
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飯愼莫使稽留
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
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府

步出夏門行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
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
攬轡爲我御將吾上天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跌

折楊柳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曰折楊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吁嗟篇之則感詩易逝謝靈運擬傷離別詞賤矣

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末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解一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為馬胡亥以喪軀解二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璧馬禍及虢二國俱為墟解三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趨卞和之刖足接輿歸草廬四解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宋書作大曲

西門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西門行歌古西門一篇今不傳又有順東西門行為三七古亦傷時傾陰有類於此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為樂逮為樂當及時何能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為自儲 右一曲本辭○談藝錄云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擬之古人不諱重襲若相接爾覽西門終篇因成自錄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同前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解一夫為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解二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解三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解四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解五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為後世嗤六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

東門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曰東門行歌古東門一篇今不歌○藝苑言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峻絕不可模擬之王劉文學曹當內手耳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劒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髮時下難久居 右一曲本辭○談藝錄云樂府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餔糜共餔糜之類是也

同前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解一拔劒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解二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為黃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解三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行吾去為遲平慎行望君歸四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宋書作大曲

上留田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有上留田行今不歌崔豹古今注云上留

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歿不字其孤弟者憐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樂府廣題云蓋漢世人也陸機謝靈運擬之爲傷時感逝梁簡文爲正月田家相勞之詞惟李白與古題意同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婦病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愼莫笪笞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餌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弃置勿復道

孤兒行 一曰孤子生行古辭言幼兒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歌錄亦曰放歌行 按傳玄鮑照輩嘗爲之然其指與此大異矣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月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黄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願還我蔕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鴈門太守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鴈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後漢書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父順安定大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晩改節敦儒學習書讀律畧通大義後舉茂才除溫令討擊姦猾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位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止風部聲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還爲洛陽令以平正理法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爲渙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咨嗟男女老壯相與賦斂以十數及喪西歸經弘農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恆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樂府解題云按古歌詞歷述渙本末與傳合而曰鴈門太守行所未詳梁唐擬者言鴈門征戍而已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民少行宦學通五經論 解一 明知法令歷世衣冠從溫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 解二 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料民富貧移惡子姓篇著里端 解三 傷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鍪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

決罪詣馬市論解四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敕吏正獄不
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解五賢哉賢哉我縣王
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解六臨部
居職不敢行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勤治有能名遠近
所聞解七天年不遂蚤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
令後世莫不稱傳解八 右一曲晉樂所奏宋書子姓下有名五二字禮一作理

豔歌何嘗行 一曰飛鵠行其辭大同而小省鵠一作鶴陳梁間有飛來雙白鵠本此鵠鶴古通用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解一妻
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解二吾

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解三
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躇躊顧羣侶淚下不自知
解四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
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
泉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 樂府作延年萬歲期念與下爲趨 右一曲晉樂所奏

飛鵠行 廣文選所載與前稍異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
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
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羽毛
日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踟躊顧羣侶淚
落縱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豔歌行 古今樂錄云豔歌行非一有直云豔歌即豔歌行是也六朝擬者多言女之美豔耳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
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
夫壻從門來斜倚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
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誰當補一作誰爲補

同前

南山石嵬嵬松栢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

洛陽發中梁松栢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
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歎問是何山材
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
本自南山松今爲宮殿梁

楚調曲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伎錄楚調曲有怨詩行

怨詩行 一此曲傷人命不常不如遊心恣欲也一曰怨詩行歌魏陳思而下多言弃妻怨女大略與班婕妤之怨歌行耳惟阮瑀怨詩與此意合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
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

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盪中情遊心恣所欲

大曲

宋書樂志云大曲十五曲一東門二西山三羅敷四西門五默默六園桃七白鵠八碣石九何嘗十置酒十一爲樂十二夏門十三王者布大化十四洛陽令十五白頭吟東門東門行羅敷豔歌羅敷行西門西門行默默折楊柳行白鵠何嘗豔歌何嘗行爲樂滿歌行洛陽令鴈門太守行白頭吟並古辭羅敷何嘗前有豔後有趨白鵠爲樂有趨白頭吟有亂

滿歌行

爲樂未幾時遭時嶮巇逢此百離伶仃荼毒愁苦難爲遥望極辰天曉月移憂來塡心誰當我知戚戚多思慮耿耿殊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棲棲守此末榮莫秋烈風昔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窮達天爲智者不愁多爲少憂安貧樂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遐同遊往者二賢名垂千秋飲酒歌舞樂復何須照視日月日月馳驅轗軻人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鑿石見火居代幾時爲當歡樂心得所喜安神養性得保遐期右一曲本辭

同前

爲樂未幾時遭世險巇逢此百罹零丁荼毒愁懣難支遥望辰極天曉月移憂來塡心誰當我知一解戚戚多思慮耿耿不寧禍福無形唯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山棲守此末榮二解暮秋烈風起西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起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三解窮達天所爲智者不愁多爲少憂安貧樂正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覺子熙同巇往者二賢名垂千秋四解飲酒歌舞不樂何須善哉照觀日月日月馳驅轗軻世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何一愚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但當歡樂自娛盡心極所嬉怡安善養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頤飲酒下爲趣右一曲晉樂所奏

汝南梅鼎祚茂

鄉閔于一校閱

漢魏詩乘卷第四終

漢魏詩乘卷第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五 樂府

無名氏

舞曲歌辭

按舞曲也古云鐸舞巾舞歌俳歌或如今之琴譜所次樂聲車公車之類絕無意義不足存也

鐸舞歌詩

唐書樂志云鐸舞漢曲也古今樂錄鐸舞者所持也木鐸制法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為名今謂漢世諸舞鞞巾二舞是漢事鐸拂二舞以象時帝鐸舞曲有聖人制禮樂一篇聲辭雜寫不復可辨相傳如此晉書樂志云鐸舞詩一篇陳于元會

聖人制禮樂篇

昔皇文武邪彌彌舍善誰吾時吾行許帝道銜來治路萬邪治路萬邪赫赫意黃運道吾治路萬邪善道明邪金邪善道明邪金邪帝邪近帝武武邪邪聖皇八音偶邪尊來聖皇八音及來儀邪同邪烏及來義邪善草供國吾咄等邪烏近帝邪武邪近帝武邪武邪應節合用武邪尊邪應節合用酒期義邪同邪酒期義邪善草供國吾咄等邪烏近帝邪武邪近帝武武邪邪下音足木上為鼓義邪應衆義邪樂邪邪延否已邪烏已禮祥咄等邪烏素女有絕其聖烏烏武

邪

巾舞歌詩

唐書樂志云公莫舞晉宋謂之巾舞其說云漢高祖與項籍會鴻門項莊舞劍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之遺式宋書樂志云按琴操有公莫渡河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古今樂錄巾舞古有歌辭訛異不可解沈約疑是公無渡河曲三調中有公無渡河其聲哀切故入瑟調不容據於舞曲中今質則直詠項伯事矣

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嬰公來嬰姥時吾哺聲何為茂時為來嬰當思吾明月之土轉起吾何嬰土來嬰轉去吾哺聲何為土轉南來嬰當去吾城上羊下食草吾何嬰下來吾食草吾哺聲汝何三年鍼縮何來嬰吾亦老吾平平門淫涕下吾何嬰何來嬰涕下吾哺聲昔結吾馬客來嬰吾當行吾度四州洛四海吾何嬰海何來嬰四海吾哺聲熇西馬頭香來嬰吾洛道五治五丈度汲水吾噫邪哺誰當求兒母何意零邪錢健步哺誰當吾求兒母何吾哺聲三鍼一發交時還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遙來嬰弩心哺聲復相頭巾意何零何邪相哺頭巾相吾來嬰頭巾母何何吾復來推排意何零相哺推相來嬰推非非母何吾復車輪意何零子以邪相哺轉輪吾來嬰轉母何吾使君去

時意何零子以邪使君去時使來嬰去時母何吾思
君去時意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時思來嬰吾去時母
何何吾吾

拂舞歌詩

晉書樂志云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也晉曲五篇五曰淮南王齊多刪舊辭而用其曲名

淮南王篇

崔豹古今注云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班固漢武帝故事云淮南王安好神仙招方術之士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極帝心惡之使與王六能致仙人與共遊處變化無常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與羣臣因不知所之樂府解題云古詞淮南王自言尊貴古安仙去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
金瓶素井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
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
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
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 齊拂舞第五曲用之而刪其半

散樂

周禮云旄人教舞散樂鄭康成云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即漢書所謂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是也漢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羣臣然則雅樂之外又有宴私之樂焉唐書樂志散樂者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秦漢巳來又有雜伎其變非一名爲百戲亦總謂之散樂

俳歌辭

一曰侏儒導自古有之蓋倡優戲也南齊書樂志侏儒導舞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歌摘取之也古今樂錄梁三朝樂第十六設俳伎伎兒以青布囊盛竹篋貯兩踒子負束寫地歌舞小兒二人提沓踒子頭讀俳云見俳不語言俳適所俳作一起四坐敬止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半拆薦博四角恭時隋書樂志魏晉故事有侏儒導引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俳不言不語呼俳噏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
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

耳

襍曲

襍曲者歷代有之無以備載故總謂之襍曲自秦漢巳來作者非一干戈喪亂亾失既多聲辭不具故有名存義亾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棗下何纂纂之類是也

蜨蝶行

蜨蝶之遨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接我苜蓿間
持之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傳欂櫨間雀來燕燕子
見銜哺來搖頭鼓翼何軒奴軒

傷歌行

傷歌行側調曲也外編作魏明帝文選樂府並古辭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
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
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
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
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鬱一作句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纍纍
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藝苑卮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華仍當歌當自出此然不其分作可與知者道也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噱噴可笑孟德

正謂遇酒便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前緩聲歌 陸機前緩聲歌游仙聚靈族言將前慕仙游蓋命夫緩謝也速後緩聲歌大畧戒居高位而爲讒諂所蔽與流歌異按緩聲本爲歌聲之緩非言命也又有緩歌行亦出於此

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非
木石荆根株數得覆蓋天當復思東流之水必有西
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朝於復來長笛續短笛欲今
皇帝陛下三千萬 西溪叢語云魚皆逆水上近有辭云江水東流郎又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古咄唶歌 潘安仁笙賦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爲枯枝纂纂棗花也棗之纂纂盛貌實之離離將哀言榮謝之各有時也

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
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 有疑闕

古八變歌 選詩拾遺云古歌有八變九曲之名未詳其義李尤九曲歌云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挽日車傳玄九曲歌云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全篇無傳獨八變僅存樂府諸書亦不收也

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

枯桑鳴中林絡緯響空堦翩翩飛蓬征愴愴遊子懷
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回

豔歌 又謂之妍歌辭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又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又庭中有奇樹上有悲鳴蟬又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皆妍歌之遺句

今日樂上樂相從步雲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
青龍前鋪席白虎持榼壺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
姮娥垂明璫織女奉瑛琚蒼霞揚東謳清風流西歈
垂露成帷幄奔星扶輪輿

樂府

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氍毹㲣毲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王直方詩話云古詩博山罏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氍毹五木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

襍歌一作雜歌

晨行梓道中梓葉相切磨與君別交中緀如新縑維裂之有餘絲吐之無還期維一作羅

古歌

上金殿著玉樽延貴客入金門入金門上金堂東廚具肴膳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彈瑟為清商投壺對彈碁博弈並復行朱火颺烟霧博山吐微香清樽發朱顏四坐樂且康今日樂相樂延年壽千霜

古歌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故地多飈風樹木何脩脩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古歌銅雀詞

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談苑醍醐云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韻難讀

焦仲卿妻作一云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藝苑巵言云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訴長篇之聖也人不易曉至以木蘭並詩木蘭不必用可汗為疑朔風寒光致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大人一作丈人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

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愼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粧著我繡裌裙事事四

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一作謝）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

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慙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

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

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卽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賫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用　作）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盤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

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愼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菴菴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栢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愼勿忘詩家直說云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眾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若孔雀東南飛南山有鳥是也

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高祖歌詩二篇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遊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

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坂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雜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古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晉書樂志云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此三曲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矣宋南汸辟順新語云樂府則郊廟燕射鼓吹橫吹樂則有雅樂凱樂散樂俳樂舞則有文舞武舞雅舞雜舞又鞞鐸羽籥巾帗于旄白苧皇人之舞歌則有倚歌雜歌艷歌踏歌相和之歌曲則有今曲舞曲文曲清商之曲調則有平調側調清調商調楚調瑟調聲則有正聲送聲間絃契注陸深外集云鄭漁仲謂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又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

可乎不幸世儒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馬貴與則謂義理布在方冊聲則湮沒無聞其言皆有見而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爲大成漁仲又謂樂之失自漢武始蓋言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鷺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于律呂後來擬作者但詠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世之樂章即今之律詩而李太白立進清平調與王維之陽關曲于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黃鶯兒之類亦有律呂可按一入于耳即能辨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詠月詠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眞珠船六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文心雕龍云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是四方皆有音也今歌曲但統爲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以爲北曲由是觀之則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詞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艷以及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上谷麻一驥伯
顧閱于閒〻園

漢魏詩乘卷第五終

漢魏詩乘卷第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六　詩

武帝　見前

栢梁詩　七言

漢武帝元鼎二年栢梁臺成元封三年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栢梁餘製皮日休云栢梁七言聯句興焉困學紀聞云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然余按卿雲歌巳先之矣詩家直說云栢梁七言有曰總領天下誠難治有曰和撫四夷不易哉有曰三輔盜賊天下危有曰盜阻南山爲民災有曰外家公主不可治是時君臣宴樂相爲警戒納有三代之風後世以詩諷諫罹罪者可勝歎哉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王武）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總領從宗栢梁臺（光祿勳徐自爲）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杜周）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張成）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張罘罳（上林令）齧妃女唇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輿一作車以其一作苫其○都玄敬詩話云栢梁臺詩武帝與羣臣各詠其職爲句同出一韻句僅二十有六而韻之重複者十有四如武帝云日月星辰和四時衛尉則云周衛交戟禁不時梁孝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太僕則云修飾輿馬待駕來大司馬云郡國士馬羽林材詹事則云椒房率更領其材丞相云總領天下誠難治執金吾則云徼道宮下隨討治京兆尹則云外家公主不可治則大將軍云和撫四夷不易哉東方朔則云迫窘詰屈幾窮哉御史大夫云刀筆之吏臣執之大鴻臚則云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則云乘輿御物主治之其間不重復皆在上二句然通篇質直雄健直可爲七言詩祖後齊梁詩人多效其體而氣骨遠不能及方朔乃云迫窘詰屈直戲語耳藝苑卮言云栢梁爲七言歌行創體要以拙勝日月星辰一句和者不及宗室廣大日益滋爲宗正劉安國外家公主不可治爲京兆尹按當作內史三輔盜賊天下危爲左馮翊咸宣盜起南山爲民災爲右扶風李成信其語可謂强諫矣而不虞逆耳郭舍人齧妃女唇甘如飴淫褻無人臣禮而亦不問罰治何也若枇杷橘栗桃李梅雖極可笑而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內句也又云漢時衛霍皆平糾糾虎臣然栢梁詩郡國士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無愧七言風雅封建三王表及屯田諸疏兩漢文章皆莫能及然三王表或幕客所爲栢梁歌詠咸依位序獨驃騎一在丞相前大將軍在丞相後昔人云去病日貴此亦一徵按古文苑註稱臺成於元鼎二年登臺賦詩乃元封三年而霍去病以元狩六年卒是時青益兼二職也然則郡國士馬之詠亦出青口邪

韋孟

漢書云孟魯國鄒人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傳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孟卒於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竹林詩評云韋孟四言誹而不亂小雅之流風也詩家直說云韋孟諷諫詩乃四言長篇之

祖忠鯁有餘溫厚不足太白雪讒詩百憂章去韋孟老矣從道融述唐事實六十九篇志於高古而力不逮藝苑卮言云韋孟玄成雅頌之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故未易及呂穀少之私所不解

四言

諷諫詩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誒厥生阨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

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于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睮睮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嫚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耉於赫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緒一作欠照臨漢書作臨爾怙茲文選作茲怙時漢書作昔赫漢書作昔覽音濫〇容齋四筆云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玄成詩一篇皆次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孟之自叙乃祖而乖疎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人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在鄒詩

微微小子既耉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懸車之義以洎小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剪茅作堂我從我環築室于牆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

夢我王弼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
微微老夫咨旣遷絕洋洋仲尼視我遐烈濟濟鄒魯
禮義唯恭誦習絃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耆心其好而
我徒侃爾樂亦在而鄒魯詞從一作徒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待詔公車以詼諧自見稍得親近累遷大中大夫給事中

四言

誡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于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
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貧失和遺餘不匱

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龍變化
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漢書取前十句爲東方贊

李陵字少卿廣之孫也爲騎都尉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鬬矢盡遂降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詩品云李陵著五言之目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野客叢書云晉宋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篇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故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九章皆五言微章此正明爲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詩品云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皎然云五言始於李蘇二子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如十九首詞義婉而成章竹林詩評云蘇武之作稱爲高古非淸新之麗求絲巧路一唱三歎更無可喻之藝苑巵言云李少卿三章淸和調適怨而不怒子卿稍似錯雜第其音法亦衛也

五言

與蘇武詩三首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其二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其三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子一作別○蘇子瞻云劉子玄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蕭統不能辨也容齋隨筆云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倣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蔡寬夫詩話云世或疑武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遂疑

其僞此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作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安知武未嘗至江漢邪野客叢書云容齋隨筆李陵詩盈字正惠帝諱不應敢用僕觀古文苑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酉玉臺新詠枚乘詩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茅君碑謂太元眞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益有不諱者卮言云子瞻謂李陵三章僞作非矣夫已出意表意寓法外曹氏父子尚雜之况他人乎

襍言 別歌 漢書云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使求蘇武等單于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因起舞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

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蘇武 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會昭帝與匈奴和親得歸漢拜爲典屬國宣帝神爵二年卒

五言 詩四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其二 玉臺新詠作留別妻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其音基

其三

黄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况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黄鵠送子俱遠飛

藝苑卮言云子卿第二章絃歌商曲錯疊數語十九首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亦大重犯然不害爲古奚必絲與竹山水有佳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乃害古也然使各用之山水清音極是妙詠灌木悲吟不失佳語故曰離則雙美合則兩傷

其四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補注云前我字當作秋良一作長君一作言

韋玄成 字少翁孟六世孫以明經擢爲諫議大夫遷大河都尉後繼父爵爲扶陽侯累遷太常坐楊惲黨友免官

四言 自劾詩 漢書云玄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

有司多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闕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責

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昭
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顯慶流于裔
宗周至漢羣后歷世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厥駟有庸
惟慎惟祇嗣王孔佚越遷于鄒五世壙僚至我節侯
維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既耈致位
惟懿惟奐厥賜祁祁百金洎館國彼扶陽在京之東
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威儀濟濟
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四方遐邇觀國之輝
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於休厥德

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惟我小子不肅會同
媠彼車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
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
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誰謂華高
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于貳其尤
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
唯肅是履方岳深雪偶談云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畧見嘗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村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丹鉛餘錄云方元善取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子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僭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眞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睢不當以章句摘也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夜目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戒子孫詩

漢書云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若復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子孫

於肅君子既令儀德服此温恭棣棣其則咨予小子
既德靡逮曾是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烈烈
不遂我遺恤我九列我既茲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
供事靡惰天子我監登我三事顧我傷隊爵復我舊
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後茲度漣漣孔懷司直御事
我熙我盛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
三事惟囏莫我肯矜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
退其罔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
唯我後人命其靡常靖共爾位瞻仰靡荒愼爾會同
戒爾車服無媠爾儀以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愼不整
我之此復惟祿之幸於戲後人惟肅惟栗無忝顯位

以番漢室唯一作嗟

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哀帝初躬與孫寵謀搆東平王雲祠祭呪詛事上擢躬爲左曹給事封宜陵侯又歷詆公卿上疏論事語皆險詖丞相御史奏躬罪過免官坐怨恨呪詛繫詔獄躬仰天大嘑絕咽而死

雜言 絕命辭漢書云躬初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矰若浮猋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萑蘭心結愲兮傷肝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痛入天兮鳴嘑冤際絕兮誰語仰天高兮自列詔上帝兮我察秋風爲我

唫浮雲爲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攬其須游曠迥兮反亾期雄失據兮世我思

彭城劉文達公
朗閱于嘉生堂

漢魏詩乘卷第六 終

漢魏詩乘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七 東漢詩

四言 白狼王唐菆

莋都夷歌 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後漢書西南夷傳云明帝時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丹鉛閏錄云余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辭出後人扮飾山海經載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亦音不同何其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白狼王歌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藝苑卮言云白狼槃木夷詩也夷語有長短何以四言蓋益部太守代爲之也

遠夷樂德歌

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遠夷慕德歌

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

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

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狹高山岐峻緣崖礌石
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
長願臣僕

梁鴻見前

六言 適吳詩 漢書云鴻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

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
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
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
聊逍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

車兮卽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
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英兮方秀
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我心兮不獲長委
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志一作忘

七言 思友詩 一作思高恢○漢書云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
兹

班固見前

四言 明堂詩五首 固作東都賦系此五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揚聖皇宗祀穆穆皇皇上帝宴饗
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涖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
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
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
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

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廡一作蕪○野客叢書云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以謂詩之有渰萋萋興雲祈祈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祈祈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傳興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取其大意不泥其字文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兒興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耶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興雲祈祈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日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七言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
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
億年

白雉詩 詩家直說云越裳操三句不言白雉而意自見班固詩加之形容古體變矣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
都發皓羽兮奮翘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
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五言 詠史詩 詩品云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
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上書詣闕下 一作上書詣北闕 思古歌雞鳴 一作闕下歌雞鳴

傅毅 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建初中肅宗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後爲竇憲記室遷司馬卒

四言 迪志詩 漢書云毅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

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
膂力靡及在兹弱冠靡所樹立於赫我祖顯于殷國
貳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
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保膺淑懿纘修其道
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伊余小子
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兹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溉
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
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
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農夫不怠
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
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
則溷於音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兹暇日
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崔駰 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竇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稍見疎出爲長岑長不就永元四年卒於家

七言 安封侯詩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兕甲兮跨良

馬揮長戟兮彀强弩 彀文作彍

張衡 見前

四言 怨篇 文心雕龍云張衡怨篇清曲可誦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
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之遠一作云遠

七言 四愁詩 并序○竹林詩評云張衡四愁遙哀耿慕循風騷之遺韻也藝苑卮言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資耳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
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
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

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獘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爲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瑶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玉臺無一思曰三字劉履云衍文也下倣此○楊慎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瑶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引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皆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其二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金五臣作琴）

其三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蹰何爲懷憂心煩紆

其四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定情歌

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舞歌（衡觀舞賦中云抗脩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

鷩雄遊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舊集漢魏詩詩紀並載張衡思玄賦詩按賦實系也衡自注云重繁賦之意拜如重與亂初不言詩）

七言

九曲歌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學顯和帝時拜蘭臺令史後爲諫議大夫遷樂安相卒）

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闕）

四言

與劉伯宗絕交詩

朱穆（字公叔暉之子耽學銳意講誦梁冀素聞穆名辟之使典兵事拜御史桓帝徵拜尚書）

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塡腸滿膝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

各自努力

四言 桓驎 字元龍沛郡龍亢人桓榮之孫精鑒好學

四言 答客詩 文士傳云桓驎伯父焉官至太尉驎年十一在座焉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驎驎即應聲答之

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惷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媿過言

四言 客示桓驎詩

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

高彪 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五言 清誡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使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欲亂我眞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弃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烟滌蕩去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蔡邕 見前

四言 答對元式詩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答卜元嗣詩

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以歸

樊惠渠歌 幷序

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而涇水長流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隱乃立新渠曩之鹵田化爲甘壤農民怡悅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

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

立我畝畖黄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烝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五言 翠鳥

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雜言 琴歌 邕爲釋誨之文設爲胡老援琴而歌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

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
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王逸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累至侍中著楚辭章句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琴思楚歌

盛陰倏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暮年齒
老冬夏更運去若頹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
色虧時忽晻晚若鶩馳意中私喜施用爲內無所恃
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沸憂懷感結重歎噫歲月已
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

無成卒放弃

趙壹 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逢與河南尹羊陟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及西還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詩品云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竹林詩評云趙壹傷彼時二首載於史傳詩家之賈誼乎

五言 疾邪詩二首 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作疾邪賦末云有秦客者乃爲詩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
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

其二 賦云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

埶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酈炎 字文勝范陽人有文才尚志氣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炎後風病恍惚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炎病不能理對竟死獄中

五言 見志詩二首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
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
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
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

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其二 詩品云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
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
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尚書荀彧舉爲尚書郎後叅丞相曹操軍事獻帝遜位之歲統卒

四言 述志詩二首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弃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

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流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

其二

天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弃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翱翔太清縱意容冶繚繞漢書作繚繞一作西〇初學記載四句云春雲爲馬秋風爲駟按之不遲勞之不疾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之後少有重名舉高第爲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以忤董卓轉議郎

出爲北海太守累遷太中大夫數以書爭曹操爲操所害

四言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魯國孔融文舉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旹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吕公磯釣闔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外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令文不同合成孔也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

五言

禰詩二首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吕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吕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其二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颻安所依

人生圖嗣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臨終詩 融爲太中大夫見曹操雄詐漸著頻書爭之多致乖忤又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旨以微法免融又令路粹誣奏融下獄弃市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窻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爲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失題

歸家酒債多門客粲幾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幾一作成又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六言詩三首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百姓慘慘心悲

其二

郭李分爭爲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

其三

從洛到許魏魏曹公憂國無私減去厨膳甘肥羣僚

率從祈祈雖得俸錢常饑念我苦寒心悲 憂一作輔

秦嘉 字士會隴西人

四言 述昏詩二章

羣祥既集二姓交歡敬茲新昏六禮不愆羔雁總備玉帛戔戔君子將事威儀孔閑猗兮容兮穆矣其言

其二

紛彼婚姻禍福之由衛女興齊褒姒滅周戰戰兢兢懼德不仇神啓其吉果獲令攸我之愛矣荷天之休

贈婦

曖曖白日引曜西傾啾啾雞雀羣飛赴楹皎皎明月煌煌列星嚴霜悽愴飛雪覆庭寂寂獨居寥寥空室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爲

五言 留郡贈婦詩三首 并序

嘉爲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其二

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慛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叙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轂鍼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促

其三

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形

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
愧彼贈我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叙我情

徐淑 嘉之妻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歿毁形不嫁哀痛傷生

詩品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亞於團扇矣升菴鉛餘錄云賢哉可誦

前五言 答秦嘉詩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
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
悠悠兮離别無因兮叙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
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
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

蔡琰 見前

前五言 悲憤詩二首

後漢書云琰歸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詩譜云眞情極切自然成文東坡云余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辭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非眞也蓋擬作者疏畧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一笑也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叙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逆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强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無疑也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
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强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
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
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

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
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
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弃兒子
天屬綴人心念别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
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
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

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別離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胷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戩一作殲 別離一作離別

七言 其二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胷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應亨 以下爵里無考

五言 贈四王冠詩 并序

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曰

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人成飾其容鮮能離塵垢雖無兕觥爵杯醮傳旨酒

虎賁郎

雜言 射烏辭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射中之遂作辭射烏帝賜錢百萬遂令亭壁皆畫烏

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

蘇伯玉妻

雜言 盤中詩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鵲常苦飢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

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歎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皐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

竇玄妻

四言 古怨歌 竇玄狀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悲怨寄書及歌與玄時人憐而傳之亦名豔歌

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藝文類聚載玄妻別玄書一首云弃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

上谷麻一鳳長

靈閣于振美堂

漢魏詩乘卷第七 終

漢魏詩乘第卷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八 詩

無名氏

五言 古詩十九首 鍾嶸詩品云古詩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淸音獨遠悲夫榮寬大詩話云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驅車上東門與遊戲宛與洛爲辭兼東都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凛凛歲云暮冉冉孤生

竹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詩譜云情眞景眞事眞意眞澄至淸發至淸藝苑巵言云鍾嶸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疎五首爲十九首爲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游戲宛與洛爲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爲犯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羣邪故上犯高諱無妨究洛爲故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已有不害歌宅闕宮[illegible]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閒稱自枚七我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古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又云風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弃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知一作期〇滄浪詩評云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詩家直說云詩云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此無意於對也十九首云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屬對雖切亦自古老六朝惟淵明得之若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是也藝苑巵言云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

其二 玉臺新詠作枚乘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其三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其四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飇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其五 玉臺新詠作枚乘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堦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淸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鴻鵠李善作鳴鶴

其六 玉臺新詠作枚乘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其七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劉履補註云冬當作秋按丹鉛四錄云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以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證

其八 樂府載此爲冉冉孤生竹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辭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丹鉛餘錄云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爲擬字勝亦字

其九 玉臺新詠作枚乘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其十 玉臺新詠作枚乘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其十一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蚤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世說新語云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甚佳藝苑卮言云東風搖百草搖字稍峭峭便是句法爲人所窺朱華冒綠池冒字更扱眼耳青袍似春草復是後世巧端

其十二 玉臺新詠作枚乘燕趙而下疑別爲一首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其十三 樂府載此作驅車上東門行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藝苑卮言云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

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至於被服紈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矣

其十四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
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以五臣作已

其十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竹坡詩話云李石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石云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長不逢也晝短若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古人詩意未必踊然人臣進言要當如此詩家直說云陳琳口號哉日月遠年命將西傾陸機云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弦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謝靈運曰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李長吉曰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不哭此皆氣短無名氏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感慨而氣悠長謝東山詩話云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陶淵明約爲一句云世短意常多

其十六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
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携手同車歸

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
眄睞以適意引領遥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其十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縁以結不解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丹鉛餘錄云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縁以結不解著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縁以絹切鄭玄禮記注縁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冂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託意之工矣按侯鯖錄云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縁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縁真此意也然此亦注長相思結不解之意耳非謂合歡被也

其十九 玉臺新詠作枚乘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

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古詩五首 五言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言藝文作云顏色類相似藝文云其色似相類丈一作尺將縑來比素藝文云持縑將比素

其二

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
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

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
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其三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道遠會見難
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弃我去新心有所歡
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其四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
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爲期
其五 玉臺作枚乘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
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歎念所思
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 念玉臺作戀
五言 古詩三首
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
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
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
其二 亦見樂府鼓角橫吹辭按吳兢云此詩晉宋入樂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騮馬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兎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
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
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其三
新樹蘭蕙葩雜用杜蘅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抱
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馨香易銷歇繁華會枯槁
嘿嘿何所言臨風送懷抱
五言 古詩一首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
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願爲雙黃鵠高飛還故鄉

四言 古詩一首
行行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長飽
聊可遏饑
五言 李陵錄別詩 藝苑卮言云雖總雜寡緒而渾朴可詠不必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能辦
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彷彿河梁間語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
欲寄一言去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
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
其二

爍爍三星列叅叅月初生寒凉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萍離不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渇情

其三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温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意何慊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

其四

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渇饑熠燿一作熠熠

其五

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游我獨東北翔猿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圭璋萬里遥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

其六

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貧與願同俱身無四凶辠何為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其七

鳳皇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見稀闕

其八 升菴詩話云見修文殿御覧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凄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穹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缾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蘇武答詩二首

童童孤生小寄根河水泥連翩遊客子于冬服凉衣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渇饑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為我悲瑤光游何速行願支荷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懐支何一作去何

其二 古文苑題曰別李陵

雙鳬俱北飛一鳬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五言 古詩二首

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

其二

甘瓜抱苦蔕美棗生荊棘利傍有倚刀貪人還自賊

五言 古絕句四首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葛常之詩話云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䂞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鐶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棊燒敗襖著子故依然陸龜蒙皮日休固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屐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爲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憶秋枰着盡更無棊破衫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過庭詩話云古樂府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此虎謎之祖子美歸心折大刀明用此意藝苑卮言云藁砧鈇也夫石闕爲碑皆鄉音也

其二

日暮秋雲陰江水淸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玳瑁簪

其三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其四

南山一樹桂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愛不相忘

五言 古歌

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

五言 古樂府

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傍腰鎌八九月俱在束薪中

一云孟郊詩昧首理芳此藁砧同一鋤賀本古樂府意

五言 古五襍組詩

五襍組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

七言 古兩頭纖纖詩

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同前 見歷代吟譜

兩頭纖纖青玉玦半白半黑頭上髮腷腷膊膊春冰裂磊磊落落桃初結 古絕句而下並當爲樂府諸集不收今從之

漢魏詩乘卷第八 終

盱城劉文兼公

武閲于蒼然閣

漢魏詩乘卷第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九 襍歌謠辭 並無名氏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廣雅曰聲比于琴瑟曰歌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凡歌有因地而作者有因人而作者有傷時而作者有寓意而作者

歌辭

平城歌 漢書曰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於代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樊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皆歌之後用陳平秘計得免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下一作圍

畫一歌 一作百姓歌 漢書云惠帝時曹參代蕭何爲相國初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限明具及參守職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於是百姓歌之

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較一作講

淮南民歌 漢書云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長廢法不軌文帝不忍置於法迺載以輜車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長不食而死後民有作歌歌淮南王帝聞之迺追尊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其辭云

衛皇后歌 漢書云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鄭白渠歌 史記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溉舃鹵之地四萬餘頃因名曰鄭國渠漢書云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如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潁川歌 漢書云灌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匡衡歌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

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牢石歌 一作印綬歌 漢書佞幸傳云元帝時宦官石顯爲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言其兼官據勢也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五侯歌 漢書云成帝河平二年悉封舅大將軍王鳳庶弟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時五侯羣弟爭爲奢侈後庭

姬妾各數十人雖鍾磬舞鄭女作俊倡狗馬逐馳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言其奢僭如此後傳謂成都侯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曲陽侯第園中土山漸臺類白虎殿則穿城引水非曲陽與歌辭不同高都外杜皆長安里名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

樓護歌 漢書云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

五侯治喪樓君卿

尹賞歌 漢書云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交通輕俠藏匿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羣輩殺吏受賕報讎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收捕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人內穴中覆以大石百日後令死者家自發取親屬號哭道路歔欷長安歌之曰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上郡歌 漢書云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其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君歌 後漢書云張堪光武時為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朱暉歌 後漢書云暉字文季建武中再遷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

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涼州歌 一作樊曄歌後漢書云曄光武時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涼州為之歌

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董宣歌 後漢書云董宣字少平光武時為洛陽令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云

枹鼓不鳴董少平

郭喬卿歌 後漢書云郭賀字喬卿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

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 上下一作天下

鮑司隸歌 列異傳云鮑宣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

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通博南歌 一題作行者歌後漢書西南夷傳云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作歌

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漢書注倉作滄

廉范歌後漢書云廉范字叔度建初中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阜盛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毁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一作昔無襦今五袴

喻猛歌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淸白爲治郡頌之曰

於惟蒼梧交阯之域大漢唯宗遠以仁德

陳臨歌謝承後漢書云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人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曰

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地施

又

蒼梧府君惠及能令死人不絕嗣

黎陽令張公頌

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翥娛慰此屯民寧厥苦

魏郡輿人歌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兹

范史雲歌後漢書云范冉字史雲桓帝時以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遁身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冉或作丹

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劉君歌後漢書云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桓帝時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董逃歌一作靈帝中平中京都歌後漢書五行志云按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云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己發大禁絕之楊孚董卓傳曰卓改董逃爲董安

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心摧傷董逃

賈父歌後漢書云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故聚爲盜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百姓

以安巷路爲之歌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皇甫嵩歌 後漢書云皇甫嵩字義眞安定朝那人靈帝時黃巾作亂以嵩爲左中郎將討賊數有功拜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諧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百姓歌曰

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洛陽令歌 長沙耆舊傳云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之歌

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

滂沱下雨

崔瑗歌 崔氏家傳云崔瑗爲汲令開溝造稻田蒲鹵之地更爲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

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

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吳資歌 常璩華陽國志云太山吳資字元約孝順帝永建中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吳資遷去人思資又歌曰

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又歌

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爰珍歌 陳留耆舊傳云爰珍除六[illegible]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之曰

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高孝甫歌 陳留耆舊傳云高愼字孝甫敦質少華黑而好沈深之謀爲從事人謂曰

嶷然不語名高孝甫

襄陽太守歌 襄陽耆舊傳云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

美哉明后雋哲惟嶷陶廣乾坤周孔則是文武播暢威振遐域

隴頭歌二首 秦川記云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溶因名萬石泉泉溢散而下溝澮皆注故北人升此而歌曰隴頭汝漢橫吹曲有隴頭而亾其辭此或其遺也梁鼓角橫吹亦載此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

又歌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匈奴歌 十道志云焉支祁連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謠辭

武帝太初中謠 拾遺記云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今雄類

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遂還西域行至西關雞反顧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至王莽簒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

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荊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爲帝

元帝時童謠 漢書五行志云元帝時童謠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井水陰也竈烟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爲三公輔政因以簒位也

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

長安謠 漢書佞幸傳云成帝初丞相御史條奏石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云

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讀曰價

成帝時燕燕童謠 漢書五行志云成帝時童謠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涏涏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燕燕尾涏涏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成帝時歌謠 漢書五行志云成帝時歌謠也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鴻隙陂童謠 一作王莽時汝南童謠 漢書云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時有童謠子威方進字也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王莽末天水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縕羣山名也

出吳門望縕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

更始時南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與

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後漢時蜀中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世祖建武六年蜀中童謠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城中謠 玉臺作童謠歌 漢書云馬后復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以美業難終上疏長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樂宮以勸戒德政長安語曰云云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會稽童謠後漢書云張霸永元中爲會稽太守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

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又謠益部耆舊傳云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

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河內謠東觀漢記云王渙除河內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曰

王雅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順帝末京都童謠後漢書五行志云按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以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月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桓帝初小麥童謠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軍卒麥多委弃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也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

城上烏童謠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初京師童謠按此皆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若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春黃粱言永樂唯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吏民春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桓帝初京都童謠五行志云延熹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

桓帝末京都童謠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按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

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爲合諧也

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

桓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按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永尚書柳分尋穆史佟司隸唐珍等代作唇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潁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羣賢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强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鐃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鐃 風俗通作譊

鄉人謠 初桓帝爲侯時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房伯有名故云

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任安二謠 後漢書云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

欲知仲桓問任安

又曰

居今行古任定祖

桓靈時童謠 後漢書曰桓帝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謠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

又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 譚苑醍醐云泥音涅黽音猛或音蛙則泥當音涅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雞益不得其音而改之

靈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靈帝之末京都童謠至中平六年少帝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

二郡謠 後漢書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范滂字孟博岑晊字公孝二郡爲謠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太學中謠 見周明集袁山松後漢書云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太學生三萬餘人爲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爲七言謠曰

天下忠誠竇游平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 天下義府陳仲舉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 天下德弘劉仲承 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

右三君 一云不畏强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

天下模楷李元禮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 天下英秀王叔茂 司空山陽高平王暢字叔茂 天下良輔杜周甫 太僕潁川陽城杜密字周甫 天下冰凌朱季陵 司隷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 天下忠貞魏少英 尚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 天下好交荀伯條 沛國潁陰荀翌字伯條 天下稽古劉伯祖 大司農博陵安平劉祐字伯祖 天下才英趙仲經 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經

右八俊

天下和雍郭林宗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 天下慕恃夏子治 太常陳留圉夏馥字子治 天下英藩尹伯元 尚書令河南鞏尹勳字伯元 天下清苦羊嗣祖 河南尹太山平陽羊陟字嗣祖 天下珽金劉叔林 議郎東平陽劉儒字叔林 天下雅志蔡孟喜 冀州刺史陳國項蔡衍字孟喜 天下臥虎巴恭祖 潁川太守渤海高城巴肅字恭祖 天下通儒宗孝初 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

右八顧 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

海內賢珍陳子鱗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 海內忠烈張元節 ■刺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 海內謇諤范孟博 太尉掾汝南細陽范滂字孟博 海內通士檀文友 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文友 海內才珍孔世元 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後漢書云字元世 海內彬彬范仲真 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 海內珍好岑公孝 太尉掾南陽棘陽岑晊字公孝 海內所稱劉景升 鎮南將軍荊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

右八及 後漢書無范滂有翟超

海內賢智王伯義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後漢書作王章 海內修整蕃嘉景 郎中魯國蕃嚮字嘉景 海內貞良秦平王 北海相陳留已吾秦周字平王 海內珍奇胡母季皮 侍御史太山奉高胡母班字季皮 海內光光劉子相 太尉掾潁川陰劉翊字子相 海內依怙王文祖 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考字文祖 海內嚴恪張孟卓 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 海內清明度博平 荊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

右八廚 後漢書無劉翊有劉儒

京兆謠 續漢書云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為此謠

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獻帝初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初童謠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震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

獻帝初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元初京都童謠按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暴盛之貌不得生者亦旋破亡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興平中吳中童謠吳志曰初興平中吳中童謠閶門吳西郭門夫差所生也

黃金車班蘭耳開閶門出天子

建安初荊州童謠後漢書五行志云自中興以來荊州無破亂及劉表爲牧人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

恒農童謠陳留耆舊傳云吳祐爲恒農令勸善懲姦含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曰

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處

閻君謠華陽國志云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本童謠曰

閻君賦政明且昶蠲苛去碎以禮讓

京師謠後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郎以高功九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異行時權富子弟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迫見遺京師爲之謠曰

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乃來切

解頤新語云詩曰我歌且謠樂府載歌謠而不及諺語如夏諺齊語皆有贊韻三字如愛清靜作符命能賦詩裴讓之四字如雖有知慧不如乘勢寧爲雞口亡爲牛後之類五字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之類七字如嘉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欲知仲桓問任安居今行古任定祖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之類並詩之流也

徐家慶氏閱于曠埜

漢魏詩乘卷第九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十諺語

楚人諺漢書云季布爲任俠有名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逐彈丸西京雜記云韓嫣好彈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逐彈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苦饑寒逐彈丸

紫宮諺漢書云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時人語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路溫舒引諺初孝武之世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禁網寖密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書引諺曰

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崔寔引里語政論曰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懇惻罵詈極筆猶復廢捨終無悛意故里語曰

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東家棗漢書云王吉少時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吉吉知而去婦東家聞欲伐其樹鄰里止之因請吉還婦爲之語曰東家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昭帝時爲博士諫大夫

東家棗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鄒魯諺漢書云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

諸葛豐漢書云諸葛豐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語曰

間何闊逢諸葛

三王漢書云成帝時王吉子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五鹿漢書云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故諸儒爲之語曰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谷樓漢書云樓護字君卿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樓言其見信用也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喉舌

張文漢書云成帝爲太子及即位以張禹論語爲師以上難數對以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諸儒爲之語曰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不欲爲論念張文

楊伯起東觀漢紀云楊震少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

關西孔子楊伯起震字伯起

幘如屋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故語曰

莽頭禿幘如屋

投閣漢書云王莽篡位後復上符命者莽誅之時揚雄校書天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爲之語曰

惟寂惟莫自投于閣爰清爰靜無作符命

杜陵蔣翁稽康高士傳云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灞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逕終身不出時人諺曰

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竈下養東觀漢紀云更始所授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中爲之語曰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郭氏語拾遺記云郭況者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鑄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

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

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南陽諺後漢書云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戴侍中謝承後漢書云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

解經不窮戴侍中一曰說不窮戴侍中

井大春嵇康高士傳云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

劉太常華嶠後漢書云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

難經伉伉劉太常

楊子行續漢書云楊政字子行少好學京師語曰

說經鏗鏗楊子行

許叔重續漢書云許愼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

馮仲文三輔決錄云馮豹字仲文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謹時人爲之語

道德彬彬馮仲文

江夏黃童後漢黃香字文彊江夏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京師號曰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白眉襄陽耆舊傳云蜀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爲之諺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魯國孔氏孔叢子云子和二子長曰長彥次曰季彥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

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

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胡伯始太傅胡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仕六帝禮任極優練達故事明解朝章雖無謇諤直言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廣字伯始

避驄馬後漢書云桓典字公雅靈帝時爲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政典執正無所廻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

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考城諺續漢書云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爲蒲亭長初到亭有陳元之母詣覽告元不孝覽以善言勸然之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

朱伯厚後漢書云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贓罪之數諺曰

車如雞棲馬如狗疾如風朱伯厚

太常妻應劭漢官云北海周澤爲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扣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

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世一代

縫掖續漢書云皇甫規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驚遽而起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詩紀云自此至作奏語竝見太平御覽其中有世代不詳者御覽係著漢人中而少林石里雷陳諸語詩紀又不載在正文今竝系入

荀氏八龍續漢書云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躭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

之諺曰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公沙六龍袁山松後漢書曰公沙穆有六子時人號曰

公沙六龍天下無雙

帳下壯士江表傳云典韋容貌魁傑名旅三軍其所持手戟長幾一丈軍中爲之語

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把雙戟八十斤魏誌云皆公之悖下句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丶珊瑚鉤詩話云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步奶云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令校之容三斗重十斛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

郭君江表傳云郭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典陽典作圍塹卓不肯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賊由是城守不敢出時人爲之語曰

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强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猗猗惠君寶完疆土

柳伯騫江表傳云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爲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諺曰

得黃金一笥不如爲柳伯騫所識

繆文雅皇甫謐逹士傳云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爲之語曰

素車白馬繆文雅

許偉君陳留風俗傳云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瑯琊王攺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

殿上成羣許偉君

王君公語林云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

避世牆東王君公高士傳云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少林益都耆舊傳云王忳字少林詣京師於客邸見諸生病甚困生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尸骸未問姓名呼吸因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馬一匹至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來後忳騎馬突入它舍主人見曰得眞盜矣忳說得狀又取被示之彥父悵然曰被馬俱止卿有何陰德忳具說葬諸生事彥父曰此吾子也姓金名彥遣迎彥喪餘金具存民謠之曰

信哉少林世爲遇飛被走馬與鬼遇

石里商氏世傳云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楊城遇兩虎爭一羊亮按劍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一半去時人爲之謠曰

石里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時人語曹操別傳云呂布驍勇且有駿馬時人爲之語曰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相里諺文士傳云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初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

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袁文開英雄記云袁紹父成字文開貴盛自梁冀以下皆與交言無不從京師諺曰

事不諧詣文開

五門三輔決錄云五門子孫凡民之五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以爲名主養豬賣豚故民爲之語曰

苑中三公館下二卿五門嚾嚾但聞豚聲

賈偉節三輔決錄云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

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雷陳 後漢書云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作奏 邯鄲氏笑林云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爲記文自可爲用不煩此作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

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游幼齊 三輔決錄云游殷字幼齊爲胡軫所害月餘軫得病但言伏伏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關中諺曰

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責人之靈

封使君 述異記云漢宣城守封邵化爲虎食郡民時人語曰

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孔明 襄陽耆舊傳云黃彥承高爽開朗爲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鄉里爲之諺曰

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李鱗甲 江表傳云諸葛亮表都尉李嚴少爲郡吏用性深剋苟利其身鄉里爲嚴諺曰

難可狎李鱗甲

諸葛諺 晉漢春秋云諸葛亮卒楊儀整軍而出宣王不逼百姓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

僊詩 附

漢初童謠 雲笈七籤○西王母傳云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云云時人莫知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沖虛登眞之所莫知其津矣

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張麗英石鼓歌 金精山記云漢時張芬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鏡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領兵來聘女時年十五聞芮來乃登此山仰臥披髮覆于石鼓之下人謂之死芮使人往視之忽見紫雲鬱起遂失女所在石上留歌一首

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鳳自歌自舞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暫來期會運往卽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歌辭二字疑衍 至今石鼓一處黑色如下狀女垂髮時人號爲張女髮

西王母宴漢武帝命法嬰歌玄靈之曲二首 漢武帝內傳云元封元年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于漢宮王母自設天廚精妙非常酒觴數遍王母命諸侍玉女作樂命法嬰歌玄靈之曲乃遣侍女招上元夫人夫人至自彈雲琳之琴歌步玄之曲

大象雖廓廖我把天地戶披雲沈靈輿倏忽適下土空洞成玄音至靈不容冶太眞嘘中唱始知風塵苦顧神三田中納精六闕下遂乘萬龍椿馳騁盻九野

其二

玄圃遏北臺五城煥差峩啓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
仰上升絳庭下遊月窟阿顧眄八落外指招九雲遐
忽不覺心榮豈吾少與多撫璈命衆女詠歌發中和
妙暢自然樂爲此玄雲歌韶盡至韻存眞音辭無邪

上元夫人歌步玄之曲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以來得道總貌其北燭[illegible]於絕空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以爲賓侶焉

昔涉玄眞道騰步登太霞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
忽過紫微垣眞人列如麻淥景清飈起雲蓋映朱葩
蘭宮敞朱闕碧空起璚沙丹臺結空構曄曄生光華

飛鳳踶甍峙燭龍倚委蛇玉胎來絳芝九色紛相拏
挹景練仙骸萬劫方童牙唯言壽有終扶桑不爲查
空起藝文作室啓

西王母又命侍女田四妃答歌

晨登太霞宮挹沘把玉蘭夕入玄元闕采藥掇琅玕
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雲味之當一餐
紫微何濟濟璚輪服朱丹朝發汙漫府暮宿勾陳垣
去去道不同且各體所安二儀設猶存奚疑億萬椿
莫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難

漢武帝車子侯歌 洞仙傳云車子侯者扶風人漢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當暫還還少時復去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

嘉幽蘭兮延秀蕈妖娗兮中溏華斐斐兮麗景風徘
徊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
期不覺涕下兮霑裳

茅山父老歌 見雲笈七籤外編作大茅君說○茅君內傳云茅盈咸陽人也得道隱句曲邦人因改句曲爲茅君之山時盈二弟俱發爽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聞盈執金吾各棄官渡江求兄於東山後咸得仙道太上命與治丹陽句曲山東治常與二弟各司命眞君東嶽上卿於是盈與二弟決於吳國東留治此山漢平帝元壽二年明內既融外教坦平雨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不起災害不行父老歌曰

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
佳雨灌畦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
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 在一作治青 大一作金穴

太眞夫人贈馬明生詩 太眞夫人王母小女也諱婉羅字勃遂[illegible]都太眞王有子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年少[illegible]委官遊逸有司奏劾降主東嶽大人因來[illegible]之後被太上召還馬明生傳曰馬明生者齊國臨淄人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所傷殆死遇太眞夫人適東嶽見而憫之出藥一丸服之立愈君賢乃更姓名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及夫人被太上召還將別以明生屬安期先生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

暫捨墉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瞻太清闕雲樓鬱嵯峨
虛中有眞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然俯仰食太和

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
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淩景霄羽衣何婆娑
五嶽非妄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雋似蛙與螟
顧眄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琢磨
禍湊由道泄審慎福臻多 食一作逸

其二

昔生崑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仙
仰登冥仙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眞
駕驂紫虯輦靈顏一何鮮啓我尋長途邀我自然津
告以鴻飛術受以玉胎篇瓊膏凝玄㷋素女為我陳

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旋
玄都安足遠蓬萊在脚間傳受相親愛結交為天人
替郎游刑對禍必無賢愚祕則孚無傾泄則軀身顛

馬明生詩三首 本傳明生隨安期先生負笈周遊天下二十年中辛苦備嘗安期曰子眞有仙骨遂授以太清金液丹方明生入華陰山餌之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漢光和三年也

太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噏如朝露晞奄忽睡覺頃
生生世所惧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眞人澄神挹容景
盤桓崑陵宮玄都可馳騁涓子牽我遊太眞來見省
朝朝王母前夕歸鍾嶽嶺仰採瓊瑤葩俯漱琳琅井

十齡猶一刻萬紀如電頃

其二

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巇年若驚弦發時猶輕矢逝
雖有灼灼姿玉為塵土穢林草無秋輝綠葉豈終歲
惜此繁茂摧哀彼寒霜厲有存理必亾有興必有廢
眞官戲玄津與物無凝滯神沖紫霄內形棲山水際
對虛怱有懷遊目託容裔風塵將何來眞道故可大

其三

濁塗諒為歎世樂豈足預振褐掃塵遐飄飄獨遠舉
寥寥巖嶽際蕭蕭縱萬慮靈眞與我遊落景乘鴻御

朝乘雲輪來夕駕扶搖去嗷嘈天地中貴聲安得附

陰長生古詩三首 神仙傳云陰長生新野人漢皇后之親屬從馬明生學度世之道後於平都山中白日昇天長生仙去著書三篇以示將來黃庭堅書後漢陰長生詩後曰忠州平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眞君詩三章

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
而為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
超跡蒼霄乘飛駕浮青要承翼與我為仇入火不灼
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遊戲仙都顧憫群愚
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忽未幾泥土為儔馳走索死
不肯暫休

其二

子之聖師體道知眞昇騰變化松喬爲鄰維子同學一十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

其三

維子垂髮少好道德弃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辟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悅顏色面垢足胝乃敢哀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既成貨財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子得度世神丹之力

長安中謠 列仙傳云陰長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洒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汚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洒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

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按此出劉向列仙傳則陰長生當爲西漢人神仙傳以長生從馬明生明生臨去詩在光和三年即明生且爲東漢矣要之仙詩多附會不足憑也

丁令威歌 見雲笈七籤○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云云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昇仙者不知名字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 洞仙傳云丁令威者遼東人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改常暫歸化爲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頭言曰我是丁令威上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塚壘遂沖天去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

赤雀辭 列仙傳云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云云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

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

蘇耽歌 蘇耽桂陽人少以至孝著稱一日白母道果已圓升舉有日母曰吾獨恃爾爾去吾何依耽乃留一櫃封鑰甚固若有所需告之如所願也預爲植橘鑿井及郡人大疫但飮一橘葉飲一泉水即愈耽後一鶴降郡屋久而不去郡僚子弟彈之鶴及舉足畫屋若書字焉其辭曰

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爲翻身何爲翻身雲外却返吾居 一云耽騎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攖樓板似漆書云城郭雖是人民非二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仙彈我何爲

衛羅國王女配瑛靈鳳歌 洞玄本行經云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瑛與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名曰皇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云云是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逕入雲中

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

鋁文顯氏閱于振藻堂之西偏

漢魏詩乘卷第十終

漢魏詩乘後十卷總目

魏一 樂府

武帝

氣出唱三首　精列
度關山　薤露
蒿里行　對酒
陌上桑　短歌行二首
苦寒行　秋胡行二首
善哉行二首　卻東西門行
碣石篇四首

魏二 樂府

文帝

臨高臺　釣竿
十五　陌上桑
短歌行　猛虎行
燕歌行二首　秋胡行二首
善哉行二首 同前二首　丹霞蔽日行
折楊柳行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田行　大牆上蒿行
豔歌何嘗行　煌煌京洛行

月重輪行

甄皇后

塘上行

明帝

長歌行　短歌行

燕歌行　苦寒行

善哉行二首　步出夏門行

月重輪行　櫂歌行

種瓜篇

魏三 樂府

陳思王植

箜篌引　薤露行

惟漢行　平陵東

鰕䱇篇　吁嗟篇

豫章行二首　蒲生行浮萍篇

當來日大難　丹霞蔽日行

野田黃雀行　門有萬里客

泰山梁甫行　怨詩行

怨歌行

鼙舞歌五首

聖皇篇　靈芝篇

大魏篇　精微篇

孟冬篇

桂之樹行　當牆欲高行

當欲游南山行　當事君行

當車以駕行　妾薄命二首

名都篇　美女篇

白馬篇　苦思行

升天行二首　五遊篇

遠遊篇　仙人篇

飛龍篇　鬭雞篇

盤石篇　驅車篇

種葛篇　棄婦篇

魏四 樂府

王粲

太廟頌三章

俞兒舞歌四首

矛俞新福歌　弩俞新福歌

安臺新福歌　行辭新福歌

陳琳

飲馬長城窟行

阮瑀

駕出北郭門行　琴歌

繁欽

定情詩

繆襲

鼓吹曲

楚之平　戰滎陽

獲呂布　克官渡

舊邦　定武功

屠柳城　平南荊

平關中　應帝期

邕熙　太和

挽歌

左延年

秦女休行　從軍行

稽康

秋胡行七首

魏五詩

文帝

黎陽作二首　黎陽作

於醮作　孟津

芙蓉池作　於玄武陂作

至廣陵於馬上作　襍詩二首

清河作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

黎陽作　寡婦

令詩　於明津作

失題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

陳思王植

上責躬詩　應詔詩

朔風詩　矯志詩

元會詩　閨情

公讌詩　侍太子坐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粲

贈丁翼　贈白馬王彪

送應氏詩二首　三良詩

遊仙詩　襍詩六首

閨情一作雜詩　七哀詩

漢魏詩乘後十卷總目終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一 樂府

武帝 名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舉孝廉爲郎[illegible]位丞相封魏王後其子丕代漢追尊曰武皇帝廟號太祖魏書云太祖初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釋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詩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睿不如丕亦稱三祖陳後詩話云魏武魏文父子横槊賦詩[illegible]

相和曲 氣出唱三首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邪歷登高山臨谿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遨遊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惶惶開王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愓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 惶惶一作煌煌

其二

華陰山自以爲大高百丈浮雲爲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誾誾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爲樂玉女起起舞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何務務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爲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

其三

遊君山甚爲真磪磈砟硌爾自爲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遽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相守 右三曲魏晉樂所奏

精列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爲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度關山

天地間人爲貴立君牧民爲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皐陶甫侯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爲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斲世歎伯夷欲以厲俗侈惡之大儉爲共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爲戚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薤露

魏露蒿里陌上桑短歌秋胡善哉皆以題而辭亦與古異他皆自爲之曲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已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爲哀傷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鴈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對酒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班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却走馬以糞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宋書作德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陌上桑

樂府以武帝駕虹蜺張永技錄所不載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欻飄翩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翩一作飄

右一曲晉樂所奏

平調曲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右一曲本辭多越陌入句〇詩家直說云魏武帝短歌行全用鹿鳴四句不如蘇武鹿鳴思野草可以喻佳賓點化爲妙沈吟至今明明如月何必小雅哉宋景文公筆記云古人語自有雅拙不可掩者樂府云何以銷憂惟有杜康按此正古人用巧亦似若詭景文之言殊大瞶瞶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解一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以何解愁唯有杜康解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解三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解四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解五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六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右藝文所載短歌行歐陽詢云其半猶爲簡當語完而意足也

今附錄

同前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隆崇侯讒之是以拘繫解一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爲仲尼所稱逮及德行猶奉事殷論敘其美解二齊桓之功爲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解三孔子所歎並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尺解四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珪瓚秬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解五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以其名紛葩六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

清調 苦寒行 樂府解題云晉樂奏魏武帝北上篇備言冰雪谿谷之苦其後或謂之北上行蓋因武帝辭而擬之也藝文樂亦作魏文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右一曲本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解一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解二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解三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何怫鬱

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四解迷惑失徑路暝無所宿棲失徑路暝無所宿棲行行日以遠人馬同時飢五解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六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

清調曲

秋胡行二首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爲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一解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揜被裘似非恒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眞人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眞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三解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乃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四解　一作譎　乃

其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颻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

萬歲爲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一解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二解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爲名禮樂爲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爲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四解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汎汎放逸亦同何爲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右二曲魏晉樂所奏

瑟調曲

善哉行

古公亶父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一解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二解伯夷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殂首山三解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聖賢四解齊桓之霸賴得仲父後任豎刁蟲流出戶五解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六解仲尼之世王國爲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七解○詩家直說云魏武帝善哉行七解魏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實不可泥於詩法論之

其二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一解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與二解守窮者貧賤惋歎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安能覩三解我願於天窮琅邪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四解快人由爲歎抱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五解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今我將何照於光曜釋銜不如雨六解 魏晉樂所奏 右二曲

郤東西門行 王僧虔技錄云郤東西門行荀錄所載武帝鴻鴈一篇今不傳

鴻鴈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

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右一曲 魏晉樂所奏

拂舞曲 碣石篇 一曰步出東西門行南齊書樂志云碣石魏武帝辭晉以爲碣石舞其歌四章一曰觀滄海二曰冬十月三曰土不同四曰龜雖壽按相和大曲步出夏門行亦有碣石篇與此並同但曲前無豔爾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皐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雲行至此爲豔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一解 右 波一作濤 觀滄海○藝苑卮言云魏武帝樂府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其辭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大地虹洞因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融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然覽揚語奇武帝語壯又月生西陂語何致而馬融復襲之

其二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

鴻鴈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商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解 右冬十月

其三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藾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三解 右土不同 一作河朔寒

其四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

養恬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怡一作始 右龜雖壽

○世說新語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于臨高臺

徐家慶閱

漢魏詩乘卷第十一 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二 樂府

文帝

諱丕字子桓太祖長子八歲能屬文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薨嗣位爲丞相魏王稱受漢禪即帝位 詩品云文帝詩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所計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邪 詩譜云自然浮俊后山詩話云魏文帝曰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 藝苑卮言云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

擬鐃歌

臨高臺 詩紀云此曲三段辭不相屬鵠欲南遊以下乃古辭飛鵠行也漢曲大畧意同

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

行爲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令一作令

釣竿 崔豹古今注云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爲樂曲漢辭今亡

東越河濟水遙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爲

相和曲

十五 古今樂錄云十五歌文帝辭後改歌瑟調西山此似未全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楩枏千餘尺衆草芝盛茂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雊山雞鳴虎嘯谷風起

號罷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陌上桑

弃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荆棘求阡陌側足獨窘步路局苲虎豹嘷動雞驚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盤石樹木叢生鬱差錯寢萬草蔭松栢涕泣雨面霑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 右一曲晉樂所奏

短歌行 平調曲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曰短歌行仰帷一曲此曲聲製最美辭不可入樂府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一解神靈倏忽弃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連連二解呦呦遊鹿銜草鳴麑翩翩飛鳥挾子巢棲三解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四解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蚤五解長吟永歎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六解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魏遺令節朔奏樂魏文製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此也

猛虎行 此似未全

與君媾新歡託配於二儀充列于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燕歌行 樂府解題云晉樂奏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一解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二解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

留寄他方三解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五解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六解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 多思腸一作斷腸 右一曲晉樂所奏

同前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仰看星月觀雲間飛鶬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 右一曲本辭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一解鬱陶思君未敢言寄書浮雲往不還二解涕零雨面毀形顏誰能懷憂獨不歎三解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四解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帷徐動經秦軒五解仰戴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氣可憐留連顧懷不自存六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

秋胡行

堯任舜禹當復何爲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唯賢知賢人不易知歌以詠言誠不易移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 右一曲一作歌魏德

沉沉綠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含芳菡萏垂榮朝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遺誰所思在庭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知音識曲善爲樂方右曲一作浮萍篇行長四解又見善哉行

同前一作佳人期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余不能俯折蘭萸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爲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若道言貽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踌躇佳人不來何得斯須

琴調曲 善哉行擬一作曰

上山採薇薄暮苦飢溪谷多風霜露沾衣一解野雉羣雊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二解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三解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四解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五解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六解歲一作日如一作其

其二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爲樂方哀絃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人何以忘憂

同前初學記載第一解題云於講堂作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絃激新聲長笛吹清氣一解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凉風入我室二解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四解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冲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爲五解

同前藝文類聚作銅雀園詩

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禽

一解齊倡發東舞秦筝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爲我彈清琴二解五音紛繁會拊者激微吟淫魚乘波聽踊躍自浮沈三解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四解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絃且自禁五解 右二曲魏晉樂所奏

丹霞蔽日行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瀉瀉木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雲間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

明帝步出夏門行中八句與此同

折楊柳行藝文作游僊詩古樂府作長歌行

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一解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二解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三解達人識眞偽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四解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古今註云一相州棲霞谷裔順二子服飛龍藥十年不饑

飲馬長城窟行此闕未全

浮舟橫大江討彼犯荆虜武將齊貫鉀征人伐金鼓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

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大牆上蒿行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有大牆上蒿行今不歌

陽春無不長成草木羣類隨大風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獨立一何煢四時舍我驅馳今我隱約欲何爲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枝我今隱約欲何爲適君身體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嘗冬被貂鼲溫暖夏當服綺羅輕涼行力自苦我將欲何爲不及君少壯之時乘堅車策肥馬良上有倉浪之天今我難得久來視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難得久來履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帶我寶劒今爾何爲自低卬悲麗平壯觀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駮犀標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吳之辟閭越之步光楚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鋌羊頭之鋼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知君劒良綺難忘冠青雲之崔嵬纖羅爲纓飾以翠翰既美且輕表容儀俯仰垂光榮宋之章甫齊之高冠亦自謂美蓋何足觀排金鋪坐玉堂風塵不起天氣清涼奏桓瑟舞趙倡女

娥長歌聲協宮商感心動耳蕩氣回腸酌桂酒鱠鯉魴與佳人期爲樂康前奉玉巵爲我行觴今日樂不可忘樂未央爲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何爲自苦使我心悲

豔歌何嘗行宋書作古辭樂府作文帝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一解長兄爲二千石中兄被貂裘二解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馺馺往來王侯長者遊三解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樗蒲六博坐對彈碁四解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五解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忿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

共別離約身奉事若禮節不可虧上慙倉浪之天下
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少小下為趨曲前為豔 右一曲晉樂所奏

煌煌京洛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園桃一篇樂府解題云晉樂奏文帝天天園桃

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解一 淮陰五
刑鳥得弓藏保身全名獨有子房大憤不收褒衣無
帶多言寡誠祇令事敗解二 蘇秦之說六國以亡傾側
賣主車裂固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
不救解三 禍夫吳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解四

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峩峩仲連
齊之高士北辭千金東蹈滄海解五 右一曲晉樂所奏

月重輪行

三辰垂光照臨四海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久長
愚見目前聖覩萬年明闇相絕何可勝言

甄皇后 魏文帝后也中山無極人本袁紹中子熙之妻太祖破紹文帝時爲太子遂納爲夫人生明帝後爲郭貴嬪所譖賜死臨終作塘上行詩

塘上行 樂府解題云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篇而諸集錄皆言其詞文帝甄后所作數以讒訴見棄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焉益初見棄後宮所作似非臨終詩也○詩話補遺云魏明帝初爲王時納虞氏爲妃及即位毛氏有寵而黜虞氏下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令終殆必由此亾國矣其後郭夫人有寵毛后愛弛亦賜死魏之兩世家法如此虞氏亡國之言良是詩可以觀不獨三百篇也藝苑巵言云塘上之作朴茂眞至可與紈扇白頭姨姒甄既摧折而芳譽不稱良爲可歎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傷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
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
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賢故弃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弃捐葱與薤
莫以麻枲賤弃捐菅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
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右一曲本辭 藝苑巵言云莫以豪賢故弃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弃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弃捐菅與

蒯其語意妙絕千古痛之然左傳逸詩已先道矣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

其二

蒲生我池中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傷能行人儀
莫能縷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解一 念君去我
時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
脾今悉夜夜愁不寐解二 莫用豪賢故莫用豪賢故弃
捐素所愛莫用魚肉貴弃捐葱與薤莫用麻枲賤弃
捐菅與蒯解三 倍恩者苦枯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沒
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念與君一共離別亦當何
時共坐復相對解四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

悲風樹木何蕭蕭今日樂相樂延年壽千秋五解右一曲

晉樂所奏〇詩話補遺云蹶船常苦沒黃河中行舟常有此患俗云著淺說文艐船著沙不行也尚書大傳云三艘國名亦在黃河側甄后北句止北方之語特表出之艘音騣古本楚辭風颸颸兮木搜搜今本作蕭而音亦叶颸故此詩亦作蕭蕭又作翛翛總不若搜搜字之古也

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豈無蒹葭艾與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沒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翛翛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詩話補遺云此詩詳略不同詞義之善無如此錄之完美

明帝 諱叡文帝子

平調曲 長歌行

靜夜不能寐耳聽眾禽鳴大城育狐兔高墉多鳥聲壞宇何寥廓宿屋邪草生中心感時物撫劒下前庭翔徉於階際景星一何明仰首觀靈宿北辰奮休榮哀彼失羣燕喪偶獨煢煢單心誰與侶造房孰與成徒然喟有和悲慘傷人情余情偏易感懷往增憤盈吐吟音不徹泣涕沾羅纓撫劒下前庭藝文作攬衣下閑庭

短歌行

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陰匿陽顯節運自常厥貌淑美玄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執志精專潔行馴良銜土繕巢有式宮房不規自圓無矩而方

燕歌行

白日晼晼忽西傾霜露慘悽塗階庭秋草捲葉摧枝莖翩翩飛蓬常獨征有似遊子不安寧

苦寒行

悠悠發洛都茾我征東行征行彌二旬屯吹龍陂城一解顧觀故壘處皇祖之所營屋室若平昔棟宇無邪

傾二解奈何我皇祖潛德隱聖形雖沒而不朽書貴垂伐名三解光光我皇祖軒燿同其榮遺化布四海八表以肅清四解雖有吳蜀寇春秋足耀兵徒悲我皇祖不永享百齡賦詩以寫懷伏軾淚沾纓五解龍宋書作隴右一曲晉樂所奏五解豔首二句

瑟調曲 善哉行

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一解輕舟竟川初鴻依浦桓桓猛毅如羆如虎二解發砲若雷吐氣成雨旄旆指麾進退應矩三解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休六軍咸同斯武四解兼塗星邁亮茲行阻行行日遠

西背京許解五遊弗淹旬遂屆揚土奔寇震懼莫敢當御解六虎臣列將怫鬱充怒淮泗肅清奮揚微所解七運德曜威惟鎮惟撫反旆言歸旆入皇祖解八

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輕舟竟川初鴻依浦桓桓猛毅如羆如虎發砲若雷吐氣如雨旄旌指麾進退應矩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休六軍咸同斯武兼塗星邁亮茲行阻行日遠西背京許遊弗淹旬遂屆揚土奔寇震懼莫敢當御權實豎子備則亾虜假氣游魂魚鳥為伍虎臣列將怫鬱充怒淮泗肅清奮揚微所運德燿威惟鎮惟撫反旆言歸旆入皇祖 羆一作貔旆一作旌宋書樂志無權實豎子四句前篇是也

同前

赫赫大魏王師徂征冒暑討亂振曜威靈解一汎舟黃河隨波潺湲通渠回越行路綿綿解二綵旄蔽日旌旒翳天淫魚瀺灂遊嬉深淵解三唯塘泊從如流不為單握揚楚心惆悵歌採薇心綿綿在淮肥願君速節早旋歸解四 右二曲 魏晉樂所奏

步出夏門行 一曰隴西行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子退讓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林鍾受謝節改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情解一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霞蔽日彩虹帶天弱水潺潺葉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間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解二朝遊清泠日暮嗟歸 朝遊止此為豔 蹙迫日暮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棲夜失羣侶悲鳴徘徊芃芃荊棘葛生綿綿感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之說嗟哉一言 蹙迫下為趨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林鍾受謝節改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霞蔽日彩虹帶天谷水潺潺葉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間朝遊清泠日暮嗟歸蹙迫日暮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棲夜失羣侶悲鳴徘徊芃芃荊棘葛生綿綿感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之說嗟哉一言 右一曲 疑是前篇本辭見選詩外編今按樂府增六句

月重輪行

天地無窮人命有終立功揚名行之在躬聖賢度量

得爲道中

櫂歌行 王僧虔技錄云櫂歌行歌明帝王者布大化一篇或云左延年作今不歌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祇陽育則陰殺晷景應度移一解文德以時振武功伐不隨重華舞干戚有苗服從嬀二解蠢爾吳中虜憑江棲山阻哀哉王士民瞻仰靡依怙三解皇上悼愍斯宿昔奮天怒發我許昌宮列舟于長浦四解翌日乘波揚棹歌悲且涼太常拂白日旗幟紛設張五解將抗旄與鉞耀威於彼方伐罪以弔民清我東南疆 將抗下爲趨右一曲晉樂所奏吳中一作蜀中

雜曲 種瓜篇 即春遊曲玉臺題云樂府郭氏樂府不載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太山兎絲無根株蔓延自登緣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執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明帝有樂府云書作不作子猛燭繼望舒全篇無考

麻一鳳氏

閱于脩坐

漢魏詩乘卷第十二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三 樂府

陳思王植 字子建太祖子文帝同母弟也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尋徙封臨菑文帝即位命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貶安鄉侯改封鄄城二年立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明帝太和元年改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三年徙東阿六年加封陳王薨年四十一謚曰思

詩品云植詩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怨雅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

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皎然詩評云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楨辭氣偏正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十九首其流一也詩譜云劉楨情潔自然沈健竹林詩評云曹子建之作亦正亦變騷予大雅之制焉蘭莊詩話云子建詩質樸渾厚春容雋[illegible]風調非後人易到陳子昂李太白慕以爲宗信乎晉以下鮮其儷也子建每讀其詩灑然有千古之想無名氏云選中子建詩懇惻慷慨頗有風人遺意李夢陽序云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懷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藝苑卮言云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避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辭太華又書云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

相和歌 箜篌引 樂府作野田黃雀行按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有野田黃雀行今不歌樂府解題云晉樂奏東阿王置酒高殿上然箜篌引亦用此曲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右一曲 本辭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一解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
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
酬 二解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

何求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 三解 驚風飄白日光景
馳西流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
復何憂 四解

右一曲 晉樂所奏

相和曲 薤露行 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薤露行爲天地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
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
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
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惟漢行 魏武帝薤露詩云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炤八極天道甚著明
爲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變故誡驕盈
神高而聽卑報若響應聲明主敬細微三季悖天經
二皇稱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旣厥德周亦致太平
在昔懷帝京日昃不敢寧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平陵東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
上蓬萊採靈芝靈芝之採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終無極

鰕䱇篇 一曰鰕䱇篇按樂府解題云曹植擬長歌行爲鰕䱇

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遊

世士此誠明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
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讎高念皇家遠懷柔九州
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吁嗟篇 選詩拾遺作苦調飛蓬篇按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苦寒行爲吁嗟魏志云植每欲求別見獨談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時法制待藩國峻迫植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閒
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
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
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

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
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
泉一作淵 燔一作烌

清調曲 豫章行二首 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豫章行爲窮達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耕耘處中田
太公未遭文漁釣終渭川不見魯孔丘窮困陳蔡間
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 終一作經

其二

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
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蒲生行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
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
何意今摧頹曠若參與商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
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有反期君恩儻中還
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
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發篋造裳衣裁縫紈與素
淚一作雖 裳一作新 ○談藝錄云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頃自絕殊如塘上行云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行藝苑卮言云洛神賦王右軍大令各書數十本當是皆人極推之耳清微圓麗神女之流陳王諸賦皆小言無及者然此賦始名感甄又以蒲生當其塘上際此忌兄而不自匿諱何也蒲生實不如塘上令洛神見之未免笑子建傖父耳

瑟調曲 當來日大難 樂府解題云曹植擬善哉行爲日苦短

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樽辦東厨廣情故心相於闔
門置酒和樂欣欣遊馬後來轅車解輪今日同堂出
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

丹霞蔽日行 魏文帝詩云丹霞蔽日采虹垂天明帝步出夏門行亦云

紂爲昏亂虐殘忠正周室何隆一門三聖牧野致功
天亦革命漢祚之興階秦之衰雖有南面王道陵夷
炎光再幽殄滅無遺 虐殘一作殘虐 階秦一作秦階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
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
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談藝錄云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曖曖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
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
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梵調曲　泰山梁甫行　樂府解題云曹植改泰山梁父爲八方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兎翔我宇

怨詩行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解　借問歎者誰自云蕩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作高山柏妾爲濁水泥三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　浮沈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揥一作捐　右一曲晉樂所奏　七哀此篇本辭　○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怨歌行　伎錄樂府解題作古辭　郭茂倩樂府作曹植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

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右一曲晉樂所奏

鞞舞曲　鞞舞歌五首　本集不載見樂府詩集

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煩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故改作新歌五篇　古今樂錄云漢曲五篇一曰關東有賢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樂久長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樹並章帝造魏曲五篇一明明魏皇帝二大和有聖帝三魏歷長四天生烝民五爲君既不易並明帝造以代漢曲其辭並亡陳思王又有五篇一聖皇篇以當章和二年中二靈芝篇以當殿前生桂樹三大魏篇以當漢吉昌四精微篇以當關中有賢女五孟冬篇以當狡兎按漢曲無漢吉昌狡兎二篇疑樂久長四方皇是也隋書樂志云鞞舞漢巴渝舞也按樂錄隋志並以鞞舞爲巴渝今考漢魏二篇歌辭各異本不相亂蓋因梁陳之世於鞞舞前作巴渝弄遂云一舞二名殊不知二舞亦容合作猶巾舞以白紵送豈得便謂白紵爲巾舞邪失之遠矣

聖皇篇

聖皇應曆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蕃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沈吟有愛戀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憲不得顧恩私諸王當就國璽綬何累縗便時舍外殿宮省寂無人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爲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雲

棨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龍旂垂九旒羽蓋參班輪諸王自計念無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槩軀以報國鴻臚擁節衛副使隨經營貿咸竝出送夾道交輜軿車服齊整設韓曄耀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簫笳聲祖道魏東門淚下霑冠纓扳蓋因內顧俛仰慕同生行行將日暮何時還闕庭車輪爲徘徊四馬躊躇鳴路人尚酸鼻何況骨肉情

靈芝篇

靈芝生王地朱草被洛濱榮華相晃耀光采曄若神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壠烝烝不違仁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欷涕霑巾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煢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責家塡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爲秉機歲月不安居嗚呼我皇考生我既已晚弃我何其早蓼莪誰所興念之令人老退詠南風詩灑淚滿禕袍辭曰聖皇君四海德敎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家肅虔庠序不失儀孝弟處中田戶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髫齓無夭齒黃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

復然（困學紀聞云陳思王靈芝篇云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大魏篇

大魏應靈符天祿方甫始聖德致泰和神明爲驅使左右爲供養中殿宜皇子陛下長壽考羣臣拜賀咸悅喜積善有餘慶寵祿固天常衆喜塡門至臣子蒙福祥無患及陽遂輔翼我聖皇衆吉咸集會凶邪姦惡竝滅亾黃鵠遊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馬充乘輿芝蓋樹九華白虎戲西除舍利從辟邪騏驎躡足舞鳳皇拊翼歌豐年大置酒玉樽列廣庭樂飲過三爵朱顏暴已形式宴不違禮君臣歌鹿鳴樂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讚若驚儲禮如江海積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熾孫子列曾玄羣臣咸稱萬歲陛下長壽樂年御酒停未飲貿咸跪東廂侍人承顏色奉進金玉觴此酒亦眞酒福祿當聖皇陛下臨軒笑左右咸歡康杯來一何遲羣僚以次行賞賜累千億百官竝富昌

精微篇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鄒衍囚燕市繁霜爲夏零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

大倉令有罪遠徵當就拘自悲居無男禍至無與俱緹縈痛父言荷擔西上書盤桓北闕下泣淚何漉如乞得并姊弟沒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辯義在列圖多男亦何爲一女足成居

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加刑女娟擁擢前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畏懼風波起禱祝祭名川備禮饗神祇爲君求福先不勝釂祀誠至令犯罰艱君必欲加誅乞使知罪諐妾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國君高其義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簡子知其賢歸聘爲夫人榮寵超後先辯女解父命何況健少年

黃初發和氣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禮樂風俗移刑措民無枉怨女復何爲聖皇長壽考景福常來儀

孟冬篇

孟冬十月陰氣厲清武官誡田講旅統兵元龜襲吉元光著明蚩尤蹕路風弭雨停乘輿啓行鸞鳴幽軋虎賁采騎飛象珥鶡鐘鼓鏗鏘簫管嘈喝萬騎齊鑣千乘等蓋夷山塡谷平林滌藪張羅萬里盡其飛走趯趯狡兎揚白跳翰獵以青骹掩以脩竿韓盧宋鵲呈才騁足噬不盡緤牽麋掎鹿魏氏發機養基撫弦都盧尋高搜索猴猨慶忌孟賁蹈谷超巒張目決眥髮怒穿冠頓熊扼虎蹴豹搏貙氣有餘勢負象而趨獲車既盈日側樂終罷役解徒大饗離宮亂曰聖皇臨飛軒論功校獵徒彸禽積如京流血成溝渠明詔大勞賜大官供有無丞馬行酒醴驅車布肉魚鳴鼓舉觴爵擊鐘釂無餘絕綱縱麟麑弛罝出鳳雛收功在羽校威靈振鬼區陛下長歡樂永世合天符

桂之樹行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之眞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淡泊無爲

自然乘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衆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當牆欲高行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衆口可以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憒憒俗間不辯僞眞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當欲游南山行

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嶽雖高大不逆垢與塵良木不十圍洪條無所因長者能博愛天下寄其身大匠無棄材船車用不均錐刀各異能何所獨卻前

嘉善而矜愚大聖亦同然仁者各壽考四坐咸萬年

當事君行

人生有所貴尚出門各異情朱紫更相奪色雅鄭異音聲好惡隨所愛憎追舉逐聲名百心可事一君巧詐寧拙誠

當車以駕行

歡坐玉殿會諸貴客侍者行觴主人離席顧視東西絲竹與鞞鐸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

妾薄命二首

攜玉手喜同車北上雲閣飛除釣臺蹇產清虛池塘觀沼可娛仰泛龍舟綠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詠漢女湘娥 觀一作靈

其二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娑盤能者穴觸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屬所歡朱顏發外形蘭袖隨禮容極情妙舞僊僊體輕裳解履遺絕纓俛仰笑喧無呈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顏御巾裛粉君傍中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雜香進者

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 作日月既逝藝文作日既逝矣華燈步障舒光玉臺作花燭步帳煇煌舉玉臺作接

名都篇 歌錄云名都美女白馬竝齊瑟行也皆以首句名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鼈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復齋漫錄云曹植詩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illegible]有歸心許爾意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騮詩與[illegible]赤汗驕長顛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苕溪漁隱云文選註古人種楸於道故日長楸野客叢書云歷陽郭次象多聞常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樽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云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云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云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云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平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

而識數北齊盧思道詩云長安酒賤十價三百出詩
升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
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
典論云孝靈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參
也升菴餘錄云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一端如曹子建
名都篇膾鯉臇胎蝦寒鼈炙熊膰此舊本也五臣妄
改作炮鼈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餔謂之寒益韓國
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
文寒鴗蒸麑劉熙釋名韓雞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
按升菴此論誠爲有據然詩有云炰鼈膾鯉炰亦通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
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
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
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胡虜一作虜騎　緝五臣作任

苦思行

綠蘿緣玉樹光曜粲相暉下有兩眞人舉翅翻高飛
我心何踴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岳巔石室青葱與
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吾遊教
我要忘言

升天行二首

樂府解題云曹植又有上仙籙與神遊五遊龍欲升天等篇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翺翔六合之外與飛龍仙人遠遊篇前緩聲歌同意

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參天
玄豹遊其下翔鶤戲其巔乘風忽登舉彷彿見衆仙

彷彿一作彷徨

其二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
日出登東幹既夕沒西枝願得紆陽轡迴日使東馳

五遊篇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
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紛晻藹六龍仰天驤
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閶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

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羣后集東廂

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

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遠遊篇 楚辭遠遊章云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王逸云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困於讒佞無所告訴乃思與仙人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焉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

靈鼇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瓊蘂可療飢仰漱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

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仙人篇 樂府解題云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遊行天下令樂人歌之曹植仙人篇曰仙人攬六著言人生如寄當養羽翼徘徊九天以從韓終王喬於天衢也齊陸瑜又有仙人攬六著篇蓋出於此

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撫琴瑟秦女吹笙竽

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

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

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

閶闔自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來門樞

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岳間人生如寄居

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昔軒轅升龍出鼎湖

徘徊九天下與爾長相須

飛龍篇 楚辭離騷云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曹植飛龍篇亦言求仙者乘飛龍而昇天與楚辭同意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

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

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

永世難老 堂一作臺

鬬雞篇 春秋左氏傳云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杜預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云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鄴都故事云魏明帝太和中築鬬雞臺趙王石虎亦以芥羽添砂鬬雞于此故曹植詩云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是也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衆賓進樂方

長筵坐戲客鬬雞觀閒房羣雄正翕赫雙翹自飛揚

揮羽邀清風悍目發朱光觜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

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

盤石篇

盤石山巔石飄颻澗底蓬我本太山人何為客海東

蒹葭彌斥土林木無分重岸巖若崩缺湖水何洶洶

蚌蛤被濱涯光彩如錦虹高彼凌雲霄浮氣象螭龍

鯨脊若丘陵鬚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欐澎濞戲中鴻

方舟尋高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里乘颸舉帆幢經危履險阻未知命所鍾常恐沈黃壚下與黿鼈同南極蒼梧野遊眄窮九江中夜指參辰欲師當定從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于嗟我孔公

驅車篇

驅車揮駑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太山五嶽專其名隆高貫雲霓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十二亭上有涌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吴野西眺觀日精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

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飡霞漱沆瀣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廷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和琴瑟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沈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襟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爲同池魚今爲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初婚時一作初宋　婚為玉臺作若）

弃婦篇（本集不載見玉臺新詠）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光榮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幷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搴帷更攝帶撫弦調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庭靈鳴成寧五韻重用）

漢魏詩乘卷第十三畢

劉文顯閱

于太乙庀

漢魏詩乘卷第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四 樂府

王粲

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漢獻帝西遷因徙居長安後之荊州依劉表表卒曹操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

魏志云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

魏文帝云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詩品云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辭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詩譜云眞實有餘澄濾不足竹林詩評云王粲之作如梗渉扣梓輪囷離奇大𡨚御材尚

太廟頌三章

建安十八年曹操爲魏王加九錫始立宗廟令粲作此頌以享其先始名曰顯廟頌後人更今名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顯丕欽允時祖考

其二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衎妣祖念武功收純祜

其三

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寧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俞兒舞歌四首

晉書樂志云巴渝舞漢高帝所作也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賓人從帝爲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爲閬中侯其俗善歌舞高帝樂其猛鋭數觀其舞曰武王伐紂歌也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辭宋書樂志云魏渝兒舞歌四篇魏國初建所用使王粲改創其辭爲矛俞弩俞安臺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後於太祖廟並歌之

矛俞新福歌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荊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備武樂修宴我賓師敬用御天永樂無憂子孫受百福常與松喬遊烝庶德莫不咸歡柔

弩俞新福歌

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烈篤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

安臺新福歌

武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尸千載莫我違 前武字宋書作我

行辭新福歌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横逝自古立功莫

我弘大桓桓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慶垂祚延
萬世

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後歸太祖太祖使與阮瑀並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徙門下督

飲馬長城窟行 樂府琴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
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鬭死何
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
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
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

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
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結髮行事
君懴懴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illegible]

兒往一作與 關一作聞

阮瑀 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于蔡邕曹操辟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後爲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

駕出北郭門行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
顧聞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爲乃如斯
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

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
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
弃我于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

踟躕一作躑躅○談藝錄云樂府往往叙事故與詩殊蓋叙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大緩弱不逮矣

琴歌 魏文士傳云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大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撫絃而歌爲曲既捷音聲殊妙大祖大悅按與史異文章志瑀建安中得召即起不得有焚山事太祖征荊州瑀作書十六年入關而云得瑀在長安瑀十七年卒太祖次年爲魏公辭稱大魏愈知其妄矣

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

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

繁欽 字休伯潁川人文才機辯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定情詩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即幽房侍寢執衣巾
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
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
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何以結恩情美玉綴羅纓
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鍼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
何以慰別離耳後瑇瑁釵何以答歡悅紈素三條裾

何以結愁悲白絹雙中衣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旰兮不來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蹰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陽日中兮不來飄風吹我裳逍遙莫誰覩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躑躅長歎息遠望涼風至俯仰正衣服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來淒風吹我襟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心愛身以何為惜我華色時中情既款款然後克密期褰衣躡茂草謂君不我欺廁此醜陋質徙倚無所之自傷失所欲淚下如連絲

於一作投

繆襲 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官至尚書光祿勳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卒

鼓吹曲

晉書樂志云漢時短簫鐃歌列于鼓吹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繆襲為辭述以功德代漢

楚之平 代漢朱鷺言魏也古今樂錄作初之平

楚之平義兵征神武奮金鼓鳴邁武德揚洪名漢室微社稷傾皇道失桓與靈閹宦熾羣雄爭邊韓起亂金城中國擾無紀經赫武皇起旗旄麾天下天下平濟九州九州寧創武功武功成越五帝邈三王興禮樂定紀綱普日月齊輝光 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戰滎陽 代漢思悲翁言曹公也

戰滎陽汴水陂戎士憤怒貫甲馳陣未成退徐滎二萬騎塹壘平戎馬傷六軍驚勢不集衆幾傾白日沒時晦冥顧中牟心屏營同盟疑計無成賴我武皇萬國寧 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獲呂布 代漢艾如張言曹公東圍臨淮生擒呂布也

獲呂布戮陳宮芟夷鯨鯢驅騁羣雄囊括天下運掌中 曲凡六句其二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克官渡 代漢上之回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

克紹官渡由白馬僵屍流血被原野賊衆如犬羊王師尚寡沙堤旁風飛揚轉戰不利士卒傷今日不勝後何望土山地道不可當卒勝大捷震冀方屠城破邑神武遂章 曲凡十八句其八句句四字一句五字九句句三字

舊邦 代漢翁離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

舊邦蕭條心傷悲孤魂翩翩當何依遊士戀故涕如摧兵起事大令願違傳求親戚在者誰立廟置後魂來歸 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定武功 代漢戰城南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

定武功濟黃河河水湯湯旦暮有橫流波袁氏欲衰兄弟尋干戈決漳水水流滂沱嗟城中如流魚誰能復顧室家計窮慮盡求來連和和不時心中憂戚賊

衆內潰君臣奔北拔鄴城奄有魏國王業艱難覽觀古今可爲長歎曲凡二十一句其五句句三字三句句六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

屠柳城 代漢巫山高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屠柳城功誠難越度隴塞路漫漫北踰岡平但聞悲風正酸蹋頓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慹海外永無北顧患曲凡十一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一句句六字

平南荊 代漢上陵言曹公南平荊州也

南荊何遼遼江漢濁不清菁茅久不貢王師赫南征劉琮據襄陽賊備屯樊城六軍廬新野金鼓震天庭劉子面縛至武皇許其成撫其民陶陶江漢間普爲

大魏臣大魏臣向風思自新思自新齊功古人在昔虞與唐大魏得與均多選忠義士爲喉脣天下一定萬世無風塵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平關中 代漢將進酒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

平關中路向潼濟濁水立高墉鬬韓馬離羣凶選驍騎縱兩翼虜崩潰級萬億曲凡十句句三字

應帝期 代漢有所思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

應帝期於昭我文皇歷數承天序龍飛自許昌聰明昭四表恩德動遐方星辰爲垂耀日月爲重光河洛吐符瑞草木挺嘉祥麒麟步郊野黃龍遊津梁白虎依山林鳳皇鳴高岡考圖定篇籍功配上古羲皇羲皇無遺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吾堯授舜萬國萬國皆附親四門爲穆穆教化常如神大魏與聖與之爲鄰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句六字

邕熙 代漢芳樹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

邕熙君臣念德天下治登帝道獲瑞寶頌聲並作洋洋浩浩吉日臨高堂置酒列名倡歌聲一何紆餘襍笙簧八音諧有紀綱子孫永建萬國壽考樂無央曲凡十六句其六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illegible]句句五字二句句六字

太和 代漢上邪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

惟太和元年皇帝踐祚聖且仁德澤爲流布灾蝗一時爲絕息上天時雨露五穀溢田疇四民相率遵軌度事務澂清天下獄訟察以情元首明魏家如此那得不太平溢一作滋曲凡十三句其二句句三字五句句五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七字

挽歌 樂府相和曲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左延年 晉書樂志云黃初中左延年以新聲被寵

秦女休行 此必當時有此事而爲之也樂府載雜曲

步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報讐左執白楊刃右據宛魯矛讐家便東南仆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詞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詔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襦明知殺人當死兄言怏怏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爲宗報讐死不疑殺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羅東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兩徒夾我持刀刀五尺餘刀未下朣朧擊鼓赦書下 前第二休字一作始置一作致羅字下一有列字

從軍行 樂府平調曲王僧虔云荀錄所載左延年苦哉一篇今不傳

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燉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鬬去五婦皆懷身 與下首俱闕

同前 見初學記

從軍何等樂一駈乘雙駁鞍馬照人白龍驤自動作

嵇康 字叔夜譙郡銍人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寓居山陽貧鍛以自給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山濤爲吏部舉康自代康答書言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大將軍司馬昭聞之而怒景元三年以鍾會譖殺之 詩品云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譜云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藝苑巵言云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

秋胡行七首 樂府清調曲本集題曰重作四言詩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其二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其計莫從樂府作其莫之從

其三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禍患欲得安樂獨

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害一作惡一無事字愆集作慭

其四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顔回短折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蚤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其五

絕智弃學遊心於玄默絕智弃學遊心於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其六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錬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其七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遥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沇有則閱

于賦郊園

漢魏詩乘卷第十四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 編校

魏五詩

文帝見前

黎陽作二首

朝發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惟天所讚我獨何人餘不靜亂

其二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湄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昂敖敖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沾衣濡裳

黎陽作

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到黎陽

於醮作

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揚

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劒自低昂
穆穆衆君子和合同樂康 餘一作繁

孟津

良辰啓初節高會構歡娛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
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
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翊日浮黃河長驅旋鄴都 構初學記作筵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遥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於玄武陂作

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
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
柳垂重陰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羣鳥讙譁鳴
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忘憂共容與暢此千秋情

至廣陵於馬上作 外編云廣陵觀兵魏志黃初六年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於馬上爲詩是歲大寒水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
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
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亾
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
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僧皎然云魏文帝至揚子見洪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賦詩而還魏文集無此詩且魏文雄才智畧本非庸主如何有此示弱於孫權取笑於劉備陳壽謬矣按壽詩正史但云引還不言賦詩魏書注載此詩未嘗示弱也豈客子常畏人邪標詩魏書不載

襍詩二首 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呂延濟以此詩未郎位方爲漢征伐李善云當時實至廣陵則此與馬上詩爲同時矣今觀弃置語與天隔南北意合或近是耳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
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前徨字藝文作徉

其二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
吹我東南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
弃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藝苑卮言云讀子桓客子常畏人及答吳朝歌鍾大理書似少年美資負才性而好貨好色且當不得恒亭者恒靈寶技藝差相埒而氣尚過之子桓乃得十年天子都所不解

清河作

方舟戲長水湛澹自浮沈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恩情深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湛澹藝文作澹澹悲響有餘音一作悲風漂餘音）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藝文作徐幹爲挽船士與新娶妻別玉臺作文帝今從之）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黎陽作（六言）

奉辭討罪遐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荊棘繞蕃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露慘悽宵零彼桑梓兮傷情

寡婦

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爲作此詩

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淒淒候鴈叫兮雲中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思君一作君思）

令詩（漢獻帝傳云太史丞許芝條上魏王代漢圖讖王下令辭其詩在令中）

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以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蓋

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閒作詩曰云云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

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

（闕）於明津作

遙遙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

驅車出北門遙望河陽城古辭長歌行與此同後有六句云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竚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失題見藝文類聚

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置施密網罡罼飄如雲

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麏後闕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

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霑懷抱

後闕

陳思王植見前

上責躬應詔詩魏書云植文帝弟建安中封平原侯徙臨菑侯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故遂定為嗣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并獻詩又有應詔詩帝嘉其詞義優詔答勉之

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綱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

曰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

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

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

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

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

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

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

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兇是率

明明天子時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

哀予小臣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

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
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
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受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
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
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
足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
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
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
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
皇肎照微肎漢魏志作炎漢紀集作黜時惟篤類一作時篤同類臣一作予大一作天玉一作

士生魏志作性

應詔詩李周翰云應詔來京師於道所見對詔而作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
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
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餱糧
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
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
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坂是階西躋關谷或降或升
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鶩
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鑾無廢聲

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
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酲作不游一匪游

朔風詩李周翰云時為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文選總一章集作五章今分注為五章而不顯列其數蓋兩存之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
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其一四氣代謝懸景運
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
止素雪云飛其二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
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其三子
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

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其四絃歌蕩思誰與銷憂
臨川慕思何為汎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泛舟
愧無榜人其五○蠅笑外稿云小雅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云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可謂善道行役之情矣曹子建效其語云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則不逮遠矣且子建欲學風雅而猶不忘朱華素雪之屬對此其所以止於建安黃初歟

矯志詩

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
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抱璧塗乞無為貧寶
履仁遘禍無為貸道鴛雛遠害不羞卑棲靈虬避難

不恥汙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濟濟唐朝萬邦作乎闕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
知必得英雄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
獻道遠知驥世僞知賢覆之幬之順天之矩澤如凱
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闥舌爲發機門機之闓楛矢不
追芝桂雖芳今本作芳樹雖香聖藝文作賢必得藝文作亦待

元會詩晉書禮志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後作樂燕饗魏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爲嘉會宴此高堂衣裳鮮潔
黼黻玄黃珍膳雜遝充溢圓方俯視文軒仰瞻華梁
願保茲善千載爲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室榮貴
壽考無疆喜一作喜室一作家

閨情

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翁若春華紅顏韡曄
雲髻嵯峨彈琴撫節爲我絃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
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五言

公讌詩此在鄴宮與兄丕讌飲時武帝在故稱丕爲公子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詩家直說云子建已有樂字朱華冒綠池時雨靜飛塵冒靜二字足矣

侍太子坐丕兄也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
清醴盈金觴餚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
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景一作氣神一作嘉

贈徐幹劉履云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爲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燦以繁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克虛皮褐猶不全
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翫反臣作愈

贈丁儀李善云與都亭侯丁翼令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爲掾呂向云魏志儀有文才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穫
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鄴五臣作御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
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 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 善云翼字敬禮儀誤也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
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岑一作岑

贈丁翼 文士傳云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
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
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

贈白馬王彪 集云於圈城作魏志云楚王彪字朱虎時封白馬王後徙封楚任城

王彰字子文並武帝子彰建安中為北中郎將伐烏丸有功文帝黃初三年為任城王四年朝京不即得見忿怒暴薨之藝苑卮言云子建謁帝承明廬明月照高樓子桓西北有浮雲秋風蕭瑟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下風吾每至謁帝一章便數十過不可了悲婉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又云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以故首二章不相承耳後人不知合而為一者良可笑也

序曰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蕃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廣一作曠

其二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
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大五臣作太

其三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蹰 問一作令木作難 進令令木作反

其四

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魏志作歎

其五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亾沒身自衰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復一作已 唶一作咤

其六

心悲動我神弃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其七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路志作塗

送應氏詩二首 劉良云送璩瑒兄弟時董卓遷獻帝于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平常居一作平生親

其二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

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翮五臣作[illegible]

三良詩 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詩人作黃鳥以哀之劉良云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從武帝而作是詩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遊仙詩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戚戚一作感感 玄天一作滋玄

襍詩六首 李善曰云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鄄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其二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游客一作遊客

其三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飛玉臺作孤

其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俛一作俯 夕宿瀟湘沚一作日夕宿湘沚

其五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游遠行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遠行五臣作行遠○鄒玄敬詩話云曹子建雜詩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又云國讎訴不塞甘心思喪元老瞞而有是兒寧不助其奸雄

其六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御五臣作仰

閨情 一作雜詩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閒房何寂寞綠草被增庭空室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我并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齋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 室一作穴儻終顧盼 恩一作儻能終顧盼

七哀詩 玉臺作雜詩樂府 作怨歌行本辭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韻語陽秋云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釋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陶雍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哀而七者具也

情詩 玉臺作 雜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喜雨詩

天覆何彌廣苞育此羣生弃之必憔悴惠之則滋榮慶雲從北來鬱述西南征時雨中夜降長雷周我庭嘉種盈膏壤登秋畢有成

七步詩 本集不載世說新語云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七步 帝有慙色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萁向一作其在 釜中一作釜中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失題 見藝文 鶴部

雙鶴俱遨遊相失東海傍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南湘弃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恐天網張

離友詩二首 并序 七言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於魏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

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勝余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汎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 車一作我車

其二

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柔葉辭臨淥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兮情不怡 本集止載前一首今考藝文附入○初學記載二句云日

闇景兮天微陰經迴路兮造北林當別有一首也

闕

妬詩

嗟爾同衾曾不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妬忌

髑髏詩

牢落冥寞與道相馳隱然長寢其樂無踰

豔歌

出自薊北門遙望胡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

樂府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兎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判

芙蓉池

逍遙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楊棲雙鵠北柳有鳴鳩

言志

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襍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

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梅蕃祚閱

于樹蕙軒

漢魏詩乘卷第十五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六 詩

王粲 見前

贈蔡子篤 石首名曰蔡睦字子篤爲尚書仲宣與之同避難荊州子篤還仲宣作此贈之以贊與文卓流然云士粲所與蔡子篤及文叔良士孫文始楊德祖詩及爲潘文則作思親詩其文當而雅皆近乎雜矣鎮楊脩詩今亡

翩翩飛鸞載飛載東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舫舟翩翩

以泝大江蔚矣荒塗時行靡通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行邈焉異處風流雲散

一別如雨人生實難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苟非鴻鵰

孰能飛翻雖則追慕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

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及子同寮

生死固之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洏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追五臣作進

贈士孫文始 三輔決錄云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萌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爲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爲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盪失
越用遁違遷于荊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亦克晏處
和通箎塤比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庶茲永日
無愆厥緒雖曰無愆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惟彼南汜
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喆不思
矧伊嬿婉胡不悽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瞻仰王室
慨其永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
爾之歸藩作式下國無曰蠻裔不虔汝德愼爾所主
率由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悠悠澹澧鬱彼唐林

雖則同域邈其迴深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
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詰一作日匕一作之

贈文叔良搜神記云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爲荊州從事張銑云叔良爲從事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四鄰臨此洪渚
伊思梁岷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愼爾所生
謀言必賢錯說申輔延陵有作僑肸是與先民遺跡
來世之矩既愼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衆不可蓋
無尚我言梧宮致辯齊楚構患成功有要在衆思歡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漢有卷
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之由緬彼行人鮮克弗留
尚哉君子異于他仇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惟詩作贈
敢詠在舟升庵詩話云文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覩著知微本于史記律書情核其華道著明矣華者觀也然史記之語觀仲宣之詩而益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白觀書所以貴乎博洽按文選注善止引越絕書聖人見微知著背始知已而已不引史記也

思親詩爲潘文則作

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瘁
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
奄遘不造殷憂是嬰咨于靡及退守祧祊五服荒離

四國分爭禍難斯逼救死於頸嗟我懷歸弗克弗逞
聖善獨勞莫慰其情春秋代逝于茲九齡緬彼行路
焉託予誠予誠既否委之于天庶我顯妣克保遐年
亹亹惟懼心乎如懸如何不弔早世徂顚於存弗養
於後弗臨遺衍在體慘痛切心形景尸立魂爽飛沈
在昔蓼莪哀有餘音我之此譬憂其獨深胡寧視息
以濟于今巖巖叢險則不可摧仰瞻歸雲俯聆飄回
飛焉靡翼超焉靡階思若流波情似坻頹詩之作矣
情以告哀前顯字初學記作皇後顯字一作剛

五言

禖詩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飈一作飄

禊詩四首

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竝驅厲中原
北臨清漳水西看柏楊山回翔遊廣圃逍遙波水間

其二

列車息衆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

百鳥何繽翻振翼羣相追投網引潛魚强弩下高飛
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其三

聯翩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毛羽照野草哀鳴入層雲
我尚假羽翼飛覩耳形身願及春陽會交頸遘殷勤

其四

鷙鳥化爲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間
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

七哀詩三首 粲集云六首此粲避難荊州時作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弃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弃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弃此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僧皎然云七哀仲宣詩云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弃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弃之去不忍聽此言此事在耳目故傷見乎辭久至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思苦則已極覽辭目不傷一篇之功併在於此使古今人若味之無厭末句因悟彼泉下人蓋以逝者不返吾將何親故有肺肝之歎沈約云不傷經史直舉胸臆吾許其知詩也广菴詩話云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霸陵月孟東野之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似以皆寓戀闕之意然總不若王仲宣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

其二

荊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其三 見古文苑

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
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登城望亭燧翩翩飛戍旗
行者不顧返出門與家辭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

天下盡樂土何爲久留茲蓼蟲不知辛去來勿與諮升菴詩話云劉楨賦望亭隧之嶬峨兮飛旗幟之翩翩王粲七哀詩登城望亭隧翩翩飛羽旗皆用劉賦

詠史詩呂向云曹公好以已事誅殺賢良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
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隅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
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黃鳥作哀詩至今聲不虧皎然詩話云陳王詩門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粲云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蒼以陳王從哀任城彼宮已後常有發生之慮故其詞婉娩存我誅也王粲卻責穆公正言其過存直諫也二詩體格高下才

蘇仙降王大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斯乃迴出情表亦知陳王將何以敵

公讌詩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
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
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
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
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
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從軍詩五首魏志云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張銑云操出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粲作詩樂府

作從軍行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
軍中多饒沃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拓地三千里往返一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
禽獸憚爲犧良苗食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
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李本無竊慕二句

其二建安二十二年粲從曹公征吳此下四首蓋征吳作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
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
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弃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縈
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何晉本作常

其三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
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
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悽善作惻

其四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
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猶善本作獨

其五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烟火但見林與丘
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雚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
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
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
自非賢聖國誰能享斯休詩人美樂土雖客亦願留

漢魏詩乘卷第十六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七　詩

陳琳見前

遊覽二首五言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
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肅肅山谷風默默天路陰
惆悵忘旋反歔欷涕沾襟默默一作黯黮　襟一作巾

其二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閒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
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庭
嘉木凋綠葉芳草殲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
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
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闕　宴會

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
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後闕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

魏文帝云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真珠船云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注言齊俗文體舒

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琅琊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寰宇記[illegible]氣緩慢是以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illegible]

五言

答劉公幹詩 詩品云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白馬詩今不傳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
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諸夏別草木昌且繁

情詩

高殿鬱崇崇廣厦淒泠泠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
踟躕雲屋下笑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爲誰榮

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
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唯聞燕雀聲
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

襍詩五首

沈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興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方
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飡食慊慊常飢空
端坐而無爲髣髴君容光

其二

峩峩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
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
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

其三 此首玉臺作徐幹室思詩藝文作室思詩紀云孝武自君之出矣題云擬室思當以藝文爲正詩紀此下三首皆作室思然幹又自有室思詩如後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
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
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其四

慘慘時節盡蘭華凋復零喟然長歎息君期慰我情
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
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其五

思君見巾櫛以益我勞勤安得鴻鸞羽覲此心中人
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悄悄何言一不見復會無因緣
故然比目魚今隔如參辰

室思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
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太祖辟爲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治罪減死輸作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

魏文帝云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之
善者妙絶時倫詩品云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
氣愛奇動多振絶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
其文雕潤恨少然自思王以下楨稱獨步詩譜
云思健功圓竹林詩評云劉楨之作聞
潤清越如擬金考石故宜稱於建安也

五言

公讌詩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
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
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
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文帝初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來覲楨疾楨詩贈之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會廣坐明鐙熺炎光
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
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太康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其二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
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益何篤步趾慰我身
清談同日夕情盼敘憂勤便復爲別辭遊車歸西鄰
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
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
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其三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
明燈曜閨中清氣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
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
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其四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
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 嚴滄浪云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

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元后蓋指曹操
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
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亦指曹操也
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
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正與
荀彧比曹操爲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爲不
屈是未爲知人之論春秋
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

贈徐幹 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
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
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

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郝玄敬詩話云楚詞思公子兮未敢言惟其不言所以為思之至劉公幹思于沈心曲長嘆不能言不楚辭也

贈從弟三首

沆沆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其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其三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禖詩

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
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
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鬬雞

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
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
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射鳶

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仙
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牆屋飛毛從風旋
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失題二首 見藝文類木部

昔君錯畦時東土有素木條柯不盈尋一尺再三曲
隱生葍翳林侳偲自迫束得託芳蘭苑列植高山足
後闕

其二

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不可貲
風雨雖急疾根株不傾移後闕

阮瑀

詠史詩二首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
低頭闚壙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何處恩義不可忘
路人為流涕黃鳥鳴高桑

其二

燕丹養勇士荊軻為上賓圖擢匕首長驅西入秦
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
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禖詩二首

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
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
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安可忘
忘一作對

其二

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
念復當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沾裳衣

七哀詩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
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

嘉殽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能一作迴

隱士

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
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眞

苦雨

苦雨滋玄冬引日彌且長丹墀自殲殪溟樹猶沾裳
客行易感悴我心摧已傷登臺望江沔陽侯沛洋洋

失題 藝文老部

白髮隨節墮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行步益疎遲
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闕

公讌 見初學記

陽春和氣動賢主以崇仁布惠綏人物降愛常所親
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珍五味風雨集杯酌若浮雲
後闕

怨詩

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
猶獲嬰凶禍流落恒苦心 落一作離 後闕

應瑒 字德璉汝南人漢泰山太守劭之從子也魏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中郎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

報趙淑麗

朝雲不歸夕結成陰離羣猶宿永思長吟有鳥孤獨
哀鳴北林嗟我懷矣感物傷心

公讌

巍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開館延群士置酒于斯堂
辨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眾君子好合同歡康
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

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
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
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
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
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
且為極謹情不醉其無亂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別詩二首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
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其二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
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累一作覧

鬭雞

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兄弟遊戲場命駕迎衆賓
二部分曹伍羣雞煥以陳雙距解長絲飛踊超敵倫
芥羽張金距連戰何繽紛從朝至日夕勝負尚未分
專場驅衆敵剛捷逸等羣四坐同休贊賓主懷悅欣
博奕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吳質 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太和四年入為侍中卒於以怙威肆行諡曰醜後改諡威侯

思慕詩 質別傳云文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

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
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保身志氣甫當舒
何意中見弃弃我就黃壚慕笄靡所恃淚下如連珠
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僶俛庶幾烈丈夫
僶俛一作俛仰

王宋

雜詩二首 藝文作文帝題云代劉勳妻王氏

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妻也入門二十餘年後勳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出之還于道中作詩二首

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同歸
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其二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
遠望未為遙踟躕不得並

漢魏詩乘卷第十七終　劉文達閱于鴻寶齋

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燋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猶寡善猶有如雞距雞距食不已齊王爲肥澤（穴一作陾）（距一作腸）

其二（以下二首見藝文）

散騎常師友朋夕進規獻侍中主喉舌萬機無不亂尚書統庶事官人乘法憲形管弭納言貂璫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三寸齊榮秩百僚所瞻願

其三

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蘇闕

三叟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應璩

五言

襍詩（見文學記）

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耕自不得粟采彼北山葛簞瓢恒自在無用相呵喝

繁欽（見前）

贈梅公明詩

瞻我北園有條者桑遘此春景既茂且長氤氳吐葉柔潤有光黃條蔓衍青鳥來翔日月其邁時不可忘公于瞻旃勳名乃彰

遠戍勸戒詩

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闇闇行行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闕則云補（行行一作衎衎）

五言

蕙詠

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植根陰崖側夙夜懼危頹

寒泉浸我根淒風常徘徊三光照八極獨不蒙餘暉葩葉永彫悴凝露不暇晞百草皆含榮已獨失時姿比我英芳發鶗鴂鳴已哀（草一作卉）闕

槐樹詩

嘉樹吐翠葉列在雙闕涯旖旎隨風動柔色紛陸離

襍詩

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和其光蘧瑗貴可懷

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黃初初以淳爲博事給事中）

四言 答贈詩 此淳應召於臨菑侯詩也

我受上命來隨臨菑與君子處曾未盈期見召本朝駕言趣期牽于重離首命于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音敢不荅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於今四祀既庇西伯永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瞻戀我侯又慕君子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易會難自强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勉賓成山天休方至萬福爾臻

杜摯 字德魯河東人初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

五言 贈毌丘儉 文章敍錄云摯與毌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相感切儉求助也儉答以詩然摯竟不得遷卒于秘書○解頤新語云贈毌丘儉詩疊用古人類解嘲賓戲

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賈臣老負薪妻叛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萬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

贈毌丘荊州 見初學記

鵠飛舉萬里一飛翀昊蒼翔高志難得離鴻失所望

闕

毌丘儉 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初爲平原侯文學累遷荆州刺史徙幽州刺史討公孫淵定遼東進封安邑侯高句驪數侵叛儉討之有功遷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與揚州刺史文欽矯太后詔討大將軍司馬師兵敗遇害

五言 答杜摯

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際遇今者遭明時胡康出壠畝楊偉無根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光熈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

聯翩輕棲集還爲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恐便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賞不在辭

體無纖微疾下四句疑錯互

四言 何晏 字平叔南陽宛人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爲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爲司馬宣王所誅

五言 擬古 名士傳云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

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遙放志意何爲怵惕驚

雙鶴世說作鴻鵠失世說作大道逍遙放志意世說作永寧曠中懷

失題 見初學萍部

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茫茫四海涂悠悠焉可彌
願爲浮萍草托身寄淸池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

秦宓

五言 遠遊

遠遊何所見所見邈難紀巖穴非我鄰林麓無知已
虎則豹之兄鷹則鷂之弟困獸走環岡飛鳥驚巢起
猛氣何咆勃陰風起千里遠遊長太息太息遠遊子

程曉 字季明衛尉安鄉侯昱之孫以祖功分封列侯嘉平中爲黃門侍郎遷汝南太守古文苑作晉人

四言 贈傅休奕詩

煢煢獨夫寂寂靜處酒不盈觴肴不掩俎厥客伊何
許由巢父厥醴伊何玄酒瓠脯 有闕

又贈傅休奕

三光飛景玉衡代邁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權輿授代
徐陳蕩穢元服初嘉萬福咸會赫赫應門嚴嚴未闕
孽后揚揚庭燎晢晢 後闕

五言 嘲熱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
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
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嗒啥一何多
疲瘠向之久甫問君極那搖扇髀中疾流汗正滂沲
莫謂爲小事亦是一大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今世一作只今 咨嗟歲時作胖 跨疾一作痛

焦先 字孝然河東人也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及魏受禪湄河之濱結草爲菴獨止其中太守董經往視之不肯語經益以爲賢或忽老忽少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襍言 祝𩵋歌 高士傳云魏伐吳有竊問隱士焦先先不應謬歌後魏軍敗人推其意䍧羊指吳羖羊指魏也

祝𩵋祝𩵋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䍧羊更殺羖

擬

漢魏詩乘卷第十八 終

麻一鳳閱

于九曲館

漢魏詩乘卷第十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九

嵇康 見前

四言 幽憤詩

晉書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按鍾會有憾於康時呂安兄巽姦通安妻巽為大將軍長史遂搆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因勸大將軍誅康康又有與呂長悌絕交書甚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繫都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紿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為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有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向子期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嗈嗈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兊善作免

襍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 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張銑注云叔夜弟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其二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
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其三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
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其四

泳彼長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
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其五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
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寔鍾所親

其六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弃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
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其七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
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其八

我友焉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
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其九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
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其十

携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
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其十一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縶邈爾路遐雖有好音
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

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其十二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
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悟集作寤）

其十三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
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其十四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皐垂綸長川目送歸鴻
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其十五

閒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樽
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佳人不存能不永歎 韵語陽秋云或曰好佚或曰良朋或曰佳人皆非兄弟之稱

其十六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携手俱遊朝發太華
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其十七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弃智遺身寂乎無累
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其十八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爲一
四海同宅與彼共之子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
世故紛紜弃之八戒澤雉雖飢不願園林安能服御
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五言

其十九 康集此首第一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
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
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
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
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
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
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遥遊太清携手長相隨

四言

酒會詩七首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
鼓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其二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唼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
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沉浮

其三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修身
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其四

歛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老
棲遲永年寔惟龍化蕩志浩然

其五

肅肅冷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泝丹坻含陽吐英

履霜不哀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坻一作滴

其六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莚濃繁馥馥蕙芳
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五言　其七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跱
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鱣鮪
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
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已

五言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
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遘其願遂結歡愛情
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釁成
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
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
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子一作讓

其二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
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
坎壈趣世務常恐嬰網羅義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
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已難非余心所嘉
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遺物弃鄙累逍遙遊太和
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豈足多

其三

詳觀淩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
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
鸞鳳避罻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嗟王輿

至人存諸已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
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致謝道不俱
穆一作稷

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數子談慰臭如蘭
疇昔恨不早既面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增憂歎
事故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
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
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
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

生生在豫積勿以怵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
君其愛德素行路愼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累拾遺作慮

遊仙詩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
願想遊其下蹊路絶不通王喬弄我去乘雲駕六龍
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
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弃穢累結友家板桐
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
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肯應俗宜
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
耕耨感甯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
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
比翼翔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
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其二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蝤蛙宅神龜安所歸
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恩遠實與世殊義舉非所希
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
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
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巓日夕不知飢
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飛一作妥箕拾遺作西

六言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慈順寧濟
四海烝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
爾時可喜

知慧用
爲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鎭之
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徇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
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
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
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汚内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攖所欲
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祿爲己靜恭
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願夫子相荊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採萍終厲
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弃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
一世無患

七言 思親詩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
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内自悼兮啼
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絶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
永潛藏想形容兮内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
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涕汍瀾念疇

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
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
中夜悲兮當告誰獨抆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
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
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弃憂兮
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琴歌 琴賦云揔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

淩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
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
去留激淸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嵇喜 字公穆舉秀才歷揚州刺史按晉百官名稽喜晉武帝太康二年爲徐州刺史

四言 答弟叔夜四首 一作答嵇康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邗丘青林華茂
青鳥羣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大儀
淩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芝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
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嗽瓊枝棲心皓素終始不虧

五言 其二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綠水濱
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
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其三

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理當流則義行時遊則鵲起
達者鑒通塞盛衰爲表裏列仙狗生命松喬安足齒
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巳

其四

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游何必棲山原
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常端
保心守道居覩變安能遷

郭遐周

五言 贈稽康三首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倡佯
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凉惟予與稽生未面分好章
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臧援箏欽鳴琴携手遊空房
棲遲衡門下何顧於姬姜予心好永年年永懷樂康
我友不期卒改計適他方巖東咸發日翻然將高翔
離別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其二

風人重離別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歸
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稽生倏忽將永違
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徘徊於丹池
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別在斯須怒焉如調饑

其三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安居
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傅說寞谷納白駒
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此不如
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歲時易過歷日月忽其除
勗哉乎稽生敬德在愼軀

郭遐叔 恰遺作郭遐周

四言 贈嵇康五首

每念遘會惟日不足所往實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
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命僕
思念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其二

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怵惕惟思惟憂展轉反側
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心之憂矣增其勞愁

其三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界
事利任難唯予與予鮮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無弃
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極旦心之憂矣
增其憤惋 辭一作籍

其四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君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何君子超將遠邁我情願關我言願結心之憂矣良以忉怛

五言　其五

君子交以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迹賢在等賢蹤衆鳥羣相追鸞鳥獨無雙何必相呴濡江海自可容願各保遐心有緣復來東

阮德如 陳留志名云阮侃字德如尉氏人魏衛尉卿阮共之子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

五言　答嵇康二首

早發温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愛發中誠良玉須切磋璵璠就其形喑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與執手訣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簣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眞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其二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願斯土與子遘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爲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像遊目屢太行撫軨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爲道基老氏惡彊梁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刳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慷舒檢話良訊終然永厭藏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俟路忽所以聊以酬來章

劉文顯閱

于沆枇舘

漢魏詩乘卷第十九終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十

阮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司空記室瑀之子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初辟太尉掾進散騎常侍大將軍司馬昭欲為其子炎求婚籍乃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後拜東平相引為從事中郎籍聞步兵廚多美酒遂求為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又對人能為青白眼由是禮法之士深所讐疾大將軍常保持之景元四年卒籍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

詩品云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注解怯言其志詩譜云天識清虛禮法疎短竹林詩評云阮籍之作如剡溪雪夜孤

棹沿流乘興而來興盡而已嚴滄浪云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藝苑巵言云阮公詠懷遠近之間遇境即際興窮即止坐不著論宗佳耳人乃謂陳子昂勝之何必子昂寧無感興乎哉

附

詠懷詩三首

天地絪緼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風容與明月映天甘露被宇蓊鬱高松猗那長楚草蟲哀鳴鶬鶊振羽感時興思企首延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分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其二

月明星稀天高氣寒桂旗翠旌珮玉鳴鑾濯纓醴泉被服蕙蘭思從二女適彼湘沅靈幽聽微誰觀玉顏灼灼春華綠葉含丹日月逝矣惜爾華繁

其三

清風肅肅脩夜漫漫嘯歌傷懷獨寐寤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鳴鳥求友谷風刺怨重華登庸帝命凱元鮑子傾蓋仲父佐桓回濱嗟虞敢不希顏志有明規匪慕彈冠我心伊何其芳若蘭

五言

詠懷八十二首

顏延年云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畧其幽旨也詩紀云阮集傳之既久頗存譌闕校錄者往往肆為補綴作者之旨淆亂甚焉今以諸本參校其義稍優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其二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其三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巳

其四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
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
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媚五臣作美

其五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
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丹鉛餘錄云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

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侍之儔漢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貴寵成帝常與微行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之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詩話補遺云按漢書乃趙季李欵

其六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其七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參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
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參差一作差馳

其八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
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
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譽一作與

其九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其十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沈
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
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以五臣作用

其十一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淚下誰能禁

其十二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翺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其十三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其十四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
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蚩

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其十七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其十八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
朝爲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
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歎世未合并
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知集作放曠 世一作嘆息）

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珮雙璜
脩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
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眄顧我傍
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當集作向）

其二十

楊朱泣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
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釁不可辭
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其二十一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征
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
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京師曹氏家藏阮步兵詩一卷唐人所書與世所傳多異其一篇云放心懷寸陰羲和將欲冥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行雲間有立鶴抗首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安與鶉鷃徒翩翩戲中庭孔宗翰亦有本與此多同

其二十二

夏后乘靈輿夸父為鄧林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沈
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王子好簫管世世相追尋
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其二十三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雲蓋切天綱
仙者四五人逍遙晏蘭房寢息一純和呼噏成露霜
沐浴丹淵中炤燿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瀁去高翔切一作覆通集作迺

其二十四

殷憂令志結忭惕常若驚逍遙未終晏朱華忽西傾
蟋蟀在戶牖蟪蛄號中庭心腸未相好誰云亮我情
願為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

其二十五

拔劒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
飛泉流玉山懸車棲扶桑日月徑千里素風發微霜
勢路有窮達咨嗟安可長勢外編作世

其二十六

朝登洪坡顛日夕望西山荊棘被原野羣鳥飛翩翩
鸞鷖時棲宿性命有自然建木誰能近射干復嬋娟
不見林中葛延蔓相勾連時集作特

其二十七

周鄭天下交街術當三河妖冶閒都子煥燿何芬葩
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誇
願為三春遊朝陽忽蹉跎盛衰在須臾離別將如何發一作照誇初學作遇

其二十八

若花燿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讎
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
陰陽有變化誰云沈不浮朱鱉躍飛泉夜飛過吳洲
俛仰運天地再撫四海流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輈
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化一作木西一作四讎集作伴

其二十九

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共工宅玄冥高臺造青天
幽荒邈悠悠悽愴懷所憐所憐者誰子明察自照妍

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豈云永厥年

自照妍一作應作然侈一作佞○詩話補遺云阮籍詩昔余遊太梁登于黃華顛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按戰國策趙武靈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夢處女鼓琴歌詩因納吳廣女娃嬴孟姚其先七世而兆于簡子之夢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張平子應問曰女魃北而應龍翔合而觀之可見其微意益當是時魏明帝郭后毛后妬寵相殺正類武靈王事故隱語怪說亦春秋定哀多微辭意也顏延年曰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畧其幽旨也

信哉

其三十

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與名
夸名不在已但願適中情單帷蔽皎日高樹隔微聲
讒邪使交疏浮雲令晝冥嬿婉同衣裳一顧傾人城
從容在一時繁華不再榮晨朝奄復暮不見所歡形
黃鳥東南飛寄言謝友生

其三十一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
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世說新語云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

其三十二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
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
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其三十三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胷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極一作理

其三十四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
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願耕東皐陽誰與守其眞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
曲直何所爲龍蛇爲我隣

其三十五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
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
濯髮暘谷濱遠遊崑岳傍登彼列仙岨採此秋蘭芳
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翺翔

其三十六

誰言萬事艱逍遙可終生臨堂翳華樹悠悠念無形彷徨思親友倏忽復至冥寄言東飛鳥可用慰我情

其三十七

嘉時在今辰零雨灑塵埃臨路望所思日夕復不來人情有感慨蕩漾焉能排揮涕懷哀傷辛酸誰語哉

其三十八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爲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弃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其三十九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爲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爲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

其四十

混元生兩儀四象運衡璣曒日布炎精素月垂景暉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修齡適余願光寵非已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焉得凌霄翼飄颻登雲湄嗟哉尼父志何爲居九夷

其四十一

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汎汎若浮鳧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脩齡養志在沖虛飄颻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已寶聲色焉足娛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

客集作落浮鳧一作鳧鷖

其四十二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陰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園綺遯南岳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

人誰不善始尠能克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其四十三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携手共言誓從藝文定正

其四十四

儔物終始殊脩短各異方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堂熒熒桃李花成蹊將夭傷焉敢希千術三春表微光自非凌風樹憔悴烏有常烏一作要

其四十五

幽蘭不可珮朱草爲誰榮脩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
葛藟延幽谷緜緜瓜瓞生樂極消靈神哀深傷人情
竟知憂無益豈若歸太清

其四十六

鸒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
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上遊園圃籬
但爾亦自足用子爲追隨此首藝文類聚所載與今本不同而義意近優觀李善文選注江文通擬詠懷詩所引與藝文同亦一証也今從藝文定正

其四十七

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高鳥翔山岡鷰雀棲下林

青雲蔽前庭素琴悽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

其四十八

鳴鳩嬉庭樹焦明遊浮雲焉見孤翔鳥翩翩無匹羣
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續紛漢魏詩集合前爲一首

其四十九

步遊三衢旁惆悵念所思豈爲今朝見怳惚誠有之
澤中生喬松萬世未可期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嬉
豈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時未一作安

其五十

清露爲凝霜華草成蒿萊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
乘雲招松喬呼噏永矣哉

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
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
何爲混沌氏倏忽體貌隳

其五十二

十日出暘谷弭節馳萬里經天耀四海倏忽潛濛汜
誰言焱炎久遊沒何行俟逝者豈長生亦去荆與杞
千歲猶崇朝一餐聊自已是非得失間焉足相譏理
計利知術窮哀情遽能止聊自已一作百金子遽一作克

其五十三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無常智巧萬端出大要不易方
如何夸毘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憑几向膏粱
被服纖羅衣深榭設閑房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傍

其五十四

夸談快憤懣情慵發煩心西北登不周東南望鄧林
曠野彌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萬世千歲再浮沈
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情一作惰

其五十五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

獨坐山嵓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攜持
悅懌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
今本作潛見安能處山嶽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

其五十六

貴賤在天命窮達自有時婉孌佞邪子隨利來相欺
孤思損惠施但為讒夫蚩鶺鴒鳴雲中載飛靡所期
焉知傾側士一旦不可持

其五十七

驚風振四野迴雲蔭堂隅牀帷為誰設几杖為誰扶
雖非明君子豈闇桑與榆世有此聾瞶芒芒將焉如

翩翩從風飛悠悠去故居離麾玉山下遺弃毀與譽

其五十八

危冠切浮雲長劒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
非子為我御逍遙荒裔顧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
豈與蓬戶士彈琴誦言誓

其五十九

河上有丈人緯蕭弃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
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旁夕瘞橫術隅
歡笑不終晏俛仰復欷歔鑒茲二三者憤懣從此舒

其六十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為動非法不肯言
渴飲清泉流饑食并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
屣履詠南風縕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
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 藝一作義　并一作甘

其六十一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
揮劒臨沙漠飲馬九野坰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
軍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
刺集作劒

其六十二

平晝整衣冠思見客與賓賓客者誰子倐忽若飛塵
裳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相背弃何時見斯人

其六十三

多慮令志散寂寞使心憂翱翔觀陂澤撫劒登輕舟
但願長閒暇後歲復來遊 陂一作彼

其六十四

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松柏鬱森沈鸝黃相與嬉
逍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時鬱然思妖姬

其六十五

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眞

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颻弃其身
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

其六十六

塞門不可出海水焉可浮朱明奄昧獨無不相見侯
持瓜思東陵黃雀誠獨羞失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
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乘汧渭間鞍馬去行遊

塞一作寒○丹鉛餘錄云漢武故事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刻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嘗盜磨刀劒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

其六十七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
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
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其六十八

北臨乾昧谿西行遊少任遙顧望天津駘蕩樂我心
綺靡存亾門一遊不再尋儻遇晨風鳥飛駕出南林
漭瀁瑤光中忽忽肆荒淫休息晏清都超世又誰禁

南一作東　超世又誰禁一作起坐復誰禁

其六十九

人知結交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
彼求饗太牢我欲并一餐損益生怨毒咄咄復何言

其七十

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苟非嬰網罟何必萬里畿
翔風拂重霄慶雲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顧人間姿
始得忘我難焉知嘿自遺

無悲亦無思集作無情亦無悲始集作曲

其七十一

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零路側
蟋蟀吟戶牖蟪蛄鳴荊棘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
衣裳爲誰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幾何時慷慨各努力

其七十二

脩塗馳軒車長川載輕舟性命豈自然勢路有所由
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讐
更希毀珠玉可用登遨遊

其七十三

橫術有奇士黃駿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
再撫四海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豈足愁我腸
一去長離絕千歲復相望

其七十四

猗歟上世士恬淡志安貧季葉道陵遲馳騖紛垢塵

寗子豈不類揚歌誰肯殉棲棲非我偶徨徨非己倫
咄嗟榮辱事去來味道眞道眞信可娛淸潔存精神
巢由抗高節從此適河濵（殉一作詢）

其七十五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豔姿美光華耀傾城
豈爲明哲士妖蠱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
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冥靈木悠悠竟無形

其七十六

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綸深魚淵潛矰設鳥高翔
汎汎乘輕舟演漾靡所望吹噓誰以益江湖相捐忘
都冶難爲顏脩容是我常茲年在松喬恍惚誠未央
（秋駕作稅駕者誤按莊子逸篇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註曰秋駕法駕）

其七十七

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苦憂臨川羡洪波同始異支流
百年何足言但苦怨與讐讐怨者誰子耳目還相羞
聲色爲胡越人情自逼遒招彼玄通士去來歸羨遊

其七十八

昔有神仙士乃處射山阿乘雲御飛龍噓噏嘰瓊華
可聞不可見慷慨歎咨嗟自傷非疇類愁苦來相加
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嘰音機小食也）

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皇淸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
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
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

其八十

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期
存亾有長短慷慨將焉知忽忽朝日隤行行將何之
不見季秋草摧折在今時（今一作日）

其八十一

昔有神仙者羨門及松喬噏習九陽間升遐嘰雲霄
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遼白日隕隅谷一夕不再朝
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

其八十二

墓前熒熒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連飆隕其葩
豈若西山草琅玕與丹禾垂影臨增城餘光照九阿
寧微少年子日夕難咨嗟

采薪者歌（見大人先生傳 拾遺作寄懷歌）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
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

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亾虜威武赫荒夷邵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永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兹由斯[illegible]負薪又何哀

大人先生歌

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

無名氏

襍歌謠辭附諺語

徐州歌 晉書云王祥隱居廬江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云按魏志呂虔文帝時遷徐州刺史請琅琊王祥爲別駕

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滎陽令歌 殷氏世傳云殷褒爲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之云

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子弟恥鬭訟 樂府作訟爭

行者歌 選詩拾遺作魏時童謠歌云見五行志按王子年拾遺記云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年十五容貌絕世咸熙中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襍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此七字是妖辭也銅表誌道是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之兆晉以金王也

明帝景初中童謠 宋書五行志云魏明帝景初中童謠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篤疾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謠之言也

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

何 東晉書作來

齊王嘉平中謠 宋書五行志云魏齊王嘉平中謠按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陵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陵等伏誅彪賜死

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

軍中謠 魏畧云太祖使盧洪趙達撫軍主刺舉軍中語曰

不畏曹公但畏盧洪曹公尚可趙達殺我

鴻臚歌 魏畧云韓宣字景然爲大鴻臚始南陽曲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

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相曷如

夏侯歌 魏書云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不意故軍中語曰淵字妙才沛國譙

人從魏太祖征伐封博昌亭侯累官征西將軍

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十千

州中歌 魏略云賈洪字叔業好學有材特精於春秋左傳與馮翊嚴苞材學最高故衆人爲之語云

州中暐暐賈叔業辨論洶洶敬文通

邢子昂歌 魏志云邢顒太祖辟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

德行堂堂邢子昂

白鶴 王子年拾遺記云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

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徐家慶閱

于品泉所

漢魏詩乘卷第二十終

吳詩附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孫晧 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晧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

爾汝歌 世說新語云晉武帝問孫晧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晧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 勸帝而言 汝帝壽之

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

作爾汝 壽千秋

韋昭 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史爲晉諱改名曜少好學能屬文仕孫吳官至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撰吳書晧欲父和作紀曜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晧以此責怒收曜付獄後誅之

樂府

吳鼓吹曲十二曲

炎精缺 古今樂錄云炎精缺者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當漢朱鷺

炎精缺漢道微皇綱弛政德違衆姦熾民罔依赫武烈越龍飛陟天衢耀靈威鳴雷鼓抗電麾撫乾衡鎮地機厲虎旅騁熊羆發神聽吐英奇張角破邊韓羈宛潁平南土綏神武章渥澤施金聲震仁風馳顯高門啓皇基統罔極垂將來

漢之季 漢之季者言孫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當漢思悲翁

漢之季董卓亂桓桓武烈應時運義兵與雲旗建厲六師羅八陣飛鳴鏑接白刃輕騎發介士奮醜虜震使衆散刼漢主遷西館雄豪怒元惡僨赫赫皇祖功名聞

攄武師 攄武師者言孫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當漢艾如張

攄武師斬黄祖擴夷凶族革平西夏炎炎大烈震天下 擴一作攘

伐烏林 伐烏林者言魏武既破荆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孫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當漢上之回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勝席捲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

震驚衆既降操屠荆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賴我大皇發聖明虎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

秋風 秋風者言孫權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也當漢擁離

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鳩鳥化爲鷹邊垂飛羽檄寇賊侵界疆跨馬披介胄慷慨懷悲傷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亾窮達固有分志士思立功思立功邀之戰場身逸獲高賞身沒有遺封

克皖城 克皖城者言魏武志圖并兼而令朱光爲廬江太守孫權親征光破之於皖城也當漢戰城南

克滅皖城遏寇賊惡此凶孽阻姦慝王師赫征衆傾覆除穢去暴戢兵革民得就農邊境息誅君弔民昭至德

關背德 關背德者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心懷不軌孫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當漢巫山高

關背德作鴟張割我邑城圖不祥稱兵北伐圍樊襄陽嗟臂大於股將受其殃巍巍夫聖主睿德與玄通與玄通親任呂蒙泛舟洪氾池溯涉長江神武一何桓桓聲烈正與風翔歷撫江安城大據郢邦虜羽授首百蠻咸來同盛哉三比隆

通荆門 通荆門者言孫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愆戎蠻樂亂生變作患蜀疑其眩吳惡其詐乃大治兵終復初好也當漢上陵

荆門限巫山高峻與雲連蠻夷阻其險歷世懷不賓漢王據蜀郡崇好結和親乖微中情疑讒夫亂其間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氣震蕩滌幽藪討不恭觀兵揚炎耀厲鋒整封疆整封疆闡揚威武容功赫戲洪烈炳章邈矣皇帝世聖吳同厥風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吳延祚永未央

章洪德 章洪德者言孫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當漢將進酒

章洪德邁威神感殊風懷遠鄰平南裔齊海濱越裳

貢扶南臣珍貨充庭所見日新

從歷數 從歷數者言孫權從圖籙之符而建大號也當漢有所思

從歷數於穆我皇帝聖哲受之天神明表奇異建號創皇基聰睿協神思德澤浸及昆蟲浩蕩赴前代三光顯精耀陰陽稱至治肉角步郊畛鳳凰棲靈囿神龜游沼池圖讖摹文字黃龍覲鱗符祥日月記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嘗事上欽昊天象下副萬姓意光被彌蒼生家戶蒙惠養風教肅以平頌聲章嘉喜大吳興隆綽有餘裕

承天命 承天命者言上以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當漢芳樹

承天命於昭聖德三精垂象符靈表德巨石立九穗植龍金其鱗烏赤其色輿人歌億夫歎息超龍升襲帝服窮淳懿體玄嘿夙興臨朝勞謙日昃易簡以崇仁放遠讒與慝與賢才親近有德均田疇茂稼穡審法令定品式考功能明黜陟人思自盡唯心與力家國治王道直思我帝皇壽萬億長保大祿祚無極

玄化 玄化者言上修文訓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當漢上邪

玄化象以天陛下聖眞張皇綱率道以安民惠澤宣流而雲布上下睦親君臣酣宴樂激發弦歌揚妙新修文籌廟勝須時備駕巡洛津康哉泰四海歡欣越與三五鄰

薛瑩 字道言初爲秘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

四言

獻詩 三國志云建衡三年孫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纘作瑩獻詩曰

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綿緜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孑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於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

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是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翊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亾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髣髴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

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

張純

賦席 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驥衷以迅驟為上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

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賦犬 張儼

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

賦弩 朱異

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無名氏

歌謠

王世容歌 吳錄云王鐔字世容為武城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之 鐔藝文類聚作譚

王世容政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彭子陽歌 吳錄云彭循字子陽毗陵人建國二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據吳太守秋君聞循勇■以守令循與儀相見陳說利害應時散去民歌之曰

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黃龍中童謠 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中童謠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船船白也

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

孫亮初童謠 晉書五行志云孫亮初童謠按揚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腰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葬求之此堈云

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揚子閣 揚音音什常

孫亮初白鼉鳴童謠 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按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也

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

孫皓初童謠 文選補遺作揚州歌 晉書五行志云吳孫皓初童謠按皓尋遷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

孫皓天紀中童謠 晉書五行志云吳孫皓天紀中童謠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

吳謠 吳志云周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云

曲有誤周郎顧有一作復

時人語高僧傳云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有支謙者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傳覽經籍莫不精究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

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廣陵諺張勃吳錄云陸稠字伯巖爲廣陵太守姦吏斂手廣陵諺曰

解結理煩我國陸君

孫皓時詩妖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詩妖皓聞之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

吳詩附終

劉文蕙閱

于畊塢居

漢魏詩乘二十卷通行本

明梅鼎祚編鼎祚有才鬼記已著錄其所輯漢魏六朝之詩名八代詩乘六朝詩多所刪削而漢魏詩則全載又其書先出故刊本或亦別行孫皓童昭諸作別題曰吳詩亦以時代類附焉此書作於馮惟訥詩紀之後頗欲補其軼佚然真僞雜糅不能考正如蘇武妻詩之類至今爲藝林口實也